



059

朱文公文集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正卿

李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遠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騁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藥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者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絮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棋謀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分奇偶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者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諺所謂鴟命吞菓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伏義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一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之多寡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

且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味不須如此安排貪多涉淺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說也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

穿鑿得不好

萃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章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萃

鑿

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無為而下佚樂故曰豫

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為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中字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

得無色厲內荏之藪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化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為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始末一本作始終此說近之然乃知此而又不免為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然乃一本作然既

易有取兩卦象以為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

亦不必如此籠罩
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

無所考當闕之
論上下二經為文王所分果可信否

亦不必論
論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

此不可考或未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

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有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斬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夾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味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林正卿

李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區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君子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昧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喻為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欽仰然嘗聞之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項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間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李巽卿

所論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知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開計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及復之

答龔惟微

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大畧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

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若失竟亦未敢再讀也來喻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即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始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爲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龔伯善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破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林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觀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

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焉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志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選姑此為報向寒千萬以特為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為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美大哉餅餌膾膾雖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諭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迹影指妄為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

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寤非寤虛白清鏡火珠辭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惟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為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疊疊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却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性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極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為之為之却是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

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已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陳與叔憂良

弟子職者論

此非大義所繫不暇深考

夢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以下似言學莫先於立教云云自志無虛邪以下又詳言其學之功如此云云

此說得之然亦本無奧義不必如此之詳也

夢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論教學之方其所以敬親事長從師受業與夫洒掃應對進退之要皆括乎是自二章至末十二章又分明條具其節目之詳由早至夜周旋從事蓋爲纖悉其四章弟子饌饋注饋謂器具在食蓋饌乃訓具食饋訓進食恐饋者是進具在之食疑進字誤作選字未審如何又飯是爲卒注既飯而食則卒義未能通五章三飲二斗注三飯必毀二斗及左執虛豆斗是何器毀義如何左執虛豆欲何用六章拚前拚後祭

枚字何訓用何物搜欽所祭置之何地八章業遠已業義如何業是其自曲禮章措搃之法注搃設燭之束類今時何物字此段中

此數條多所未詳但貳是周禮再貳一貳之貳蓋必所食已盡而增益之也故執虛挾已視其不足者而貳之俛豆中有物而謂之虛此不可曉爾

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

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讀正象書語示夢良此後五峯胡子書竟未敢看然此段語已嘗熟誦自見得說心若大字推字性著父字順字命著成字信字爲有理恐大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久只是常而不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

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竊意其要在謹獨莫是工夫無間斷否

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

已學者之事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於此二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答陳與叔

所示疑義各已批鑿附回幸更思之且於義理上番心制度名物少緩亦不妨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越聞高風第劇歎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沈沈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也因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為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赴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衛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來只是本分求者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

是其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并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覆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為慰喜比幸粗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為愧益深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性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進之

杜門讀書固為可樂而入居學校又可推以及人想賢者於此亦不憚應接之煩也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諭以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為陽自迨至坤為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迨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四端之說若以體用言之則體為首而用為末若自其發處而言則發之初為首而發之終為末二說亦不相妨熟玩之可見也匆匆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喻幸甚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為恨茲遇辱書欣感無量且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嘆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為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勸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實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為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頽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為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辭事何耶德章似亦

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實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操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實文卿

示俞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特守首祭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為己者為師而深以今人之為人者為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實文卿

夫為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兀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九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

伊川主式已詳言之可考也

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夫祭妻而云奉事莫太尊否當作祀

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古者父在子為母期夫為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為妻服與古同而子為母齊衰三年則夫為妻大祥之日乃子為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為祭主其辭曰夫某為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為介子之禮不識可

否
今禮几筵必二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乎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父在母沒父既除期之喪子尚為母服其見父之時當以何服

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疏議參訂之

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附於何所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於私室

禮記曰妾毋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

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

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答李公晦

所喻數條蘇氏遠慮之說只是警喻未必專以地言謀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為復出矣燕又有以學求祿之懃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知及仁守之說則是但此亦泛言如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之聖賢亦未嘗無此戒也恕之示義亦佳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也正思所言覽之令人感歎偶其鄉人有在此者當轉致其家也至之一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儘精細但前日念不思難生此事端累及無辜為可恨耳聞其敵近日遣人四出捕緝至有來此登門尋覓者惜不及知不得收縛送官耳近日章徐皇甫黃商伯四章各出何人之手幸密批示

答李公晦

墓銘前已為令叔言之矣若無此慮豈敢辭也子約之亡深可痛悼不知諸公能因此事惻然於中盡還諸遷客否如其不然春陵之請適足為禍亦尚未見復之當即作書以力止其行耳近日蘇子曰疑任德翁文字當已見之宜春之話至今未知此近事之鑿也

答李公晦

所喻四說往歲在彼固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點終不明耳說詩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頂出甚善

答李處謙

昨辱遠訪深以不獲一見為恨及得所留書而讀之益知賢者之有志慶閣之多才又重以為喜也大抵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

可遷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九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答劉履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頤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為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為科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 卷正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織之習見聞撮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來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尚須面論

答揚子順

來書所論為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為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

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之即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為涵養培植之地者似若未精此處尚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未免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語脉通貫即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之說為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即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遽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語脉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來書所云孟子不肯指認說欲學者體認此處與緊工夫又云學者纔要修身正心便是助長告子釋氏之學皆坐此爾又云但憊於迂曲其文以從注釋此皆非是而第二條為尤甚請更詳之也

答揚子順

所喻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畧以其効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為性也鍾磬有特懸者有扁懸

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為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為作止之節其高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學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為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論至於書中所說則稍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為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數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閭何嘗入得他胷吹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畧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按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楊子順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試更思之即可見矣

答楊子順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良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

答李賢之

祭禮畧者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為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如此則段同禮事鬼神示之日及祭法本文皆可全載不必拆次關矣祭法神祖宗更故國語去取又難注恐不可用特牲次少半次之則依儀禮本又次祭義內事此如來示各當自下而上故其序當如此又次祭義內事此如來示各當自下而上故其序當如此又次祭義內事此如來示各當自下而上故其序當如此又通言上下祭先之義故次中霽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中霽郊社兩篇之義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大傳外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為之只此目中祭義內外及中霽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意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祭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為佳中霽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佳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放此

答吳仲

熹遲鈍之資總角聞道終躬求之未有得也賢者誤聽以為可與言者誨諭詳悉皆非熹所敢當也而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又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

既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說至今以為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腹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吳斗南入牋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為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芻之意甚勤且厚非喜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傳矣鄙意尚有欲奉扣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畧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

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不但為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雖大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為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為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為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特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別紙一本作答吳斗南

古易既盡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復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据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括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看歸著甚善甚善然不知別有

何證據也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辭分繫於

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

之本也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

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之體乃

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

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

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

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

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

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

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則覆卦之說有不可行

者矣

漢書刊誤固多熹所未講然其暗合者亦多但劉氏所斷

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

聞者此類甚多皆與史記合恐當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出

臆斷唯為原願渭北一條項見一書願渭之間有於字亦

其明證但今不記此出處倘檢史記漢書之屬皆無之恐

或記得幸批喻也

劉氏所疑亦自有舛誤處如溝洫志第二條於楚字本文

自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

上句乃不悟其非而反疑本文之誤補遺未之正也

楚詞協韻一本納上其間尚多謬誤幸畧為訂之復以見

喻尚可修改也

答吳斗南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竊惟覆此泰亨倍膺多祉

喜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况請祠不遂

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即復告歸矣

世路艱棘不若歸卧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

之所及矣每誦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承受

代政秩亦既有期甚以為慰不知諸公相知者為誰鼎之

有實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

考然疑諸儒之說有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遵取之乃

無誤耳今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

論然亦有一二疑處假開多事便入行速未暇一一奉扣

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頃見東漢討羗檄日辰

與通監長歷不同又沈存中筆談所載朱浮傳引天作詩

目今范書印本亦異不記前書會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

併喻及也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末嘉趙彥

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

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稟集程門

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

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為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

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

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

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間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故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子合便人督書甚速。草草布此手稿。復作不能究所欲言。何特面談。倒此胃臆。正遠唯千萬自愛爲禱。

答吳斗南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于周廟一條爲說。然不知以此安辨有何經據。如高祖以下通爲禰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爲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制。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八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爲昭南爲穆。乃是室中禘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嚳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無此說。似難臆斷。况僖祖只可比后稷。又與帝嚳不相似。如此牽合如蠱之陋。固不敢盡信。况朝廷諸賢皆深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澤蘭此中有之。大葉方莖。葉節正。如紫葍。慶善說。若蘭草以此則決非今之蘭矣。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措筆。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茶恐是茅屬。見詩。賦。戰。交。篇。故。詩。人。與。董。並。稱。董。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茶。毒。蓋。茶。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芭。矣。如。齊。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殺。非。茶。實。能。耳。也。喜。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尚。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爲。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

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為賢者惜之也
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
萬珍重以副頌言

答輔漢卿廣

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
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
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
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
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
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揚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
味想見自往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
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輔漢卿

所記鄙語亦有小小差誤處便中未暇詳報并所改書亦
未暇寫寄不知近讀何書有疑示及此間今歲絕無人來
只所招上饒某人早晚講論耳

答輔漢卿

知徒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為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
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
鈍者既難接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
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
語儘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

是立却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
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輔漢卿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百端懇
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今託常率游宰附與郵吏投之已
子細寫與十弟更煩賢者同為分付此事或觸禍機不可
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
也此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向所寄來冊
子方為看得一半其間亦有不足記者其小未備者已頗
為補足矣後便方得寄去也稽含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
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說但每相與其恨賢者
之不同此樂也只是禮書不能得成又以氣痞不可凭几
恐此事又成不了底公案也省榜非久當出不知一番朋
友得失如何味道聞寓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
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卿定者亦甚難得人况更向上事
耶

答輔漢卿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
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
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
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
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裏觀面相呈如決江
河更無疑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
及更料理一二事渠相見必自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

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許借博古圖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爲籌度也

答輔漢卿

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趣仲東甚不易遠來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答陳思誠景思

承喻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也聲迹蓋將進爲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參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微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技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不取也荷意之勤幸易布此不識以爲然否然勿以語人又千萬之懇也

答陳衛道華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胃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被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

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譬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又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洞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

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入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識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入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侷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在於破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面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籠侷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俞也中庸欲脩政未得功夫然着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畧得籠侷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事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為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為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為為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為之功在我為切故又有以吾為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為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恕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陳才卿

子頽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折却教他裡做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辯析下本無

答陳才卿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決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却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為致意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有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新詩甚佳康節曾懷未易窺測頂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答陳才卿

喜碌碌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夫亦多間斷方以為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為久留計

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為學亦非細事也真今年足疾為害甚於常年氣全蒲危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頌者即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知者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此間所編直卿及用之兄弟分去謄寫尚未送來熹以苦氣痞殊甚不能俯伏几案歲晚諸人或來即開正不免作數月功夫自聽對讀或可了也傳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令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融日益孤高深可歎羨一書却煩達之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割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

之所願聞也

答陳才卿

熹衰病如昨加以患難今歲夏間復失一小孫秋來又有仲婦之戚悲傷之餘羸困益甚細讀來喻知亦有災患不知何故然亦深為怛然也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答陳才卿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託其轉寄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間斷者耳

答陳才卿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為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友夫本旨今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兄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有疑幸詳論及康節文字二兄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彙蒙所載為有發於易他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且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答陳才卿

熹衰晚甚幸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為亂斐不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畧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訂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

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遷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真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余正叔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功夫又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

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効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禁者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抹此病不可以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的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又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着力令有个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讀爾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間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弭忘然踈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唯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余方叔

所喻別紙奉報辛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服精審方見義理之真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粗淺之見便自主張即無由有進處也

大敵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熟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無不備耳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備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日甚詳皆學者通患願非親嘗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若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即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刺物矣又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

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動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為佳耳

答趙恭父

謹終追遠游氏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至也竊意游氏意恐指凡事而言非專為喪祭而發夫顛泚非為人愴懷非謂其終之當謹

遠之當追是皆天理人心不能自已非若凡事玩於常情故終謹於始而及其終也往往易以忽為近及遠也往往易以忘非謂一本作蓋聖人之言為眾人發非專為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若皆如來喻則世間更無僭死忘先之人不待堯舜而比屋常可封矣曾子亦不須說此兩句程子亦不當垂說喪祭也

富貴是人之所欲一章恐亦不可小看看此自非類閑以上工夫至到者恐未易言

看文字只虚心隨文平看豈有所說本小而須作大者之理此章之指更宜深玩方見實用力處

原思為之卒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為一章未詳

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

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為二乃佳
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為之說某竊疑下克已復禮之云已然為學者說破却似刺著此語
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竊疑唯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故竊以為恐難合作一章詳集注意夫子行三軍必與已同意子路自謂若行三軍則舍我復誰同耶但覺得氣象太粗暴若作兩章而不

害其相象則字義既明而氣象亦不覺至此也
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然粗暴亦只在也況彼之粗暴吾又安能追而抑之耶
吾止吾往也竊意文義恐吾者聖人自吾也

若如所解即句內字數不足聖人之言不如是之造作奇巧也
君子不以緝紳飾注云君子謂孔子下文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

比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定之說
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

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肯以為知道可乎更思之
論篤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

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

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祭義

深愛和氣一節承上文孝子之祭不誠不偷不欲等語而發非獨為敬齊之色一句也其下乃迤邐雜記孝事未必為祭發也所編者但取其相關者附之經下其全篇且與泛存祭統先於祭義亦無害也

鄉飲酒義謹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記黨正飲酒于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以見賓與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之類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為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

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并舉之耳
燕義首載燕于官一節未詳據文勢恐當以諸侯燕禮之義為篇首而置庶于官一節於篇末乃成文耳

當如此

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闕三士於坩二一節與上下文

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生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于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止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帝憲止皆有得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醢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辨羽膳膏醴及雉兔皆有毛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養老一節舊亦疑之似當削去曾子得史但說飲食處未知如何更詳考之別按勿使漏失

某比在侍側見余正甫云奔喪投壺兩篇可補儀禮之闕心甚喜之近見禮記釋文引鄭氏篇目注獨此二篇注云賓曲禮之正篇也餘皆否某竊詳謂之正篇則非先儒雜記之文又按儀禮疏云儀禮亦名曲禮又禮器注云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某謂鄭氏所謂今禮即指儀禮而言然則可補儀禮之闕似無疑矣內則附昏禮後作傳文亦善少儀附相見禮則疑未安蓋其間數節見少儀已錄入本篇矣餘為雜記恐不足以相證而徒足以相亂耳未知是否禮經殘缺可疑者不能一二數凡此非敢汎然煩瀆師聽但據眼前編集文字因致愚慮於其間理既有疑問不容已自餘不惟

不敢肆其狂斐即亦未暇及悉告尊察

少儀亦是無收附處且因篇首之言而附之耳若以為疑不知却合如何區處幸批報也

答趙恭父

所論數條皆善然當實用其力乃見意味徒為空言雖多無益也大學或問所改首尾蕪謬本末具備若只讀一半截便下注脚宜其不能不有偏倚之疑也鄙意却嫌全提直指四字近禪學語未暇改也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頸只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眾畧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就此畧知得處若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緘脣靜默勿太近前為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答趙恭父

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致疑此等大槩諷誅畧見經意以助知新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異學之所訶失要之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况又無可疑耶觀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賢或指前王之澤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

也

答趙恭父

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為性則語意大重複矣

君子之時中與索隱行恠兩章未是可更將章句反覆體認不須便如此立說也

體群臣子庶民子字與呂說不異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深論也

前知之說章句中說得已自分明

經綸大經立大本似亦是看得章句未熟

知速之近亦不必如此迫切却有不實之病知風之自一句尤無着落須有交寬平著實乃佳耳

答趙誅道

熹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為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嬖倖殊自以為足便謂天下之義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

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涼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榮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趙致道師夏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答趙致道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具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

此明

善幾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善幾

胡氏

誠

善幾

之意

之說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

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鹿養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具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畧改定更詳之。

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攪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

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
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
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
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
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
掩而失於狂歟

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
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為性而儒者以主宰為心
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為心儒者以感物而
動者為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
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
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即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
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為真其於感物則
不分真妄而皆以為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真妄云耳此
其大不同也

大槩亦是

荀子言性惡禮為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
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鑿而以人慾橫流
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
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
制此以返入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
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
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把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

之論則禮偽之意也

亦得之

答趙致道

人心道心一章其上三句只循中庸章句叙說者未有
所疑所謂允執厥中之中不知指何者而言若言時中
恐於提綱挈領處未遷及此若言未發之中則所謂入
心道心正是因已發而言未發之時亦難以言執今
欲於人受天地之中上看未知可否

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知此則
所謂允執厥中正時中之中矣惟精惟一正是提綱挈領
處此句乃言其効耳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為不
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空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
透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
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
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
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終

考異

答汪叔耕來書社熹和首啓前此人還奉書草草深以

未得面論為恨專人至此荐辱枉書獲聞新歲以來

起居佳勝為慰

少穢亦是無收附屬一無收字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建枝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知書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為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殘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惟哉顧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飲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欲為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純仁

彼中既有故舊可以相依氣候亦須差勝嶺外又在鄉里遠亦時得親聞安問於理似亦可少安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為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為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走鎗未歸已為託相讒置到付之來人歎在別紙可自檢點付來楮券殊少不足於用已為允數券買去然尚有不能盡買者及所補印漢書不知是要何等紙板樣大小如何其人未敢為印有便子細報及當續為印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

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止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某竊謂止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為之而作序卦耶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其義耶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答周南仲

往歲潮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數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

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李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以為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喜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為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周南仲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充副所望但為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特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何凡

書中問及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更精進未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負荷以續傳道之脉茲為可歎耳

答周南仲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徇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知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答周南仲

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答孟良夫啟

示俞為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為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為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特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

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踰伏無

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

鄉學之意深以為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

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羨名好事之學為不足學而欲

講乎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謬於所趨矣夫道

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

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誘於

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

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

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俞乃謂讀書逐於文

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

其說也世表道微異論蠡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

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

注其心於荏昧不可知之地以能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

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

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

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

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

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

自一同則九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

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

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

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

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

子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固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志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夫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守舍人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蔡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脚氣發作不能飲食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憊卧支離口占布此知代期不遠他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薛卿轉達代者或同官中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答章季思

尊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傳文則須多求博取與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顏伯奇昆仲

聖門設教具有科條持守講習要當各致其功無所偏廢而不使有頃刻之間斷焉則當有以自得其趣矣

答杜叔高

往歲率訪於湖寺且以佳篇為贈讀之知所志之不凡然恨去國忽忽未得從容整所懷也茲辱枉書并寄兩論詞意奇偉則所以知足下者益以深矣顧念項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為是則固

無今日之辨若以為非則又何以見語為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為已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非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觸理撥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為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

答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幾斷不為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為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交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為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為忤也

答程珙

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為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答王南卿

憲方幸閣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為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彊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為計也示及隊圍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効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辛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群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措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肥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說也幸試思之恐須畧轉換過乃可取信其帖今錄以上呈荆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却是看得破也

答王南卿

長沙除命深感上恩但老病衰頹昏塞廢忘恐不能堪一道之奇而再辭不獲上語丁寧伏讀皇恐遽欲起拜而鄙意尚有少疑又苦足疾未容拜受遂且留更須旬日可決去就萬一可往不知老兄能一乘輿相過否所欲扣者

千條萬端非面不能究但恐不成行即此會又未可知耳所改後語甚佳但恐金人立甬氏後一節恐不足深辨耳彼於我為外臣而反連夏虜以為邊患則我之討伐自為義舉彼於金虜非相吞之國則金人立之以樹黨在彼不失為遠交近攻之計而外假存亡繼絕之名又足以使之怨我而德彼亦其狡計之過人也豈足為義舉哉且甬斯囉既有罪則當時討其所立之子自不為過正不必以討其叛孫自解雖或金虜能立斯囉所立之後亦未足以愧我而為賢也又謂因進陣法而或以咎荆公亦不記是誰說然此事只合論其取之是非而其瑣細皆不足較若果是矣則雖進陣法亦何不可之有耶又云今為荆公之累恐此句亦未甚穩不知盛意是謂我累被耶彼累我耶若我累彼則此語可用而非所為立說之意不然則恐當改之為安或云今以荆公為累語意似覺深厚也妄論如此目昏不見字老草勿恠而并詳之幸幸甚甚陣法印本有便求數冊

信州有滴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槐非甬斯囉之子乃盜斯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答王南卿

陣法細看尚有誤處如上卷第五板陣法內右邊兩隊各欠馬軍紅點二十五人第四版陣法凡馬軍後並無押隊照隊中卷第一版四十萬人而增之至三十萬其四字當作由字幸更詳考恐更有此等當改正也

答汪易直

示喻專名之意極荷不鄙但今朋友必已有所稱性時志記奉和後便幸批示或已得先端明本旨即不必改也疑義數條意皆甚正但首章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者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畧無纖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為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為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偶來城中人事冗擾且畧為論此條試更思之餘俟還家奉答別附便也夫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說春秋大義易見而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此等處更宜致感恩而得之則所示數條皆可類推矣然此不可以強通却須反求諸心向性分上講究存養始當有以自得耳未由面論臨風馳想切幾力學自愛

答汪易直

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為己之切尤以為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舊說大學此章蓋欲發明此意而近日讀之殊覺未透因畧更定數句今謾錄去試深察之以為何如也近思小本失於契勘致有差誤此執事不敬之罪也後來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仍削去重出數字矣偶未有別本旦夕求得續當附去也

答彭子壽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德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為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借復言之以為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替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答彭子壽

以日不足一作不足日以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

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胷
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
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
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
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
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
也隱微闡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護序之若疑未安置
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會
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
則須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
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
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
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
及也

答折子明

伏蒙錫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
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
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
在異籍每讀即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
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
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
已數家矣若以專喻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
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
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

質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劉君房元城之譽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
慕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觀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
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
門端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既上所傳而
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
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
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
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
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
帙見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贊
及但願亟遂錄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關於大體之純全
則爲幸甚矣

答劉君房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
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
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
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
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者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
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刺語要之此書真是難
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僞學見識不審
明者以爲如何

答曾無擇

所示疑義悉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着未有箇入頭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為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又不得力也

答曾無疑

昨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為愧忽辱再告益荷眷勤且審此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為慰詩卷罷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警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為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為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闚其藩籬而為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為空言也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措既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顧此迂闊干觸料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答曾無疑

辱書良以為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學也然

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既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難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為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為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為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為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為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別其孰為同異而孰為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為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為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為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為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為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為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隆裏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答曾無疑

示喻為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傳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曾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預設嫌疑以自障礙也

答曾無疑

承喻令兄喪期於禮間計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謂聖人以喜怒哀動其志固為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哀之見於外者特為偽耳豈有是理哉此等處須是存養體驗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懸斷也

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來喻忠恕二說皆近之熹鄉來所論正謂如此近復細觀乃有未盡已於論語集注中更定其說矣試詳考之當見曲折所謂竊恐狂鶩高遠者視之云云却不當如此顧慮終身行之自是學者事於聖人何所預哉

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少陰少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

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今所疑者亦何

懸哉

揲著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非著然亦循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筭金錢當之則其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盡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

答曾無疑

所論為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淺見如此分疎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為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達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尤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

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曾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為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在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間天氣差暖或能乘興一來向壁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虛費光陰也畧景製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曆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曆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比官黜似孟施舍孟子本文無此語不知尋常如何曉會此句未敢輕論其得失也

答曾無疑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聚所與切磋誦說若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悠泛泛

排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答曾擇之 祖道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是曰事宜細考之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殺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玩之非欲速所能達也此說未然但添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添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兩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

答曾擇之

仁者心之德猶愛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原試以此意思之

盡己之謂忠祖道初以為盡吾心之所至而無一毫自隱先生以為語未瑩祖道再思之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足之義

後語轉疎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為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主一無適之謂敬

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更就天入上肯

義者事之宜也

更以孟子說義處推之

忠恕

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貫之底注脚可更以二程先生

及上蔡說反復體認仍以集注之說參之便見聖賢之意

直是細密不是泛然籠侗說話

以約夫之者辨矣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得好

德不孤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

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立則內外蒸

漆雕開曾點

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以集注為

主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亦親切

三年之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

事則反切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

何

或者之說非是

卒哭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

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

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辨

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

又自不當葬也

前書所說欲於一字中推尋曲折不知後來看如何恐

亦不必如此但從頭看到要緊處更加功夫子細辨別而

不緊要處亦不可草草則久之自然浹洽貫通精粗一致

矣李章說致曲處不知如何今亦不記當時所說大抵被

中朋友看得文字踈畧不肯依傍先儒成說反覆體驗而

便輕以己意著字下語正使得其大意中間亦不免有空

闕處相接不著欲華此弊莫若九百放低且將先儒所說

正文本句反覆誦誦庶幾久久自見意味也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論天下之志則未

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

及曾點之開闢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

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

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曾點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

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

見好意思也天下歸仁之說程先生是說實事呂與叔恐

不免墮於虛見其得失自可見也李宪之來只是要求跋

尾全然不曾講學却須曾理會作文大率彼間士人多是

如此鄉外走作不曾鄉裏思量論其淵源蓋有不得不任

其責者矣甚可嘆也因其告歸附此為報喜衰病沈痼腹

久賢者無事更能見過相聚旬月是所望也

答王才臣

來俞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
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己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
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也明者思之以為如何苟有取焉
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也無疑書來
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言論
其得失可也六誅之需非敢忘之實以年來纂次禮家文
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盡無暇可及亦覺未是急
務故不敢以奉燒爾格齋大字此却好箇題目願未知所
以充之者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適此兩日寒甚衰病拘摩
不可轉動向後晴暖當試為之以奉寄也承有枉顧之意
充荷不鄙若得會面彼此傾倒以判所疑何幸如之未間
千萬及時專力使有箇端的用心處庶幾合并之日有可
討論也子直詩甚佳南容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為題其後
因書幸以報也

答度周卿正

比來為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
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
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及復庶於聖賢之教漸
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
之所謂學者合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
切勿為外人道也

答李誠之

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并枉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
書意動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
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為一家之說而與古之
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
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唯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
聖賢之學而不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
博能為文字語言名有氣槩才力者則其惡之為尤甚今
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
不惟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鄙
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
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槩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
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
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
皇恐

答李誠之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
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
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
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為是也所欲更定專復明辟四字刊
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數
服不能自己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
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
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呂張為敗事又其後深詆李

趙諸公誣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答徐崇父橋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惰之說如此引孟子隱几而卧而以為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子顏時時往來甚佳才知得託門館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從容講論也

答林叔恭

為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潘子善 特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况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勿忽德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潘子善

便中兩承惠書深以為慰比日秋涼所履佳勝熹衰病涉秋似有向安之漸但辭職告老皆未報可日深悚惕之懷耳恭父留此甚久儘得從容因其行草草附此其他恭父必能言之未間唯冀以時自愛眷集一一佳慶

諸疑問各疏其下矣恭父當能道其詳

答潘子善 問易傳近思錄

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日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乞批誨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他亦多此類也

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日始於中其義如何

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

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耶

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為過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無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

當如大畜之例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無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

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物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夫夫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卦有卦德不知如何

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他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由中而與衆同得為

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願可以為善乎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

所尊嚴之君長也

蹇初九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顛王導等為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為也更乞指教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夫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則無潰散其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

未詳

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能不交於物而才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已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為止矣未知是否

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良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茲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敢乞批示

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竊意仁只是人心一箇生理不知以生字訓得否

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耳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艱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甚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伏乞指教

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人之為學必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伏乞指教

必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大而己竊謂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考肆其嗜慾者則多夭喪是死生

脩天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為喻與此說不合如何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且見得路遲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竊謂門庭豈容各立耶有所未辭伏乞指教

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答潘子善

比奉從容累月別去不勝悵惘比日秋冷計還舍之又諸况安適家務酬酢之餘當亦不廢學也此間朋友去多來少早晚亦且講論如常但精力愈衰愧無警切之功耳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如何是二說相以要如何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便以己意障斷他人話頭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為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

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為僧坊塑象摧毀要齋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况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之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說是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泮之集傳以為興體某疑是比體未知如何乞指教
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面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

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頌濱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某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

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擲下惠進不隱賢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某竊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 莫重疊否尚乞指教
兩句相承只作一意讀文勢然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也耶乞指教

自謂

知性則知天矣不知知性便能知天亦有淺深耶乞指教

窮理到知天處自然見得

飢者其食渴者其飢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

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

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 更乞指教

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

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魏論温公謂魏太祖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其於此有所未喻蓋盡忠以事君興衰而撥亂此人臣之職也安可因其危亂自多其功遂掩取之耶今有巨室一夕寇至據其室廬而攘其財有強奴悍僕鄰其群盜而復其室廬不歸之於主而遂以為己有謂吾取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主人其可乎温公之論殆將啓天下姦雄之心故不能無疑併乞教誨

温公此論殊不可曉知其非是足矣不須深論前賢之失也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工夫亦甚穩密充以為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為嘵嘵也

答潘子善

欽明文思某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

作去聲讀為是

克明俊德止慈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為己之明德或以為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為己之明德百姓為民似無可疑者

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為畿內之民是也平秩南說致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耳未知是否

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非考中星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

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塵歌之類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此是三篇之叙第一句說皋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所謂申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二篇皋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為三篇故其序如此亦不足據而說者又多失之甚可笑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

皋陶而林氏以為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林說是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皋陶未知是否

若以為稱皋陶則下句禹曰兪者為何所兪耶恐此八字是皋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皋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皋陶之德諧字下別有皋陶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

亦行有九德或以為人之性行或以為君之行未知二說當何從

亦行有九德泛言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

當以此而論之載米古語不可曉當闕之

夙夜浚明有家止亮米有邦古注以為可以為卿大夫

及諸侯林氏以為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

知孰是

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

是為限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

兩字選是一字林氏以為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

知如何

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

明註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以出內五言林氏以為宮商角祉羽之言古注以為仁

義禮智信之言未當孰從

未詳當闕自侯以明之以下皆然

關石和鈞竊謂此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耳

未知是否

恐是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不中是已卜還是未卜

恐是初未嘗卜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林氏謂是誓衆之辭

非言昏迷天象之人

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闕之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其竊意言足

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

不忌之未知是否

是

賁若草木非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

連上句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自周有終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

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

自周二字本不可曉

王惟庸周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

以庸訓用如說命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

六字一句

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為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

作虞人為是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諸說不同不知此四為字當如

何音

四為字並去聲為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為下

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

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

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叙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群后

之辭而實史官叙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

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

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

看則似不必改移亦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

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

生尋常如何看

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詞却無結殺屬只自叙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披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 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

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

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

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某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家之說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如何

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此說

需卦六四出自宄上六入于宄程傳謂宄物之所安也本義謂宄者險陷之所某以爲謂之險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

坎即宄也

訟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

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某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下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自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

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

大過上六爻本義謂是殺身成仁之事莫是如晉荀息之類否

荀息所處未得爲成仁者

遜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

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跡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跡矣而復言鬼神何耶

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以卦彖辭推之尤明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本義云曠雜亂也訓詁皆云深也未知如何

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順字用義口只作噴云大呼也左傳曰噴有煩言非謂深也若是深義即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以云不可惡乎

本義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

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本義謂著生滿百莖某謂恐只與立卦生爻同義猶言立著而用之耳

卦爻是人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著而用之為生著亦不成文理

勞乎坎其恐勞字當作去聲讀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辟雍天子之學不知從來是天子之學名還是文王始為之後遂以為定制亦如阜門應門始立於太王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也

見不得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

作比為是

仁者不憂集注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其嘗推之恐只是此心常存不暇閑慮惹起煩煩惱耳未知是否未是

春秋鞏帥師其謂春秋為聖人褒貶之書其說舊矣然聖人豈損其實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即其事之固然者而書之耳如鞏帥師之類是也蓋不待君命而固請以行則書之如是宜也或以為若是則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聖人而後作哉曰春秋即魯史之舊名非孔子之創為此經也使史筆之傳舉不失其實聖人亦何必以是為已任惟官失其守而兼書記注多違舊章故聖人即史法之舊例以直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實耳初未嘗有意於褒之貶之也以是而觀春秋庶足以見聖人光明正大之意而非持夫一字之功以私榮辱之權也惟夫不失其實則為善者安得而不勸為惡者安得而不懼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宜哉

不知書鞏帥師如何見得其不待君命而行之罪又如何見得舊例合如此書此須更有商量未達則闕之可也

答潘子善

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文合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燕國祀臧于周廟顏氏曰亦今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書論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若無閏即四月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况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此說湯諸考之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為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為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為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此又誤之甚也此恐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答潘子善

朱文公文集 卷六十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為佳書說今再報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以皆疎濶更宜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為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又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答潘子善

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為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沉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雨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

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旅樊人不易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讀作輕易之易

恐不然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

展審視也不當訓信

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玆王若公其辭又多
是戒成王未知如何

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詞矣可試考之立政玆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為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意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桀德惟乃弗作往往謂當桀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

呂說是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叙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諸侯之官未知是否

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則下土也見周禮序官

莫麗陳教則肄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士著也莫麗謂養之陳教則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羈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莫麗者謂定其所

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道也肄或訓勞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決尚幸批海

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幾者事之微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本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顧此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同所謂古又當今五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又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莫是今淮尺否

主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為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答潘子善

六月二十七日熹頓首久不聞問便中辱書具審比日所履佳勝又知已遂親迎良以為慰熹衰病益侵本無足言最是氣痞不可伏几觀書殊以為撓耳近日作何工夫前此問自己嘗奉報矣此間朋友亦有十餘人頗有講論之益然亦皆不能久留也不知秋冬間能率諸同志一來為旬月之集以盡所欲言者否因便口占布此草草餘唯以時自愛

答余彝珠疏

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
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
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
氣定為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文中子曰仁義教之本先王以是繼道德此先道德而
後仁義之說也

此說得之

大學知止以至能得孟子自得以至逢原或以二章次
第相似範以為不然大學知止而下乃孟子欲其自得
之事至於能得乃自得處若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
取之左右逢其原此乃自得後所進愈不止也

此亦得之但聖賢之言各有所指其次序深淺隨事而言
不可如此牽合此說猶為粗可通耳

不耕獲不菑畲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範竊謂無不
耕而獲不菑而畲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獲之利如程
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

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
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
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
若曰不耕而獲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獲之利則
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
然有得之意耕獲畲畲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

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
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禍而
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

艮六三不極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極三之不中則勉
而隨之不極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極而惟隨
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教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極
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
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得之

大司樂祀天地四望皆文之以五聲至於祀天神地祇
人鬼獨用宮角徵羽而不及商或曰祭尚柔又何以說
言五聲耶一變致羽物六變致象物有感則無不通但
不可以次序先後言然下管鼗鼓而鳥獸踏籥韶九成
而鳳凰儀又若有次序先後豈所感有淺深故其應如
之耶但一本作似

五聲蓋摠言之其用則不及商也沈存中筆談亦有說然
此等今無所考未須深究感有淺深古注之說已詳然今
亦未睹其實也

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
者何也

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
也乃古人貴貴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君子反然亦是
周公制禮而後方如此故擅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
其親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功夫不可只如

此章章畧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逮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為佳耳章字疑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終

考異

温公稽古錄攻守之勢異也下一作其竊以為守固不當如此守攻亦豈可如此攻耶秦之兼并天下不啻如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設使守之有道且不可况又非其道耶然則論秦之亡者豈可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哉更乞指教

答潘子善欽明文思一作其竊謂思猶意思之思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發於事業處惟從去聲讀則見其發於事業者莫不切中情否煥然可觀彷彿如論語中倫中慮之類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下一作不知已是曾卜一苗了還是未曾卜按文義恐是已曾卜了禹更請故卜故辭言其不必再卜之意鬼神其依者以鬼神不可得而知但人謀既協則鬼神亦必依之亦是言向者卜時已是無可疑者今不必更卜也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武成一篇言其魄之既足也下一有先生批云此句非
是

豐天地盈虛豐下一有豕曰造化之迹下一作今既

言天地而復言鬼神未知如何分
幽贊於神明而生書下一作本義引龜策傳者生蒲
百室為證某竊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對立卦立字
生爻生字同側看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
未知是否

勞乎坎下一作探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
坎竊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

辟雍天子之學云於倫鼓鐘於樂辟雍註云辟雍天子之學也不知辟雍從來是天子之學否還是文王始為之及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學亦如臯門應門始立於太王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耶
又有一小序麟趾詩雖表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詩是騰自作非美騰也此二處下皆未曾註未知如何

谷當補
其謂春秋為聖人褒貶書上一作其讀春秋至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處畧窺見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意惜易錄呈伏乞指教

洪範中云竊以為下一作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彷彿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幾雖有五者大抵不出於陰陽二端而已雨寒陰也云云

棟斲人不易物下一作惟德其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作去聲讀蓋此二句接上文無著厥服與時庸展親之意謂人不敢輕易其物惟知德其物也德

其物者謂以所賜之物為德也至下文德盛不狎侮却自是別生意不與惟德其物相接諸家往往性以惟德其物之德接下文德盛不狎侮之德而不以接上

展親之意故以易作如字讀未知是否

特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謂信其親親之意某竊意

只作展省之展自是平直未知是否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一作思夫人自亂冒貢於非幾

幾字多訓危某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于

非幾謂冒進于非所當為之事未知是否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

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

禮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

所謂古尺上一作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

中主式長短濶狹不同不知此二書開時皆曾經先

生校過否
易傳爻象云云六三下一無則字

勝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 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林德久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眾說亦有功俟更徐若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王山道間見徐芳章說離為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順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順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順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為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為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王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答林德久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為愧斯遠書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為可惜今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為過也熹所論別紙錄去然其大意不過欲姑存而未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具在諸子中最高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皆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濬道本前輩疑其間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必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摠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為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即自可見也中庸游揚說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慮中附數字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它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頴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為幸

答林德久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絃各已奉報鬼神之神說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說又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

考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脩王文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卷林德又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為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備一兩處以或問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因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此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

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為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為先否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因不失親近於義禮橫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

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伊川以為且為學者立下一

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為行著習察則皆聖人進德次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為誠之事初無節次以耳順為不思而得不踰矩為不勉而中所謂不思不勉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蓋有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被即道體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真法度也未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迷昧矣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微又曰言不惑則自誠敢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見二說如何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誨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恐久深潛

密察之功故夫子誨之者如此上蔡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為學者當知千歲之遠六合之外為學者所不必知死生鬼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夫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子路從事於功用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誨其務實之意

不必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為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為過

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難

心迹於二而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蓋為鮮字所惑又為詞狹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詞

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也知巧言令

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

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

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

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

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

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

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

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

則能盡其心矣

體若剛字絕句則直是養氣矣二者未知孰是如楊龜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嫌將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為絕句至常思之人心平氣定不為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可厭一為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即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又云既

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理義配

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而既成者也龜山謂氣

無聲之可名故難言之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

一似氣道義各為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靖謂其

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

學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而氣為之主

兩說未知如何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詞亦未能盡曉併

告開發

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考當見不敢曲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

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工

夫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

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

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

以宜爲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
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
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
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入
爲不得參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
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
言也至觀順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
善凡所謂不善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參合看而後
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
言蘇黃門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測
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
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耶楊蘇之說非是解之失
尤甚此類須痛與辨析方
見工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
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畝畝之中必待湯
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智聖一章自集大成也者以下舊見鄉人陳先生說孟
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戶故分智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
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
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
者恐爲智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

所備也如橫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智
之事也豈所謂智亦生而知之者否

孟子此言固專爲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及學
者功夫次第不少說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戶及聖人之功
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戶之可言
然其所謂知有備全則行亦有備全必自致知處而入則
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稟而言則如子越椒
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稟氣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
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爲不善之意然濁水沙石非
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晚所指

此章性字說得最雜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
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耳

生之謂性一章集註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
也嘗觀釋氏之說止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今其徒之說
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爲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
與氣而言性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人賦氣成形
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
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
今周流而無間橫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而有形聚
成物形潰反原之說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
墜如其說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氏亦謂死而不亡
至於聖人之於喪祭求諸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無

物耶

知覺正是氣之靈靈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寇蔣颯降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及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為此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別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才無有不善伊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天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著見處是才或所以能充拓者為才也性既本善則才可為善為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然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請更詳之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焉上下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是天地之性否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已詳之可考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迹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

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循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入至竊謂此段論至理微上微下本自完具物無天人微顯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

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即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竊謂此段論中之體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存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否敬而無失持養於未發之前否

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歡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善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

答林德久

別欲所論發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頑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功效驗來俞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答林德久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為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林德久

待次閑中足得為學未為失計要之仕官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令人于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為人所前却此可為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疑義

已略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及復大抵似用意未精敲嚼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象也齊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動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答林德久

晝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火足為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橫議官吏過憂又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為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佳此題日本不好做想亦只得且如此說過耳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武成錯簡尋常如何讀韓退之與大顛書歐蘇之論孰當因風幸及之

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若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為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况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摹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

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書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就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為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知孔子之周偏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君子所責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為其發乎

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為其得於不勉不思而非出於造作而然也豈若籩豆之事器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以品節劑量安排布置而為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勉不思處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為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云者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其竊想像其舍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其大槩矣程子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以位為樂與夫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乎集註又云是雖堯舜事業固優為之不知所謂事業者就其得於己者而言就其得於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謂狂者蓋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謂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掩焉者何處可見禮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誰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盛大

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機其
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
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
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
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強恕而行者力行之事知之在
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
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爲也此是見得透
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
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
蔽而未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
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

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有
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爲重而告爲輕不
費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賙之則受免死而
已則免死爲重察身爲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
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
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所示卷子已悉疏其後矣時亨處亦有三紙可互見也元
德爲况如何元瞻已歸未也吾人爲學自爲已事豈以時
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
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
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
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
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
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
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
無所係累於智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
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
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
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
爲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
巖仰之功謹於步履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
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

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其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
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
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
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末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子不同處先生批教曰集註中云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
覺看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

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藥其人之病痛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啓鑰告之且為它安下一箇為仁底根脚根脚平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若答子貢之問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胡氏以為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以得聖人之意矣若是根脚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焉果能為我有乎根脚既正雖不告語之亦自然能尋求向上去也前此讀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却把孟子言仁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今此却看得孟子所言惻隱之心與夫人心等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有靠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德者乃是仁之真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為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為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為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變已即孟子誠心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

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曾妄為之說曰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入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發於性固無有不善也氣稟之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障蔽則或有以培其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既蔽其性之善則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詎^上前辨此時先生賜答不以為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前說殊未為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生也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能固具於此形體之中若是器為刃也必能利物也是器為舟也必能行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以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其不思不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盡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稟是氣之濁與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即孟子求則得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即孟子不盡其才之論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為同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又觀集註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

強弱是才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
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
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
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
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
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
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
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
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
所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
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即
氣氣即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
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有是性而後有是氣
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
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
之本真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
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
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
即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
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蓋以此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
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
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考夫下
文所引水流為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
然既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既曰水之清
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既
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
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清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
為水也謙之竊以謂既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
有濁者或是泥沙濁之外物汨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
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
得以惡為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有深意伏乞
指教

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稟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
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
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
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
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
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
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
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裳積恐是

若今裾制近要有殺聲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放
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
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
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伏
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
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惟裳如今之裙
是也裳積即是指屨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
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
註皆為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
反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與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
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
亦為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為偏黨之義者皆
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比
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
教

說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比今之諸侯一處
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今目昏甚此等處恐
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貫舊音憤註曰貫習也集註
無音亦曰貫習也恐是不須音轉亦可此等不應以煩
瀆尊聽鄉里後生或來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
乞尊察

貫若不音憤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即須補之若依舊
只是貫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答歐陽希遜

所論程先生為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亦以為疑此
乃為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為飛魚
躍是子思與緊為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
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與緊為人處以其教
人就己分上略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
義相似而引以為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
明即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
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彙合而使為一說也凡若此
類更宜深思

所論鬼神一章全不予細攪引太多愈覺支離不見本經
正意可且虛心將經文熟看甚不能曉處然後參以章句
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去著體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
分明足可致思乃更泛然而問可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
統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
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
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禮物使人兩更顯深體又來喻言如
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充答理若如此說則是
偽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昭明慈蒿悽愴說
非是昭明謂光景慈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浙如漢
書云風蕭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
裏今且先看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智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照讀者亦須識得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橫貫穿無空闕處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至如所引論語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豈是不知有此兩句所以如此筆之於書決須更有深意今乃如此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 世文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已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入之道否

聖人處已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爲已之怨入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及程子說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虛心平氣靜以察之當自見得不可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

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是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簡易引呂東萊辭高貢一段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爲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治亂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爲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爲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答嚴時亨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

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其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便見得大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指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即此可見得否覺得此契傳文以猶欠一二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答云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契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遠箇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中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遠箇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上下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若但云五行之生雖其氣質所稟不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所謂各一其性如此則辭約而義明正是回教所謂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底意思伏乞指教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

某昨來請問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人生而靜是善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已上誠有不容說者然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皆善言性者其大要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言親切著明今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理之說本自精微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無乃使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乎明道此段文意首尾大要是推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之者善正謂大化流行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子言性善止是言義理之性人所均稟初無不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似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即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以上是人未生之時是其思慮所未到伏讀批誨指示親切却覺得先生之說甚明而明道

之說益有可疑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皆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開慢處既有所疑未容放下再此扣請乞恕再三之讀

此一役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吾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舉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胥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河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

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規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撻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賈吝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它有這箇能辦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它不容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

樂也謂顏子非樂箏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為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明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君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贖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米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

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肯馳否乞與訂正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生之謂性一章論入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為不當而告子白雲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為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為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柶捲然須斫截裁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柶捲也若杞柳可以為柶捲而稷楠不可以為柶捲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為善學若如所論徒為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多怨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舉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為善
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為同則同中有異以為

異則未嘗不同

親親長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卿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侯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即所謂邊也禮記如此則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見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考之

越佛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檢看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纒行事亦無不可也

喪禮自堯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酌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名彼中間略看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

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為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絕四之說尤為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此求奇失却路脉也

答曹光祖 與宗

知別後為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為憂也

答曹光祖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頂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即是為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為客耳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遷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作王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為判合階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大學或問之誤所疑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內夫兩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交米

草草作此不暇它及正遠千萬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已致思也

答曾光祖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後出非力所堪深以愧歎耳所示為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光祖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晉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人朝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

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為體以何為用又所謂典禮者無非天叙天秩之自然不知

於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某謂實有諸已乃能為仁雖仁有久近之不同然非有諸已不能也其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氣消長分數之多寡耳非三月日月有內外賓主也

所謂實有諸已乃能為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為仁是為何事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賓主之辨

明道曰目畏失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它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與宗未曉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忘而不復畏矣便覺當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

答曾景建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捷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聲塵不掩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為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

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答曾景建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此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王之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法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蔽自是已分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滿者

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斤爲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誹謗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已分上真實下得切已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答曾景建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黃兄歸奉報熹以臺評蒙恩鑄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反罹重坐令人愧場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可欵扣也

答曾景建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批龜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妥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季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惟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已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淺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開費日力也

答曾景建

季通遠役深荷煖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歷尤精諸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考但釋覲篇

恐非如所刊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錄得亦有在黃直鄉處者聞告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情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而異其名耳

答曾景建

別紙七條第一論勿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不可以該動故聖言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但立語用功自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曹點言志以為便欲進取揖遜泰和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間受用處而自它人觀之則見其或出或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非專指揖遜而言也第三論問答衛君一條以為有所畏避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仿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亦然第五責原壞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按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据非馬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草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急又看得差了且須虛心認取聖賢立言教人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疎脫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考据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為得也

聯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

考異補遺

杏林德父伊川曰心具天德與諸先生議論不同一

本盡心知性此是大學第一

皆從心上用功本有如一如操舍存亡求放心之類

杏巖時亨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下有禮無大小未

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

處是亦禮之重下此章無他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

矣

答曾光祖仲尼絕四意有思也下有竊意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建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德洽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為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濶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孰不可忍亦不必如此說此等處有兩說當時存之皆不偶然更宜詳玩也武成文字不曾帶來不能盡記春秋之說尤所未究此類又是一種功夫未曉即且闕之可也易數之說近有一書謾往讀之來問所疑已悉具其中矣七經向見其初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其間詩說充章草也

答張元德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善着實用

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學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臨漳四子四經各往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為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正為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而作孔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鄰幾嘉祐雜志也

答張元德

示喻為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料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為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正謂此也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為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所喻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為三以一為二所謂一者謂一標所得之奇偶未是一爻也一奇為三故三奇為九方得老陽之爻一偶為二故三偶為六方得老陰之爻兩偶一奇乃為少陽之七兩奇一偶乃為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汨沒了一生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為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為懼而賢者乃以勸彭文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充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投掣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或碑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決洽方有可玩釋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為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為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

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為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禘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父者便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答張元德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為說也廟議看得似亦未精子孫之於祖考恩雖無窮而義則有止不可過不可及亦並行而不悖且以周而言之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固世俗淺薄之論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帝嚳以至於無窮又賢者過之之失也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為碎說說得即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惟講讀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刺了又以毛公說詩為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談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通論集注說得極分明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冲淡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談却恐不免真為擊拳豎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習率性為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答張元德

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備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

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看取子約心性之說甚可駭來俞所引

孟子甚當張云孟子論性而以惻隱羞惡恭敬是性難知而不可盡所謂盡其心者如程子所謂當處便認取此事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性積習既久脫然貫通之謂也也

又脫然貫通之謂也也又如論語集注所云隨事精察也性而未知其體之一也心真積力久而將有所得

此即盡心知性之案誠疑生註字

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為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

舉其全體也

禹惡旨酒一章

此等處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牽合

天王狩于河陽

春秋喜所未學不敢強為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惟郭汜朱全忠盜賊狂妄唯力是視亦未必

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為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

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答張元德

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治繼而考之左氏公手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許悼公墮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治嘗觀近世治瘡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為遂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為如何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恠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細繹玩味

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鉅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着力處也歐嚴二君後未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求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此間為况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未甚決冷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中庸言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為健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健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否

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先生前歲論伊尹樂堯舜之道一段云樂堯舜之道須是見得是獨自底非是眾家常住底今歲先生又言眾家常住底何者非堯舜之道又言若堯舜之道便是眾家常住底則不消更說堯舜

後說近是但所記語有差今亦不記當時因何說此也

蔡夫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為春也

陽春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諫恐是指

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備氣爲物爲陰陽之辨李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集注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

觀舜君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即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它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擊拳豎拂之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昨蒙賜教謂存心者處心也集注又曰以仁存心言以是有存於心而不忘也而直

卿說是以其心之所存處看它念念在何處某以爲若如先生之論則是以仁禮存在心中若直卿之言則是

以心存在仁禮上二說孰是

直卿說得亦是但要本文意義順似注說又須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亦不是將仁禮存在心裏也

蔡丈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入之情狀又云

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爲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

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東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

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獨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定考之只如鷓鴣巢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

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林退思

某區區之見亦惟以儒者職分實不易盡今之學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聞而不講或講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關用是憤悵不遑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泛參百氏之書師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斯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則有以處之時有大幾則足以應之顧瞻海內之君子自治嚴密規摹廣大而進修不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惟先生一人今屈於貧困寸步不能自致不獲以酬其所欲身雖在此而心則在函丈也某在天地間甚不足道亦知不肯爲小人儒慨念柱古道學素明到春秋時賢士大夫議論與夫經理其國尚有標置正學既晦人物便不耐檢點資稟粹溫者間有暗合古人仁心處尚足以維持國體使意脈未絕資稟奇偉者間有暗合古人仁政處尚足以把持事務使世變未極更要進前擔負自應是去不得此某所以欲汲汲講究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庶幾識古入所謂大學者今以之財不得進拜函文誰其成就之律曆兵法

要識端倪莫指其蹤古今損益大變職分所當急朝夕看諸儒之論以已見揣摩迄不知其旨卿間諸賢無有收而教之者只得將六經涵泳耳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弟若子夏子游子張止於有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有同門異戶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為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不立猶不登泰山無以見天下之小不游大海無以見衆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既卑安黎藿之甘難語太宰之味固有以聰明為障思慮為賊自以為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略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業終不明行所無事之知也涉獵先民之論泛觀古今之書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也夫是之謂無以立乎其大者也若知從事於其本而以道之全體為準的則學足以知性命之正必通乎死生之說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坦然見王道之易行不至於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識足以周萬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無非畜德不至泛濫無統迄無立身之地矣君子友經而已經正則由天下之正路而業可大也德可新也血氣有盛衰而與

生俱生者未嘗變也所遇有窮達在我未嘗有加損也智及乎此則可與造全體矣某雖昏蒙尚自知勉追懷古人夫豈無志今世英才誰肯自卑今欲考百氏之同異收歛其偏以求其全鄉居僻陋書冊無所取欲廣交四方之名入合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資寸步不能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為庵以退為名奉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乎有得焉耳敢望先生發揮其義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傳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

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祈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為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王晉輔

為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為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

答王晉輔

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夫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合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它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注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它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則禮鄭注及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答王晉輔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辱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惠問充以為慰訊後已復改歲遠惟感特追慕孝履支勝意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

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大學已領便中却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為此冗長無益於事或徒能相累耳徐侍郎所欲鑄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諸書南康板本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子者是何本也只看其間有大同小異處子細咨問李章參考得失便自見得若有所疑切莫見論當為獎勵奉報也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即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憾所以前此為之刊削別為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薰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闊遠不若且就本經文義上爛熟咀嚼之為愈也無疑人到多日偶以雪寒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速千萬節哀自愛

答王晉輔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于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矣之蹤為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為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

執緩執急以為先後姑舜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為矣若以名位之為尊言語之為麗聞譽之為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為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為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王晉輔

所喻跋語今再寫去臨川者亦累問不得報此書度已浮湛不可得矣今亦不須問也疑義足見向學之意慕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為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為便也其他關文數處或是或否皆非講學之急務况集注中又已有說甚明自可觀考不必問也畏縮之說蘇黃門亦云然非本文之意兼集注中亦已有定論禮書縮訓直者非一它日當見之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范碑曲折嘗以鄙意請於益公未蒙剖決然此公揚歷之久更事為多必有見處後生况亦未須遽論此事豈可因此便議前輩之失非所以致敬於達尊也程糾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不透深可憐憫渠元不曾尋來却是身後為人在廣州鑿版方得見之甚恨不得及早止之做此話擲沒了期也然世間識者亦少但恐後世有明眼人指點出來耳吾交今亦未

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發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景陽悼亡可念才臣書未到巽伯亦未有人來書寄發女迂迴難通今後只託人寄臨川劉教授處可也不知渠書中有何說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暮良以為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為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為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一著力要切處耳愧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

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答杜仁仲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喜聞比日所獲佳勝示喻為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慙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答杜仁仲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切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答杜仁仲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與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答杜仁仲

良仲所示疑義已附已意於其後試詳考之更加虛心游意反復玩味又當自釋然也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沾沾誦言以答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各

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五行之神

神是理之發用而秉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如萬物而為言者也來喻大槩得之但恐却將神字全作氣看則又誤耳

明道云生之謂性一條

明道此章內性字有指其墮在氣質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今分明不差方可子細逐項消詳今來喻大槩蓋已得之只其間有未細密處且更虛心玩味又當益精耳繼之者善易中本指道化流行之妙而言此却是就人身上指其發用之端而言如孟子論性善只以情可為善為說蓋此發用處便見本原之至善不待別求若可別求則是人生而靜以上却容說也孟子所論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亦是此意更詳之所云水之方分派者未曉來意恐非明道之本旨也

答杜貫道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若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若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答杜貫道

節次示及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與漸分明矣其間雖有小未通處今亦不暇一一條折奉報也致道歸草章附此作書多不能詳細仁里諸賢多得相勉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味

勝書問往還也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義自有說處此只是為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沈俊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忽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胡文叔

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為慰今世徇俗為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精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答潘坦翁

集注解多闡釋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

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

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為之說蓋擇字主於從字識則

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子與人歌而善程子曰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

不正不坐同某未曉其義

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若只就中間接續便和則不成全章矣故必使其歌已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則得全章程子意蓋如此然其意亦恐未盡也

師塾之始關雎之亂某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言也

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

不踐迹一章集注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某謂質美故不為惡未學故不能知古人所以行者而踐之惟其不踐跡故亦無自而入於室也

集注用程張二先生說其理甚精恐非如來喻之云也更詳之

答奚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但孟子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謂集義於此以養彼浩然之氣也又謂不必於應用處斟酌是否亦恐未免離內外判心迹之病聖賢所謂義者正欲於應用處斟酌耳但日用功夫自有先後緩急不可先其細者而緩於大體恐仲淵意是如此若其不然恐更合商量也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脫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為急

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計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為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為幸甚矣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所以自勉也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符即實是田符也非書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尋書欣審比日所獲佳勝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又所記心性之語亦似語脉中不無差誤今不肯記當時如何說也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為慰矣比想冬溫所獲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為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總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論書讀換却許多勞擻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紛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高國樞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為善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仰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得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為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

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若察去留似亦有益小學教諭見無職事可試推此類多為之塗以收拾教養之則人情感悅當無扞格之患矣

答李晦叔擇

所說工夫亦且如此做去看久遠如何有疑却喻及異樣亦聞其人相處有何議論邪陰興江法曹有書寄渠處必時有便也其人清苦力學但溺佛好穿鑿耳今弟今在何處前得其書未能別答所論顏子準的甚善但難如此泛論須子細說出日用工夫次第曲折方見得是非耳幸以此意語之也

答李晦叔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江棟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矣更切涵養為佳耳

答李晦叔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可更詳之聞戶曹多學禮說唐人議論可試扣之可檢看也江法棟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

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為大不便耳

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祔娶

所生即以所生母配輝編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

若祔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祔娶

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

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

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古今家祭禮中亦有此

段但恐彼無本耳

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輝詳此意謂

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可

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

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

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

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

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

魏公贈諡只告于廟疑為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

俗耳更冀裁之

大抵讀書當釋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

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

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

所問數條大槩相類只是所從言之不同其實則無異義但虛心遊意無存而並觀之尤當自見其實固並行而不

答李晦叔

序也程子不得於言之說恐記者之誤不必深疑呂后稱制武氏革命事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為中理也

答李晦叔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先生於集注中去却上句血字及下句氣字然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為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

集注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謂知有命而信之人不知命則避害趨利何以為君子而解公伯寮愬子路章乃云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寮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於命而此章乃為欲為君子者而設不知如何

來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錄中有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關

處又却不然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先生頃者次對實以待講之故除此與伊川除說書而

授朝官者何異伊川罷說書而辭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伊川素不曾陳乞封叙先生既用次對奏薦又却力辭職名學者多未喻陳和父以為伊川出處與先生不同居其位則受其恩數乃理之常至他日不合而去但當辭其職耳不當并辭恩數也不知如何

此事不敢自分疎後世須自有公論也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溫公祭畢獻壽雖言叙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也

為長子三年及為伯叔兄弟皆菴服而不解官為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有戾矣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

肩衰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答李晦叔

大學或問中陰陽五行之說先生答黃寺丞云陰陽之分合之說固如此然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水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智義

或問曰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輝竊嘗謂命可言所賦性可言所受而智愚賢不肖是其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也先生却以智愚賢不肖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

賦猶俗語云分儀均數之意書傳之說或以性言或以形言當隨處看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然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介然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矣輝竊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體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斷無自覺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功夫次第曲折然後本明之體可得而明

若是真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且深察

答李晦叔

輝曩者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誨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輝因思之未見有重疊處

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着力更下注脚枉費心力

先生又批誨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輝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

眾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輝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誨之意正是為已存者該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大著意安排是助長也未審先生以為如何

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夫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輝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莊端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已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輝竊嘗謂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由格物致知功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明其明德也今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略不煩於用力焉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

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豈是刪了上四事耶

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

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
輝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
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
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入
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宗中語而呂博士中甯詳說又推
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即須如
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
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
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
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
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為疑則不若改聖字作
賢字亦省得分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

橫渠先生曰拊葬拊祭極至理而論只合拊一人夫婦
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
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
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
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拊雖為同穴同几筵然譬之
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拊以首娶繼室別
為一所可也輝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
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輝嘗疑之謂凡配
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拊祭別位亦可
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
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

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拊合祭與古者諸侯
之禮不同輝竊疑橫渠乃是及至理而論不得不然若
欲處之近人情只合從先生所答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
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拊又非生存之
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
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况陞而不
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
可耳

問欵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人當有以
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答余國秀朱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
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
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
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
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
曾若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
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
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
論辨也

朱傑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已接物
大抵以和為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繼者

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

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

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

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辨集則

未免有屈志颯顏之事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成成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

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

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

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余國秀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

說既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

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竊謂交際處於此

可見然形化既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

川流之不息凡飲食呼吸皆是流通處此身雖由父母

生而莫非天地陰陽之化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

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歟

其大槩來歷固是如此然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

別各是何面目始得湏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

的當分明也

又嘗因推測人之身而并及於物以至動植之殊各極

其本原而察之竊謂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清濁

偏正之不同亦從初有定而其後大化流行亦不能變

易如人之必為萬物之靈麟鳳龜龍之靈知猩握鸚武

之能言之類皆是從初如此後來亦如此

以身而言則所以為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者皆有當然之

理以至為衆人為百物皆然不可不一辨別得非是只

要如此推說也

竊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已時是心存不由已

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為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有認氣

為心之病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守此心不令放

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

之當然也

竊謂人性本具殺理本明萬善由氣質物欲之雜所以

昏蔽上智之資無此雜故一明盡明無有查滓中人以

降必有此雜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

得一分則去得一分之雜直待所見盡明所雜盡去本

性方復學者體此以致復性之功不知如何

此說是但須是實識得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為有以明

之不可只如此鶻突說過也

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

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物然相契其決如此顏子不

遠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

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為氣稟物欲所累也

同上
氣稟物欲均為害性然物欲之害易見氣稟之害難知

然氣稟有二若昏而不明則隨所學可以漸進於明若
偏而不中則強者只見得聖賢剛處弱者又只見得聖賢
寬和處不知如何

所學漸明則所偏亦當漸覺矣

體察情之動處

為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
彼也且如所謂光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
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先生序此四者為格物之先竊謂學者欲從事於學必
先明乎此而後進學之功有實地之可據苟為不然則
終覺散漫無統而所學終無所歸宿矣

或問中此段只是說從自己身上推去到事物上都有
許多道理但要逐節逐件識得不是只要如此包說也

答李敬子壻余國秀 宋傑一本無余國秀

熅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強探力取之戒積漸涵沫之訓
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為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常
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後是
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效遲
速也後段放此

熅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為不知其孰為
禮孰為非禮顏子所以纔聞克復之語便知請問其目
纔聞四勿之語便承當去雖是資質絕人亦必是素於
博文約禮上用功今之學者且先以博約為先而四勿

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實効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異時之深
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熅竊妄謂性之者多由內以達諸外而自不廢夫在外

之功反之者多資外以養乎內而始有契夫內之理如

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

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今之學者唯當悉意於此

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

熅竊謂先生教人只是欲人持敬致知克己以復其性

其間條目却自多端

自做功夫看即自見得不須如此泛問也

熅謂敬齋箴後面似少從容意思欲先生更著數語使

學者遵守庶幾無持之太甚轉不安樂之弊

前已言之矣

熅祖妣捐弃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

請于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

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為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

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

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

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為過於厚亦不必以為悔也朋友之

問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誤也當言循理

守法不當言從衆

熅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
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

作何也

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志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燔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火備辦經用儲之堂前以為久遠團學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

諸位各辦歲計其力不能辦者如之何此須熟慮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為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為養病讀書計

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它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為貧而仕古人有不須如此前卻也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傳之選欲士風之莠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又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疆甲兵當徵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為空言也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實與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

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燔謂釋老之學所以舛謬只緣未能致知但據偏見直情徑行所以與吾道背馳使其能求通於聖人則其所至豈小小哉又嘗求二氏之學所以盛衰之故釋氏主於心緣其就根本上用力故久而愈熾老氏主於身緣其所執亦淺狹故久而微削

且熟觀義理久之自然精密未須如此捨定死法也

燔外家司姓外祖早世外曾祖復子一戴姓者戴死無子只一女舅氏為之服三年喪且合葬祖塋祠之家廟屢稟之舅氏遷戴氏葬之它所改外祖合葬外不是祖母之側除戴氏之享使其女主之量分產業使之備禮事今雖未行而朋舊多以為然續又思之云云

初說甚善然亦有一句未是以河廣之義推之可見又思以下則又過矣不共戴天謂父母見殺而其人不可見又思移之於此似非其倫若果如此則禮經何為而制服邪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為之制禮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既之亦明矣

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需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為不若作一狀子刺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為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為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為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為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之行約束即不妨若指名告示聚眾毆擊則非所宜矣

燔為謂明德新民不是自己一切事都做了後方去新民隨所及所值而為之耳

兩語有病

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為至

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

為善如堯舜文王之為聖湯武之為征伐周公之為臣

孔子之為師伊尹之為志顏子之為學又謂至善在已

則為天命之性在事則為率性之道推之天下則為脩

道之教此聖人之事也若學者則就教上尋求向上去

到得極處皆只一徹元無加損

說得未是亦不須如此開說

知止能得燔嘗謂洞然無蔽之謂知確然有實之謂得

明則誠矣

近之但語未瑩

知善之明也得身之誠也

近之

慮謂知之充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

是

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

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

之采不特能即事見理又能先事為防如後甲三日後

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鑿

皆無失學矣如是而後為得其所止則可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

此段得之

燔謂知則知其所當然慮則并極其未然

知是閑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

燔謂知止有明而未誠處得止則一一皆誠矣到得至

誠田地上面更有變化不測在

未須如此開思想看文字且理會當處義理漸覺意味深

長乃佳如此支離不濟事也

燔謂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

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

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致以謂知

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

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

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為至善

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

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

難以一槩論也

物有本末本末燔謂先後之中更有輕重本末之先後

重始終之先後輕

不須如此分別枉費心思道理又不如如此無益而有害也

燔謂注文於明明德於天下者之下似以自已推之之意

經文次序已自詳悉何用更說

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願聞其指

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

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它似未免乎略平天下章以絮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

大學傳九章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為能字

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為鑒伍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燔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淺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它如何

感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用力自克亦頗

得力而敬子不以為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己者也

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為知所先後耳

燔謂喜怒哀懼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搖氣不聽命則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帥亦未見其為全功也

如此則與此傳文意全然背戾矣試更推之如何

誠意謹其發正心存其體又曰誠意者實所發於我而我命之心正則不問寂感而本體常在

兩條說意誠皆未安

宋傑嘗觀傳之六章注文釋自欺謹獨處皆以物欲為言或問則兼氣稟言之似為全備

此等處不須疑語意自合有詳略處也

宋傑竊謂動於物欲而假善以自欺易識而易治難於氣稟而為善之不切難識而難治欲得精察氣稟之為害而克治之當以何道

考之經文可也

燔若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彊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夫好惡真切如此而病復隨之者何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康叔臨淵以爲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衆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爲格若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

伊川先生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外謂理之在物者

內謂理之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備處

燔謂釋氏不務格物而但欲自知故一意澄定而所見不周盡吾儒靜以養其所知之本動以廣其所知之端兩者互進精密無遺故所見周盡而有以全其天然自有之中

大槩近之然亦未盡

或問所謂詣其極而無餘隨所詣無不盡燔謂詣其極猶渠成隨所詣猶水隨渠至

譬喻未精然亦不須如此模寫

程先生說學者之知道必如知虎者燔謂不待勢法迫驅而自不能已無所爲而樂於爲之者真知者也然知而習習而熟又精思而後浸得其真非一知即能洞徹也

此亦以中人言之前已略論之

宋傑讀書遇曉不得處即掉下再三讀之竟不曉即置不復問不知其病何在

其病在是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 宋傑

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論天地之所以高深燔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毯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燔以爲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 近見今天經只是近世人所作然類集古、

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

其鬼乎燔謂鬼雖爲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云云

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它大槩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小學注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燔謂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哉

諸父異宮非可以徧詣而定省之且若如此則將不得專乎事父母矣此愛敬之等差也

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爲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爲

夫不知其意果如何

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程先生云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燔謂物之大旨各有精要若泛求之殆亦徒為紛紛無所底止

伊川先生所論格物功夫數條須通作一義看方見互相發明處如此一條須與求其所以奉養溫清之法者通看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福州府學訓導鄭建校

六十二卷考異補遺

答張元德來書所論通復云云而誠無不貫本一作故以

為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太伯之事正也文武之事權而不失其正也此義並行初不相悖若看未透且闕之亦無害若見得義理表裏洞然則自見

得而下落矣荆公廟議亦須看得禮家文字熟後方見得無可疑者今人正欲廢稷不祀賢者乃并譽以

上而遂之無窮此觀過於黨之論也

答李晦叔橫渠先主曰附葬附祭云云不得配享可乎下一輝舊曾如此請問先生字有無答後來拜領批誨云云諸侯之禮不同下伏詳先生批誨已自極合人情然橫渠所說又如此尋常舍弟亦擬附祭之義為未安適與橫渠所論暗合輝竊疑橫渠云云

只合從先生下無所說萬一從橫渠說則前妻無子而祀奉者却是再娶之子又將何以處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六十三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伯量

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內

外不相通周舜致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

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

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

之外也

其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謀羹先人周旋思慮

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已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略聞或

者以為坐窆坐向火有未安便覺場然不安乃知人子

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為害然世俗之

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為心既擇地之形勢

又擇年月日時之吉凶遂致踰時不葬其竊謂程先生

所謂道路窳井之類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

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則再求衆山拱揖水泉環繞

藏風聚氣之地至於擇日則於三日中選之至事辦之

辰更以決其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

環繞於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脗合又必須年月

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不知然否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

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其昨者營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壙之西既葬後與諸

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混雜敬子

以為主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為重若念

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

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質之舜致云廬墓一節不合

聖賢之制切不須為之某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

日即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庵

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

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嘗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

士虞禮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

于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開元禮

政和禮皆曰禫而祔伊川先生橫渠先生喪紀皆曰喪

三年而祔温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只反祖考

神主於影堂仍置亡者神主於靈座禮注以為不忍

一日未有所歸則既祔自當遷主于廟若初主于靈坐

以盡哀奉之意則先設祔祭又復文具不知書儀之意

如何續觀先生復陸教授書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

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

之禮事之也又按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

亦謂葬後饋食為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以朝夕哭

為猶有事主之意爾禮制月奠下鄉注大祥之後則

知是不廢未其向來卒哭後既失祔祭之禮不知可以練

附與遷是兩事卒哭而祔禮有明文遷廟則大戴記以為在練祭之後然又云主祭者皆玄服又似可疑若曰禫而後遷則大祥便合徹去凡筵亦有未便記得橫渠有一說今未暇檢俟後便寄去

按禮居喪不吊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

吉禮固不可預然吊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

吾喪月朔被草薦新及歲時常祀合與不合舉行

薦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詞者則亦如薦新行之可也

居喪貧窘多事哀思不能接續常存遇時節時終覺勉強不知如何

恩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此又豈可別作道理計較而必其哀之至耶

某居喪讀禮欲忘意隨所看所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目仍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略之類

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有餘力則為之不必問人若力未及即且先其功夫之急切者乃為佳耳

某始成服時擬三禮圖溫公書儀高氏送終禮參酌為冠經衰裳腰經絞帶按禮表麻合用生麻布今之麻布

類經死治雖縷數不甚密然似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總異不知於禮合別造生布或只隨俗用常時麻布為之此說生於此處則造可也

此等處但熟考注疏即自見之其曲折難以書尺論也然喪與其易也寧成此等處未曉亦未害也廖庚字西仲大治縣人有喪服制度

又按程先生定主式中尺法注云當今省尺五分弱初欲用此及以裁度覺全然短狹舜敬云沙隨程氏尺法與今尺相近曾聞先生以為極當其尺法已失之矣不

若且只以人身為度某乃遵用及因讀禮見鄭氏注直經大經之下云中之尺扼圖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覺得程先生之法深合古制未嘗先生當時特取沙隨尺

法者何意續得沙隨尺法此尺只長六寸許

尺祿溫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所据即此本也

又按三禮圖所畫直經之制作繩一圍而圍之又似以麻橫纏與畫繩之文不同疑與先儒所言環經相似不

論其制又質之周丈云當只用一大繩自喪冠額前繞向後結之或以一繩兩頭為環別以小繩束其兩環某

遂遵用然竟未能明左本在下之制近得廖夫西仲名庚所畫圖乃似不亂麻之本末紐而為繩屈為一圍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垂於左末依於內似覺與左本在下之制相合然竟未知適從不知當如何

未盡曉所說然恐廖說近之廖君說每得之若相去不遠可同知也

又按三禮圖經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于武周文云就武上綴帶子四條其竊疑用繩者似為宜但未知既用繩則齊衰以下武既用布繫經亦當用布否

此項不記今未暇檢可自詳看注疏

又周丈以首經者冠武稍近上處廖丈以為繫冠於經上經在冠之武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經當在武之外

又按喪服大傳首經大桶五分去一以為帶書儀因論五分去一以為腰經然考喪服經文只言首經鄭注謂在首腰皆曰經如此則以絞帶獨小五分之一而首經腰經皆大桶惟士喪有腰經小焉之文鄭注乃謂五分去一不知當以此為據否然喪服所以總二經而兼言之覺無分別伏乞指誨

此如道服之橫欄但綴處稍高耳儀禮衰服用布有尺寸衣只到帶處此半幅乃綴於其下以接之廖說是也

某向借到周文舊所錄喪禮內批云先生說衰服之領不比尋常衫領用邪帛盤旋為之只用直布一條夾縫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比見黃丈寺丞乃云常以此稟問先生報云如承局衫領者乃近制杜撰非古制只當如深衣直領未知是否

周說誤也古制直領只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改云直欄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逐作上領欄衫而其領則如承局之所服耳黃寺丞說近是但未詳細耳又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

周丈云三尺五寸布裁為兩處左右相咨此一邊之衽也更用布三尺五寸如前為之即兩邊全矣及觀廖丈圖說則惟衰服後式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布裁為兩衽分為左右亦相咨在後與心聲啓圖合但恐不足

以丈尺計之恐合如廖說可更詳之廖圖煩畫一本并其注釋全文錄示

又按書儀要經交結處兩旁相綴白綯帶繫之使不脫周丈云以小帶綴衰服上以繫經繼攷廖丈之說謂以二小繩半綴於要經相交處以紐繫腰經象大帶之紐約用組也三說言繫要經不同不知孰是

廖說與温公之說同似亦是注疏本文可更考之

又按儀禮經五分去一以為帶始疑帶即絞帶續又觀齊衰以下帶用布不用麻則布帶必難以圍量喪服所指須別有義但未知絞帶大小以何為定先生批云此意定兩條書儀謂以細繩帶繫於其上恐指絞帶非

是然絞帶以為束要經以為禮則經在上矣未委然否吉禮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以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腰間以象革帶經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此等處注疏言之甚詳何不熟考而遠遠來問耶女之服古禮不可考今且依書儀之說可也

答胡伯量

喪大記有吉祭而復饗之文疏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

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不審所謂吉祭即月享或禘禘之禮否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吉祭者疑謂禘禘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即且從大記疏說

比者祥祭止用番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為節不知如何

踰月為是

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

唐人忌日服黻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綸衫帶黻巾

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者先生以為即溫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短如何

溫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等但得一書為據足矣不必胥胥較計不比轂律有高下之差也

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亡念欲為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禘去否

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禘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

中月而禘

中月而禘猶日中一以上而附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注虞禮為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禘及踰月異旬之說為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為期即此等不

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

答李繼善 孝述

前此雖未識面然辱惠書知託事契而來書所喻辭氣激昂意象懇確三復竦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無假它求也

答李繼善

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火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盡布

答李繼善

中間書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攷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此外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李繼善

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為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為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

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

若已立後則無此疑矣

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為之如何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

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為據

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違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
欲以為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遷之亦未遽有借借之
嫌也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二三尺許即它日
或為畚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
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檀弓云般練而棺周卒哭而柩孔子善般程張二先生

以為須三年而柩若卒哭而柩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

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若如左傳杜氏

注士虞禮鄭氏注所說於經又未有所見不知如何

周禮卒哭而柩其說甚詳般禮只有一句餘不可考孔子
之時猶必有證驗故善般今則難遷復矣况柩與遷自是
兩事謂既柩則無主在寢者似考之未詳若謂只是注文
於經無見即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
為不足信也

檀弓既柩之後唯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為三年

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

朝夕之饋當然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

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為厚而又無嫌於借且當
從之

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

告之禮周舜致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書又

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
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

橫渠說三年後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遷主之時遂奉柩
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以為得禮鄭氏周
禮注大宗伯享先王屍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墓所
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
主且當柩于祖父之廟俟祭畢然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
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閱讀舊
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為真有所歸宿耳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
山巔岩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
則詩篇法籙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為有下手
處又不知真能辨此否爾

與晏亞夫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
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為况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
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
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
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
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
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

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為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為況定何如德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為學所進復如何也喜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強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忘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偽學汙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嘆耳

與晏亞夫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意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偽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為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弼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為學功夫次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辛略為訪問也去年度周卿歸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郭子從叔雲

復男子稱名然諸侯薨復曰臯其甫復恐其甫字為可

疑又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叔季為別今以諸侯之薨復云甫者乃生時少者之美稱而非所宜也

此等所記異詞不可深考或是諸侯尊故稱字大夫以下皆稱名也但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據儀禮賈公彥疏乃是少時便稱伯其甫至五十乃去其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夫之類

銘旌

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既無旌則如溫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為疑也

重

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溫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古禮也

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為迂且怪而不以為禮也

若者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難即且從俗亦無甚害

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喪服無所佩既有要經而絞帶復何用焉

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帶以佩而說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

主式祠版

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見諸侯之制本是

如何若以為疑則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度有誤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幾即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

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傳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為文故徐潤云又按不必八分楷書亦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後人誤故也若傳四寸五分則面闊於正面矣決無此理當以集禮為正

孤哀子

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並有父母之喪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為如何也

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

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

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

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

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矣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行也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

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為信默惟鄭氏獨以為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

所引竊屏在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喻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禮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

既除服而父之主未遷於影堂耶將與母之主同在寢耶

遷主無文以理推之自當先遷也

儀禮父在為母

廬履冰儀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

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言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父服未闕那得為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年也

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為晚也

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魯衛之柩皆是二棺共為一槨特

離合之有異

一指共槨蓋古者之槨乃合衆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明器

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

招魂葬

招魂葬非禮先儒已論之矣

伊川說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前為兩列亦須北首故葬圖穴一在子穴二在丑穴三在亥自四至七皆隨其東西而北首而丙午丁獨空焉是則伊川之所謂北首者乃南向也又云昭者當南向則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

此兩節不曉所問之意恐是錯看了請更詳之昭南向穆北向是廟中祫祭之位於此論之尤不相關

實葬

殯中實葬甚善

伊川先生葬法有謂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在穴則北方而北首有左右之分而無內外之別

按昏禮良席在東北上此是卧席之位無內外之別也其祖已葬保南首其後將族葬則不可得而北首則祖墓不可復遷而昭穆易位

未見後葬不可北首之意昭穆之說亦不可曉

卅

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未詳也但三年之後遷主于廟須更有禮項嘗論之今并錄去 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柩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致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書有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答云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禮鄭氏周禮注太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致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附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此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 又答王晉輔云示諭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附則孔子雖有善發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况附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

遷它廟告新死者以將入此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至三年之喪畢則有袷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它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禮記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卒哭

以百日為卒哭是闕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祭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今之君喪者當以獻子為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為拘

獻子之哀未忘故過於禮而孔子善之所論恐未然也

影堂次序

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

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若然否

恐當如此

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

答郭子從

古人六禮自請期以前皆用旦親迎用昏若妻家相去遠只得先一日往假館於近次早迎歸如何

只得如此

主人揖婿入婿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

乃為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

鄉人多先廟見舅姑然後配不知如何

不是古人必三日廟見謂必宜其家中夫婦已定意思然後可以廟見成禮之明日便當見舅姑畢方往見於女氏之父母婦至男家未敢便廟見故婿往女氏亦未敢見其父母及其家廟親戚也緊要只是溫公與伊川禮男至女家溫公本為是女至男家伊川底為是古人親迎必乘馬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

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誣偽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與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葉仁父

示喻祭禮曲折府中自有古今家祭禮印版諸家之說皆備如伊川主式亦在其間可令人置一本試詳考之即可見矣但古尺當時所傳恐或未真今別畫一樣去可更參考知不同即當以此為定也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為一室而考妣各自為主同屋兩娶三娶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其說見於會要可考也亦在印本古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為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此無雙見但以此意禮者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諸家之禮唯韓魏公司馬溫公之法適中易行印本中見但品味之舊隨家豐約或不必如彼之盛而韓氏齊享一條不可用耳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

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早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于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與王元石

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蕭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為幸或有餘力得為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答孫敬甫

未及識面猥辱惠書知雅志之不凡甚以為慰所喻何君近亦得書尚恨未際然不知其與賢者向來所講為何事也寧川師友盛言篤實者復謂誰何既曰篤實而自其有談玄說妙之過則又何故而反疑學之有捷徑因以墮於輕易放曠之失耶凡此曲折皆所未曉更俟詳以見告然後可議也子約之言蓋為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蠱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凡此皆因來喻而及之而程子之兩言雖所未論猶將力為賢者陳之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為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俊氣顧恐於此有不屑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

第最爲精密試一考之當得其趣使還布此薄冗不暇他及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復佳慶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遽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隨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波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折使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獲俟報章今遇此便途中章章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答孫敬甫

喜歸來粗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特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散加以有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遇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鄰主簿者允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敬甫

蕙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尙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它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困智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

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上所居既賡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柱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國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若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與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擊不遜之端而反爲下莊子所乘也火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涌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

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瞶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又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壁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券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閱翻閱也毀板事近復差縷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毀者抑其外耳所詢陰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備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喻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

條亦似傷冗項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坡只用己意為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所論聽訟之說則甚善向亦嘗有此意而未及言蓋每不能無媿於此如所云南康田訟之類是已然此事今亦不記不知當時曲折如何恐或別有說也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君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俟旦夕批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偽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更故頗費力耳

答孫敬甫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為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狂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又論誠意一節極為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縷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為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

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間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其餘文義則如所說推究發明皆已詳密但以上兩節當更深考之則首尾該貫無遺恨矣然此工夫亦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於此有實下手處不可只以思索議論爲功而已也此段章句或問近皆畧有脩改見此刊正舊版俟可印即寄去但難得便或只寄輔

漢卿令其轉達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脩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敢輕議然其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若且回互而曲從也又如所論銷破供帳之類果是好士大夫決不如此亦不待問而明但恐亦有疎略不以爲事而失照管者則不可知今亦不當便以此責人但自家所處不當如此耳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爲之服總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所係初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爲禮之隆殺則又當聽從尊長之命非子弟所得而專也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頂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

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小詞前輩亦有爲之者顧其詞義如何若出於正似無甚害然能不作更好也

答孫仁甫 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廢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惟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廢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寓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已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母爲久此俟俟也便遂病倦草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脗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

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柰煩者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流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懣而後發也所與子約書曾得其報否不知其說云何後便略報及也

答余正甫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經解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為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不同同即且為荆舒以

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答余正甫

受弔

去歲北使弔祭君臣皆裹服受之殯宮但辭日適當南內閭安之日遂即其處吉服受之不知何故如此又聞頃時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南內見使人會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受弔之說不知何從得之也

短喪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為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如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見章疏以此詆之私竊以為敬仲之說固未得為合禮然其賢於今世之以朱紫臨君喪者遠矣向見孝宗為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為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為人君自不為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為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喜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熹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也今詳來喻欲以欄幘居喪而易皂衫為禪固足以為復古之漸然欄幘本非喪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

為區別以辨上下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襪
僕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
居許服白縮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
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
蕤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設便富制古喪服以晦別制布
襪而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

姨舅

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也然
則舅亦有父之名胡為而獨輕也來喻以為從母乃母之
姑姊妹而為媵者恐亦未然蓋媵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
况媵之數亦有等差不應一女適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
從之且禮又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
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
又當服何服也凡此皆不可曉難以強通若曰姑守先王
之制而不敢改易固為重然後王有作因特制宜變而
通之恐亦未為過也

嫂叔

若如來喻則嫂叔之服有二帛服加麻一也兄弟妻降一
等二也不知二者將孰從乎又所謂兄弟同居者乃為小
功以下即不知此降一等者之夫又是何兄弟也凡此於
禮文皆有未明不知何者為是幸更熟考詳以見喻也

親元成加服

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為齊表而加至五月非降為小
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為有加然恐亦未為不

可也徵秦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
大功其加衆子婦之小功與兄弟之子婦同為大功按儀
禮自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為大功而重於庶婦
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基而其婦之親疎固
置如此使同為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
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為大失但
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為緦麻徵
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為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
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
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
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

大夫之妾

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子適人者為父
及兄弟之為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為衆兄弟又見於
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
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為夫之姊妹長殤

兄弟姊妹不可偏舉恐是如此

神坐上右

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注中
所引漢舊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為據史記補注
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而舊儀獨云高皇帝若別有據則
南面向右坐昭西向穆東向恐是妄說又未可知也但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
以南方為上則是東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

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
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為尊與其所定
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為尊
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
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為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
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
未便也

南首

按士喪禮飯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于祖乃注云此時
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遷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
朝祖之時為北首耳非溫公創為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
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之南首亦不為君南面而
設也又史記背殯棺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
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昔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
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
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此二說則
是設北面者子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孟子

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此方殊不可
曉然孟子古注亦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
增字從心而注訓增為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引
詩皆有愠字又似解增字為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為據
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
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

疑也

進四惡

進屏通用來喻得之舊亦嘗見此碑但不知如此推說耳
記

今所定例傳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低二字禮記則以
篇各別之記之可附經者則附于經不可附者則自仍舊
以補經文之缺亦有已附於經而又不欲移動舊文者則
兩見之不知此例如何

答余正甫

某昨謂禮經闕略不無待於後人不可謂古經定制一
字不可增損來喻以為若遽增損恐啓輕廢禮經之弊
熹昨來之意但謂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
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耳如子為父下復合
及諸侯父有其有未安則亦且當論其所疑別為一書以
候制作之君子非謂今日便欲筆削其書也如婦舅婦
之歸公之論亦頗有得失然遂以為慮啓廢經之弊而不
敢措一詞於其間則亦非通論矣

居喪朝服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續統事于宗廟故
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
之門下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
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
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
主不免視朝聰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

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末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頂吉服而小變耳

喪服外親母黨妻黨之親者只有一重不見有旁推者熹昨以前者所喻以從母爲姨母之爲姪婦而隨母來嫁者故引禮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蓋以疑前喻之不然非謂從母之夫當有服也今來喻乃如此益非所疑之意矣幸更詳之

昨來所喻云魏元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爲側置入倫者今又見喻云禮經大抵嚴嫡故重衆子婦不得仇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舂則爲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衆子子婦也

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難以報服使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間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嫡婦爲舂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側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熹前所考固有未詳所疑固有未盡而今承來喻又如此亦非熹所以致疑之意也幸更詳之

作傳者曰子夏雖未知其真然以今日視之相去二千載孰愈傳者之去周只六七百年耳

熹之初意但恐鄭說爲是耳非欲直廢傳文也然便謂去古近者必是而遠者必非則恐亦不得爲通論矣

神座尚右

古人設席夫婦同几恐不當引後漢各爲帳坐之禮爲證況其所注自與正史本文不同耶又如下條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鄭氏既以上爲席端則考坐在席端妣坐在席末於禮爲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

南首

必謂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爲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

答余正甫

亡狀黜削乃分之宜唯是重貽朋友羞辱殊不自安耳禮書後來區別章句附以傳記頗有條理王朝數篇亦頗該備只喪祭兩門已令黃塔携去依例編纂次第非久寄來首尾便略具矣但其間微細尚有漏落傳寫訛舛未能盡正更須費少功夫而附入疏義一事用力尤多亦一面料理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爲之度湏年歲間方得斷手也不知老兄所續脩者又作如何規模異時得寄示參合考校早成定本爲佳若彼此用功已多不可偏廢即各爲一書相輔而行亦不相妨也

答余正甫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歎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

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處如弟子書讀之類然亦其勢如此無可奈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一二小小疑處恐所取太難其間雖有偽語家語雖非偽書然其詞繁冗恐如孔叢子之類又如國語周禮如按田地政等目若不取周禮而雜取何休等說恐在後而排其序此為大害而實更告詳之又如不附注疏異義如編孫為祖之類云云以俟學者以此一反觀則何用更編此書任其繁觀而自得可也此亦一大節則尚武思之其他些小俟草成後議未晚也此二大節所書以備剪貼恐亦不濟事蓋嘗試為之大小高下既不齊等不免又寫一番不如只就正本籤記起止直授筆吏寫成之為快也又脩書之式只可作草卷疏行大字歌可每段空紙一行剪貼只似公案摺疊成卷逐卷各以紙索穿其腰背取便於改易也此其大略也始者唯患未有人可分付如來書所喻二人者其一初不相熟其一恐亦未免顧慮道學之累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肯為承當此是大奇特事豈非天相此書之窮而欲大振發之手今以此書託渠奉寄然渠亦只歲杪當代從人不可不早過彼也此間有詹元善大卿舊為周禮學今亦甚留意見禮目之書甚嘆伏極敬一見而私居無力不能致甚以為恨也但渠亦好國語等書喜竊以為唯周禮為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秉筆者脂粉塗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之所由也至如小戴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為禘郊祖宗皆以

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展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為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又如祭法所記廟制與王制亦小不同不知以何為正此類非一更望精擇而審處之蓋此雖止是纂述未敢決然去取然其間輕重予奪之微意亦不可全鹵莽也竊意一種繁冗破碎如國篇之類假託不真如孔叢子今都且寫入類將來却別作一篇書以收之庶幾稍有甄別不至混亂或今寓淨本特此等可疑者便與別編却依正篇次序排次使足相照亦自省力更在雅意裁決也大學中庸等篇不必寫注疏其他有度數者不可無也此間今夏整頓得數篇今雖多不入類然曲禮王藻保傳等學禮一條最有功所釐析亦頗詳細又小正月令校得頗詳小正恐須如此寫方見經傳分教法及他篇恐或有可取者今并附往凡未詳者皆故前有指疊又呂芸閣書及潘恭叔趙致道所編今亦并往恐亦可備采擇呂書甚精潘趙各有得失又儀禮之記零卷恐可暫時粘綴今亦附去有目零卷已無用餘者用畢可附來也其他所須文字建翁必能為轉借如有闕者却告示諭當悉力為辨去若前書所要剪貼諸書必欲得之亦可致也

答吳元士

來教云凡樂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社南呂為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蕤賓部律獨依行一律合中呂

上生黃鍾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為中呂中
呂而下正合選宮之次是以名為中呂宮而古名清角
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之清角內製實
二字當
作應鍾恐是筆誤然又曰姑洗一聲十徽律在徽前應
兩本皆同更詳之
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黃鍾部第一律生黃鍾部
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為宮生黃鍾部包育
為祉包育生林鍾部謙待為商謙待生大簇部未知為
羽未知生南呂部南呂為角然則當十徽者正依行宮
也十徽以依行為應故姑洗律在徽前序或然也

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
但依行之說則凡十二律皆自黃鍾三分損益上下相生
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龍齶以下至七徽之東凡十
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
增為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然後乃生執始律
律
律十三以至依行律第五
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
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鍾右旋歷應無南夷
林蕤中姑夾太大以為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
中宮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呂上生姑洗亦未見
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為子律也今日琴之角聲乃姑洗部
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
不知其將復為應鍾耶抑遂為包育也復為應鍾則數不
合便為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依行以前四
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遽用子律自
無射為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呂為宮又自用

內負子律而生黃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至於
太簇之形晉為宮乃夷汗為祉依行為商包育為羽謙待
為角則是依行未嘗為中呂之宮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
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凡此反復
求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具於後段中宮調說中更
望垂教

來教云古黃鍾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
中聲古清角今正宮
亦名中呂宮三清角中聲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弦十
一徽而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

今詳此說慢角三為姑洗者從大弦十一徽調之而應其
弦緩也清角三為中呂者從大弦十徽調之而應其弦急
也以此推之則王侍即所說直以第一弦為中呂若清角
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曉者別見後段

古黃鍾宮調亦曰慢角

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鍾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鍾為宮正
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
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為此調何以世俗
都不行用而唯以中呂為宮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
以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
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
中呂宮調緩其一弦以為正角則其餘弦之相應者恐亦
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改易而但抑按
以求其合既謂之黃鍾正宮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
望指喻

中呂宮調 亦曰正宮亦曰清角

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黃鍾正調緊第三弦之散轂而因以爲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強改姑洗之依行使屬中呂然後爲得也但既以第三弦爲宮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弦黃清以爲祉四弦林鍾爲商七弦太清爲羽五弦南呂爲角皆應於十徽其散聲則其上下兩弦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調而以爲應散聲自爲宮前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曰中呂之宮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爲角則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爲祉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爲祉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衛豈亦有見於此耶

旋宮諸調之法

以上黃鍾中呂首尾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呂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爲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并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弦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

泛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弦爲唱各以何弦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宮每宮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實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各律琴之形體徽弦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於散聲律之位以朱字別之則散則爲白字

十徽十一徽

舊疑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弦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弦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弦散轂爲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衆弦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弦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祉與散祉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弦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

答周際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已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喻而更精密初看似好像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已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

得已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却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福州府學訓導鄭璉校

考異補遺

答胡伯量

治喪不用浮屠一本治喪不用浮屠法而老母之意必

欲用之違之則弗親意順之則非禮不知當如何處

李敬子說居喪作一本舊見親舊家君喪多略於內外之

限其間類多犯禮李文云如不得已殯勿於堂上只

於廳上惟次夾截勿令相通庶稍可杜絕此弊其聞

此言後自先人捐棄遂用李文說諸孤寢處柩旁無

故不入中門似覺稍免混雜後以貢之周文云終喪

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之吾人稍知義理者當

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某竊疑周文之言未

密不知果當何從

士虞有竊按士虞云云

撥渠先生喪紀下一作又皆曰喪須三年而附向來不

暇深考只謂禮疑從重始有循俗繼考溫公書儀雖

是卒哭云云

揆之人情却似可行然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云云

若復主于靈坐庶幾人子得盡其朝夕哀奉之意則又

似不須先設祭以為附之名不知書儀之意如何

續觀麻沙所印先生文集中有復陸教授書大槩云

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先王制禮蓋本人情卒哭而附

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

事之也竊意文集所說固是深察乎仁人孝子之情

然禮記言附亦別有指又且儀禮始虞之下云云如

此軒一

則几筵雖在朝夕哭之外全然無事文集以先王制禮

為言者但以朝夕哭為猶有事生之意別有所據云

云

按儀禮居喪不弔一本某自執喪之後營墳外几幹皆

不敢出直至葬後方出謝人雖知士喪服有成服拜

賓之文然終疑惑不敢循用不知緩出可否又既出

之後親舊有喪事在鄉俗常禮必須往吊且往送喪

按禮吾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

在禮亦有所妨據鄉俗不特往弔送葬凡親舊有吉

凶之事皆有所遺函事送遺固已悖禮吉禮尤覺不

安不知處此二事當如何

君喪月朔殷奠一作本某君父喪時遇月朔先行殷奠次

入影堂薦新雖於常事頗能不廢第先後之序似乎

紊亂又既奠之餘哀情未盡便薦獻疑未為安李士

云莫若先薦新而後朔奠然亦覺不安遇冬至歲節

雖知禮有喪不祭之文然未敢輕廢影堂之祀但行

禮之際稍從簡略周文云既居重喪何暇如此不知

君重喪者歲時常祀合與不合舉行殷奠薦新可與

不可並舉伏乞裁誨

君喪貧者多事一作本君父母之喪既葬之後哀思不能

某君喪讀禮一作本某自居喪以來於哭泣之餘家事之

隙與諸弟日讀喪禮今妄意擬隨所看見逐項編次

如書儀送終禮之篇目而更加詳焉取儀禮禮記朝

制條法政和儀畧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固知

僭越妄易不應為此然區區哀誠止欲與弟輩盡心

考禮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

某始成服時一作以流迷中無所考屬俗之制用

禮圖云三送終禮一作麻沙所印心毅啓所畫格式

質之周支參酌為冠經衰裳腰經絞帶粗已了辨第

其間尚多有未安敢以就正按禮衰麻合皆用生麻

總異一作本不知要得當禮時合當別造生布為之或只

隨俗用常時麻布為之云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輩仲至

聞名願見為日久矣茲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可量別後
又承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之暇不廢山水之娛
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為善比想已還官次又矣霜寒
之後繼以暄暖諒惟幕府有相起處多福喜衰病益其最
苦拘攣不能信誠起居動作皆有所妨樞帥經由以此不
得敬謁然聞其寬和盡下想於賢佐必知所敬禮也昌父
入城未歸計必還此度歲矣偶便寓此病軀憚於憑几口
占不謹幸深原照

答輩仲至

掌丞轉致近聞獲聞比日春序浸暄幕府優游起處佳福
足以為慰喜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生長短本所不計但
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况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
騰奏雖荷其見憐不欲使觸禍機然鄙意已决無所復顧
為此宿留令人腹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答書之
意甚勤謹此未敢為問往來多能道其政事之美而來書
之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
大火其柩發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
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
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不牢實耳輕棄簞歌之句令
人深省願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
有箇着力處乃足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

歷景物宛然益數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秘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選日辛望錄寄千萬之望貴眷即娘一一佳裕兒輩蒙問感感昌父昨日得書已到家矣寄詩甚高孤瘦亦益甚矣憲臺王幹前日過此嘗託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煩爲轉達書中囑渠一二事幸爲和其可否以語直卿也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已馴馳情昨日適中奉告之辱獲審比日春和幕府多餘體履佳適良以爲慰錄寄舊詩得以快讀雅麗精切歎服深矣鞏歎之句得其全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開濬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投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因來更望切磋究之老病久已無復此夢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其責也留徐方脫囚拘彭曾幾墮補處世途艱險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答鞏仲至

遞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况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番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持縷屣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比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歛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歛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充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諫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既則意益厚矣顧惟頗揪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頽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

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詩則如王維韋應物韓愈亦自有蕭散之其不合者則悉去之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胃吹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為况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會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借易併及愧陳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入議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奇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項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為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恠者况在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晝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奪文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不待催督矣

答聶仲至

久不聞問良以鄉往前日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况足以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養佳福喜衰病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深感愛念哉敬固非所敢當者然亦恨異時不得託名文集中心耳修辭齋各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旨自有先後前書固已言之矣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以是名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為書偶數日臂痛不能運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來細讀前後所

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求之趣蓋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間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悖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為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詣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滯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為如何也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為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者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綴拾唐人一言半句為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為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為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廬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畧同者或云

張伯子贊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書云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渺然令人短氣此亦非人力所能為也留衛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為遣去似閔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知然否果爾必送來因得過留為數日之款幸甚

答華仲至

遷中辱書獲聞比日盛暑幕府優游起居超勝良以為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狝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為大耳三藏覩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景迂諫文謨令錄示亦幸渠文要自不可曉也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為淺末然看却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甚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既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畧相似必是一手作者自題王姓而名遠近世好事者亦少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錄題識頗詳而以作者為王贊必是當時所傳本其名尚完也今選詩中有此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唐人恐又或非一人不知亦曾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云從來無

問及者獨張機仲臨鎮時嘗遣人摹之因得數本今往一通幸試考之以為如何也熹病日益侵無足言者承欲冬間謁告還浙千萬送醫為數日之留當得秋晤以盡所欲言者

答鞏仲至

熹以氣宥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逸角中而詩卷乃似有拆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亦難多談也向說簡齋詩有合改定處如能為之料理幸為印一本來只用粗紙庶得就冊塗改附回改正易為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印本因得詳考當日規模機會深可嘆息但其間亦不免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此互有詳畧其間擊人者恐其子弟避讐刪去如密奏條畫誅范瓊計策後卒施行其語亦是一大公案不知何故亦不載也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護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充足傷惜也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熹又上

答鞏仲至

比日秋冷恭惟幕府燕閑起處佳福此間數日前一水非常今幸無他聞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何但兩意未已早稿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此為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首闌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

急欲為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有可為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渠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并奉亮也

答鞏仲至

前蔡君歸辱書及此專人又奉手告欣審比日秋暑尊候萬福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已領但得闕本就校即刊脩覆校尤易為力旦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鄭乃其客必無舛繆也王墳詩誠如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且夕當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刊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記師銘筆力甚勁數仰亡已尹少授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狼狽殊可惜也晁銘不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重名於世也日鑄之惠感領厚意來使立俟未有以為報也

答鞏仲至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處多勝陳詩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了看過就此勾消了方再付一字乃可無誤此雖細事然亦須經歷方見自然成法也樓記不知已入石未細看尚有兩三處可疑具之別紙幸更詳之也勿勿附遞不暇他及未由承晤千萬自愛

答鞏仲至

武夷非建山之全體不待辨而知且於此上下文無所屬似成刺語若欲破蘇公茶園之說則語又太畧熹亦本不

相開也漕司所領茶事止爲土貢玉食之一端耳非如他路與鹽法並行而領於一司也今云鹽爲大而茶次之似非事實又車運之策此殊不聞不知其說果如何也夫爲政者材可以勝乎事事不可以勝乎材此兩句頗類舉子文然亦謂欲其材之勝乎事不欲事之勝乎材則可今此語勢似未安帖試深味之可見可以二字正當公碑中趙濟能攝之類也熹上呈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廉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瘳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徒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函附此紙不能究懷抱衰病中間醫小愈今復大作初變痞滿有甚於前矣

放翁得近書甚健護知之誓卦考誤無別本當於番易求之但恐題跋者恐其累已已遭接削耳

答鞏仲至

稍不問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熹老病衰朽有加無膠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糶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速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遠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糶變之時且得指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况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備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十斛之米似却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倒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樁管俟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垂緣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

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即卿時去相見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托任尉附便或發遞以行勿勿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欲謂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僅得左顧庶幾少歎

答鞏仲至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聞比日冬溫幕府從容起處佳福足以為慰水西之遊甚恨不得陪杖屨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佳亦未嘗得到也昌父後來不得書只得彼中知識報來云病未能出戶不知後來復如何良可念也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謝鳳之文不知果何如近日廬陵人來說紹興間有大府丞長樂陳剛中彥桑者坐以啓賀胡澹庵謫安遠宰而死周益公尚議其人因為檢長樂志則但云終於江陰簽判都不及所歷官及謫死事方此為扣其鄉人使尋訪之此其不幸又有甚於謝鳳者尤可歎也前書所論廩粟事不知已為料理否切勿令外間知僕嘗有言也福州舊有楚詞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字書校樣頗佳歲久計或漫滅然讎校亦不至精不知能為區處因其舊本再校重刻以貽好事否如能作此即幸報及待為畧看過結緣也近讀伯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

要亦多浪得名者不知後世公論竟如何爾

答鞏仲至

熹近以兩書附遞知皆達否李教授過門甚遽欲作書而不暇著卦說今日方得之因以附納幸視至江西諸郡如元城語錄之類雖免雜燒然皆束之高閣此獨幸免豈非種樹醫藥之儔皆所不禁也耶可發一笑

答鞏仲至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適中答字獲審比日冬寒尊復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事情引而伸之有足為長大息者豈止此而已哉示喻米事已悉其人前日亦錄得縣中所被倖聽公文 晉云奉帥司之命本欲封呈俾尋不見也度今自不能已須別得一文字說破前日之誤乃可止耳須早行下為佳不可更待報矣後山之人不特別儲而飽收還乃為上策幸更審之此却須俟見報萬一必以前人已行不欲廢罷即俟丞歸當如所諭也但富家深懲往事亦自畏其累已未必敢承當耳

答鞏仲至

昨日適中辱書且審比日幕府優游所履佳福良以為慰痲疾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嘗為所苦然見人用刀仗毒藥攻之者或至反為大害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菜煎湯薰似覺有效不審曾用之否熹足弱氣痞遇寒益甚此兩日來雖用兩人扶掖亦行不得長至前後因感冒伏枕幾不能起衰老自應如此亦不足深恠也楚詞板既漫滅雖修得亦不濟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

使其可以就加警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淨本見示當為參訂改定商量若別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補音一卷亦甚有功吳時當併以奉寄也陳寺丞事嚴老之兄尚未報來年歲未遠亦須尚可詢問但當時作地志之人亦太草草耳文鑑誠如所論李文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恐文健意弱太作為傷正氣耳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其餘大率多不瀟人意止可為知者道耳直卿尚未到此初意其來可以久遠相聚不謂又為諸生所留亦其食貧不得不為此耳三詩皆佳作但首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屢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如大明詩類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興為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人多用鼻音也蓋多用鼻音也名畫想多有之性甚愛此而無由多見他時經由得盡携以見顧使獲與寓目焉千萬幸也彼中亦有畫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跡否此間門前眾人作一小亭舊名聚星今欲於照壁上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而無可屬筆者甚以為撓今錄其事之本文去幸試為尋訪能畫者令作一草卷寄及為幸但以兩幅紙為之此間却自可添展也又有一事鄉見聖泉寺有李邕碑龜趺螭首鐫刻甚精六螭糾結既異今製而龜狀逼真雖稍破折然猶有生意也幸為尋一木工巧於雕鏤者以木寫之用寸折尺不過高尺餘便中寄示為望放翁老筆尤捷在今當推為第一流近聞復

有載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疑賤迹之為累未必肯作耳悟老化去甚可傷血疾渠舊有之未必服藥之誤也意公恨未之識見劉叔通說向在三山見一老僧自云客石林家甚又頗能道其餘論不知便是此人否如其不然亦可因令尋訪計其年事亦當是七十以上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語深可念也前懷安尉楊岳從事乃龜山先生之孫鄉來在官不幸有廢稼軒憐之為之呼醫治瘡竟不能視後來鄭樞特為請祠今在彼城中寓居因其便還匆匆附此渠必不能出謁以其賢者之後時遣人存問之少有乏無力可周郵計亦所不憚也病中迫不得已不免作一文字精力不逮殊覺辛苦此間窮陋無人商量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就求訂正也

答鞏仲至

春寒多病不能奉一字以為新歲之慶適中忽辱惠問獲聞此日幕中多暇起處寧適足慰馳情熹病益衰無足云者示喻所苦亦已向安甚善此疾最忌飲酒若能痛節當不藥而愈也楚詞脩未旋了旋寄數板節次發來為幸古田補音此間無人寫得今寄一書與蘇君幸轉託縣官差人賁去鄉下尋之就其傳錄亦便亦聞渠寫本頗經刪節已囑令為全錄去矣然此嘗編得音考一卷音謂集古今正音協韻通而為一考謂考諸本同異并附其間只欲別為一卷附之書後不必攬入正文之下礙人眼目妨人吟諷但亦未甚詳密正文有異同但擇一穩者為定可也又可附此古田全書俟旦夕稍暇一面修寫寄呈彼中不知

已曾下手未亦望隨得已了者節次寄來也若已詳善即

此中本更不須寄去矣劉侍讀書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

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

明耳大抵古人文字要當隨其所長取之難以一時所見

遽定品目也李文叔論文諸說向見林擇之有之不曾寫

得已書報令錄去或可并移書古田就取也畫筭許觀其

幸儻得附名尤所願也聚星閣此亦已令草草為之市工

俗筆殊不能起人意亦嘗輒為之贊今謾錄去幸勿示人

也余君之作竟能否便中并望早寄及也石林胡僧頃亦

見之蓋禁公自有鑒賞其所使臨摹者必當時之善工也

要之年來事事漸低此等人物亦自日少一日為可歎耳

龜跌恐須作全者向見所隕之元故亦在側也吳生玄武

信為奇筆但龜背之文正脊之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八

卦又次甲廿四應節氣亦自然之理此却不足亦欠子細

然九方臯之相馬又不當以此論耳社記頃未之見世間
此等遺落不遇知者可勝數哉放翁久不得書欲往從覓
一文字所繫頗重又恐賤跡累其升騰未敢啓口也揚君
荷枉顧此其不易得又有甚於前二公矣榮陽始亦甚趨
起令汪季路百計脅之乃肯聽耳此君殊可念有可垂手
處幸曲為拯拔也長樂劉君一書煩為轉達直卿云渠有
知識在城中已令批在書背幸令人問之恐未有便却告
專介為送至縣中託縣官遣人達之蓋所編禮書在渠處
欲亟取來趁此疾病少間之際并力了之故不可緩切幸
垂念也欲言甚衆書不能盡唯冀以時自愛千萬之構悖

老聞欲為忘其塔果爾亦甚幸也

答華仲至

陳太丘詰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亮傳曰寔字仲弓穎川人

也所按常獨駕救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學方

相所任流化乃使元方將軍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

文尚小載若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

龍下食張璠漢記曰歲有八子後魏增燕汪爽肅數

人東行晉書曰高陽門縣令晚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食又當重畫太立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

本在門外迎客客既入燕則又不當久立門外亦須畫其

侍立於朗陵之側此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

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解若只畫作一段則但為太立

庭中而文若在其後即免重複亦有遺意但却不見對飲

盛意如何更望相度及與畫者商量取令穩當乃佳耳

答華仲至

兩承惠書良慰馳想比日春深寒暖尚未定恭惟幕府有
相所獲佳福兼帥昨日已過此聞張書當來不久計賢者

必護印至境上若得早來使可宿留為一兩日款深所望也楚詞當俟面議元本字亦不小可便以小竹紙草印一本携以見示此間匠者工於剪貼若只就此訂正將來便可上板不須再寫又生一重脫誤亦省事也蘇君處所寫補音如已到幸亦携來此間所有本子不全恐將來闕畧却不足備人意也象星圖此間已先令人畫今詳所寄大槩不甚相遠但此間者車中堂上有兩大丘心頗疑之今得所示却差穩當此必嘗經明者較量也但閩中人不好事畫筆幾絕為可歎耳禮書半策略可寫淨旦夕寄直卿處仍就使廳借筆吏數人抄過一本王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為寫一本當俟彼中寫了却寄莆中也時論少寬但置籍事予奪不同而同一手要路諸人有忽從外補者亦非意料所及不知彼中所聞果如何也放翁且喜結局不是小事尚未得以書賀之蕙衰病益甚苦楚之態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不能復縷縷也會面有期預以為喜

答 易簡

盡得荅第便是仁云云

立說太冗而意不精切大抵後多類此

言語輕躁動輒有忤知和緩可療而臨事復然小學之書先在於一切世味淡薄自然見富貴不欲羨見貧賤不厭惡臨患難無求免一向優人抑已損躬裕物之事皆可優為之先生編集是書此意充多如顏氏家訓六事宜貪名徇俗羨慕者能之推此則胎教之始以至五品之遜各盡其道皆由此充按伏罪過全在不能去一

矜心所以諸病皆由於此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如此牽合

小學之書自明倫五段明父子章全在一親字上明君

臣章全在一義字上明夫婦章全在一別字上明長幼

章全在一序字上明朋友章全在一交字上始讀昏禮

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矣太子之變

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矣太子傳可被

看然亦非獨此也

問敬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

須許多閑說話也

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

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

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選性及師第

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

矣 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為美而氣習已慣惟恐不多

之念未能頓忘

既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如此支蔓

小學載內則三十有室遜友規志

男女之教温公已有說其餘亦大槩立一節限耳不必如此

細碎 馬援以讖戒諸子而不免於讖議

馬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殷說話而以為戒乎

理之根原推演孝義

不記此話頭因何而起若與安卿所問同是一時所聞則渠說已得之矣

敬勝忌者言忌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敬義自有輕重然所說太冗

孟子養氣說

此條差勝然却只是依放集注別無新說看文字且要如此理會教本文說精熟久之自隨淺深有見處正不必支蔓生說穿鑿援引也

答何倅

前蒙誨及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為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論也不知是否更望見教尺書莫盡此綜

答江考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

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應料鈞石分寸不辨而自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為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意誠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為如何

答趙宰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為此耳初不知其為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為輕重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并幾情照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尉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為上官獎掖如此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勉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九百以廉勤愛民為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動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趙郎中

熹伏蒙垂諭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舉郎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既而精力日衰失前志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力況此事體之大不唯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遷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垂萬世者將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辨此今陳丈君舉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一者若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為宜者而熹託契門下既久且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報伏幸深察

答趙尉

九月八日熹扣首復書劄尉趙君奉議熹未得識面而遠辱貽書副以手劄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中丞行實使之論述以附其後則意又甚厚而非熹區區所得當也顧於先德慕用之深又不敢辭輒具數語如別紙若當代諸賢

已有跋語幸以附其後而奉議之書尚欲實緣請得一觀微辱開許只託石谿州附上虞藩幹處或寄臨安趙節推彼應時有便來也遠此俗冗留來使數日乃得布此病倦草草仍不復作劄併幾情亮向寒千萬以時為門戶自愛講學之意尚俟他日得以面論不宣熹再拜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入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街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劄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况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為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治甲銷鈔足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緘晦勿太向前為佳

答任行甫

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絕為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妙取一

本亦佳也

答任行甫

前書所喻賣鹽事既是州府相委無知之何只得竭力但不可因此多有更張以形跡前人廣陳利害以取衆怨類會之乃為佳爾况賣鹽一事是州府財計本根尋常是幕官職事今以監當處之已不穩當萬一須犯此二戒尤為不便即不若託以病或別作緣故以力辭之之為愈也况今已書一考在任之日不多自可漸為去計豈可更當此委任取人忌嫉正使無前所說二事衆人亦必側目若不早自引退必有後悔無疑更審思之久欲奉報此事因循至今深以為慮偶有此便謾附此紙不暇他及也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充以為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為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教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今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程傳之

熹與足下為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畧而未究其蘊者無從面講臨風悵然異時因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答呂紹先

示喻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奮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呂紹先

示喻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為佳耳

答呂紹先

示喻為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為庶幾耳故為學不可不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江端伯

折論西銘大槩亦只是如此者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上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

答潘立之

折論西銘大槩亦只是如此者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上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

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
階中及兩竅不爲積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
也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
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
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
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
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謝興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喻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
具言且審即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喜學
曉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
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玄奧
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若文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
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踰伏未有趨
待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
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綬
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蕃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
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爲學之意亦甚善願此乃終身事業
非可索於啾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
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知是又又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

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
故敢布之左右竊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
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
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
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
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
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
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聘於末流竭精憊思惟
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
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
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
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
未可知也
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
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
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
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陳頤剛

衰孀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
之長成短幅爲禮以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睨則此意又
益勃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
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知足下志尚之高規模之
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

習中之奇凜有生氣適有遠投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况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為苟作三復嘆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宦學得此不必以吏為師矣

答姚掾 一云答盧幹中

承問及為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林質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躡等遽論熹已於四子後序中已畧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且平心寬意及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為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范叔應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

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答徐景光

寵示復性一篇伏讀再三開警甚至如所謂聖人不待覺而復賢者能求復其性者深合乎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說又所論顏子克己復禮一節意亦甚正歎服亡已但所云聖人之性虛寂而靜者非所以語性所云心齋坐忘者亦非所以論顏氏克己復禮之實也至於卒章所論心性之別以為心能惑性則又可疑之大者喜嘗謂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也仁義禮智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也禮智是也仁義是也性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答吳深父

示喻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因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為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答朱岑

昨辱枉書為報不謹方以自愧茲被再告良荷不忘之意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叢難羣疑輻輳於會中僕懼其徒為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不識足下

以為如何也如有取焉願舉其疑之近者一二條以告熹請得以所聞為足下言之而明者擇焉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政語尤見留意于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為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畧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

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止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明友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畧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答或人

為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
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條縛而加桎梏焉
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
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
幾乎

答或人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解釋仁字道字之所以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
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答或人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有主不憚
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
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
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
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
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
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
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
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總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
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
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

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
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

自此以下十書元題答或人一云其間是答劉公度

昨來所示疑義久無便可奉報今并納還鄙說或恐未安
不惜痛加辨析也大學等書近復刊訂體製比舊亦已不
同恨未有人可錄寄耳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
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
穎說召誥已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林老禪傳頗有發明
却未曾見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
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大抵讀書先
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
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
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
見自為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
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
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藏理中可推而得者
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答或人

前書妄論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聞於師友
者如此驗之聖賢之言又如此竊獨安之不敢自棄以徇
流俗耳執事議論文章多出於忠厚之意反身自求宜有
以自樂者乃獨以無名為患不得試為憂而欲思其次者
何耶題跋用意尤懇側推此足以善一世之俗矣歎服之
深不容復措詞也

答或人

大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進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孟子盡心之說喜於大學或問中嘗略言之其序可見大抵讀書且求句中大意令逐處各自分明即彼此深淺自然可見今未及各求本處文義便於彼此參考所以費力多而未易合也此見得分明切功夫淺深之辨本非學之總務也

答或人

謝游揚尹侯郭張皆門人也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

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以此推之則三十條者之得失畧可見矣

或以仁訓覺訓公者

此二訓程子已嘗明其不然恐不必更看於此

藍田呂侍講

呂終於正字未嘗作講官

張無垢

此書深闢佛氏而所引之言以此為號終不穩當請更詳之又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濼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橋先生如云泰山公卿稱諡如云王

無諡稱爵如云王無爵稱官如云范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或兼以號舉如上海龔彌之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為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切學躐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為證也

復何言哉

當云然世本豈得而出哉

格物以窮之多識前言往行以擇之就有道以正之歸諸心以居之

多識而擇之乃所以格物不當分格物多識為二事而反以格物為先多識為後也格物就正固皆心之所為不待更歸諸心而後可居也且歸諸心者亦想象之而已矣未見其踐履之實亦若之何而能居乎竊恐此語不能無病若論為學之序則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者盡之故程子以為五者廢其一則非學而藍田呂氏解釋甚詳其語皆懇實而有味也

察於天行上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

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况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

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接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呂侍講論寡欲

此乃呂原明侍講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爾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致用者窮經之本

程子曰窮經特以致用也則其本末先後固有在矣今以致用為窮經之本恐未安也若曰求實用者窮經之本其庶幾乎

推己及人者治道之本恕者待人之本

推己及人即所謂恕此兩條不惟重複而別出恕字恐有流於姑息之病

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

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

審勢者平天下之本

此語未安下文亦多此類唯澄源節用立志守正四語為

最穩耳

順人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要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并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為非

知良心者去惡之本

此段意思未安封建之說與并田肉刑相類皆未易輕論也

賞罰者行師之本又曰師之道又貴乎以正耳

此二語似倒置

弘毅者任重之本

據曾子說弘主任重毅主致遠

伊川論守令云云康節論新法

此二事恐不類上下文意

原思為宰

衡麓之說其文義恐未安

知止

詳下文所引云云至物我俱敗矣是量力之事伊川元城及易三節是防微慮遠之事陳希夷以下乃為知止之事今槩以知止目之恐未盡也

和靖論語錄 云云

此語恐非通論孔門之教未嘗專恃春秋而直廢論語也

道之大本

程子論未發之中與無過不及之中不同恐更當詳考

呂氏楊氏中字之說

此二說恐有未安處

東學温公語常不及變

此語甚佳然終恐難持不若不論之為愈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及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為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難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開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或人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不記別有何語然其大槩今且是要

識此四字之名件訓詁而已如亦示說似太高遠及不的

當也更檢遺書論孝弟為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

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

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

兄亦深以為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

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

分明矣夜氣一章所示尤未安去年曾答順之此可說取

看有疑處却喻及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而又時為險

句奇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在看文字少又忽畧

了平易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為說

愈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所示多所未安別紙具報幸更平心詳緩細釋令意味快

恰自然安頓穩帖不如此蹉踉奇險也

答或人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

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

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工夫也

傳文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

見得功效却能交相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

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

泛然廣蒐雜記撮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

知

惟后非賢不又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

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

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答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近思錄本為學者不能褊觀諸先生之書故撥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傳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類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蠹者

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傳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問者所謂思慮遷義理上者亦曰思所以處事之宜耳但其語不莊故正叔疑其誤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語意也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形之類宜其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此觀之則陽一陰二之云恐亦未可以為非也蓋理則純粹至善

而氣則雜操不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
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今日云云非其義也又云習懷明夾一日千里者此為實會用人之人與他說雖善而未必實有功夫者不同然其迫切之病驕吝之私亦非他人所及也又有謂墮於習俗之見釋氏之善者杜門獨善則可此亦非是更思之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為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為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衍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千名我自講學校亦安能洩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為道而來若以自附為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着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勿畧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為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若實如此若如此論即是所

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察直是使靈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借易及之千萬照亮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曾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與些辛苦方可望也

答或人

示喻為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或人

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

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為畏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義風姓

書契始木而書其易也易契辭云上古結繩

經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及字籀書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

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陸

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

德王顓頊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也姓黃帝之子

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

帝也黃帝之子少昊也姓黃帝之孫以土德王禹高辛

氏帝之子少昊也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商湯有天下

德王夏禹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以金德王高辛以土

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以金德王高辛以土

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以金德王高辛以土

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以金德王高辛以土

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以金德王高辛以土

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以金德王高辛以土

德王商湯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以金德王高辛以土

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知後世之繁行末術也固

亦常通聖人之所以去其義理如許所謂義農之言乃後人

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其法也法與既

有常道也夫此蓋有上古之書周官所錄若果全備孔

周禮外史掌三典五帝之書周官所錄若果全備孔

秋時三墳五帝之書周官所錄若果全備孔

子亦不應自唐虞以下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究其說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辭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

雲孔騰書在二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願師自擬曰家語

對所載二說不同未可知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

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

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此教於齊魯之間孝文

年九十餘尚不能言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魯召時伏生

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

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為說而後曰伏生所傳口內

為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頴達曰秦燬書二十餘篇所

傳云帝之世始出而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內

傳按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不同者伏生本說不同也

亦常通聖人之所以去其義理如許所謂義農之言乃後人

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其法也法與既

有常道也夫此蓋有上古之書周官所錄若果全備孔

周禮外史掌三典五帝之書周官所錄若果全備孔

秋時三墳五帝之書周官所錄若果全備孔

子亦不應自唐虞以下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究其說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辭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

雲孔騰書在二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願師自擬曰家語

對所載二說不同未可知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

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

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此教於齊魯之間孝文

年九十餘尚不能言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魯召時伏生

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

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為說而後曰伏生所傳口內

為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頴達曰秦燬書二十餘篇所

傳云帝之世始出而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內

傳按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不同者伏生本說不同也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如所謂三台百變皆有爵土之稱也稷田正官播布也穀
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
其事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臣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位等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五教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無所不當然
之理而為教也敬敷其制有聖明之於事無所不備而
此又事之大者故持以敬言而寬裕以待之也蓋氣
質之偏於物慾之欲其發而有礙於理而相戾者氣
隨順者於物慾之欲其發而有礙於理而相戾者氣
教而自寬裕以待之欲其發而有礙於理而相戾者氣
矣真自然流露不能自已而無補翼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惟明克允謂華夏四時之內也舜氏取此義也初人之地晷
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氏理官大罪於原野也晷
刑所謂上服不知何種竊恐刑大辟奔之於市宮誅而下
於朝謂於市不知何種竊恐刑大辟奔之於市宮誅而下
於室餘刑亦賊姦姦非死刑不當使風中其齋說而至
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者惟五宅三居
三流有宅而宅之五流五等象刑之當者惟五宅三居
之外雖亦未見其罪然大輕當逐之此亦因禹之讓
乃能命之及戒以必當逐之此亦因禹之讓
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殛誓伯與帝曰俞
往哉汝諧若言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
工交皮之工發之工工之工工之工工之工工之工
誰能顧治乎百工之事者垂臣名巧思也分所工重
與二臣名也姓哉汝諧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帝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魚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
澤之官也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百益臣名也高平氏之
子南曰仲虺仲虺太史公曰朱虺能爲兵建於兵車者新
新伯與當亦爲重之佐也矣以積竹爲兵建於兵車者新
方盜發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二人豈能爲二器者與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會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

朱文公文集 卷六十五

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
哉典主也三摺祀天制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
秩委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祫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傳家
者有宗人私曲之謂宗祭之事亦此意也風早廣敬畏也
直者宗人私曲之謂宗祭之事亦此意也風早廣敬畏也
心潔清而無物欲之謂人能敬以直而不使少私毀則其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謂長也自天子
下至於庶人樂於其聲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
不也栗然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翼之也
惻所以防於其聲欲其聲無虧者必至於教胥子者欲其
成所以防於其聲欲其聲無虧者必至於教胥子者欲其
如均之法以教國之子弟則孔子亦於樂如詩禮大司樂所
以勸懲其氣節之倫動血脈流通精神委其中和之
形於言故詩言志則言必高下清濁之疎故曰聲依土音
珠言既有長短則言必高下清濁之疎故曰聲依土音
則爲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官以聲而清且短
則爲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官以聲而清且短
益關八相爲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官以聲而清且短
之朝廷爲樂如無不諧協而人聲既和所謂以養其性不
復人於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以功矣聖人夫其樂以養其性不
相讓矣無緣變於此獨言其功此益也帝曰龍朕聖總統珍行
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夔夜出納朕命惟允聖聖珍珍行
德善入也師言名也師言名也師言名也師言名也師言名也
而後入不得行而無所託則功業有折獲矣使審之漢孔
書門下者皆以此職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二人欽哉惟時
亮天功四岳十二牧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傳家
岳者相天事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傳家
職以相天事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傳家

二二〇五

于後公乃為詩止請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

秋大熟止弗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祝史之祝辭惟爾

元孫其邁厲虐疾至能念于一人是也既克商二年至乃

告大王王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日乃瘳皆史與百執事之

言叙後事以始終祝冊之辭也

王執書上歲則大執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

歸大夫妻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誥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於戎狄之間至既公劉始立國於西土世世在大王避狄人之難於岐山之下文王遷于西土世世在東土世世在東土世世在東土世世在東土

召誥

惟二月既望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越六日乙未王朝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於戎狄之間至既公劉始立國於西土世世在東土世世在東土世世在東土世世在東土

朱文公文集 卷六十五

聲也來三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太師國大遷大師則

越五日甲寅位成洛納洛北之水 號曰庚戌三月七日

觀于新邑管氏曰新邑也 號曰十一日也 蘇曰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配故牛二耳號又曰於十四日也 越翼

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有土木之工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文不見王無事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君之不知也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陳侯朝于廟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復本求幣以請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時公非常禮也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謂卜既告而後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上帝改厥元子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疆惟恤嗚呼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易亡而天之命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指天既遠終大邦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哀顯天祖厥亡號曰十五日也 禮成廟則祭之故其祭之禮較前越七

王其疾敬德也

至武丁其後聖之君六七世也

而能亡其後聖之君六七世也

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也

之故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也

死也精神在焉病民之心存也

舊則戴而病民之心存也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

可曉焉德也

考也德也

逝大德也

中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謀自天已陳夏商發德命之所由也

則又善也

不可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敢後用顧畏于民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于民者

子也

邑其自時配皇天

治民今休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

化節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

性之非政刑所及故王亦當發為明刑以節之

言也或曰蓋亦其事也

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巳

王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

夏亦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

功王則知言夏商受命

我王則知言夏商受命

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賂哲命

命歷年其初服習于上則睿習于下則愚矣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矣王其命者只在德而已矣

亦敢珍戮用之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用于天下越王顯

則王亦法外珍戮也

下字如以王顯

罰其戮乃與蘇氏曰君臣心以勤恤其

受天命命蘇氏曰君臣心以勤恤其

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其大和會而... 周氏也... 人與百君子... 非敢動推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命... 洛誥 當禩之而得其有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洛誥 當禩之而得其有可知者... 洛誥 當禩之而得其有可知者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亦惟洛食... 亦惟洛食... 亦惟洛食... 亦惟洛食

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人共貞貞猶當也... 人共貞貞猶當也... 人共貞貞猶當也... 人共貞貞猶當也

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厥若奔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厥若奔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厥若奔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厥若奔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有僚明作有功序大成裕汝未有辭... 有僚明作有功序大成裕汝未有辭... 有僚明作有功序大成裕汝未有辭... 有僚明作有功序大成裕汝未有辭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一月以孔注推當

壬辰勞死鬼孔注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日○

戊午師度孟津二日

二月若前月小盡即是庚申

癸亥陳于商郊辛酉朔即是三日○甲子勝商殺紂五日

子或四日漢志云死霸越五日甲

閏月若前月小則此月已無朔一

三月若前月小則庚申朔俱大則辛卯朔一

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

王來自商日○既生寇諸侯受命于周或癸卯或甲辰

或乙巳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丁未祀周廟十日或二十

日或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

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

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勞死魄推之則二

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

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

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

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

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

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

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

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

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

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措也

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

此篇程氏之云又未知其所措也被張勳馬書有

以為古文說

考定武城次序

惟一月壬辰勞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

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承上帝

以遇亂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裨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

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王若曰嗚呼嗇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

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此下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有闕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荆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畧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事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亘繫受命于周之下故定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劉侍讀謂余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徒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此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違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存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之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五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建校正

雜著

孝經判誤古今賦有別異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
 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大雅云母念爾祖律脩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
 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非先生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
 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
 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
 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

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
 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
 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
 文亦不免有難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
 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
 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庶人之孝而其未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
 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
 妄分以為六七章古今賦作六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
 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
 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
 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
 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右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尊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
 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
 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
 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

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之實然後下便陳天地性之用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尾子實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温公改教為孝乃得相通而

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權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權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權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為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此合刪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

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復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折不變

其親以下別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

通上章為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

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不愛其

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

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

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

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

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則皆民無則焉

不愛於善而首在於或疑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

在位可畏德而首在於或疑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

事可始行可象其德可樂動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

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

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

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

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

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

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

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

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長幼

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

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

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之十章或云且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

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

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且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

授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

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且

魯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闈命矣敢問從父之

言也

朱文公文集

卷六十六

二二七

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且為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國為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

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穆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致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充精約也

晝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

可疑者不但此也因為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容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清附始於事類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偽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偽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疑匡衡傳皆注中類氏已辨之可考皆

其可笑所言不肯為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貫而通監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讀管氏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必虛其心然後畫其本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也驕而恃力則志母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下孟反○孟顏色整齊中心必式風興夜寐衣帶必鈐也謂孟為孟顏色整齊中心必式風興夜寐衣帶必鈐也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發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弗理反盥音搨前曰拚盥搨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泛拚正席拚音茶帶叶祥倫反○共盥謂共先生之盥也徹盥先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泛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帶前也

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老坐鄉師顏色母怍客音
向○作謂
其容貌

右登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丁夫反否叶
長者數之一周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數事必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行下孟
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
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
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起上讓客無讓行世故執令不敵
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起上讓客無讓行世故執令不敵
出皆起至於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狂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
毋持謂謂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
後肉食之次也羹謂肉而細者遠載近載是爲卒左酒
羹之要一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則反
右醬謂謂其食羹之要一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則反
則在藏則用注謂謂其食羹之要一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則反
具而退捧手而立謂謂其食羹之要一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則反
七周還而貳唯噤之視同噤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
謂貳紀也謂謂其食羹之要一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則反
曰蓋肉也謂謂其食羹之要一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則反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拵前敘祭謂謂其食羹之要一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則反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帶要平聲○所謂
帶飯必捧擊羹不以手亦有據膳母有隱肘既食乃飽循
呼覆手當以擊當以擊當以擊當以擊當以擊
不潔也振枉掃席已食者作樞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
體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若見上立未詳○振
任掃帶謂振其底任以拂帶之汚實

右乃食

凡拵之道實水于盥櫛袂及肘堂上則掃灑室中搥手執
箕膺襟殿中有帚襟記注其搥且作兼並也堂上櫛袂
水將拵之效執箕以手爲搥以通搥也堂上櫛袂
其儀不贊執帚下箕倚于左側倚箕得反凡拵之道
必由奧始西南俯仰磬折拵母有徹折之舌反徹動也
拵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掃而退聚其坐板拵之以築
適已實帚于箕適已實帚于箕適已實帚于箕適已實帚于箕
於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拵反立是協是稽稽考也
謂合考
書義也

右灑掃

暮食復禮謂復朝昏將舉火執燭偶坐錯總之法橫于坐
所掃之遠近乃承厥火坐乙反上擊錯見上所叶疏果以掃莊
蜀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攢于坐之所也掃謂居句如矩
燭燭察其總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厥火也燭謂居句如矩
蒸間客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緝句古也燭燭察其總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厥火也燭謂居句如矩
使人以新燭繼之橫也一直其兩端相緝之處勢曲如矩
客上則火易然也錯燭燭也腕折以貯燭也右手執燭左

手正獨有墮代獨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拂遂出是去者
音猶去上聲。先執獨者既舉宛以貯備之餘猶遂以左手正獨而授其滿於宛中至其斷漸隨有墜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獨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

右執獨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梳席問所何証做枉則請有常
則否。奉芳勇反。做昌六反。否見上。○做始也。謂變其枉在席則當問其所証。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社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
弟子之紀。友叶音似叶上聲。長。

右退習

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象象文辭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辭辭始附卦爻而傳於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變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
晁氏正義曰：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甲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漢易之辭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爻之象辭皆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象爻初不見於初爻之象辭也。晁氏所引以證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襄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

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禁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

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攽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者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象象於六爻之前小

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

責哉蘇詩疏云：後初為傳訓者皆與別行三傳之文義毛詩故訓傳亦與經書公羊傳精微注乃云：故省字者兩讀故與本義不連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卿公所謂象象不連此則古之經傳本皆

右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晁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象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曰：氏之有若然以象

於此則經傳之改律於此則固不如曰：氏之有若然以象

恐一王弼諸初亦未河盡廢也因論記行此云云

著卦考誤

撰者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覆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辨疑為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特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闕故再扚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

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

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

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此以上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

也揲之以四以象四特者分揲其善皆以四四為數

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扚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

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

此殘奇於所初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
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畧三十
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初而後掛者既分
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
餘歸之合於初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
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初而總掛之是再
初而後掛也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畧不備及顛倒失
倫處致人難曉又辭掛初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
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初字則恐傳
寫之誤耳今類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策合同未分
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
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
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
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
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
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
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初者奇象也初勒
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
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
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
月也五歲再閏故再初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
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

凡一掛兩揲兩初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初以象閏是五
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初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
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

四管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管而成易
者管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
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
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
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
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
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
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
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少陽者謂
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
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
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
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若陰數六若
陽若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
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
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
義準此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
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
措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連
得九是已餘三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四第
二指餘三益二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李泰伯曰

聖人撰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劫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劫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劫其四而謂之少則劫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劫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劫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劫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為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為太畧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為小疵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遇多遇少與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劫為所遇而謂掛一為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為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為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為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劫之策分指于三指間則初變之劫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劫亦為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為簡易而分別掛劫

為明白但其法為多者一為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劫十二并掛一為十三而不知劫十并掛三為十三則其是後三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為得也今皆正之如左方云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者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為掛劫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劫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劫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圓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圓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圓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

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圓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方一謂兩八二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六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今攷凡言策者即謂著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筮尤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扚之外過揲見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扚之內所餘之著不為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為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為老六子為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爾

右揲著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為之說者雖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又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為說者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扚之數得五與四則策數四九也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扚之數謂不用之餘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

今按康節歸奇合扚四字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扚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

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則四亦未得為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為此辨者未知掛扚之中

奇偶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扚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扚左右手之餘也郭氏

唐初以來以奇為扚故揲法多誤至橫渠而始分云再扚而後掛者每成一爻

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
以明揲之言正所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於故曰五歲再
閏此歸奇必俟再劫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劫也大傳之文
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
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劫固左右兩
揲之餘然劫之為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劫言
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劫為餘則其曰歸奇於劫者
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為
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為說而
詆唐人不當以奇為劫夫以奇為劫亦猶以其劫為餘爾
名雖失之而實猶未變也若如其說以歸為掛以奇為一
則為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著之所在
歸奇之前不見有劫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劫者一變
之中左右再揲而再劫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劫而當
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劫當其再歲之閏
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著分二而掛一以起
後變之端也今日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
掛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為劫而象不閏之歲則
與大傳之云掛一象三再劫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
第一變之再劫而謂第二第三變為再劫又使第二第三
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偶老少
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揲著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著

一揲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
左手之著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右手之
劫復以左手四揲右手之著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
東南隅此名左手之劫其兩手所握之著為所得之
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又
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劫之中次合正
策數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為老陽郭氏曰此法
伊川先生舞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
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

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
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為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
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
歸奇於劫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著便為正策則未合四
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
第一劫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無說
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
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復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
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著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
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
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
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
也去者所餘之劫也雜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掛
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
六十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
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
九十三九十七皆可可以得初揲非五即九再揲三
揲不四即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一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者著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扚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扚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扚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扚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扚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扚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番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

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者久矣至於揲著然後掛扚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

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為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為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為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為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為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為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為八十四復三分之而為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為七少陰巽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為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為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為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為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著之法具而掛扚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圓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圓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

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一偶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為無象不亦誤乎又况自其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為母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不及乎七八而以為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著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茲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卦矣尚何益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鑿甚矣又况方為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釋疑序云繫詞不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

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

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

矣後世大失聖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

謂策數也

今按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舉其法不能甚詳然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自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略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為異也聖人作易本為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為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按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著之一筮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扚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扚是也或謂指間為扚非也楊子雲作芳亦謂著之餘數豈以草

間為芳耶

今按歸奇於扚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扚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扚者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為扚也芳生於著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扚而成一爻三十六揲三十六扚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文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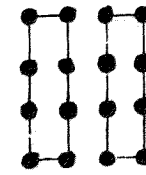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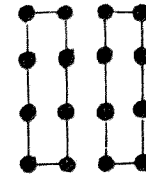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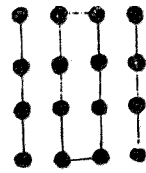
今按一變之中再標再初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標三十六初未有所矣也

過標二十八策

圓圍三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標掛初四再標掛初八

初標初八

初標掛一

圓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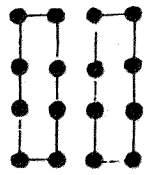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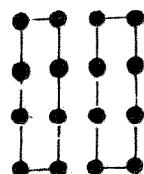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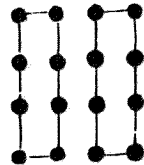
掛初二十一策

過標二十四策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標掛初八

再標掛初八

初標初八

初標掛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初三十五策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

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初而必求之過標之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為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為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遷至於此亦可畏哉

又云凡標者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圓三徑一之術也而左一右三也非一而左右皆二也非一而左三屬陰者為陰右一也皆陽也非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而左二右一也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掛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而變不掛則不得也左三右四皆為陽左二右一皆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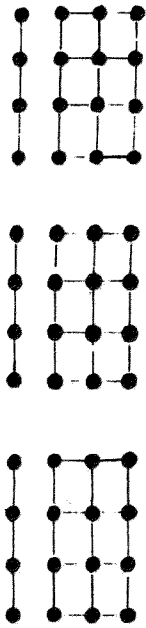
象老陰陽數本皆入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
陽之四以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
不得也皆二十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
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
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
尚無甚矣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
私尤不可以不辨

過樞三十六策

圓圖三

圓圖三

圓圖三



三樞掛扚四 再樞掛扚四 初樞扚四 初樞掛一

圓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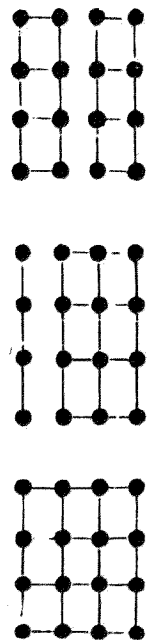
掛扚十三策

過樞三十二策

方圓四用半

圓圖三

圓圖三



三樞掛扚八 再樞掛扚四 初樞扚四 初樞掛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樞左 扚左樞右 扚右 掛樞左 扚左 樞右

扚右 掛樞左 扚左樞右 扚右 丙乙丙閏

丁戊閏 已庚辛閏 壬癸閏 甲乙丙閏

丁戊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扚謂歸奇於扚以象閏者也五歲
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樞再扚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
扚之歲為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著再分而掛以
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
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扚 扚 扚 掛扚 扚 扚 掛扚

劫

甲 乙 丙 丁 戊 巳 庚 酉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為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劫第二第三變
 不掛而劫故以有掛有劫之變為掛無掛有劫之變為劫
 其有掛之劫又弃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劫者象閏之中
 閏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劫反象不閏之歲
 而不象閏且必三劫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
 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為五歲而再閏矣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
 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
 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
 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
 九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交之偶少為陽如
 交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操而得之故其數九
 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
 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皆七操而得之故其數
 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操而得之
 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
 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皆八操而
 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二十有二盈則變就少陽盈盈
 為老故老動而少靜言尚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
 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
 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過泰之八是也今人以

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

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諸家撰著說性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

與引國語之說為誤爾

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十四以為商為九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
 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
 為十二律數曰黃鐘九寸為宮琴長九尺而其半故
 為林鐘六寸為商為九寸為羽為八寸為角
 為五寸為南呂為四寸為應鐘為三寸為黃鐘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寸之內二寸七分
 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寸之內二寸五分
 寸三分七釐六毫位在九寸之內二寸四分
 五分五釐一毫位在八寸之內二寸四分
 四分三釐七毫位在八寸之內二寸四分
 八分八釐八絲位在八寸之內二寸四分
 釐三毫四絲六忽位在八寸之內二寸四分
 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律生變黃鐘八寸四分
 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分皆九釐皆九
 簡便凡律律皆九分分皆九釐皆九絲皆九忽
 按此以上為自龍巖之內至于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
 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
 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所徽之

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聲難取而用與希不能盡載然其大擊次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狹密耳○凡五絃起於龍齋初九聲皆正聲○初絃七徽以四絃二徽九聲四絃十聲皆正聲○二徽七徽以二徽為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齋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徽以下七絃八七間以後為第三宮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聲○初絃一徽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徽二聲三聲四聲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聲七絃四聲九聲凡三十四聲少入前三十五聲數內唯六絃四聲七絃九聲凡三聲為第四宮又別為少少聲通有三十但七徽之左為八聲○合一奏而計之為百十有三聲但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為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社羽既盡之後而黃鍾之官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之為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難四徽亦承以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從自當別論而始曲兼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關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為淺深黃鍾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齋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此故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

後為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微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為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圓皆九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齋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微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為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具乘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聵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予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可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官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責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微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

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非此
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又凡既立此律以為宮則九律之當徽而有聲者皆本
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徽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
也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
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措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
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揖其頰舌此亦
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定律

沈氏筆談據唐人琵琶錄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
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祉祉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
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
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
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為高耳豈復
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
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
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為盡於
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
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為宮也
蓋今俗樂之譜以則合之為黃也則四下之為大也
則四上之為大也二則一下之為夷也二則一上之
為姑也則上之為中也則勾之為契也則尺之
為林也則乙下之為夷也則乙上之為南也則

凡下之為無也則凡上之為應也六則六之為黃清
也則五下之為大清也則五上之為太清也則
上之為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
名不能移彼以為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
合字乃夾鍾也沈氏後章即言今數坊燕樂比律高二
均高外方樂又高坊一均以此律宮聲此宮之清宮
下二均則宮之清聲也若以此律宮聲此宮之清宮
則尖已為將夷非唯不客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
得四聲按上徽下得二聲按上八徽隔三而得六聲宮與
與少宮商與少商按上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商與
得三聲按上得三聲上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商與
與少宮商與少商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
宮為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少商為四○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
一而得五聲少商為五○內角聲在十一少商為四○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
者隔二而得四聲宮為四○內角聲在十一少商為四○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
微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用角與少宮少商與少商此

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惟九徽為得其相生之序十
徽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諳故沈氏說
以隔二者為下生隔一者為上生蓋九徽之宮隔二者
生散祉而散祉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
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
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祉九徽之祉
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

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齟齬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首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寬平最爲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則爲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諾外雖和悅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真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己意強爲之說以爲九徽者林鍾之位十徽者中呂之位林鍾爲黃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黃鍾者所以得爲調絃之地而非他徽之可反此其爲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爲不直於黃鍾焉調之而必爲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佐古之爲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鍾爲宮則姑洗之爲角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爲黃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昔人亦有爲之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民以民爲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踈固已甚

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爲慢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僥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祉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闕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與祉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按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祉角之間既爲闕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已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祉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闕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抵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者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

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為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為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眾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六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七

雜著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剛惡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闡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奇

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交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精變神說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擯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撰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

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三五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易寂感說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有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

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哀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置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典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

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斃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欵哉欵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閱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深淺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鞭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

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欵哉欵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審之妙一皆從廣大處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朴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羗之役兵食不繼楚為入殺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會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兇朋黨繇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

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獄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快乎聊弁記之以俟來者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高德廣業之德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為實深固而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事不忍為者也至德以導先主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凡此三者雖德以知逆惡則無愧德仲車之說是也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事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未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若以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

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恣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入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柔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中庸首章說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

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怠於顯而備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和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者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已發未發說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之者皆指已發之云遂以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

之中自以為安矣此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

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

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

與性不合

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

德

又云中者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

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

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道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振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

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

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極養便是極養久則喜怒哀

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
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
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
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
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
程子正之辨中亦有求中之意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
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
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
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
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
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
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
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又曰極
養頂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
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爾周子謂
主靜者本此意但言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
靜則偏於程子又誤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
日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統一
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

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
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
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
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
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說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
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
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
際觀之何也曰此特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
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
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
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
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動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
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論語或問說一

或曰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
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
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
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
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為務
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

此學孝第所以為仁之本也

論語或問說二

或曰子於有子孝第之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第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巧言令色說

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持此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已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詞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彼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選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許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

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其莫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辭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滿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觀過說

觀過之說詳味經意而次伊川之說推之似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入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不忍或忍一有所過無非人欲之私若能於此者得兩下偏處便見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焉飛魚躍元無間斷故曰觀過斯知仁矣蓋言因人之過而觀所偏則亦可以知仁非以為必如此而後可以知仁也若謂觀已過竊嘗試之尤覺未穩蓋必俟有過而後觀則過惡已形觀之無及又自悔咎乃是反為心害而非所以養心若曰不俟有過而預觀平日所偏則此心廓然本無一事却直下栽培涵養乃豫求偏處而注心觀之聖人平日教人養心求仁之術似亦不如此之支離也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然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

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

本末精粗無非道也而君子所貴貴其本而已矣蓋動吝貌而能遠暴慢也正顏色而能近信也出辭執而能遠鄙倍也三者道之得於身者也所謂本也若夫儀章器數之末道雖不外乎是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曾子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義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為詳備朱公按問學劉元奉至於諸儒性性只以臨時強勉修飾為功此固失之惟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為用力處以能此則暴慢鄙倍不期遠而自遠此庶幾得其本矣然亦只是臨時着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又只以由中而出為正不是恭敬持守之則以二先生之說格之則亦未免為一偏之論也

盡心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

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措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

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矣

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

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初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初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太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餘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頑以惡外物爲心而反

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蓋以憧
懼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
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
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
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
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
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疆探力取之
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
其旨深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
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
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
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
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
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
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
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
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
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
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
也繼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
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
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

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
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晷之所為得以措亡其
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
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
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
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
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
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
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
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
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
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
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目視目其
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
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
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仁說 先先生仁說為序仁說又註此篇疑是仁說序

姓附此十字
今悉刪正之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
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
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

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
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
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
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
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
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
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
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
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慈則亦所以
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避諫伐而誠爲能
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
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
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
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
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
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
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
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
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穎以爲異乎
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
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

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變矣而非仁
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
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傳施濟
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向安
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
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
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
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
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亦不相似子向安得復以此而論
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
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
之蓋非功致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
繼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
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
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者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
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
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
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
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
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平
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
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

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類乃狹其窺規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據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來輯因以牽挽其人陳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爽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禩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

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邪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苟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養生主說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高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觀醫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諭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竅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

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臭莫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備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述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觀列子偶書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

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剝掠之端云

參同契說

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體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陽即注意運行否卦陽用老二十爻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按神真寂目舒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

功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

左方

震一至五 復一至三半 一陽二十八 二陰五十六 陽生

臨三半至五 四陰九十六 三陽七十二 四陽八十四

兌六至十 泰六至八半 三陰七十二 二陽六十八 四陽八十四

壯八半至十 二陰六十八 一陽六十四 三陽七十二

乾十一至 夬三半至十 一陰三十二 六陽二百一十六 無陰 陽極

乾十三半至 五陽百八十二 四陰六十八 三陽七十二 二陽六十八

巽十六至 過八半至十 四陰六十八 三陽七十二 二陽六十八 陰生

遯八半至 二陰九十六 一陽一百一十六 三陽七十二 二陽六十八

艮二十一至 否二十一至 二陰九十六 一陽一百一十六 三陽七十二 二陽六十八

觀二十二至 四陰九十六 三陽七十二 二陽六十八 一陽一百一十六

坤二十六至 剝二十六至 五陰百二十 一陽二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 無陽 陰極

坤三十八至 六陰一百四十四 無陽 陰極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偶閱舊案為之恹然戊午臘月一十六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六十七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建校正

雜著

跪坐拜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其跪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盡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也老子云跪有拱坐以先驅馬不如坐也厚禮與人不如此跪而告之以此道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辭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畧為考禮

如前之云文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非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識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遠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蓬豆之長短蓋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者坐於席故蓬豆之長短蓋蓋之高下適與人厚則不可若其厚之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則是俯伏匍匐而就地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充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揚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小上偶以來而聖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跌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揚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韋千載之繆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周禮太祝九摠辨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遯事主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齒拜褒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故卻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

江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

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即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九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各空首各說各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路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鄧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

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

五曰吉捺六曰凶捺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客則謂之稽顙 記曰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 疏曰拜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 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曰奇捺八曰裏捺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裏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

九曰肅捺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 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盥入門推

手曰揖引手曰禮記疏曰少儀妨人告事雖有君賜肅拜

壺說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圓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願乃依違其間說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九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

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添衣制度并圖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為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

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

之半以狹頭向上而懸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

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

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

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

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

喙內向而緝之相脊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

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

衣裳皆緣

緣用黑緇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寸一半

布外接出

大帶

帶用白緇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緣之

為兩耳及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緇緣其紳之兩旁

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絲條廣二分約其

相結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為五梁辟

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

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傍半寸之上敷以受并

并用齒骨凡白物

幅巾

用黑黼六尺許刺一邊作巾額當中作輒兩旁三寸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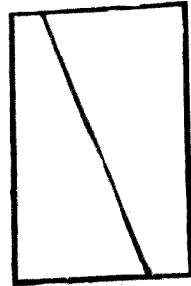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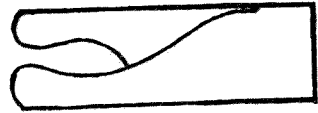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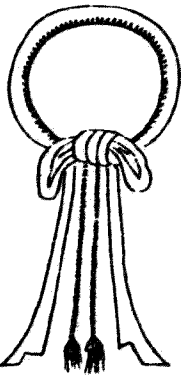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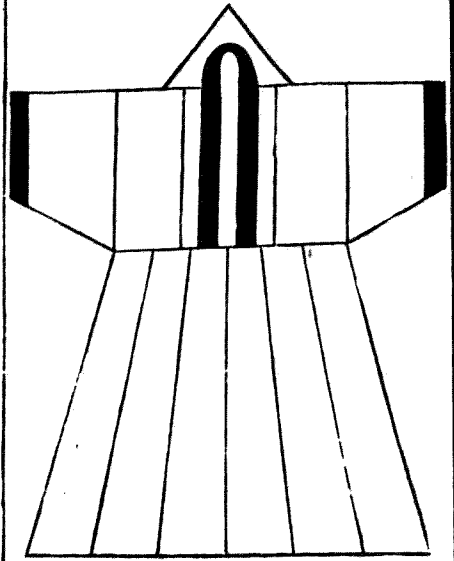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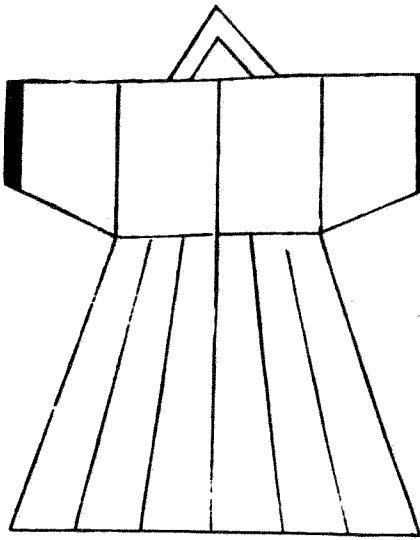
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楯輒中上反屈之當幅

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

額輒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緇後餘者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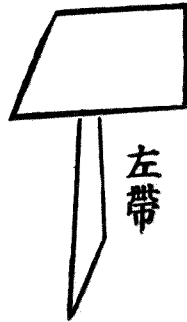
黑履

白紬總純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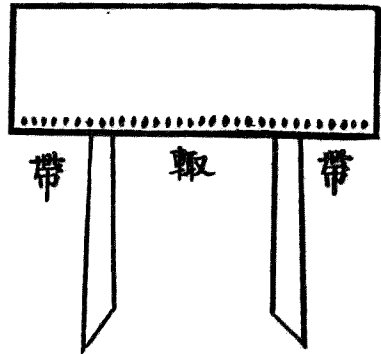




右帶



左帶



帶

取

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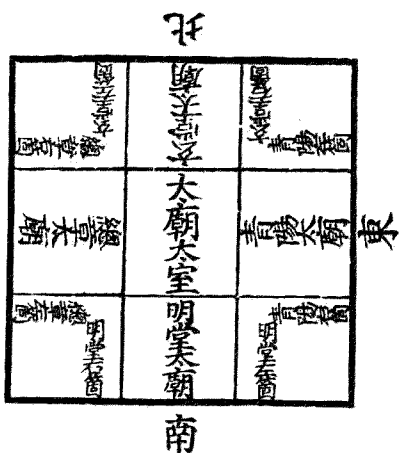
殿屋夏屋說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帶楹間後為
 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階上少北為東序
 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賓階上少北
 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墻也設位任東西序
 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亦謂之廟又說文云廟也
 外字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此亦可見但殿序下
 房後為北階此其北其棟則中三間為一棟橫指東西至
 兩序之上而盡蓋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
 下與雷齊此其上棟之制其宇則橫棟前後即為南北兩
 下橫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
 四回棟棟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其屋盡
 水下處謂之霽此其下宇
 夏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無西房室中三間之後其餘並如
 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為橫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橫
 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為兩廡接連南
 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禮禮疏云大
雨下而
四明之

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
 以霽為名夏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
 之霽東西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
 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
 霽名也榮翼乃按簷之名
乃直指搏風誤矣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嘗富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箇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為明堂左箇南之西即西為明堂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為總章左箇西之北即北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室太廟北之東即東為玄室右箇北之西即西為玄室左箇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室之左箇玄室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儀禮釋宮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官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官南鄉而廟居左則

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

喪禮注以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

曲而東行又曲而北祭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

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

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

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

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

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

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

然故賓問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

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

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

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春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栿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栿注曰是制五架

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栿前曰殿賈氏曰中春為棟棟

前一架為栿栿前接簷為殿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栿而

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

曰入堂深示親觀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栿此深入當棟

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栿賈氏曰凡堂皆

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楮以北為室與房

後楮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
為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
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楮下
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
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
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
楮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
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
官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
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
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
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
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
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
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那昂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
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奧鳥昂

郭氏曰奧亦應闕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會子問謂之當室之白珠
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
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窓也月令正義曰
古者密居開其上取明兩因雷之是以後入戶室為中
雷開牖者象中雷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鄉在內案士
虞禮祝閭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閭後啓
廟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窓東戶西也觀禮斧衣亦以設之于此而得表
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
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戶專
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
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
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
戶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
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內間為正中
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謚按釋官曰兩階間謂之鄉郭
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
而戶牖間設矣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

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戶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此一房之室戶為西當攷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樂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楹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

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鈞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鈞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楹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楹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祝祝侏儒柱也梁楹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楹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蓋蓋陳於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寡賈事也賈氏曰後楹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楹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楹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浙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墻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蓬剛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觀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西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

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楅鬯于西堂下記曰饔鬯在西堂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事者升自西階注曰盥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表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堂之側邊曰廉堂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後之上也又按鄉射禮祭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階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饗焉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氏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勝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禮擯置于西序而禮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此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饗饋醴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醴醢南列米在醴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接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者至門內雷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雷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雷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饗餼設于西階前陪俛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闕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闕西闕外注曰闕楹也王藻正義曰闕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楹在地者謂之臬

郭氏曰即門楹也然則闕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闕東其西曰闕西

門限謂之闕

釋宮曰秩謂之闕郭氏曰闕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闕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闕謂之扉

邢昺曰闕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客大高七箇大高牛馬之高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賈問鄉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有俟于宁也凡至門內雷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雷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恕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入君門外有正朝視

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蓋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綬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

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鄉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

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享于廟門之右是也闕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

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秦觀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

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墻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

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

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

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

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

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饗饒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交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虞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

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

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

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墻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禮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

西邊墻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墜于西墻下注曰西墻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禮饗于西堂下記曰饗饗

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墻下案門之西有墻則墻屬於門矣西墻在中庭之西則墻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墻

下則墻周乎堂矣墻者墻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墻昏禮尊于室中北墻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墻冠禮陳版于

房中西墻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墻堂下謂之壁謂之楹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闌門在焉案士喪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毋注曰適東壁者出闌門也時母在闌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闌門士虞禮賁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闌門之內闌門如今東西波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闌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闌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雷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案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殿

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

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雷兩下則唯南北有雷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雷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雷者說

文曰屋水流也徐錯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招之

兩頭起者為榮又曰招齊謂之檐楚謂之招郭璞注上

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

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坊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

如鸞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

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

內雷則門屋之北雷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

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招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

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

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

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

位也有設斧秦肅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

宮曰檐謂之槁郭氏曰屋招邢昺曰屋檐一名槁一名招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坳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饗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坳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招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雷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雷是也雷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雷此雷謂堂之南雷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

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

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

位也有設斧秦肅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

右房也賓階面阼階南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

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凡則堂

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墜西墜則東西堂之宇

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云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

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

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

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

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

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

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

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

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

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

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

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答社壇說

所喻社壇別紙奉報此是見行禮制更可計會法司檢淳熙間所敘冊子為佳此事在州郡為至重今人皆不以為意太守乃能及此深可為法又能擇賢者而屬之尤見其不苟也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陞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圭其形如鐘長二尺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上蓋以黃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陞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放行州郡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

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遺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齊廳以

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六分之二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頭壇內二十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一級也

四出陞

此陞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陞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陞級外為壇級可也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陞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犬即無說祭處矣

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

壇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為壇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齊聽相望得見壇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充為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壇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服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脚取壇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長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堊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

砌恐易壞赤土飾之又恐借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陞方深取足容物

於中央下日隔取土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

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闊時以土實之臨祭

瘞壇

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

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

守視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瘞壇為風

瘞壇

師兩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

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兩雷於

東南不祀子細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

古不謂建寧大邦乃無風兩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

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

植木

此社稷壇左設瘞壇而高於社稷壇也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

宜木植之

井田類說

壇壝等亦是禮制常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

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詳矣然豪彊

富人占田逾後此疑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

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

惠不通威禍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

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

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

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

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

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

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

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

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

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

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井且為

賦謂計口發財志類注 賦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賞稅給

賦謂計口發財志類注 賦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賞稅給

賦謂計口發財志類注 賦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賞稅給

賦謂計口發財志類注 賦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賞稅給

賦謂計口發財志類注 賦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賞稅給

賦謂計口發財志類注 賦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賞稅給

賦謂計口發財志類注 賦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
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
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
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
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
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
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
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為
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饁
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
則出民間胥平且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
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
不得出暮入者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
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
子亦在序室未征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
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班志如以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
禮樂而知朝廷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
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
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
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將散行人
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
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三年
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

續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
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
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以下
志班志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
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
十為衆衆班志並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壑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
鄉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
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
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
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彌冬大閱
以待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
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
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
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連帥以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雜著

帝祫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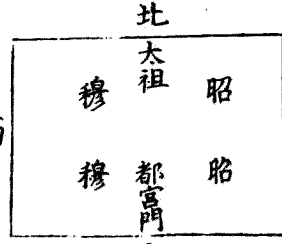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道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
 恐非顏師古曰文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其制皆為
 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
 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祫亦曰世室周禮言守
 主所藏曰祫先公之遷生藏于太祖右穆之廟此王曰遷
 有文世室試世室鄭氏曰世室昭於世明堂位二昭二穆
 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遷昭常為昭穆常為
 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會祖遷于昭
 廟親盡於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於昭之近廟而自近
 高祖于昭之世不動其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
 祭者為祖也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
 此九殿廟禮注故陸揚所變非盡毀也見殷際傳
 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傳於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祫禮弓所謂祫于祖父
 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
 后稷為太祖不室為昭穆為穆以孫與昭穆同也周制自
 據十三世為昭穆為昭穆以孫與昭穆同也周制自
 左曰管宗太伯仲文仲文仲文仲文仲文仲文仲文仲文仲
 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三代之制其詳難不得聞然其

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係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
 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與昭
 廟亦不稱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帝元成康衡
 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
 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
 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
 皆為同堂異室之制魏後漢明帝紀祭志又云其後
 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
 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
 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
 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
 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
 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
 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
 蓋特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
 及管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
 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
 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
 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
 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
 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帝祫丞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
 揚時所謂合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
 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
 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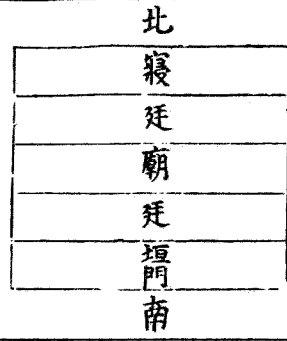
論故

韋元成等主者五廟圖

東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昭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穆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勤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不為公劉豈燕饗會高國公叔王季武廉穆懿夷宣
鞠 慶節 董恭 非亞國太王文王 成昭 共 孝 厲 幽

周七廟圖

周九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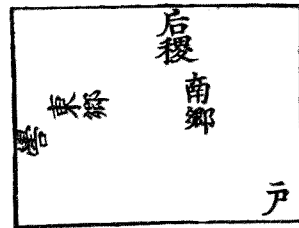
劉歆說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small>文成昭共 孝厲</small>	<small>武康穆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懿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small>武康穆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small>武成昭 懿夷</small>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桃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縠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設壇立於右壇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壇王季親盡去左桃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桃為昭皇考廟與右桃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壇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壇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壇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

於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佾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佾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佾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知時禘之位乎時禘有圖在後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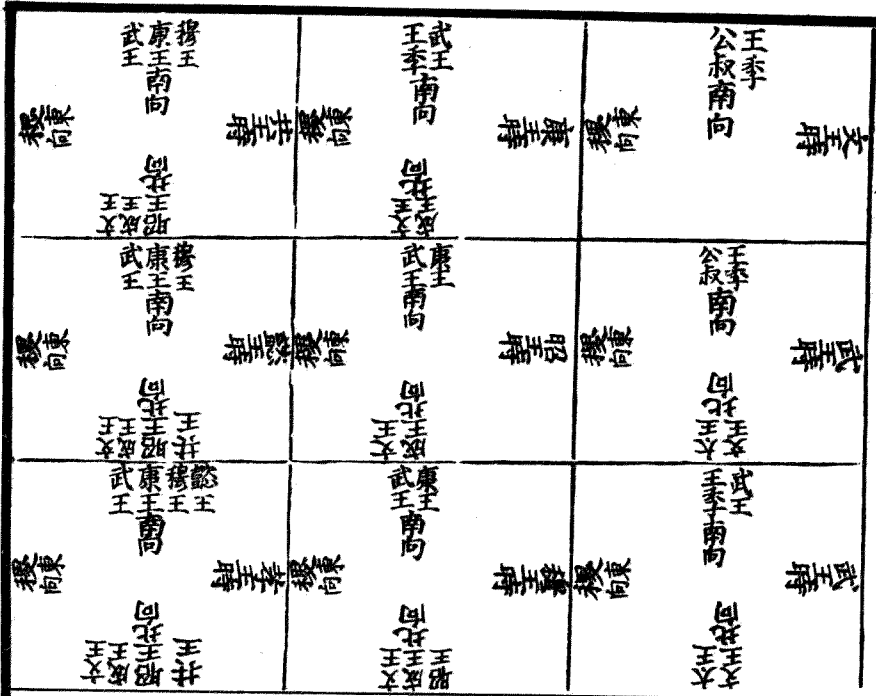
鄉南皆昭為王宣至不

東鄉 后稷 太祖

鄉北皆穆為王季

春秋傳曰禘祭者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周時禘圖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操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禘之時難之而未見操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襄禮施焉則亦與漢具矣

別定廟議圖說 圖已見前

紹熙甲寅其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即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裕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併職亦嘗預議焉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為僖祖實為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毀合仍舊居大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為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裕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序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時享裕享如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唯高宗受命中原與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為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為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為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且謂他日恢復中原還反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為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為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後祀僖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葉綱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將問

之以此也熹因節畧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為然且俞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察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樁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故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特故之故疑衍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月太上皇帝上仙遺詔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腳直領布欄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度惑悞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腳之下注云係幘頭於直領布欄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幘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幘頭亦名折上

中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幘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幘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為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抵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懸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達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有曰布襴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燕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悞反至於廢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屨而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屨職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扶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表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

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扶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較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扶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幘頭大袖襴衫裙腰經其下等則布幘頭襴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謬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為古制斜巾乃民之蓋古者冕之遺制也今成服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脚之說不見於前蓋字文氏喪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也各有所施今與古冠二也帽並用三失也今天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二也帽並用三失也今天脚之冠四之何而通並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曰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今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亦不知有 四脚幘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具其阿職也前兼禮官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幘頭不知何謂名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幘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

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爲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袂碎領負版揄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君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難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

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即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禪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去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有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

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民臣禮議同安作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即吏數十人大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體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隆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總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禮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盪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彝氏三禮制度醜恠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俗不辨而縣邑宜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

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畧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傳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畧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守令聽事一通於學一通於邦山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鑄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頌禮州縣各為若干人稟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為多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積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同即賦藏於州縣各為若其器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與所積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體服並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為古禮服除祭用人吏當殊其制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舊嘗考釋奠儀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與書通班之守視如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

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奇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述斯議以為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改官議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

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已贓并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廢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及必罰無赦

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王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各若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徵俸求進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以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為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

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為任

一累任教官不會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發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偷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格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在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傳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得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

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大學其
 說雖若實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
 必聚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
 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
 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
 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
 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
 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
 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
 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
 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
 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
 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賢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
 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
 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
 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
 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
 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
 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
 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
 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婆
 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
 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
 欲採其弊而不以大都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

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
 解試亦合分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
 諸州逐州人數如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又損大
 若干以為新額如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又損大
 學解額舍選取人數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學人分
 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
 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
 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
 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
 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的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
 序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
 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
 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
 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
 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
 且取其半而依其半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行專委
 逐縣令佐從實按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
 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
 入太學於近上齊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
 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起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

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殿試各升一甲
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
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
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
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庶罷
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
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
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
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
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
罷則限以三舉而遽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
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于史
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
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
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
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
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
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
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
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
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
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
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習也然欲其一
且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

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
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
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
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詩分皆以首試諸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論則分諸子及本朝諸家文字
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
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書
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禮法刑統勸令爲一科通鑑爲一科
之法策各二道經子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爲
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
之一心慾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應斷者其
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
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惜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
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
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
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
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
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
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
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
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
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
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

各立法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揚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揚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揚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揚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亦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已意而必有摭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眾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惟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惟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闢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法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即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吝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

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違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者詳糾舉違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旌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折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賢有道德之

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含選謬濫之恩以
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
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
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
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
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
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將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
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
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
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薦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
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
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
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
者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
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
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
學者而又漸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
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
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
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
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
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
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
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

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
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
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
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授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
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
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專太之詞而競於駢儷
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
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
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
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
字之體使以濼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
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披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
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
科焉則燕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
病矣夫如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
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
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
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
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如此者觀既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
用今權見此一段宜
佛俗議之類皆是也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廡六宮外有三朝
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
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

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徹
 詔之徹下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
 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及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與有兼賁之規板實勇
 戈精爽位寧有官師之典謂之行倚几有訓誦之諫師
 所編之諫書居寢有魯御之箴書臨事有替史之道宴
 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替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
 規誨士傳言燕人誘商狝于市以示時所賞物百工獻藝
 以論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有存者御
 警發聲之上下察其存樂也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
 七人面列廷爭以正球之蓋以養之之補至於如此是
 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
 之從足以作父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
 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取群臣八統取萬民而賞無
 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適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武王所謂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龍綏四方箕子所謂皇
 寔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子汝極
 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
 六官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
 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
 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

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
 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
 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成以推門在庫門外而版兩觀也
 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
 之廷曰內朝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農掌其
 禮詔詢大事在馬廄門之內治朝也小司農掌其
 其法大正王之正堂積相張人朝焉王澤曰朝服以視朝退禮
 路寢聽政然則王曰朝於路朝而退聽政於路朝退禮
 神位之外門氣治所以待朝於路朝而退聽政於路朝退禮
 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
 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祭則以朝在庫
 門之外庫門之內與今司黃府有天子以下大會設麻古
 一州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何謂貨賄曰有
 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
 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狝家畜之賦以待匪頒邦
 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宗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
 以特予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
 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王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
 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袞淵襟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
 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
 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邊胙

添盤實石一豆今用漆盤設儀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
代加勺以辨味設儀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
於東階之東盤洗在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設獻
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
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
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閣降就堂下位分奠官
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
之右西向日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
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昨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
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脫手升焚香再
拜降再詣盥悅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
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者奉酌酒獻官以爵授
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投爵獻官執爵三祭奠
爵於邊之間挽伏與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
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
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
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
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陳洗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
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趙晉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及具饌設椅卓置於堂

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著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
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婿盛服注人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母
之禮出迎婿於門外揖遜而入至于廳事主人升自昨階
立西向婿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不答拜姆奉
女出中門至于廳事贊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
登車下簾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馬在前婦車在後
皆以二獨前導以行婿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
婦從之贊者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
於閭內東方贊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立于東席婦立于西
席婦拜婿答拜婿為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婿東婦西從者
斟酒婿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爵婿揖婦同祭殺食畢
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卺之禮乃
撤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終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記桑中高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鄭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

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按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生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雅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雅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雅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觀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風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生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

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遠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及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

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揚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首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摩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達，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諛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標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狙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

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予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之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捨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

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點鬻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問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

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書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喜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熒燁諷誣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然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密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累其惡於天下便當據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感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誇詆之書而欲加刑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開樂陳公遺帖

了齋陳公表彙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惟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機謂見責流其所贈况徐勣者即機叟少卿後改名勣者機也機叟楊公之婿嘗以機叟之言告勣曰更卿那老翁勣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頗與一言之而漸於足情亦以所聞警余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開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失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對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開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

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備俠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復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新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謫謨既久漸滲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

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特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狠復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

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眇法不可稽考之罪哉開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眇法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迷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梳衣如錢景湛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折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辯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海內神考據好其書說欲布之以布於海內者以數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數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

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說其趨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其甚不通又遂引老佛之言如世中國然之語以為德之本亦其穿鑿件器頭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之道而自誤又以其說上欺人有得於其名義而未嘗不以此而不忘其罪焉鳴大子翁之言蓋亦味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婦姁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垂事理佛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鶴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矣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開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之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審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違眾自用剝民與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或不暇擇其是非也開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乾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

園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鄭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韓唯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胥胥焉指鬼驚一義以為寔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議其盡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弁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已未八月因為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躓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荆公正坐為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荆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為公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

故筆其後云

讀蘇氏紀年

程第兄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為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愧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掇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為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爾

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為能萬變而不同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顏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為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亡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為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眾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為進相誣以為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

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特擇之風雨既至大小其苦莫不感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蓋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前兩段註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意關聯恐於之如史云云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道之極而陰秘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為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為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將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為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之以為善誘循循傳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不躐等而已今日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

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為仁為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日所學者此而其所以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為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末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為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為近之然所謂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為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為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記易說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所附非其入否之匪人為否案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盞盞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宋嘉儀禮誤字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宋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為句又如何而為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已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已從支為已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法又云不得丁亥則已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為馬已為辰巳之已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

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已字三四乃鏡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解如燕禮騰爵之爲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解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解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解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解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解也至考燕禮小臣請騰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騰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入騰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解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但其詞大畧有以致讀者之疑耳昔耶子才不喜校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適劉斯立猶深病之况此書不誤而人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下雌黃於其間其得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感其事又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喜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已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入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又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發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文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爲近所以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

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學而時習之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為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愠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又云自持者亦是語爾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說語約而味長最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如上蔡之說非不奇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其為人也孝弟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爽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脉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為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

實不但孝弟為不偽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為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矣云豈以此為不仁立語恐未安

道千乘之國

學者專為記誦之學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為不待讀書而遽以政學則尤不可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學者分內事而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求義理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學者不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間求其必當於理而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為而為之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為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則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宏闊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

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築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
謂處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為貴

殆不若夷俟踴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

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為大乎人知者為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
厚之私矣近世學者蓋有未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
非此語之流生禍哉上蔡於公冶長序篇論知人處甚
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語中諸如此類甚多此棟鄒見論其尤甚者耳
後篇隨着抄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寫呈大
槩亦只是一種病即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看諸說
惟伊川所解語意涵濡旨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
不走作所少者精神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
蓋鮮儷焉而其立言不誦人意處尚如此况其餘哉
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
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
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

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
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
耳

愚謂此言務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
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
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
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
而傳已之心哉且既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
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為言則亦將以何者
為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
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
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某初見先生即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
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某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
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
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
伊川曰中無倚著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
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也不倚
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
而謂不倚者為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
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有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為已發而且與之為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為顏子耳其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宜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爾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

程子之言乃因學如不及而言初不為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久觸類貫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

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為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即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

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派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慮近世學者躐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既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

力焉至於事皆合義而無不歎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天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為浩蕩無涯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已而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即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生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處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摹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爲此說便有使人躡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才見即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詩云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問才見即問其躡等甚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凌躡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爲詩語乃老佛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濫適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惟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來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墻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恣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其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入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牕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之矣大九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顏子聞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地之形體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為眾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為說而又通之眾人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乙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為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為是

愚按堅高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優淺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

為非而又以乙為是亦不可曉也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雜著

記和靜先生五事

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蓋尹和靜語徐文見尹和靜問曰某
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
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汝教虛閑自然見道先
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
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其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
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
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
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徐文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
曰如何先生慨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右五事真紹興二十一年五月謁徐文於湖州徐文以
語熹因退而書徐文名熹字博立和靜門人

記孫觀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為詔
從臣孫觀為之陰冀說不奉認得以為解而觀不復辭一
揮立就過為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
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餉之觀亦不辭其後每語人曰
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為而一時之士欲
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
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
之在虜營也順天為已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觀慙無以
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勝伯語錄記此事

因書以識云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
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
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待即所著却是大綱領
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
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待即乃以六畫之
卦為太極中含二體為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為四象又顛
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
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
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
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
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
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
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
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
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
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
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
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
待即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艱
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待即未曉
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

歐陽叔弼作集古錄自云在儒術者奈所坑諸儒之廟也杜佑以為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及引後漢錮黨之事以橫議波訐為戒刻于廟碑之陰予以為佑之識趣如此其所以後於任文之黨而取隨人執下之織也叔弼之為此書但記姓名事日月州里而獨於此許著其語豈亦有所病於其言輒抑以為是而存之也

偶讀謾記

吳執中傳在徽錄八十八卷國史九十三卷與其家傳皆相應但家傳云公綠微病踰月不對已有間之者一日面奏論列邊防利害及於一二大臣上不說翌日落職知滁州大觀三年十月又載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吳執中初除中憲議論剛正凡所陳述殊無顧忌頗有古直之操遂降詔褒之厥後僅兩月餘日並無建明一日進對奏陳論列殊無根柢惑於邪說頓失所守可落職知和州替蔡疑仍放謝辭限日下出國門其蔡疑別與差遣此必見而傳云先是蔡京忌張康國引執中居言路執中論劉炳兄弟不葬親服宋喬年父子過惡相繼強炳與喬年皆京黨也及上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國之章果上上怒執中懷讓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據但語是京引居言路使交康國則不知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應先交京黨而後及康國也又家傳云政和改元星文示變公以為推尋厥咎之由實自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信刑罰失中公帑空虛民力困匱農桑失業貨財不通而窮蹙無用之地追討興建無已之罪請降京五官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又載御筆云比以舊綱蔡京擅作威福傲

晚弗悛屢致人言概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誠懲尚慮怨仇乘時騁忿据撫舊事論列未休下石相擠彈擊不已務快復離之私忿不思體貌之前規致矯枉過中疾惡已甚宜俾寬宥曲示始終咨爾臺僚明聽朕命四年而傳云星見上祭京姦狀欲逐之言者交論京不已執中上章謂進退大臣當存體貌於是為京降詔而京得不重貶此傳亦不同然執中後以不諱張商英說熙執中嘗舉游酢自則非蔡氏之黨矣未知本傳何據書此執中嘗舉游酢自代又嘗差同開封尹一孝壽翰陳正彙告變事執中平心以處得罪者自以為不寬嘗論花石綱詔即罷之後每有所須索必戒左右曰毋令吳某知翰林學士張闥等出守杭州陞舜日乞領花石綱事自是應奉愈熾不可揀矣嘗論郭天信過惡而言者以為與商英皆天信所薦與呂惠卿為友皆惠卿遺時得君所薦無不接用執中在選調未嘗附麗以圖進取御筆云卿前日上殿奏陳曾任學事見今放罷姓名可親書實封進入臣伏奉御封云云右臣昨面奏係是提舉荆湖南學事胡安國謹具奏聞之一

執中子巖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即官出太師魯公京門余深嘗於彭世英家見其議蔡十謚文正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真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王彥霖行蔡確詞乃邵武大乾高字所為其家尚有遺藁方伯謙嘗見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說去年見李兼濟說壽皇曾遣

一小書以中原事問平江何義衣義衣授以紙筆口誦數語令書以進曰賀新郎賀新即胡孫拖白不終場不終場未便休雄豪分裂爭王侯爭王侯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壽皇以示兼濟之父秀叔參政後數年虜儲允恭死虜酋雍亦斃而孫環襲位即所謂胡孫者也豈環將不終而中原分裂河南北將復我也耶元善又見異書云火龍變化丹蛇騰青羊躑躅烏捷耕玄豬衝突蒼鼠平亦莫詳其為何等語也姑并記此三年而後出之

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猶之捕鼠乎四足據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它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傳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隸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為之喪矣故曰無是餓也此語雖疎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蜀人馮當可之文號緇雲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已以充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

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此紹興庚辰辛巳之間所上其謀畫議論皆奇偉的當而所論皇建有極又深明治本而略識經意古今論洪範者少能及也余嘗作皇極辨與之暗合因筆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明嘗稱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謬云

說文分振分也從肉入聲許訖反東坡疑從入無緣為分聲而謂舞必八入為列乃謂分即分字從八從肉今按此乃說文之誤東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為說則非若以八字為今而從肉兮首聲則正得許訖切矣分又從入乃為分字蓋振則人之振分也然今說文不見分字坡云有之未詳其說每詳分字即盼字故說文但有分字而別無盼字坡疑分即分字亦非也班史武記謂云骨然如有聞亦盼鄉之義也

東坡又云宋書樂志論房中樂非后妃事蓋周禮注誤極有理武庚即是祿父東坡以為兩人恐別有據見臧州

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為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為非故予於集註兩存之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氣質輕浮其

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
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不
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
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
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
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偽造此書以傳合之正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
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
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
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
精麗過麻衣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
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
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
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
偽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
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
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它
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
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綠釋氏之說其卒
章宗君三祥蒲壁等事皆剽剽它書傳會為說其自叙出
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子亦又言有大造子
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
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
畜於公官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

與梓曰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
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
固已可恠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
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
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黃門詩
說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
西距黑水延袤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
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明言其為雍州治
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
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為王季所居
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
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
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
說孰為得失也當考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俗傳
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
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以襲訛謬如子
華子後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蓋其圖經
之說如此豈有此理哉以它書攷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
疑特俚俗相傳物鬼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
旁邑嵎縣有戈過二姓即少康所滅莒浞之黨其子孫乃
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

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為甚或
 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
 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為誣之以
 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
 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
 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
 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
 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
 之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
 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
 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
 外大父祝公少時隣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為煮
 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質之官未嘉時郡中
 大疫質之日徧走視親為診脈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
 而去不復盥手入以為難後皆無恙云

沙隨有活人書辨當求之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
 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遷其後果然人問其
 故則曰是年晉封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
 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
 說也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為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
 鄭人爭承之比最為精當但朝桓公者邾牟莒稱人穀鄆
 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決汝漢兼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

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
 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
 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有淮
 泓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
 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
 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刻
 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
 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
 沂二字似亦未嘗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荆溝運河皆築
 埭置閘備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
 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
 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沂而習之又自有自淮順潮
 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
 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
 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南紀中
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
 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充
 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
 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
 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栢東流會汝水泗水
 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于潯
 霍地勢隔塞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
 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
 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開費心力也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爲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將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見左氏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爾何足爲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爲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答以爲爲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靜和靜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說魚麗詩云留筍也筍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爲富彊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固爲無理然專以筍爲寡婦之器似亦未然蓋聚石爲梁必有筍以承其闕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筍易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爲寡婦之筍它人則取魚之器尚多不專用筍耳非謂它人不得用筍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筍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筍豈寡婦之作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狀切之聲亦有用作聲處大抵方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爲弟又或轉而爲否謂謂閩人有謂口爲若走爲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

附子今人未嘗不服但熱即已疾生則殺人耳漢淳于衍毒殺許后蓋生用也果爾則雖平人亦不免况乳婦乎或

者乃以今人有新產而以附子愈疾者遂疑漢史之誤過矣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許后之謬當時在深山中不能得藥須臾通身皆黑勢甚危惡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亟令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摧茶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摧茶固爲有罪然其露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摧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初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欲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弁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署東海鶴客試祕書省校書郎而詩有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之句蓋系嘗隱泉州九日山故有東海之號青袍忽著自謂其新授校書郎爾故韋和詩云知掩山扉二十秋魚須翠碧弄床頭正答其意也或者乃謂青袍翠碧皆爲韋發既失詩意又謂唐刺史不惜服色則又誤矣牛叢對宣宗云臣今服緋是刺史所借而白樂天忠州被召時詩言之極詳何考之不審耶韋蘇州事迹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詳近年姚令威又作後序於厚叔外又增補二事然皆失之其一以韋贈人詩有少年遊太學之句遂謂韋嘗遊太學不知韋詩所云乃是謂所贈之人也其一以韋有分竹守南燕之句遂謂韋嘗守毫不知南燕乃滁州也其說之誤正與青袍者相

似學多之弊至於如此事雖不急亦可戒也

或說說大人則藐之以藐為自小之意云說大人時當如子弟之對父兄恬然泰然說盡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謂小視大人也此說甚恠下文更說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說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蓋正理不明而先入為主故其惑如此亦非止此一條也

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盜常住食物而變為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真則皆真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或又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為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予謂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只此正路別路之間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因記得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靜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會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它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艮下坎上其卦為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

禮書此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行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異時此書別本必將出於信饒之間石橋之野故箱敗籠之間其亦足以為予筆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讀余正父修禮而書

讀雜書偶記三事

周公玉堂雜記記中朝舊典待詔宣召學士有茶酒接坐之禮今待詔廷參贊唱禮與院吏雖小不同而平時視之全與吏等無由待以茶酒予謂唐用待詔如王伍王叔文輩雖姦邪小人然皆畧知文義可燕太子侍讀能預公卿議論則其選與今固不同矣計祖宗時所用之人亦必稍加甄擇未至如今日之徼賤此其待遇之禮所以異也又自記其當制時有縣伯進封郡侯者院吏厲云某都進封開國侯當為正之予謂此正緣待詔不知文義故煩學士點檢爾予嘗受詔獎諭其首云省奏詞免某官已依所乞事具悉者其失正類此而當時學士不之省也又記親祠之禮至尊升輅則以學士為執綬官一節甚詳予按曲禮

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為安也故執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良綏君所執以升者貳綏亦良綏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親御乘輅皆以太僕卿為御千牛將軍為右蓋放周禮而國史所記國初時事猶云奚嶼攝太僕卿備顧問當時中御立乘之禮不知其如何然猶未有執綏之名也今乃賒勒差執綏官而以綵繩維於箱柱不知自何時失之甚可笑也又至尊不立乘而設倚以坐不以千牛陪乘而同時降勅差帶甲內侍二人立於御坐之旁凡此既皆失禮而刑餘共載乃表盜所為變色者尤為乖戾不知歷幾何時禮官皆不能正儒臣為執綏者亦莫覺其繆而方且夸以為祭何哉

記尚書三義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獲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于媯水之旁而為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教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

舜典肆觀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便當為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為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言既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

子說也

渠本木名而借為匪字類師古註漢書云渠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匪忱猶曰天難謀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貞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記瀟水集二事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為黃熊又云鯀為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取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

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攷也李氏之學極博所論禹像豕首當是鯀廟為黃熊之像而不攷漢書說啓母石處注中言禹亦嘗變熊則俚俗相傳塑禹像為豕首自不足怪也

邢昺奏乞下燕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

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於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
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
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載船黃河過
會州入韋精山石硤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
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謂之南
山逆流數十里方厝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載此聲若
出必為憂國侮笑事遂寢

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矣然禹貢所言雍州首
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來
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復集
中記事甚多特此二條與禹貢相關故錄之以備參攷云

記山海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 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縣
也是也 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登臨縣
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 彭澤今彭澤縣也 曰天子鄣
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
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誦恠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

而其它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
數語者又為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
作制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 更檢注中龜中字羅端民
所著欽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 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
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子都此
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郭亦未詳
其孰是但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郭名者

則疑作鄣為是也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
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
而為之非實紀載此處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
歌天問皆其類

記三苗

頃在湖南見說漢洞蠻獍畧有四種曰獠曰狠曰矜而其
最輕捷者曰狠近年數出剽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
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
正作猶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
州吹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
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灑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為寇而人
不得而近之矣未及問其所據聊併記于此云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
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
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
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
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
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
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
能無感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畧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
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
後人之惑矣以余攷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
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表方意誠

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為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言事而求者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為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又聞道德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矣

愈落孟夏漸熱惟道體和安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又聞道德竊思見頽緣昨來未獲參謁倘能暫垂見過實為至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夕矜瞻不宜甚

愈落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彼接專輒有此咨屈倘惠能降諭惠字疑衍或下有然非所敢望也至此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不宜某白

愈落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

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與所讀等換耳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且夕馳望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易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教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水安於所識道固如是識疑當作通適言便也雖適之安來則當隨其所便無憂不安也道固如一水雖勞而既提即所以結上文道無凝滯之意也不宜某頓首公而為禮益恭如此恐當作唯

致歐陽文忠公事蹟

余讀廬陵歐文新本觀其附錄所載行狀謚議二刻四傳皆以先後為次而此事蹟者獨居其後豈以公諸子之所為而不敢以先於韓吳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意已精而為法亦嚴矣然綜其實則事蹟云者正行狀之底本而碑志四傳所繇出也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以冠於附錄之篇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損益之次第矣是亦豈不可耶間又從鄉人李氏得書一編凡十六條皆記公事大畧與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藁顧其標題乃謂公所自記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圈之此則雖未必然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因畧考其異同有無之互見者具列於左方

經術

李本云公嘗謂世之學者好以新意傳注諸經而常力詆先儒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所傳者固多矣正其

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其語在詩譜後序又謂前儒注諸經唯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已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

家於是至於以是為非牽彊為說多所乖繆則并其書不為人所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論繁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其非可也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則疑其端于不取力主而後自則之也

醉翁亭記

李本未有此體下有醉翁亭在琅琊山寺側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云寺庫有檀打碑用盡至取僧堂卧毯給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過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乃屬於公作

集古錄目序之上此條疑以其不意而刪去

修五代史

李本亂世之書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備下有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密則又遷所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議者以下疑以不發按勝古人而刪之

平心無怨惡

李本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吕公罷相公始被進權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吕公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蕪其與吕公解仇書見在贊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乎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公為潁州時吕公之子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鬚臙具由是漸見擢用陳恭公執中素不善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陳拒而不見公後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還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此段疑避吕范二家存心與吕陳之侮過惡皆不可遺也

惟稱蘇梅

李本自以為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惟嘗因醉戲觀客曰廬山高它人作不得唯韓退之作得琵琶

前引退之作不得唯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唯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唯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此說恐難於

修唐書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云公於脩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和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二則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九字三則書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為始也十一字乃屬於宋相聞之上此句疑定本

不從范公之碎

李本大同小異今不復著

議不廢麟州及許耕樂地

李本大同而文差畧今亦不著

不誅保州脅從之兵

李本首著為政仁恕之語大抵與定本別段旨意畧同其末乃云其為河北轉運使時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况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况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諸事已定而富相出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勅榜許以不

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然况此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諸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此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此定本為詳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謂言失而則去之也

春帖子

李本云內臣梁寔嘗言在內中祇候見仁宗云云末云云是歐陽某必索文書自覽是它人當直則否也

知開封府

李本末後有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餘材可以更知一箇開封府似亦嫌太

連典大郡

李本曰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辨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証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見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

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
 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
 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
 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
 兩月後官府聞然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
 弛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
 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
 識者以為知言此此定本語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力辨於朝故議者指
 公為主議之人公未嘗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
 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為
 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撰濮議四卷悉
 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出帝父敬
 懼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
 道尤為詳悉李本有之而此本無疑公儲子後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

所言時有驗於是翁然共稱為神尼公既自以力排釋
 氏故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座中稱尼靈異云嘗
 有牽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
 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誤
 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
 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此有萬物之
 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
 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李本有之疑

指富公此本無者
蓋謂賢者諱也

公嘗為杜祁公墓誌云簿書出納為之條目甚密必使吏
 不得為姦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為政
 亦如此也李本在連典大
即之後此本無

梅龍圖摯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臨佳處公為之作記
 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為記
 未必能如是之詳也李本在辭翁亭
記之前此本無

右凡十六條其十二條定本有之而詳畧先後或不
 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
 尼三事尤非小補蓋公平生學問根源出處大致言
 行本末皆已畧見於此而無遺矣平心保州唐書三
墨在漫錄云得之公孫建世望之者則其出於公子
叔弼之徒所記而學道以下竟未以上必是著手書
恭公以下別為一事耳獨晚年守青州時論執青

苗一事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不以既老
 而少衰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取書吳丞相作
 行狀因亦不載至韓魏公作墓誌乃始見其嘗有乞
 不收息及罷提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
 之語元祐之為裕錄者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致

遠朱本之書出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
 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盡
 見其以是深為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

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
 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

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仰

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愛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歟因并記其語以補此篇之闕以爲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雜著

北辰辨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較如碓之齊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較一碓而四齊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呈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馮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微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般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數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

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發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荀陰以下亦當無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

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開阡陌辨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澮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澮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澮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

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洩八尺漕
二季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
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
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王經界止侵爭
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
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
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
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
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
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
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
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
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末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
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
計正猶揚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
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
歎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
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
壞刻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
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
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歎
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疆
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
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

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
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首
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
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使復
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
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
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
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
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
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九江彭蠡辨

嶂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澌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
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
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
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
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
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為也是以為之說者不
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
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
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淮而出為北江江既
會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
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爲江州

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冰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沉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派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陸興府之北瀾漫數百十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遼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爲是瀾漫數百十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聚流之積日週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

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胼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陸頗間以爲若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恩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澠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旣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

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
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
而今所謂江州者寔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
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
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
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
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
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
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
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
者為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
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
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為宜耳今皆反之則
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
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憤鹵莽而無
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
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
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秘監且近世晁詹事說
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
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
亦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
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
蓋洪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
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

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因勢重役
煩禹乃親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
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
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
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
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
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
流之常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
同異則經之九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
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九例通
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
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
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岷
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是觀之則經之文
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書考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
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鄒今按丹陽故為鄒入江彭澤西
也本注云彭澤今彭蠡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
天子都乃在徽鏡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
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為鄒餘二水遂以會于彭蠡而
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
即為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
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

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卦漢志豫章為郡領縣十八其
 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澤者
 八鄱陽湖水出於鄱陽水宜春南水南望彭蠡水入大江者一
 澤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鄂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
 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
 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眾水之原
 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
 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
 而語意不明遂若折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
 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疏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彭
 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于彭蠡而別為一
 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
 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鄂都之水則但見其為
 一郡眾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
 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眾水皆會豬為
 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鄂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鄭
 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比會于
 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
 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
 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
 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九例本
 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
 而逾于河而以為導岷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為壺口
 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

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
 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
 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寔
 以山脉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充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
 河北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
 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
 之水則東流而為秦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
 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折城王屋而又
 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大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
 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岷岐跨河東度而反
 為長諸山哉若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
 衡山之脉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
 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
 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索之境以盡於廬
 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于
 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于會稽
 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
 又直為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荆州
 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關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
 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
 妙非它入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
 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夏而不相
 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彊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
 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

今尚可考也因弁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中之準的則可而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

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彛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華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

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卷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違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奠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九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

番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估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馬當可字特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速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與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繆而正之者亦近誣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識之豈曰沒傳注者不免於因陋踵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慶元丙辰臘月甲寅東齋南窓記

尹和靜手筆辨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
它意豈不有差

既云某在不必看則先生不在之時語錄固不可廢矣

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記已意此亦學者所當博學審問

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一詞之失而盡廢其餘也但先

生在則可以式瞻儀刑親受音旨自是不必看耳然讀

焉而質其疑於先生豈不益有助於發明哉如楊遵道

錄中記李端伯錄至大至剛以直之論若使遵道於此

察而不觀存而不論則亦無以決此語之得失矣伊川

所以告和靖者蓋就其力量所至而語之惜乎其不復

致疑於此而遽誦以終身也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一二言也

淺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觀矣其見深其記工而得其

意者豈可以彼之失而遽廢之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史評固非先生所著但當論辨以曉學者不可因此并

廢語錄也

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任性

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

以語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任性淫鄙詆之

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今愚當時士大夫畏

當時言事者而諱語錄以為不足觀是既助言者以自
攻而又無以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

撥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

愚嘗讀此書矣類多解釋經義之言若程氏之學止於
如此則亦無以繼孔孟不傳之緒矣前輩言學欲博不
欲雜欲約不欲陋誠有味哉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為
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為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

哉

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

可乎

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先生

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

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

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

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

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雜學辨何叔京跋語附

蘇氏易解

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天民維書湯詰中庸

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

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

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因倏混濛不

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

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為能統之

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躰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己之不見為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蘇曰此所以為亨也

大明敘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蘇曰此所以為利也

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蘇曰此所以為貞也

愚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蘇曰并言之也

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為貞也

愚謂品物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

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况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以殆謂

是耶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遷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培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道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

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蘇氏云云

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蘇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九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

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闔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九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無有之際也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

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况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狹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日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

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耶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日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

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耶有聞而後聲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耶昔孔子順謂公孫

龍之辨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為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愚謂蘇氏不知仁智之根於性顧以仁智為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

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

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為物遊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魄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眾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疆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眾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蘇黃門老子解

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為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替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夫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為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

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蘇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愚謂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為大中至正之極亘萬世而

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為說無一辭之合學者於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

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愚謂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

之心哉夫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愚謂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為能眩人而使之不為君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為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有是以上達也所謂聖人所謂達蓋本未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

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

愚謂老子之學以無為為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為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

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日絕

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夫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

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

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

之中所以為是言耳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

大過愚謂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

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驟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悞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

過其可得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

無所從愚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知

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耶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於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折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為無與於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愚謂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愚謂有彼有此則天下常有二道也

蘇氏後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又云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愚謂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為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云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

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愚謂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於世而世何所資於道耶王氏有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揚公以為如此則是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於蘇氏亦云

張無垢中庸解

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邵侍郎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

尤著故正其名如此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怎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用此之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故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季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始撮其大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服通為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張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為已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為已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知行於賢者而道之等降墜殺於是而見焉

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人贊其實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日未為已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為已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為人也孰使之呼吸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為體者也今日體為已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於此章矣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以為脩道之教亦失其次序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止慎其獨也

張云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息忽之心已顯於心目之間云云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

辱莫為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愚謂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為恐招禍辱而已也今日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辱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者之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張云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毫私欲

愚謂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君子中庸

張云方率性時戒慎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教以幸於天下至於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愚謂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各循其性之本然即所謂道爾非以此為學者之事亦未有戒慎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上下而言之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於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為人倫之教以幸天下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教而所以至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指也

張云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脩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離名之也

愚謂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

此求彼非離本位而何至於以脩道為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駁發乎道矣

人皆曰予知

張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總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回之為人

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於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為一無一毫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惟聖者能之

張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閒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張云由戒慎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為中為和以位天地育萬物

愚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繆尚安得為知言哉

張云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慎恐懼察於微茫之功也

愚謂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為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謂聖人而言亦無察於微茫之意也張云戒慎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又曰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愚謂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

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不能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張云顧惟此察始於戒慎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為中和

愚謂起而為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語哉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張云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愚謂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

愚謂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於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已復禮之所以為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於眾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忠恕達道不遠

張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

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為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為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眾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為眾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為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

張云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

愚謂此四句當為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求猶責也所責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難克而并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則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為路人矣旻天之泣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於章句未及致詳故因以誤為此說以求為察亦非文義

言顧行

張云顧者察也

愚按上章以求為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為察尤為牽合大抵張氏之為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其至於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內所謂戒慎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知仁勇所謂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在上位不陵下

張云君子自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愚謂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醞必醞釀而成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張云欲知戒慎恐懼之效當於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於父母卜之

愚謂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鬼神之為德

張云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違也

愚按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為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

大德必受命

張云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為德也當始於戒慎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

愚謂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為此言以勉天下之為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張云戒慎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又曰武王之舉危道也

愚謂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踈闊無理又以武王之舉為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天應人之為安哉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張云不知先王居於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祇自社求人鬼自禘嘗求哉

愚謂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為奇恠之說

地道敏樹

張云布種下實未及頃刻云云

愚謂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止不可以不知天

張云戒慎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愚謂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

何所戒懼乎

張云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

愚按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張曰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愚謂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於己豈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為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張云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即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即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又云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為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為甚大也

愚按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例讀之故其為說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語其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於其中相與自為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逆探幽深橫驚捷出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於是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

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張云近之為言以不遠也不遠即在此而已第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為知仁勇矣見於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者為當幾而明即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

愚謂上章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為不遠者是矣而又曰即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蓋其所以為說者牽之以入於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知恥在我而已又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為誰而後為至則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為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此特釋氏之說耳此章之指惟呂博士之言淵懿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為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真得聖賢之意也與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張云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於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予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又曰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

愚謂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刺語矣聖人之道所以

異於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次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於九經反復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於聖賢一等而不知德虛失實絀其所以為卑也

凡事豫則立

張云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

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不誠乎身矣

張云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為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為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酬酢皆離本位矣

愚謂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為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為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遽離本位哉

張云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愚謂聖賢惟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存之既著則其誠在已而見於行事者無一不出於誠謂之行誠則是已與誠為二而自我以行彼誠之為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曰所行既出於誠則又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蔽以是為行誠而不

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於專矣讀仁王經者其溺於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者同科矣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為之辨矣

張云注之於身則身誠注之於親則親悅注之於友則友信注之於君於民則獲上而民治

愚謂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親自悅由是以及於友於君於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日注之而然則是設之於此射之於後而冀其必然也其為不誠莫大於是

張云誠之所在擊觸轉移

愚謂至誠積於中而事物應於外理之常也然豈若是其驚遽暴疾哉

張云安得不想孔子孟子再拜以謝其格言乎

愚謂觀此氣象甚矣其粗鄙而輕浮也

傳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張曰傳學者戒慎恐懼非一事也問思辨放此

愚謂戒慎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傳學之謂也

誠明明誠

張云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

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於聖人之教則為異端矣

愚謂張氏於誠明之說蓋未嘗深考而為此說以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謂上智自得而有不合於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失身於此而故為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濟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其為不誠莫大於是以是心而語中庸不亦矣乎大哉聖人之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止天地參矣
張云此誠既見已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見

愚謂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為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其次致曲
張云禮樂射御書數中直造乎誠之地也
愚謂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張云變者此誠忽然而有倏然而無
愚謂誠若如此何以為物之終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張云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為福致為祥亡為興蓋無難也

愚謂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為福易災為祥以太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切亦不為是發也

不誠無物

張云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

愚謂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言往耳目鼻口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諸先生言之悉矣以彼觀此得失可見

君子誠之為貴

張云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愚謂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於誠而曰誠未足貴何其言之悖也且既誠矣以為未足貴而又誠之乃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為棄物與蓋緣本不知誠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有以知其不然矣

至誠無息

張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為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又曰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愚詳經意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爲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爲聖人至誠於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於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無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惟蓋聖人之於天地不過因其自然之理以裁成輔相之而已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無是理也凡此好大不根之言皆其心術之蔽又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詳矣

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張云自戒慎恐懼而入入而造於發育峻極之地而不敬已則行乎三千三百之中而道問學矣尊德性而不敬已則又變而爲致廣大此下不敬已者三又致廣大極高明之變名也

愚按此皆言體道成德之目無不敢已而又變之意變名之說亦無義理

張云豈有一毫之變惟以驚眩天下之耳目哉

愚按張氏之書變惟驚眩蓋不少矣猶以爲無有不知更欲如何乃爲變惟驚眩哉

吾從周

張云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輔相不在尊位所以不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之法度也

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也若末世之

弊有如拜上之恭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爲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於儒者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其所從來遠矣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也

張云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即予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

愚按張氏戒慎恐懼二句橫貫中庸一篇之中其牽合附會連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至於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欲成其前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慎恐懼於數千字之前未論義理之當否而豈言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疎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張云論至於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

愚按孔子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未嘗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近旨遠其味無窮所以爲聖人之言也不死之云變惟駭人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當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感正爲此耳

呂氏大學解

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未能不感於淳魯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

弊按正獻公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誦及釋老虛寂之
差之端也先辨之通精細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
似與釋老不相以此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
二本也本原如此則其論其一以補其闕蓋其
末派之弊世可勝通哉今論其一以補其闕蓋其
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
不近故有終始為一道本末為兩端者

愚謂此言似為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
為異端而為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為有
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
者初不相為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
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為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
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
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為心害
而考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於
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
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
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
之

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
知至其功有漸積又貫通然後習中判然不疑所行
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

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
千悞一起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
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
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
草木器用之理則為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
然識之此為物格

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
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
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為說而失之者程
子之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
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
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為
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
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
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嚮以呂氏之傳聞
強識而不為是說所迷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
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為餘事而不復精察其
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伺其忽然
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為兩途而不自知其
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
因系之于後弁為之說云

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
事也此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
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顧

預爾

呂自注云其意以易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升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顛預而謂人顛預豈不惑哉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道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

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闢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詭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况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夫淳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淳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詭衣冠而談空無衆必止而諾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駘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求嘆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淳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銅疾可不哀乎新安宋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即其書破其疵繆臧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

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為之書云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鏞謹跋

古史餘論

近世之言史者唯此書為近理而學者忽之予獨愛其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而所論史遷之失以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竊以為於此有以識之則其達於聖賢不遠矣作古史餘論

本紀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子竊以為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說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者也故其為說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為用若削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渾然天德完具萬事之理無一不備而無有一毫人欲之私焉則庶乎其本正而體用可全矣印本皆作以無為為宗而為法耳宋謂有無為之法也徒以黃帝紀或曰以無為為宗而為法耳宋謂有無為之法也徒以黃帝紀或曰以無為為宗而為法耳宋謂有無為之法也徒以黃帝紀或曰以無為為宗而為法耳宋謂有

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以夫子之言為有隱孟子之知為未盡也且其謂數子之所未知孟子之所未盡與孔子之所知者皆果為何事耶若但曰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其必易之曰至於孔子蓋全體焉而孟子之知亦足以至乎其極則庶乎數子之所未知者可得而言耳當時以告人時字亦未嗚呼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若此書而其所未合猶若此又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豈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講磨體蹈之者又有所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厥理也歟嗚呼聖學不傳其害可勝言哉

黃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言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宗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予謂此言尤害於理竊意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胷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詭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蘇子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為黃帝之本真而其前所叙

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大法下至醫方灸刺之屬皆以爲設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是聖人之內外心跡判然兩途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出於其中心之實然矣而可乎哉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子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惡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危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同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爲逆愜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

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感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爲異至累數千百言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火熱駱虞竊脂者又安在哉且於篇首即以苟字爲言則其簡慢徇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爲異爲主則其同流合污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沉痾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少公資稟稍爲醇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早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教前失然舊習已安未易猝換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瞽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

周論之云似矣然細考之有不能無失者請試言之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

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日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臣父子言義君多皆不暇辨也夫人唯其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凡所作爲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也今日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後反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將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彊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其私意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爲天下之人自能爲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爲人之爲禮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則其末流之弊必將反有至於裸袒踞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察事理之言也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爲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人爲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入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料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紊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用夏救僂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僞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厭倦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

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以至於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即是又謂禮俗之變皆唯衆人之所自爲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爲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則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爲治者真有華薄從忠之意而故爲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議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爲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略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爲當是之時雖有桓文之君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王庶幾可以服之其爲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之民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視破碇也然其爲六國計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爲驗則是不知文侯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兵於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三晉荆楚爲事故爲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

若孝公商鞅之後始皇李斯之時則如楚用子蘭齊用后勝召之會則會劫之朝則朝今日割五城明日獻十邑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蘇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然則宜奈何曰其亦疆於自治厚於養民博求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脩於已者秦一已百秦十已千固守四方交鄰以道使其勢出可以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溺爲已任而不專以求利於吾國爲心焉則亦庶乎其可也若姑以自脩者藉口而實專主於不爭以事秦則所謂自脩者吾恐區區之杯水不足以救焦邑咸都之火而所謂不爭者乃所以稔子蘭后勝之禍也彼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詳爲如何而其終也又未嘗不以無敵於天下爲效豈若蘇子苟簡備數之言而已哉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米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爲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彊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

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爲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爲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爲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爲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爲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爲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蒞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爲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爲君也亦暫耳而藥布貫高之徒爭爲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爲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疆大誠不可以爲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

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

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狙習

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

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

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

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

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

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

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

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

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間井之規

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

成而募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疆大而難制則

難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

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

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雜著

讀余隱之尊孟辨隱之名允文建安人

溫公疑孟上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
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未嘗非非其君不事
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交不交乎陽貨
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
之臣豈非不羞污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
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
肱樂在其中豈非既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
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
而不同遜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
得云君子不由乎

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

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

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

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

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

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

抹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
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探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竒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揅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頌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

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履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知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之有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覆霜之戒也歟

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

子之凡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
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
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
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
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
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
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
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
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
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
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尊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
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閔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
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
不疑

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蹇
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
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為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
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
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
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
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

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
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
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榮而論也又孟子謂蚍蜉
為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為臣之道當如是
也為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
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吐面非所謂有官守
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
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
如是則不足與有為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
貪祿位者過矣

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
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
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
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
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
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
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
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
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
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
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
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
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
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祗奉嗣王左

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已謀苟縱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

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温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温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譬瞽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

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
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辨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
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繁辭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
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

之性稟於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
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犂胎龍寄蛇

腹豈常也哉性一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
人為最靈爾由氣質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

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
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質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

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與
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質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

而為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
善乎

溫公疑孟下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

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
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大牛人之難也孟子亦

可謂以辨勝人矣
辨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

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為人
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

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大牛人性
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
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
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辨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
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為之辨孝經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為貴耳性之學不明人
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詳詳也

此二章熹未甚曉恐隱之辨亦有未明處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
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

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
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

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

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
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

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
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

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
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
也或謂堯舜不懲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

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之喻行之則不善矣
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

之故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尤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監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為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群小閭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為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接獲皇皇周遊天下佛胥

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為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而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辨曰孔子之於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於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為禮貌而仕歟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為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執謂孔子接獲皇皇不為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矣於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為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為聖賢固不專為飲食其所以為飲食云者為禮貌耳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耶不顧廉耻而苟容者耶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

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矣免死而已矣言
之有限不求盡以是而觀則温公可以無疑於孟子
矣而德之所辨引孔子事為證恐未然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
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
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
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
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
不可保况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辯曰仁之為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
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
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伯之於仁因而知之意謂非仁
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
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
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
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正合中庸
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
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為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
也

隱之以五伯為因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
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
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
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
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

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伯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
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
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
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矣孟子謂久假不歸鳥
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情而遂
以為真有之耳此正温公所感而反以病孟子不亦

誤哉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
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賢腹必不殺人矣
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
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
非孟子之言也且替腹既執於臯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
負而逃於海濱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
子舜是君臣相予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臯陶哉
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
處民豈聽之說是臯陶之執替腹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
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辨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
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臯陶守法者也脫
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
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
有所受云者正如為將聞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
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為

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為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真之於法則失為人之道將真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為天子之責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為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為言卻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

史刻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畝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為匿空出他人井刻曰頑鄙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惡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史刻又一編疑舜與益無一事辨在後常語中辯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

出從而拊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棧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惓惓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予治繼曰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歟孟子答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問曰然則舜偽喜者歟答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且夫舜未為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溫公云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為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讀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

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欲易之曰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於兄弟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馬也

李公常語上太伯

常語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借之者也焉得傳哉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為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偽而辨者不殺

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辯曰大道之傳至吾夫子然後大成夫子沒百餘歲楊朱墨翟各持所見以惑後學朱之為我則偏於為義翟之兼愛則偏於為仁聖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軻氏出以仁義之言解其蔽斯道復明不幸六藝之文厄於秦火由漢以來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綫韓愈氏斷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傳夫道不可須斯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真不傳哉蓋以道之大要不在乎仁義自孟子沒未有唱為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為不傳也謂孟子名學孔子而實脩之妄矣又謂孫吳之智蘇張之詐與孟子之仁義一於亂天下且仁義之與智詐不啻冰炭之異非可槩而論遂併以仁義為亂天下所見之謬如是烏知帝王所傳之道哉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

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特措之宜又不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辯矣

常語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辯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於水火耳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閭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為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為鍛鍊無所不至謂孟子為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誅鬼責之事乎

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為天子正為不知特措之宜隱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特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

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又辯云大抵入人之罪以下
疑可刪去

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
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嗚呼是
猶見人之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
人之鬪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
何

辯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
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
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
行以濟其不仁耳宜魯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
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
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
卑童子且羞稱之况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
者不為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為之資耳謂桓公
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
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
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
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

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魯西之耻而
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關之說愚以為桓公
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
周雖小振而齊亦寢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
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
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
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

常語曰或曰然則湯武不為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
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
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
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後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
天俯畏人欲遂其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
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為篡器
也又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懋德曰予恐來世
以台為口實孔子謂武為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
脆脆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辯曰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
惡豈惟人心好惡為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為順天應人
之舉放桀紂豈得已哉孟子閔戰國之際人之道不
立矢口成言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為篡器斯言
一發天下以談仁義為諱則人將遺其親後其君為禽
獸夷狄之歸矣言其可不慎乎湯有懋德仲虺之誥言
之詳孔子雖以武為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彖易之革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代為稱首曷嘗謂湯武不可為歟惜乎戰國之君以孟子為迂闊不能求為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此僻儒得以妄生議議也

隱之此辯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事意不盡不若云教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效以為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孚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為佐命何其躁也

辯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爾使其曆數在躬天命之人歸之文王雖欲盡臣節予知其不能為此武王所以謂文王誕膺天命九年而大勳未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耕莘湯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湯得伊尹而貢之使之事桀聘問往來至於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而自列於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靈王之時猶不去魯而事周至于顯王則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齊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諸子各營別業不事其父

有以孝悌之道訓之使其子知有孝悌雖不能事其父則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為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已歟吾恐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無異劉文公與長弘欲合諸侯以城成周與夫張儀欲挾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為是舉乎借使當時有湯武為之君孟子為之佐命與仁義之化則天下復見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夫何孟子不遇其時不見諸行事徒託之空言猶足扶衛聖道七篇之著與詩書相為表裏曷謂其躁哉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欲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寢微寢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威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宜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隱之只以衰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詆罵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常語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搜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莖辟其僭號也諱賈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焉

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泚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責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虜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辨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彊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微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弑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於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

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泚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於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尊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季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常語曰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剛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歎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辨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據戎狄而封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

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奪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擬人必於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改則文王太公何惡過矣

春秋序桓續蓋所謂彼善於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公西華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為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畏齊桓專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休於功利之淺爾

李公常語下

常語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遁逃主萃淵數同之者可遽數耶紂存則遁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比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驩驩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辯曰魯語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長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為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曆數在躬既矣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偽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何足哂哉

辯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經歷年久然舜格于文祖乃在卒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正云爾則禹之即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臆說亦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豈固欲為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不可得而辭避者如以此為偽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

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偽可乎

此二段辨已得之無可議者矣

常語曰或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桓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矣百里而已哉商頌曰女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遠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為王官伯出長諸侯咸武烈烈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矣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已不知量也哉

辯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蓋言亳豐皆小國也雖王季相土常為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爾固未嘗關土也并吞諸侯之國也而謂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為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矣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為王官伯以長諸侯威行乎海外矣矣止七十里遂以是為孟子之過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詩說恐未然就使如其言則隱

之之辨已得之矣
常語曰或以父母使舜完廩狗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續牛年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棊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于治有諾曰書云瞽子父頑毋歸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刀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虐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竟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

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受號泣於昊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遽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聰也此一說辨在常語曰舜誣數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孟子之識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諸侯如孟賁搏童子遲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來可也大雅曰以爾鈞接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開闢崇墉言執訊連連收讖安安文王以諸侯伐諸侯固有訊有讖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哉牧野詩云檀車煌煌駟彭彭彭維師

向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此一說無辨太倫善書立處宜與之辨明如前段云瞽象欲殺舜刀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虐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竟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受號泣於昊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遽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聰也此一說辨在常語曰或以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迂闕者乎曰迂闕有之矣亦足彈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目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辯曰滕文公常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為神農之言

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為偽惡能治國家則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其後不聞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嘗禮孟子使為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為孟子疵

辯已得之

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隆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辯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爾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

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為如何常語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

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為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肯脅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為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辯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於五就觀時察變蓋已執矣不得已為伐夏之舉致湯於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於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觀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曆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剪商之志又况商紂罪惡貫盈又過於桀而此十亂之賢為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與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為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

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
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奈何時
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
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詭
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
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辨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
爲湯武則六尺之孩可託者雖乎此三句當略與之
辯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
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國家
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
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
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群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
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語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
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
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
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
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
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失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
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辭

辯曰不談王道無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
道乎謂之王道者即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
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
以仁義不猶愈於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
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
可得况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
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
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
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
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
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地非齊之
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
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
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
齊宣君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
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富辯之曰孟子
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
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於
前但孟子特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特措之不同又

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辯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充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充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為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為充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斲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為此言豈好著者假設淫辭記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

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辨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為悼學者之迷惑而為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鄭公藝圃折衷 叔友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紂君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沈同問燕可伐數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辯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彊以相侵奪當時處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此趙岐之說也天下豈復有王道哉豈復知有仁義哉幸而有唱為仁義之說者猶足以使亂臣賊子遠避退縮不敢自肆而况孟子治儒術承三聖以仁義之道說於諸侯思濟斯民不幸而其說不行而商周之威治不可復見其與假仁而行急於勦功者有間矣可謂非賢人乎又舉數條以為孟子之罪余於温公疑孟李公常語辯之矣誅一夫紂即泰誓所謂獨夫紂也三宿出晝即孔子去

魯之意也如之何以爲孟子之罪乎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沈同問
燕可伐此三事已辯於疑孟常語中矣唯出畫一事
當於第九段辯之此段辯孟軻非賢人之句亦須引
孟子所傳之說今只以趙氏題辭爲據恐未足以折
談者之鋒也

折衷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
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
甚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唱威文之舉則
文武成康之業肅可庶幾乎爲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
利祿蓋亦使務是而已乎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
說梁襄說滕文皆鳴之使爲湯文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
譬之父病亟雖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
直真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
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
哉其自勉於蘇張范蔡申韓李斯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
下也使數子者皆佛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
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蒙之人而
軻能以詩禮也足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
錄公誦法實法者也軻誦仁義實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
之徒歟嗟夫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
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辯曰父子主乎親君臣主乎義不可以一槩論先儒謂

宗子有君道試撫其說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

夫立嫡子爲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則立爲大宗百世不遷也不幸大宗者恣爲驕侈
荒耽酒色橫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益又甚
焉夫欲說其族者將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爲惡歟將
使之躬行孝弟收合其親屬歟至於衆族歸已而易其
大宗於義苟可爲亦不得辭此伊尹之相湯呂望之相
武而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以東周德不競爲天子
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綱綱但擁虛位而已
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言說其君率諸侯而尊周
以力假仁爲霸者事孔子不肯爲也而所以作春秋者
爲天下之無主也不然何以降黍離於國風乎其所以
降雅爲風者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孔子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疑詞其不爲東周也明矣公
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爲東周則
說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嘗有其或繼周者之語
孔子豈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戰國時周室衰微抑
又甚矣孟子則學孔子者也詎肯效管仲假仁而圖霸
哉又况當時之君爭地爭城侵奪篡弑不復知有君父
矣其視仁義爲何等事耶天下之民死於戰鬪死於賦
歛死於徭役不知其幾孟子說梁惠齊宣梁襄滕文使
之爲湯武行仁義其心在於救民爾未嘗說之以富國
彊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謂孟子叛仲尼之道有無
周之心妄矣又謂孟子爲賣仁義而有賊心不猶愈於

不知仁義而非之乎墨氏兼愛不知有父乃欲從漢儒曰孔墨誤後之學者必此之言夫

此與李氏常語所以謗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詳矣辨云父子主親君臣主義不可一槩論甚當但喻

宗子事云恣為驕侈以下數句不類周衰事體當微改之乃為盡善鄭引孔子言吾其為東周乎為字當

作去聲讀先儒有作平聲讀者隱之之說是也但謂欲說弗擾以王道則非孔子之心也降黍離作春秋

不知果有繼周之意否此一節更望見教也鄭以孔孟並稱為不倫而欲以墨配孔則益非其倫也大抵

未知孟子所傳者何事故其論說碎顛倒如此也折衷曰吉人惟知為善而已未嘗望其報也為善而望其

報是今世委巷溺浮圖者之處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紂而利

之非太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讓封也其遜國也抵其所以為

天下也歟夫泰伯雖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緒保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禍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辨曰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道也吉人為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道難信而不足信歟孟子

勸滕文公為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德行仁則子孫

未必蕃衍雖欲紂而利之不可得矣况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于公治歟多陰德猶能逆知其子孫必有與

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為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為非則將何以勸其君耶乃謂周之天下由

泰伯之不讓封也使人人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覆宗絕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監諸

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為

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獲誰制之哉何孟軻

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

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

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為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

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為公論亦可謂處變事

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為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為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為迂闊

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彊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

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於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辯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盡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復與攘鷄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辯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歛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禦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克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問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攘鷄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故以此譏之豈得謂任情出入前後自戾歟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詆孟子學無師承其蔽也如此卒爲名教之罪人也惜哉

辯得之矣

折衷曰折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魯論二十篇如聖君咨俞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軻以游辭曲說養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因而遁遁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沮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者徒僻

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辯曰折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孩執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談仁義其不駭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子門弟子遠甚酬答之際安得不諱後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僻好孟子之書爲斯文之衰識見之優劣可知矣

疑歐陽氏王氏蘇氏未得爲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樂道之爾餘隱之之辯已得之矣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極民於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虞書二典如平居對話慶賀之容不形焉

辯曰孟子勸齊梁滕之君爲湯武乃痛詆之謂孟子賣仁義納君於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又云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極民於塗炭抑何前後之言自相戾歟已不能事父兄而責人以孝弟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寐而狂言抵足以駭童稚及長者聞之付一笑爾

此辯甚善但已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隱晦似未備暢愚謂學者當先識聖人相傳大體同處然後究其

所至之深淺則不出乎大方而義理精矣帝王無二道而民之蒙化不能無淺深使孟子言之固當有辨但鄭謂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則是未識王者氣象彼語堯舜亦徒好高爾非真知堯舜者也

折衷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得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

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比嘗曰我戰則克而將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此段本不必辨但斯人薄三玉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愚前所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駁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折衷曰京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

且曰我欲中國而按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曰王如用子則齊王猶反掌開關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之以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矜然不售行將安歸遲遲吾行三宿出畫冀齊王呼已而還直是又市井販婦行鬻漁豨果菜之態京師坐鬻猶有體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饑也脫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

辨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吾夫子大聖人也猶待價而沽况孟子乎孟子抱仁義之道較其美非止荆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獻非其人未免則足爾孰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去齊乃孔子去魯之意萬一齊王肯悟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販婦兒之態不若京師坐鬻者猶有體其言過矣

詆孟子未有若此言之醜者雖欲自絕而於日月何傷乎有不必辨已然欲與之辨則亦有說矣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畫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

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恩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萑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鱗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辯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闕之然後鄭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身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斥老而

書講之熟矣非之詆之不徒爲是紛紛也理有空礙可得而隱乎子辨則辨矣其如招徠何答之曰余貧且賤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詆則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歟世之學者貴耳賤目厭常好恠往往喜其立論之異誠以孟子爲不足學羞稱王道耻言仁義叛道亂倫淪胥爲夷狄禽獸之歸矣予爲此憂不得已而與之辨務明仁義而已矣是我欲我違恤乎哉違恤乎哉

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距諛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萑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萑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

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棧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為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眾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

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

極無有不盡云爾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夫壽不貳脩身以

俟之者脩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

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為言

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為聖人之事竊疑未安舊說未明今別

如此○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條

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熹

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

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

括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

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變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

當○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彜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

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熹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

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

可以差試更予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功夫去却人欲便是

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泊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功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已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拭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為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為已蔽父子夫婦為已累衣裘飲食為已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拭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為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

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渾焉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為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為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胷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為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繞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為朱子餐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以其大者務於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

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循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拭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入以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害也聖人不病人不棄術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不憂人以怨為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遯乎遯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為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為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遯乎遯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為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為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拭曰所謂世儒始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

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拭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折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予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為一居正踈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

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拭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為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為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為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為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入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由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

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拭曰心性分體用誠為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旬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敏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具負之冗故今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數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諭為志道長諭彙征長諭為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不係教養人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為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條其便不便者熹且罷行之

同安縣論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九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

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始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論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十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踴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

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未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巽蕭蕭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為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為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識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裨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

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負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榜諭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為說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策問

問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言知所以為士則知所以為聖人矣今之為士者毅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為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為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為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偉敵之遠莫不有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遠豈古今之所以學者異耶將所以學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

策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來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編禮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嘗讀而誦之矣其於先賢聖人之遺旨孰為得其宗旨耶願與聞之

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其必如是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抑所以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頌子以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縱言至於學者難備以疏舉不識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為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二三子試實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為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一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絕亡者不可以屬其雜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為道非言說所載願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與夫公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馭其行者則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薦舉使舉者任其不犯入已贓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愆矣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厲之者非其本與抑法廢不脩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為便則具其施行之語為有司陳之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於正心誠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雖躬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為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矣以為已正且誠耶則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然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弁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為僕一二陳之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以一切之法若糊名竄書而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

楚譏猶謂禁防少弛權倖因以躡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爲百姓者百官族姓云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與共天職者富矣及其疇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稱子朱驩堯舉共工四岳薦鯀惡在其昭明也耶夫子叙書斷自堯典將以遺萬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嘗稱觀入至於察其所安則入焉瘦哉帝堯之聖豈獨昧此耶以帝堯之舉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始於鄉閭者其可盡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入出宰相私意盡取當世頑鈍嗜利無耻之徒以充入之合黨締交共爲姦惡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之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弘議未能有所聞於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所當言者何事爲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開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耻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二三子之意以何者爲便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行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爲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蓋有定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爲出不聞其不足也有不足則不爲州矣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蕭然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間然計可行之策無爲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之徒各以其所聞爲說甚者至流於讖緯譎恠不可質究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先儒之論而折中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隱

問經廢不講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者則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篤意於近思或恃爲致證而昧於至理務深渺者故宕而不根干利祿者涉獵而無本是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

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繫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子之為是論又自以為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塗人可以為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質可能之具乃在夫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為惡哉然且云爾者何也二三子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今韓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學者何業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所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為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則學者將何所蹈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其揚榷之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

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問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答與夫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二三子總其所論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學之壯而發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學他日之所以行其可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為非是二者孰為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孰為宜耶二三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熟察而別言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問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矣

蓋運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峽漏啓輪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

人已踈闊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耻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為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序遂序以至于國則有學焉其選士與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王制禮家之說者尚可考也今家塾黨序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

有學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廩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員則去留之節又

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原慤者以木訥見罷而偶能之者雖纖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盡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懿德也噫法之未能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顧二三子考其所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撫其施行之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詔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問者天子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夫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跣贏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待召問而發焉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有有黨庠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

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諫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予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黃犀之屬以爲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紀號或以被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又孰爲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模本趣大略相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學老聃也至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十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

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冠義附

士相見禮

鄉射禮射義附

大射禮

公食大夫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問傳附

既夕禮

特牲饋食禮

有司義附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為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與喪小記誤處多當置正

樂記七篇為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為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類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修韓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

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本二字及全句下即此今按云云當從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本本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

本作某某今按以下並同

史館修史例

先以曆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名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於本目之下

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將總目內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錄

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每

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如本月內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記當日內收附勾銷注於總日本姓名下依前例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擬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二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爲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藐大人聖夷惠爲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爲本體而心爲之用則情爲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爲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爲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自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

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沈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為不足熹不肯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熹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頴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失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宜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五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

之母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君處洒掃效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習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母忽新安朱熹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存於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所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室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昂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蕪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

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摯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備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

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眩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儼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知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少少影響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各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愍公亮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汗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

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滄洲精舍論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接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已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已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才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論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
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
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
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
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
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
相交四曰患難相恤兼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
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五月輪正置三
籍凡額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
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按
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
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
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
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禁事能解關
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
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是法令謹
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
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遵備互相勸勉會集之日
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備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誦博鬪訟謂酒喧號博賭博財物
意在負累及為人恨損而謀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
違法犯規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待人短長者恃強
惡言相侵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
五曰造言誣毀或作誹謗以無為有以小為大或以非
六曰營私太甚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

人之過者及喜談六曰營私太甚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
受人等試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
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備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向惡及游惰
二曰游戲怠惰謂無故出

止務閑適者謂戰戰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
而不賭財物者謂情謂不情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

者三曰動作無儀謂言及富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肆論及
全而不完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

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

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

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

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
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曰長者謂
於已十歲以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
謂少於已十歲以曰幼者謂少於已二歲謂長於已三十歲
謂少於已十歲以曰幼者謂少於已二歲謂長於已三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
至四五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幃頭具
名紙用僕頭禮形腰帶繫帶唯四五通用帽子皂衫履
帶長先使人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
論止來者若衣冠可尊者受謁不報名勝手令子弟
燕見燕見長令脫卸去之尊者受謁不報名勝手令子弟

以已名勝手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
唯所服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
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

乃命僕到有粉則少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
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
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跪拜火者幼者自為一別勿

客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則跪而揖之拜跪則揖而
受謝主人命之坐則退凡相見主人語然不更端則告退
使告皆告退可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
也後皆按此

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
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以

見則請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送于門外凡少者

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束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
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

馬馬客徒行則對于大門之外送亦物之物○曰凡遇尊
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
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
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
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乘馬皆避此若已乘馬而

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
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
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
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
馬揖之於物者則不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簿則不
無召尊長不可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
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日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

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
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
以齒與爵命士大夫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饌皆以事

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
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

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
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
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

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

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以者以下為客設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

上客醉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飲酒不拜台案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婚會銅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

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于生子

慶弔之屬皆可賀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有凶事則

弔之喪水盆但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

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和酒食果實之

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

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其未易

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者則為首者

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哭且助其凡百經

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纁頭素欄衫素帶皆必

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奠以上則拜而奠

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主人不

及塋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以酒食餼其

之幹事及為卒哭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

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

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

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為然過暮年則不哭情重則哭

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宜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

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

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日水火小則違人救之甚則親二曰盜賊

近者同力官司其家則助三曰疾病小則處人問

醫藥貧則助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

無依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有喪者及為求婚之財則助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師校則別擇一寬間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者先而後之長者先而後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改則先一日使人告于許拜未之會或別率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是尊揖迎入門至庭中北約皆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向者其位在約正之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者受禮如儀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尊者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拜列末講禮者項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南相向以此為上若有異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宜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編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

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有益之禮而數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嘉襄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授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取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東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若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孱弱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弁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嘉悚恐拜聞

休致後客位咨目

嘉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數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嘉襄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授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取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東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若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孱弱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弁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嘉悚恐拜聞

熹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履跌之虞千萬幸甚熹又上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勝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
 嘗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
 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
 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濟字道源以治平四年
 為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遺官師之解弛
 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
 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
 其亦不仁也哉因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
 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
 更為裝褙為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
 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
 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裨正書序

裨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熹所校定可繕寫
 初熹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是後得此
 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擬近不足觀然迷其世次為詳書
 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溢殆難以句讀也相傳浸久
 又多譌謬無善本可相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二而其不
 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江海之上不丐世俗之垢紛次
 輯舊聞以為此書雖非有險奇效絕之行環帷偉麗之文

然其微詞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
 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名曾不少繫見
 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若昌
 晦者可謂近之故熹因校其書而為序其意如此後有君
 子得以覽焉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
 所集錄觀其序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
 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慨然自恨身貧賤居
 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
 來東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
 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祛其素
 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
 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拖橫軸懸之壁
 間坐對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把玩而
 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
 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
 者或為橫卷若書秩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
 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
 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書
 以誌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吳郡
 朱熹序

許升字序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

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子學子察其得於內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謝上蔡語錄後序

右上海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後得吳中校本一篇題曰道語錄陳留江靖之作序云得之先生二家之書皆溫陵會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捉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校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校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詒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為得臯於程夫子而曾氏為得臯於先生者則必臯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

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此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者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為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貪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遠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朱熹仲晦書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凡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

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散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以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特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為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闕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係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

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為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間而為一日之別未嘗不動動然相嚮慕以別為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為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為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為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為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數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則宅得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偁疏約而修之以為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特相父子選其私智盡廢先儒之

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非是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備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餐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

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法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特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切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去聲矣通者已知而特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母欲速也循循焉而母敢惰也母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母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脩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

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
 二三大臣以為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冰
 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為誌其墓
 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
 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
 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願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
 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
 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
 為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
 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為是汲汲
 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
 立身揚名之為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
 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
 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為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
 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
 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貴乎已而聞
 於人者亂焉父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
 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願乃指書發
 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
 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為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行矣
 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其心則世
 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者俊在
 服子之所病始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子而
 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

親云者亦豈遽為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
 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
 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隆興
 二年夏六月壬午新安朱熹序

困學恐聞編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
 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
 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早矣然能
 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
 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
 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
 困學名于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
 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學者其用力宜知是也讀是書
 者以下民為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為恐則予將取以輔
 吾仁焉

戊午蠶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
 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
 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
 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
 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
 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

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而與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榮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志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賁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雖不可和者尚書張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

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新伐銷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决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罹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

終梗桀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
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
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

贈李堯舉序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
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予稱說云
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
是殆見吾厄窮之爻意其所不堪而姑為是言以悅之耳
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類予者何可勝數
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欣厭以為避
就則可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彼為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以
吾言動其心哉余為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
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誣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
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
而忘其窮之為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
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寔多必將深有感予言者矣乾
道元年十一月朔旦丹陽朱仲晦父書

魏甥恪字序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
為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為於世則蠢
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
也終無成矣魏氏甥茂孫善讀書能講說然余患其無所

作為之志恪敬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以元
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毋怠毋忽乾道二年正月二十
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予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為問甚勤予不
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而所聞之
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日語予求所以易其名與字者
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
然前輩有言名字者已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假借以
稱道已之辭爾矣以求勝為哉林子曰不然用中之名在
中庸實舜之事非後學所宜假借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
而不自安非敢小之而復求勝也且亦素請於家君矣願
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稱焉則所望也予嘉其禮與
辭之善也則告之曰舜誠大聖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
類予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豈
不知舜之不可以幾及而必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為聖
人不以是為標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誠能志類予
之志而學其學則亦何歎於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且子
不觀於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顏子用其
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
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
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
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予必將道顏而之舜
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故予謂子之名

則無庸改而請奉字曰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子以是為足以有警乎無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乎因稍次序其語書以贈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徇於宴安無事而不為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于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讎耻為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與剗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待從之英下至韋布莠莠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疆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固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者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兵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為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聞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長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

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樂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為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疆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為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寔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真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秘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撥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

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真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今為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故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為妄而徐君之得諸君也不為幸其挾諸人者不為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薄厚淹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為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

為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論之庶乎其有益也乾道己丑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備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官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教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東歸亂藁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為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誅而賦之四五日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批曰此亦足以為

荒矣則又推故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別遂偕伯崇禔之東來道塗吹舍與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為事蓋已不暇於為詩而間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蓋自儲州歷宜春汎清江泊豫章法饒信之境燦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其素掇拾亂蕪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愈為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毀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特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藁之存亦未可以為無益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髣髴此固不待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勅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藁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書

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相寬居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性命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復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為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潘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為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合法時舉子筆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為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

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請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撮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各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欲其所以奮千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

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魯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志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傳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類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林允中字序

始予得古田林生用中愛其通晤脩謹嗜學不倦因其請字字之曰擇之一日擇之又請曰用中之第允中亦知有志於學而其才小不足願推所以見命之意字之曰擴之

何如予時未識允中而以擇之之言知其爲人也則應曰
諾明年曠之亦來視其志與其才信乎其如擇之言也
自是從予遊今四五年矣徐深察之則其爲人蓋勝外而
明於內樸外而敏其中是以予有取焉今年還自吳中過
予潭溪之上留語三日則聞見益廣而將有以充其才矣
間請予文以序其字顛予言何足取然嘗聞之動靜相循
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者用之壯水
之瀦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曠之誠自病其才之未充而欲
卒大之耶則亦反其本務其實而已矣曠之唯唯遂書以
授之乾道壬辰九月丙午新安朱熹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
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弁上之晚病本善太詳目錄
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
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
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
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
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
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凡字之上下行外書某別之
無事依舉要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
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
例而善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統者始行分注
爲戒者其有善法惡行伐殺生除拜之大者授例如不在此
而見者其有善法惡行伐殺生除拜之大者授例如不在此
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說亦頗足以附於其間云

便夫歲年之久迫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
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
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
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
於下而人道足矣大綱舉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發
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
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
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
安朱熹謹書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之
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
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撥取
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
所得當續書之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
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
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
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
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
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
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魯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
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

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
 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
 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
 者今折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
 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
 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
 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
 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
 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
 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
 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
 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
 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
 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遂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
 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彙一編輒序其所以而
 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
 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
 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
 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記論性後書此篇雜以問答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
 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眾賢心亦
 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
 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

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
 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
 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
 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
 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
 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
 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
 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
 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
 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知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
 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
 為本體靜為未成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
 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
 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
 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
 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
 髮思一作處夫思慮未萌者因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
 此雖未為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
 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
 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以仁配義則義為質
 乃無病爾此彙中間亦屢有攷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
 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

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教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晝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乎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乎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脩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脩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斯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歛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領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

一馬主敬致知摧驕破客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叙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斯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脩身齊家治國乎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脩之驗也夫

程氏外書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感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

于本朝灑漢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消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于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駁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

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飲其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摭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腠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 代劉共作

知人之難竟辭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子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泮忽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蠱如鬼域狐蠹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察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

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
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
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
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
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
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
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
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
獲上疆必重讎耻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
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
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
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
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
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蘊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
頽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
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節開張出入變化俊偉
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
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
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效而爲之也蓋其所稟
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
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衽心服至於
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誇詆然其極口不過
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

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
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千百篇守番及夔則
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祈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
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
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
厚又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
與道舊感慨歎欬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
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
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
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
識其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
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
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
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彊隱然
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
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
家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懷安縣儒學訓導樂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序

傅伯拱字序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主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古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寧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為禮略矣然奉手當膏肓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說以授之景陽風骨秀爽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遜讓之學矣盍亦識夫尊者所以命己者而不忘乎恭敬之守異時以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己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陰

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蔽私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新安朱熹仲晦父序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弁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為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予也然予方將東遊屬蕩窺龍漱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箭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時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意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書

送夏醫序

予嘗病世之為論者皆以為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諸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恠絕出有若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淳熙元年秋九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復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

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違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傷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

學論等篇乃或弁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撰言陳博以太極圖索仁仲則以為神機之傳故先生所學之一師而朱其至者武當神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未見潘誌而言胡氏之說則又未不傳於世向又皆佛老陳蕩之說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其一繫詞說又皆佛老陳蕩之說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此則通論其大旨而易通繫而潘公之同象也觀此則其非不知其法易而為今各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各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端其大者如蒲礪云道復窮理如快刀健斧而潘誌所為礪夫人志乃為水認其所施而改望若此之類皆潘自名又云朝廷曠等見用為發感應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及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潘法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承如之當為二章亦如之類又得何君贊道詩序及諸

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瀟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既見遺事翰內又按瀟溪廣業張武所說先鄉鐘費里手楷橋先生家語云瀟溪隱居在道田縣鐘鄉為上下碑先生之出於唐則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瀟溪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潘公自言初見先生於世乃甚有斷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頌先生洪州時事曰公孤風遠操衡於雲埃之外常有高樓遐道之又讀張忠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神機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張意合竊疑是說之博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所不見萬物之理鉅細必備無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藁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鉅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喜謹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眾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特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

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燕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難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甚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喜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喜之棄頽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求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之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悔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

自其先大夫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了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特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卒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疆虜然自重圍既解衆入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無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遽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並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遷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疆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書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朝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備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

觀朱熹謹書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序

清源郡舊刻溫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曆皆八十卷曆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本指傳授次第以及宣取投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者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俊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乃用家本雖正移之別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逮也一日過客有以為言者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熹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脩此邦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為我記其後熹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既有博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日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于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之之晚既未及以聞于上而黨論繼作科禁日繁則又不得以布于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於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

燬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啓迪天衷既以助成皇家稱
造之業而其摹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蓋公之志
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于今乃有
聞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求休烈熹誠樂聞
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
亦視其書之顛晦而考其所以關於時運者為如何則公
之所為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己之心當有可為太息而流
涕者矣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乙未日南至新安朱熹敬
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
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
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所以謀人之國家則
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
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
道經以開聖學其說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
子之言蓋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
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
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
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
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
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
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

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
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第定叟哀其故業得四巨編以
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
其文以行於世非予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慨然開卷亟讀
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
耶無足入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
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
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
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
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
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
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說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
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此年以來方且窮經會
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
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
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
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
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
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
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
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
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
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葉特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
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

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向雍林文集後序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第死不墜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撼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衆歎息不知其心曾面目為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隱隱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繁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蕭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輝赫赫奕不可稱數然建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替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

卒守孤城以抗疆虜百勝之鋒遇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讎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為之於不可為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鵬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竒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其於公之志行本末則既詳矣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熹使為之序自惟晚出輒序公文而又列名二公之次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是辭焉而弗獲也因竊叙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緯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

願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
君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
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
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
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
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
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
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
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
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
樂而歸之還自恭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閑秩
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
嘗不以經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
哉君沒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
鄉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
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
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鄉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
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鄉請序其
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為文甚多東鄉未能讀父書
而孤故其所傳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
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
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

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書此贈之
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翁
書

金華潘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一
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
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
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
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為君子而
引翼扶獎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
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
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
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
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
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為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
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
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
以有德病根也之不得為剛蓋專以是為君子之德也嗚
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
熹雖不幸而不及掃洒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
其所存之彷彿也蓋公自宣和初為博士則已不肯託昏
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矣及為館職又不
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石
對因論時宰何臬唐恪不可用恐懼國事以是謫去曾不

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試嘗為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為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還朝又以建此奏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立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燿暴起禹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生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躬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為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愆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僕剛者之不可見况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伸其志以沒其條素

革業有補於時可為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謂書蓋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劉其梗槩附于書首以告觀者且將時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某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州字德鄰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為郡守部使者愛民耿姦不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淳熙丙午春三月己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謹序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撰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蓋真逸手記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

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寔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渥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瘳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交建陽蔡君元定季適當此之特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充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學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習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

此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特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葦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篋故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呈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焉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唯唯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則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鄙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聒幸茲東爨極天

周隆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之所以為教則又

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發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儉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敢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備已

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蓋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知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聖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愛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李存誠更名序

李君棻忱相見於政和余問其名上字之義則曰先儒之訓以為輔也余謂不然古字多假借棻蓋與匪通用顏監之釋班史有是言矣余嘗以是考之凡書之言棻者皆當為匪其義乃通李君曰然則以匪忱為名愚之所不安也請有以易之余曰去匪而存忱可已李君曰諾乃書以遺之而字之曰存誠云紹熙元年二月十八日朱熹仲晦父書

雲龜李公文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竊有感於參知政事隴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太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官微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雅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瞻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闢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為小蘆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奄躡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以為策公獨挺身赴難神米毅然逆

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為所以離貳逆黨學後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為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幾動色具臣醜頽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默然逃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誼嘗以公之遺文屬熹為序熹以不文謹謝不敢今年通守之弟齊安史君統又以為請且曰說之請非有他獨願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者不獨以其文而已爾熹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復焉因竊論其所感者如此以附篇後蓋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付授之意今略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紹熙元年冬十有一月某日具位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豈可

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聽節築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歟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駟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

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孫楷仲文集序

蘇臺孫侯楷仲示予以其所爲文曰谷橋愚藜者十巨編曰予之用力於此深矣予其爲我評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讀楷仲兵要之書矣觀其述作之體不爲文字之空言而必至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鳴於世而已哉今得此編而讀之則其律令之嚴關鍵之密又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爲空言而必求有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易奇文微實而難工昔之深嚴苦而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閒暇流暢發越若律呂之和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深世當有能識之者不特予言而後信也至於談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爲本論事之章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爲用又皆明白磊落間見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異時有志之士蓋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病而言也紹熙癸丑七月既望新安朱熹書

武夷圖序 乙卯中秋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崑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

到處往往有枯查神石鏢間以皮舟船棺槨之屬極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近遠漫亦難辨識今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鄉情隱顯之間為能有以盡發其秘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為題其首以祛舊傳之惑云

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抗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安為法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抗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今史所載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

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蕪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書韓文考異前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為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抗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眾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林貫之字序

莆田林井伯之子小字轉翁間以謂余請有以易之余曰日月山川隱疾之外何適而非名唯母曰翁者以去自華之嫌斯可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圍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齒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唯我之所轉而莫能違也嗚呼人之為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為物之所轉則

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當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與學所以教其子者固宜熟於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為不謬云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為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情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起意一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絮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為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為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節奏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為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為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為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

窮以死也表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積而藏之以為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閩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為詩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闢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為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穎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充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既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慶元己未七月壬子雲谷老人書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為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懼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夏細旃明師勸誦之益

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譽者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背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關聖賢輔不逮之云亦看兒之禮佛偈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矣之資而何編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龜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毋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龜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刻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詞集註序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恚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

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汝浹謳塗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嗟歎諒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括舊編粗加廉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贈畫者張黃二生

鄉人新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遺事於屏間而窮鄉僻陋無從得本友人周元與吳和中共稱張黃二生之能因俾為之果能考究車服制度想像人物風采觀者皆歎其工二生因請為記其事予以為二生更能遠遊以廣其見聞精思以開其智慮則其所就當不止此予老矣尚能為生印

之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四日晦菴病叟書贈張彥悅黃某

周深父更名序

水之深者淵回澄澹人莫能測其源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必濬之而後深此理之必然也深父更名以避前聖其意則已善矣而其所欲名者又即其字而得夫所以深之道焉豈不又甚可嘉也哉自今以往因稱有警而日有以深乎其內使相與遊者但見其淵回澄澹有異於前而莫際其極是則深父之果能為深而不負乎此名也夫慶元庚申閏月初吉晦菴病叟書

贈筆工蔡藻

予性不善書尤不能用兔毫弱筆建安蔡藻以筆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勁健予是以悅之藻若去此而游於都市蓋將與曹忠輩爭先云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仲晦父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解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為兀
 奕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
 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
 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
 世高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
 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早矣彼猶以
 為晚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為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
 中左右朱墨蒙犯蓬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
 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
 其不遭則可亡不為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
 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為若古
 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
 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
 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
 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
 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
 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為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
 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為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
 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

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爲
 不可即日戒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
 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羣議所以歛藏守視
 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
 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
 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
 公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
 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求來不怠此熹
 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為也紹興二十
 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
 備西北異特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盜衝
 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
 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誘喻意吏士
 士皆感奮為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劔楯利仰
 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
 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
 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狗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
 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斤以為射圃
 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
 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
 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為無事而勤
 民矣蓋記其意以視後子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

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為主簿於此是為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為人以為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特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為人屬來為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為閩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眾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為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休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為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比服之使躬問學蹈繩無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禮至重下

至金穀出內之織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州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為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固舊葺壞以居而取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更以去而君又以為請既不得辭乃為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

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為耕且養者質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為人孝謹誠懇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為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總明潔可晷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為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為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喜言為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畏壘巷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曠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為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奔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浹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庫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盆荷之屬又皆列峙於庭

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狃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窻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為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巷自是閉門終日儃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備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為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為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為人而敬愛之凡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為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覆而居焉惟夫子為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為生之學盡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

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為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莫以語吾子抑嘗聞之入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又久而熱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為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壁庶予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拔齋記

余為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其自欲故嘗聞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况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為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

歸樂堂記

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披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為記予嘗為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卧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纏綿道語舊故如平生雖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為我記之予惟勿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林迫勢利騰騰軒冕印鈇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秦之餘厭若淡泊顧慕嚙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以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疆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為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

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遷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折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尚能為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微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數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

入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揚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弁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同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

交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立張侯仲隆陳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按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檄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豁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温公之志其爲典刑揔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寢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

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祭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李立甘可大來錢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櫛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祭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官至櫛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欲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特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醜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况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警感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克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

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

大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代 毋志一本 作明志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聞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筭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通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惟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聞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絕障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漕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而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驚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

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諗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錄後記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毀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閑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擬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熹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官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

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為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于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為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蹇謬之風清節至行為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開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之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勸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意為之記意惟今之為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濇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

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質於今之為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已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以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戒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然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真然自

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予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息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鑄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終身不懈間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度居恪處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為我記之以告于後之人而鑄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獨幸得從叔京遊而凡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壁之間以為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某字太和始

為山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為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蘊靜直方之操得于天而成于學充于內而不暴於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以馬公移書偽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已功遽繫詔欲削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殺其身此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為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民彞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既聞道于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街訓嗣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統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

致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為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統吳公說皆為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係載增益僅不失墜以至子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不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為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為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為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

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其仕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燾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蘊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為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藉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器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庶勤以捷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間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為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為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益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真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為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乎於上下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于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

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躡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巖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千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實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爲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爲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願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爲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

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解故在縣治西墉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其來知縣事則計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拈蒼葉君其至而尤以不得蚤夜其職為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為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地之入于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為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弁叙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為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劔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敷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巖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為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為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敷始至而病焉顧以數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庖庖漏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為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

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敷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為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為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為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學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輿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模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媿媿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

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數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數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糶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數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數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

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畝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截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着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珩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弁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楮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准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

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瘁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鑄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道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微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蒼蒼繞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湲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瀉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橋焉畏險者或不取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

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
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連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羣峯
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全入
則咫尺不可辨敗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
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
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
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
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
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
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
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潑灑
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丈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
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
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
石如巖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
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
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
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
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未暇尋也行數百
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
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揚而度回視所歷羣山
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

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
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
爲軒窻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
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
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
石池山極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
間所謂晦菴也山極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
層嶂其背可耕者數十畝寮有清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
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
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
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
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
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
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
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壠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
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
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畦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杜徑東
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
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
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壁兩原之水合
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
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
頂平處劣丈餘四隴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
保然俯而四顧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

濟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瘠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橈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蒼翠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懸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巖竄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為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貨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末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又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接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

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特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君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又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君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君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嘗道射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勝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為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泐

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益火無復遺跡近歲熹

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
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
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

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
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
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

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
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
根春容擘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

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所謂晦者則
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
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

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
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
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
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

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
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
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

業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
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遠聞

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春某月始
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

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
統顧學之難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

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為
多肅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
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

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為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為吏
者有以法於其治為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
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

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
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其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

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為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
而嘆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
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

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
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
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

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
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
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
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奮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為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躐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慶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

馳騁乎荒唐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雲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故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此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志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編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父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觀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

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而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備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耐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闔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批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痺狹又特甚意欣然樂

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充者而日君焉間獨仰而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若之哉乃更題其榜曰批齋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羨則聞有日矣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鈍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俾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

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寐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交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謂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外而益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精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蔽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

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入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入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紛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滿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界乃得與焉夫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德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滿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隸師傅黜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乎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順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之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彜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

日發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遂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効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李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鑿路臨幸學官發詔諸生勵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其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拭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巖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理僻為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為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卻使者有感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圯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為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修前人之功侯之為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

以遵先王敦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為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為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為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為主明理為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濼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垂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

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為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授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

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積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購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論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謂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

公醉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勝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第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爲善者有所怙爲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于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艱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爲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勝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媿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耆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爲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

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頌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為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故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與固非未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為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垂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

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又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為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頽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牆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繁紆渺渺一日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曉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愉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

燕有以慰風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已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著維大淵駭推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求其地於城之東北得郡人盛宗慶圖廣孝義蠲其租率檄司戶參軍蔡星子縣尉蔡奉政和新書築壇三成陞四出東爲燎壇南爲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墜而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墜經始十一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其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負而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已

亥之春義興將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拊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儉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頌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羨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誕謾謾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

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幸妄之說而乘之嗚呼

吾道之不亡特民之衷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

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

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是而

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

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答兵萬里為國

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

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

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懷安縣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記

卧龍菴記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曼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彦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錄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交張敬夫嘗為賦詩以紀其事然巷距潭猶數百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為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為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

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戲適大侵因勝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叙其作與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時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壯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藝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

復能爲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遠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堂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予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優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速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記以為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灑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脩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為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知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

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暨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為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脩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為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為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為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脩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為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櫛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望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鳴中四郡填撫民夷為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

謂承流宣化為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為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為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恥之而未有以聖也淳熙八年今帥字韓侯始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為之正田畝之籍薄盜米之征教之以耕穡灌溉之法而絀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為陳說禮義廉恥之意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暮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為歲時瞻佇祝筵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誅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辭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為可書也然其為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為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為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九年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夫不克就溫陵曾君秘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為屋若干楹殿堂門廡

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某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為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為士者雖或負聰明撲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為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為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為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交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為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憚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誇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狗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責於己者固已悖矣况其所拘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猶已事而觀之則局若慨然友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茂實大聲聞將有自然不可掩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為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教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為而判官嘉禾丘公毗陵充公表之所徙也豫章為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聚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疾則惴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燁始有聞而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護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為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諭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為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院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溼煩鬱診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棺槨以垂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弊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為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暨為田千有一百一畝歲入租為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為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

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弄得故僧田六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為至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為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涌泉之澤於湖山數千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為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為始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贖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為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秘閣脩撰知婺州事其救饑之政亦為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菴記

金華清江時錫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先人之壘東萊

先生既辛亥而銘之以告于幽矣惟是祠堂之奉既作而未名將無以著先德于外者敢請於予何如予不及戰時君獨觀伯恭父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且嘗以書爲予言之伯恭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知時君之爲人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憲教之菴而君之鄉大夫潘公德鄰聞之以爲然則爲之大書以揭焉錫等既刻之石而又以請曰名菴而有以發乎先人之志子則有賜於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於久遠懼泯沒而不章也願吾子之遂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之言而信吾父於後世子之賜不愈大乎予不得辭則又書本末如此以遺之嗚呼君之子孫既多且材歲時相與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遠者大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予言之而後傳於遠哉

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州學瀟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知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瀟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

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辨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檢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慙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倦倦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者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鄙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

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福迫濬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木半而願適承之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遺遺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為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為齋廡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備祝號以告于神而安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

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符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兩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繫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願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為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劬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率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旣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負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入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

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駁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登連覺良疇接吟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無絕獨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求久之乎趙侯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倫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

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頴贈宣教郎徐君揆遠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舉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旣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

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為公恨也至於叔孺罵賊不祇以明官守之義宅鄉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循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革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感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不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繫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為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為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杜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歎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粟之制也然子之殺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賒恤之儲而公家無餽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為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很俱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嘆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為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滿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為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歛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毋元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為此特因其積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仞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

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以以縣而不以卿其職之以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望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壤地千里求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攻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難社舍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旣寧之境其陘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莠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數歲一餐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剝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群聚飲博嗚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表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歛元履又爲請

得築倉長灘廩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母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逸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餐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糶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凜凜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歛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特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租剝舒聚歛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警而說不能以相訛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

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効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揆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秘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關社倉記

招賢里大關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為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秘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為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餼飲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為之更定要求搜剔蠹弊而以特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為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

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飲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為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為之記其本末以為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為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龍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龍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為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畿冒郡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為言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關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虜圍既迫群小方謀拔至尊犯不測為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與疇咨人望首召公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遺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

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
官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俾肥
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求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
公之忠義壽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
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開講堂之東
肖公之象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
受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善記之善惟天下之義莫大
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
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
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金軀保妻子之
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後起於其間
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
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難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以其
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
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
則亦孰能及之哉故善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
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設有平日之
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
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特嘗賜額額
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
不復脩矣俾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廊始因舊

址列屋數間勝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
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求侯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
且募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
釋遣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調管侯
繼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
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
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
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
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
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
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
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
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
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
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
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後而不敢憚
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
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
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
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
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
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
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

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存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劾六賊留神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為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摺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闈浙水沄之所錄而遂投檄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

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為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庶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為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為記屬予病未及為而田君去今太守求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為解強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為刻之鵲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七十九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為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為之已垂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為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鬪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為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驪然無與為異吾嘗因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為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諫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為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為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為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與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塵事為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

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為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為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為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很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為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令宰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為異鄉鬼也民間是令下為之感泣復相與携持而歸眾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違樣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為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流亡碎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為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惟一曰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卑貧而入仕又甚晚願無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背來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為之發舉居積以佐

其費而凡所以完葺立壘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為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為我記之以告其教且學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安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為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六品家雖温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宜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祿利而求温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脩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羣居于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沿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奏置領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漳浦開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舊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廢懷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龍溪縣來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復為州大曆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正元元年乃更徙治龍溪唐末五季之亂常為泉州支郡而偽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諱輒改號為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二

州版圖歸王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入朝請吏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長泰縣以屬焉蓋凡漳之所以為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將則陳公沒而為神今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否以至干劉侯而後始有紀焉蓋其聽壁之記本嘉祐中鄭侯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又趙侯公綱之為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觀焉則其本理往往龜裂且其所書又太煩悉而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為買石延平龔置聽事更為摩窠省文之法以寫舊記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云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辛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取問以職事願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

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為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求歎以為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以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廩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公疑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為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衛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牘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黃錫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為竒立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二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太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牆亭榜皆已無復存者

為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牆築亭其間益為高厚宏闊以支求久又礪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賴求得舊榜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畀旁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為增葺費而又以予為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為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水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君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昇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窅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嘆曰疑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君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官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踞踞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壘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水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闢

陳忠肅公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安朱熹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入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嘗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祭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

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譏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入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詭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眾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為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昌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

下崇安建陽杜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
攷其意作為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則市米十二
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糶
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
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弁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
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
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
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
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郡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
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
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
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夫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
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歛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
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
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
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
成也李君於子蓋有講學之舊子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
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
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
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尚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
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
義禮智之為體剛愷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

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
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
曰傳學審問謹思明辯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
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
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淡冷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
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
誇多鬪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
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
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
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淡
冷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
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
明其可嘆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
而因建閣於其上橫截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
取校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
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飲而開發
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
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
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
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
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為
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
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

不以泯心思咸聞見為極致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而
并推近世所以為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
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
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
宜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五山之鎮頭者合
為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火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
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
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以舟楫為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
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
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
而亦為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為橫波所蕩擊
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關怒騰壓其險為尤甚故
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為浮梁以濟久矣而
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
而嘿圖之爰之廼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
大姓聞之有以羨為連環巨絙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
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
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為唯是為可久遂以
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謹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礧石
為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
比舟七十艘且砥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
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深沒之虞

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籌畫一
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錢五
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自為質質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
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
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
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
不宜又非獨此為可書也姑為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
使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
與其邑人之志也云爾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
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乘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
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
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
九成之學為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
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
之緒以授河雋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
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
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
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
嘗講於其學也敢請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
熹發函三復為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
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
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

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
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藩侯於
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
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所謂無極而太極
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
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
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
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
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
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藩侯
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弁附此說以俟後之
君子抑備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
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浦城縣求利倉記

浦城縣遷陽鎮求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
為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
其里中歲時斂散以賑貧之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
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燬無餘歲或不收民
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
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效欲取
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
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
得致其役營度故壞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
移縣廩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餐以貸冬斂以藏一以淳

熙某年社倉制初從事盡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
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
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載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
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
日之權足以制一而後其後為此乃權足以恤其鄉鄰蓋
未嘗不數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
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
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
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
推所餘以偏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為之書其
本末而弁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忘也紹熙五年夏四
月己酉朝散郎秘閣修撰新權餐遺潭州主管荆湖南路
安撫司公事朱熹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紹熙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
教授嘉興林君某來見請問所以為學之意甚勤與之語
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為己之學而進則未已也既
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
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其屋不特楹亦多頽圯而
禮殿之壞為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
不自料既為之講以所聞幸頗有知鄉方者又將撤其故
殿而一新之儻遂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
者於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
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業而皆本於所謂古人為己之意

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屬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瓦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宏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面左右衆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數應圖合禮取諸監學靡有備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焉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還家甫爾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旣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調守貳合群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嚮往而幾及之非徒脩其墻屋設其貌象感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為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為吏者於是數者猶有不及求其能如林君之所為者則既難矣而况欲其仰體國家之意以身為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為學者而心庶幾焉豈又不難矣哉於是為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厲其徒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十二月辛巳朝請郎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脩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

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嚮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斤長橋餽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為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為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料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嚮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齎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數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與築之緒為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為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為之書矣而况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貴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為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會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餘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聞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即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即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緡屬爭先視貸籍無倫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故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完備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

自行也而况於所謂社會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弁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弁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

寧菴記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蓋理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憾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毋為吾羞足矣語絕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亦不起疾諸子既奉兩柩合塋白沙石荀之原乃築祠堂察舍以奉丞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菴買田百餘畝以給葺費輸王租而歛其遺餘以為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其所以名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忘也因為書其本末如此云慶元乙卯六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

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礮石刻之真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為此非敢以為夸乃欲以為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為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責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蓋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唯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

者猶將有所不肖况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為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參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褒贈故太學錄魏拔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惟拔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為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過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祭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為如何耶後二十年拔之從弟誠之始議摹刻制書立石冢上而臣頃嘗待罪史氏偶得茂良等所記因書畀之請并刻焉以丕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未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勤於忠謹云慶元元年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朱熹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第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印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

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符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以明德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而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敦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傳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

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閩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閩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筦備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傳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璜十二邑之長陳君和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舍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舍於崇安縣之開權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于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失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仲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泚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度外爲

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歛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蓋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穹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啜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

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比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誠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城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歎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兵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勸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

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具官封賜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共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觀舊題歎前脩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錡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諸事為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其芒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耶耶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為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蒲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路通江南春寺苔野雲蹤跡去還來如今宴坐孤峯頂無法可傳心自灰 祝融峯似在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明月又重圓 明公從小便超群佳句流傳繼碧雲閣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 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投瑣僧妙觀而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喜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又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為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溫厚親深其得失之筆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若山中出雲兩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精籍漢先生除閣老新裁身角冠劉共父自秘留取幽人正字

對靜儀列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尺麼青二章或傳

以語胡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

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

歲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

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

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張魏公為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驚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謙家藏胡文定公帖

兒曹外甥輩比過洽宇在寅為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即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

以歸納乾茵承貺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

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呂紳徒章者或見之望更借示自五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幸幸呂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西不知今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所奏前章及第二義不以示他人恐知安國又上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足歎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後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彥備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郡樂國也便於養親同增歡慰臨川密邇鄉邦音問易達彥冲退然自守深可嘉尚德門積善久矣如昆仲出則齋其才力建立事功居者進脩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鄉鄰亦預榮焉衰老觀此盛事不勝欽歎安國又啓安國再啓湖湘早穢之後民間窘迫而供饋頽繁江西諒亦爾然教令既亨吏民信服不晚必有除權矣寅在桐江幸亦粗造然歸養之意甚濃謾恐知之憲姪比蒙恩命皆昆仲平日獎提之所及也感佩之意言不能喻安國再啓伯達孫今已長成莫須早晚令隨貢元伯伯習知禮

義若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其畧如此

屏山劉珥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伯父秘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特秘閣守臨川兄侍郎公守溫陵第屏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郎守桐江兄子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偏及之後一紙胡公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所稱范甥者即平甫外舅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嚴動有法教讀此者視其所褒可以知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珥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珥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雜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謬謬熹以門牆灑掃之舊幸復與討論焉竊以為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張敬夫為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既為允溪大夫石子重記其脩學之事又為作此五銘焉時子重方為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喜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

遂弁以其銘見屬喜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為是
聞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徒於文者不能有所
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
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
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
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
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
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
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為一國一家之制
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
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為一
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
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載版本亦不足據則
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誥
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
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
益折衷共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
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
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闢博若無
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
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
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
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
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
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
其有以盡待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
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
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
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揀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
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
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
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
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
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
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
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
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
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
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表君機仲乃以暇
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
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

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奇熹始得而讀之為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梅巷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真臨川郡齋摹本見奇熹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子竹溪詩

婺源羅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一也好為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閎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拜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予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味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或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

月既望邑子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為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於至善以上並從經本而增詩云勝彼淇澳以下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今六章釋誠意並程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書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賢所正衍文詁字皆存其本文而闕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見於釋肯云新安朱熹謹記

書中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

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至十二章
 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明道之
 體用文章廟言庸行夫歸所始所則也君子之道鬼神之
 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
 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細則非知道者孰
 能究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學二十章論家語本一
 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他家語之文章二十一章
 語勢未終疑亦說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二十一章
 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及復推說互相發明以
 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
 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章信入道一
 承上章又言居上而言亦入道三十章復信天道三十九章
 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反言下學
 之始以終以終以始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德諸體
 意自入而入于天也意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已意分其
 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
 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
 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
 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惇之禍自信安來客崇
 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及
 諫議大夫無恙特爲子塔達聞文正公事爲多時爲賓客
 道語疊疊不厭且多載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
 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
 所傳止此蓋嘗以其手藁屬景迂昆公補之而尾謝不敢
 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載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本皆
 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爲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
 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爲世界自有

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
 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象文象
 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
 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爲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偽書而尚
 不識其體製固爲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
 遂至於僞真也耶間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改語之前
 別有凡例二十六字尤爲命圖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
 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
 論說徒知以凶吉臧否平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
 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
 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炳文爲不妄嘗欲
 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
 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溫公
 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
 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
 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闕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
 有以考焉是時又得溫公易說於炳文蓋隨卦六二之半
 而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騰溫公手摹適至
 而興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云好事
 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
 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爲真與僞也時又嘗問炳文或謂陳
 水記闕非溫公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溫公曰錄月
 別爲卷面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他人
 之所得爲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之家或

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虜入洛特從溫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群盜執以見其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也群盜相顧失色且訊虛實因出畫像及數諾之屬示之則皆以手加額既而俯仰嘆息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師之言不使吾屬披猖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爲也丞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又揭榜以曉其後曹以故骨肉皆幸無他而圖書亦多得全凡此人亦聞之者因弁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陸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擬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之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欲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絕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

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踏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拊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覺使其塔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未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焚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

吾病發有年乃復為吏然不為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因疾此書之妄而發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間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李少膺牒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此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為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為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水為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闕史直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熹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

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牒說書此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離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此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惟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疆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故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新煩孩兒各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喜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劍之尤溪熹實為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特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騫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察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則先聖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嘗記先生行實採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為字

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之強名也欲如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各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孝官春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至字之爲濂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粵嘗有文辨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典專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之失而發原宰三山張侯適將鐫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朔旦縣人朱熹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卧病銓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孀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熹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爲己之學而使國人類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獨以其得乎外者爲親榮哉因竊不辭而跋書其後如此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也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壽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知趙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及矣問於士友之間皆言趙侯與其昆弟平居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至又知其非出於一時勉慕而爲之也嗚呼其亦可謂孝矣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時進而立於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士大夫之所爲者無疑也因亦輒書其後云淳熙己亥四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彥遠行實名彥遠字直之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爲人以爲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教而世或疑之今得崇道趙侯行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之者深密詳盡至於如此豈亦僕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歟抑以是爲質而致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泯之義理以是爲始而力行以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足則熹愚不肖於著作君蓋猶不能無懣懣之望也敢竊識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淳熙己亥中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宓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察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

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八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遺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弼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蓋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唐軍治直節堂記樂蘇文定公為郡守徐君師回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已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屢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求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更有老栢焉焚斲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繫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惟植杉栢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喜亦以病告歸矣嗚呼

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為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獨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傅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為贈乃復寫其名於後圖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已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叙古千文

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誦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筆刻真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已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為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聞江東道院之東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已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拜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繫愴然出塵去粗朝夕急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草平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

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長句奉寄子禮提宮吏部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蹇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知亡急舊日詩書卻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支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蓋以脩己治人為一致要之事實而不為空言者今頌二公之詩可見當日衆賢注心高仰之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業相期於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慨然有感於斯焉淳熙己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也而能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為之太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己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節誠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誠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

林向氏刻真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為人今得鄧生綯所携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述之盛如此不勝慨歎夫居士之為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歎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姿本薄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以矯厲而切磋之邪因敬書其後既以自警且以視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書於南康郡舍之拙齋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為不易之論也來南康得楊君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蕭田方君元案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其蹟今藏道輔曾孫次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樸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略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亦可考見當時器用車服制度不但為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朱熹

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冰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二公跋語為之隕涕淳熙庚子五月戊午

跋太室中峯詩畫

觀此卷二室諸峯誦陶翁送平長史詩為之慨然掩卷太息至於畫筆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月朱熹仲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項年編次此書殿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向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克明啓

行藏勲業銷荷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增尋整經立之趣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為之太息

庚子至前一夕六老軒書

跋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

獨孤及為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揚賁以書繼之曰富者出萬今易以千貧者出百今乃數倍富倍優貧倍苦及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三萬三千而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高戶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貫其次七百六百貫九等最下蕪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入日因盛故今為口賦法以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乃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右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大曆中卒於常州此又在其前可見當時田制墮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為一切之法以亂經制何耶所謂三十萬貫者蓋并租庸與雜徭言之而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稅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情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恣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

四十四通為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有讀子和五世祖磨勸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各太祖時其孫敞敞皆為聞人今子和弟子澂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為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辨焉敬夫雅以道學自任而游戲翰墨乃能為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為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為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得去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蘇聘君庠帖

予來南康間蘇聘君嘗君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存者求懷高風不勝慨嘆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益深遐想淳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為寫此及遠遊秋夜等篇顧念山林俯仰疇昔為之慨然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間暇

絕無疏荀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為如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晦翁書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為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勤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為本故其與人言亦未嘗不依於此今觀

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生共父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陝奔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哉先生之子珩有味其言欲廣傳之以悟當世因屬熹書其後淳熙辛丑八月甲子新安朱熹敬書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淳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中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

之莫府趙君彦能將撲刻真府學以規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雖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禮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履其淺而儉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躒等之病而

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跋陳微猷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巨測力辭不統項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順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牘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

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八十二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淳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摹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喜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喜書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連雨不止所遇災傷殊甚京口米流碎疾人心已絕皇皇又四月天氣全物正月冷米流碎疾人心已絕皇皇又四月天氣全物正月冷米流碎疾人心已絕皇皇又四月天氣全物正月冷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履徽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緒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掎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為書其左朱熹仲晦父跋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奕世係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

然矣淳熙壬寅換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翻翻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以自辛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他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昔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賤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鐘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為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為非鐘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論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書畫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重也絕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同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蹈斯言也豈其

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然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贖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蒼書沈公之言為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沈公蓋叔博之碑人時為越州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變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特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惜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軟傾側媚狂恣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述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八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睡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誅數如見其人為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為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綴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知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搜既絕遂以身殉予讀哀贈詔書及其家刻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彙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錄以為臣子之勸使其有所

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奔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薰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為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書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獲數息淳熙九年重五日穎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請文饒處當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為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之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往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句曰吾不忍助民蠹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藥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併書之可乎此乃陸念

明州大梅老法揚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于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為送蕪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揚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揚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刻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為作論語解序欵衽三復如奉旨敢竊推

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再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疊疊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草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為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為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君辯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為可與言詩者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為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難履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社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

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為南劔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寶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潮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鄞尉廳無壁記寶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為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槩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為不可無傳也礪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喜於翁為同年生前此未復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肆之作也伯奮求序適予太病眩昏不能致思為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睥敷入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故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顯

川公所為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為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為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良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予山者遠矣予山蓋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為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予父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誼謙之樂尤恨不得為坐上客也雖虜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舐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

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假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奔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為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夥蓋詩猶真蹟而於灑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為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獲不菑畲而利有攸往者耶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為縣窮僻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馱輶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

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求平盜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感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改馮君家藏唐詔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徽召諸道之兵入西畿也蓋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使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早師出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觀其功雖不大顯然其於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劍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

子新安朱熹書

改程董二先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序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恭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嘗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錄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僞熹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柄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據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謝君

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專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為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為文字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詳一本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為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為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

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綯而綯得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喜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諸極水解的破者耶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决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識經疏附母而始遷遠租享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為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揚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某處璿為鄧言公先已葬將樂縣鵝惠鄉珠林山作識時益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說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夫真獨沙縣乃為板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墓壘蹟龕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為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判勅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為激貪立懦之助而桂林

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陞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陞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惟之予曩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橐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溫公之手何耶齊賢又出良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望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

求之則庶乎有得於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燭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爲政寬易愛人意者前入爲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予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聞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會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其子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爲人而中興人物之感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槩見因爲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襄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圯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予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當會意

處未嘗不三復而屢嘆也至所謂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
俸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
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
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陸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陸辭奏藁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感然猶
以未及見其筆為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
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甯中公之二子及其孫
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
密又與江西秦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
嘗少變而彼諸人者其可以昇射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
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
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胥流
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
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東南董之筆者
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僊遊長嶺廐置

跋閻立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立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潭水之上示予
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異
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為道術者則
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
矣然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
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為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
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據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
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噬藩之語今此頌又用夔觸字按
夔既見靈光殿賦自為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
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
見識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
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
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恭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
帖模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
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
之輕重察於買犢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
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其族之
父兄兄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
謨禹貢其皆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
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
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
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
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
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同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類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易而不可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遺秦而亡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眾篇之義合論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眾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

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識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缺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撓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鋼於後世諸儒之說願三體大未能緒

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其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弼父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為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景仁為予言大詔昭遠同韻此謂遠當為遭似失然嘗讀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遠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遠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叙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功臣區與驕韻者西南夷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為誤而岐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虛聲者蒙陵酸平讀音皆為疆然則大招之遠當自疆而為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書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閩阜道士其慶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齋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為是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任獨是

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秩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臂助其吟詠今乃自愧其眩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為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則訓棘為陳訓賓為列謂商為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為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為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麋商當作天言啓麋上賓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嬪故或者因以為說雖實惟妄不足為据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買嬪之云乃為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可勝歎哉

會說合耳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錄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為出於彼而引彼為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為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已文字分

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為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
冊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
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
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樂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
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敬歎朱真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往還書一本

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書每深慨嘆今觀文昭此帖
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
天實為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
於流離窟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冊
陽朱熹書

書曾帖程弟跋後

建中紀號調亭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
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猶同器吹無久
遠芥蘖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蘇公此紙倡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葉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為言其
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到于今賴

之厥功茂矣倦遊朱魯叔游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
寶藏之出以示熹為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
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特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
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
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
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
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
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
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
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
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
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
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
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
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
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
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
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為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
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求錫爾
類之志非獨以其字書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

生黃餘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
紹熙庚戌臘月既望舟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機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羣公碑志書帖知忠州
使君之節槩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
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
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
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
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
間矣讀之三數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
後而歸之恕齋之說唯鄒忠公為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
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
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志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
高公之為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宮窺其逸
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為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
歎也季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
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
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
與其子德符為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
益知仲微為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為子之孝也同官多賢

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為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
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
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甚腹余心竊敬愛之
而不能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
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為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
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
予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宜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
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為可稱也
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
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
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
北之兵以迎二聖檄東南之眾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
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
爭建都而遭譏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
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
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
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
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
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
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
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
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執禦紹熙辛亥九
月祭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勝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
其遺跡固為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
焉可也何以詩為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
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
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二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三

跋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選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
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
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
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
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
失願益脩德振兵以俟其變素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槍
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
有言者熹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歎歎流涕也今觀歷陽
龔君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
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
人者得託以不朽又記頃見會稽有衛士唐某伺問其故
曰虜陷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
亟以城降一日虜酋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懷磚
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罵不絕口而終越
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故給事中吳公希嘗
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弁求其記而附刻之
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為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而考
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見
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樞力學

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
蹶然起坐為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
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曰秉心塞淵騷化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
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為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
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
能脩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
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
壬寅朱熹書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臣前日伏奉聖旨令進鄴侯遺事今繕寫已具竊以宇
文黑額之中材遇傾側擾攘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
緯乃能制法如此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有百年無
事之中國欲追堯舜三代其勢不難宜每事尚或依
違牽制流俗不能一有所立以為天下長計而令任策
之臣更以蘇緯為愧也蓋創業垂統其施有漸伏惟咸
筭已在聖心臣雖甚愚誠願自竭庶憑末光不以投老
餘年為竊位之臣而已所有鄴侯遺事謹隨此上進取
進止

集本宇文黑額之中材下云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

以區區之蘇緯然其為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
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創業
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

稱豈足道哉願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
亦或可備省覽

熙寧奏對日錄云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
叔獻有言義勇上番文字必是見制置司商量來余曰
此事似可為恐須待年歲間議之賜叔曰今募兵未消
又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余因為上言募兵之害
終不可經久僉以為如此余曰今養兵雖多及用則慮
少以民與兵為兩故也又五代禍亂之虞終未能去以
此等皆本無賴姦猾之人故也上因問府兵之制曰何
處言府兵最備余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上曰府兵與
租庸調法相須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則以衣糧給之則
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也
但義勇不須刺手背刺手背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既以
良民為之當以禮義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
補也又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量加獎核則入自悅
服今募兵為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
固無不可况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之陛下
審擇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則他時可令分將此等軍
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
不可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計也上良以為

然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藁以校集本小
有不同意此為未定也喜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
文恭蘇緯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

低昂尚有以見其躋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秋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繼正精密辨訂詳傳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未盡著諸本同異爲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爲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類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第如晦之子景英爲袖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俊山本別爲次序而卷首缺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圈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亦微覺其破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他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

校者已失此字也耶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篇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移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他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戴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靜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模其像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潛易輒贊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半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驢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奔走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驪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為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他丁寧之語亦

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利慾為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為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偽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但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偽為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過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邇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為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為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卷九

叔通之詩不為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項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耶寒夜擁爐風雪大擊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梅菴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德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恠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與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錄木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強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翰翰畏縮無首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秘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檀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偽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指軀殉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被而竊識之紹熙癸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謹書

書橫渠康節帖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

皆藏楊氏而弇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余巖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齷齪雕肝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措紳下及閭巷草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醜藉蘊蔽圓熟較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慷慨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熟使之然哉觀於麓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為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秘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為真有用之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閩皆有聲烈平生為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無實應用之作不為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弊又嘗獲以少

吏事公於溫陵辱獎進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偽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敕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弄偽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指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資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微夏無且記留侯微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

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入才政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皆右旣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之朔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游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異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頌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賢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滌修導說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宜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元日癸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者可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畏翁詩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曾表父劉子登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示乃曾表父劉子登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稟稟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為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呂舍人青溪類葉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表父贈屈待舉詩

昔季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季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惜重於表

口辱以謂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濶論議雄偉不為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宜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很狠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宜故為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彜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數以為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為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衛父所藏宜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為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此其類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

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濼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項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獨呂公於此為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其間多以詩文為教則公晚歲蓋深悔之覽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書壽皇批荅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莽上指其後乃聞諸公率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重責李和卿所次序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警懼懲忿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秋日新安朱熹書于長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灤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為之歎息云紹熙甲寅七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嚮蓋所謂魏府若華嚴乃一僧耳讀師為帥而遂以為魏公誤矣此題李石富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必有考矣東坡豈石介父而誣公者耶此題柯萬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備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因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

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右瀛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誠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登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觀其真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葆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為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日新安朱熹書于豐城傳舍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歎之為題其後云

跋高侯行實

涿倅高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為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為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為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容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繼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不幸即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頂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頂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禘

是堯之子裔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
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禪讓之事幾然
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
圓立器用陶匏葉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

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
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立以禰配於明
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

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
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配之矣介甫議以為不
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

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
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
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

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熹答

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為戲談而或笑之今
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

人安得為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
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

謹書

跋魯直書踐祚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錢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
父出此為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上踐祚已訓釋

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熹謹
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
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

族孫邊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
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
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

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謚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
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為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

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
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藁
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

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誨之心可謂切矣竊
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
王公繳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秘閣公在建炎初實介

王公首使不測之虜其後虜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
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

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荒涼慘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畫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龐元英之君喪以禮蓋一事而屢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為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為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熹家所藏荆公進鄴侯家傳奏草臨川石刻摹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番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為便蓋鄴侯所謂得時用勢合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為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充足以見其曾懷本趣之為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

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息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已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為取政和新儀鑄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抵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為討究則淳熙所鑄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熹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熹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故事得請之難而今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宣之是為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為鈎校刪剔狼臠定為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弁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喜到闕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困乃以書來曰以公之拳拳於此

也謹已履木而廣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為叙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耶朱熹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極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供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為摹刻授道士使陪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特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為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為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誠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浩入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跡於君家特摹刻而真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為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為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子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君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款但見其襟懷坦然意象軒豁論說縱橫雜以詼笑傲倪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偉麗可

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婿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稿得若干篇後為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予書其事因為略識梗槩如此卷中字孝伯者即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書為詩寓詞託諷多憂國閔時語愛投禮之才與為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陽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為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慳儉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僕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模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聞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為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耶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亟親主病壘毒殺人之姦既禁絕之而又釋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為先試以語之儻有意耶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繼正

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
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
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
載其語而弁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
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
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
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
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
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
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
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脉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
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
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屢也
遂委棄而蓋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
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
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常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
教以詩文既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
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禪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爲
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
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

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王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閩阜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焉
爲恨今觀蒼王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歷而小院迴廊風
篔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
寢卧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耶况今桂山先
生已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葆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
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
云是劉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蓋爲之贊敬
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
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
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
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
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壘墓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
治亂之機者則曾親召還之命也時觀勢方熾熹竊過憂
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
亦故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自於後世其
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
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
等數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

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拔之雖死其以宣教如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顧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聞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顧以敬夫尋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第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文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即為買石而刻焉且屬喜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缺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之遊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頗醇古可觀計於其輩流中亦當小異然元祐間王仲至嘗薦使校中秘道書范醇夫在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以僧自隨因有經略察訪大師之請今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狡大師耶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荆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尾以發觀者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李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遑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

是迺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管鍾山所住為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遂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為罪更以不朽為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遠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疎叔共亦來客馬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感矣然惟仁父晚歲官達其他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雋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文參仲獨以老壽終焉後進

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
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廳記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與
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授之以特起為官數
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褒卹焉元質亦有
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
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
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
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
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
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嚴居厚攝事閩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
酬遂至盈軸爭新闢巧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思致讀之不
覺宦情羈思恍然在目諷詠不已為書其後慶元乙卯臘
月望日遯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
史略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
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
人其薦胡公而徵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
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為可考焉是不可
以無傳也光祿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

呂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
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節闕之句今讀會尚書所為銘
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岳出此書以
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
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鞠陳正彙事即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
允閱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蓋闕文也張闕守杭
乞兼領花石事亦不見他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
呂紫微與先君子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
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涓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
也櫛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藉此以發其
私忿秦檜知其不專為已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
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為疑其已甚也翁又胡
侍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訴冤乃得
移蘭溪予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
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題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為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厚蔡
卞嘗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召直學士院胡
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厚卞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
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
太重奏為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怨頗為

未減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為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羣兒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曩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退初欲託庇三衢燕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分俾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憊然差人種種悉荷留意尤所感

激浚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欲然自以為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中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文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

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做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恠可笑而習俗察然恬不覺悞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落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似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舊稿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癯老之人德至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

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跋

跋趙鈴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非獨私其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為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統怠諸王不令出閭後遂相踵以為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二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勳績其抗羣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鈴轄趙公是已其孫崇遵出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所記并感前事為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為求之其家以附益之又記項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四人其一兵官趙侯聿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賊而死寇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廟貌而寓祭他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即教綱紀并晉故刺史譙閔王等立象奉祠而為請於朝不旬日間即蒙報可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神人歆動非獨諸君之靈為有歸也今聞鈴轄諸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真所為請額之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勤聖朝於此正有所不宜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維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為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

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薰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懇亦不以是為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為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為累而故為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跋張忠確公家問

書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澤隆茂世臣喬木不為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

天白日固不待贅述而后明而熹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卹遺孤為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胸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死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為之感涕因敬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己巳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大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為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為之書顧念此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憤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效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詈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為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埃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跋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為文章蓋直吐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為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逸磊落蕩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縫罅亦足

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徽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徽公顧今於此廼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為人豈非幸耶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婺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証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閩皂井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嘗大啓爭端聊書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書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呂范二公帖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而罷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

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為韓公者耶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故熙豐間投鉞臨邊數被譙讓觀第二帖可樂見矣然迹其平生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揀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蓋亦聲氣之同非苟然者子夷得其家學之傳不早小官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慶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願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正為遂寧戶祿友人王君世堂數數為正言城西傳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廼租大夫公嘉祐初實見灑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良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悉意咨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謂講禮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冊此版起六月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熙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蒲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謾又問灑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

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年餘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崇曲阜之復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絃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為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為我謝傳君正奉載之俾勿壞其年秋傳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者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虛字叔載後學學活度正謹書

傳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謝為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甚矣瀛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井不忍廢園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熹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也度君其益勉之哉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二日朱熹書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為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跋孔君家藏唐誥

闕里喬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元大和間至莆田

今卒官因家為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熹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間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舊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整名見譜中乃龔文宣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寔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龔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莆田令君則為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以為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耶告身凡七通其二為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溧水二縣尉其五為令君明經冬集全椒尉青陽丞及莆田考課皆尚全好獨莆田令為贖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莆田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更其版籍為至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宜戶二公欣然許諾即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有六年宜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縣事廖德明為摹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君為三十八世則為小差幼夏以其墨本來因記舊事輒為書之且使摹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溧水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隸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藁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疇璠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遺其詆毀

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快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殺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行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習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書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蘆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詞

杜陵此詞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嗟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入

間捧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關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弁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頰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邊有熨瘦廢彈之嘆何耶然其言忿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論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跋東方朔畫贊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繁與賀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豈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耶巖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為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巖壑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跋吳道子畫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昊天觀壁草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

記云其兄弟折產分而為二此特其半耳頂經臨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此卷斷裂之餘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為焦頭爛額之客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耶是可笑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茲其所以為盡聖與李路所藏法書名蓋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為幸因記歲月於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已卯也朱熹仲晦父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之而世莫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熹謹書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歐陽公與劉侍讀尺牘一卷汪李路持以見示因得竊觀前輩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致治之美莫此為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為治亂之分耳三復之餘掩卷愈而記其後李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十月已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耶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李海

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已卯朱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汪李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葦慶元丁巳十月已卯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割子云喪骨肉大小四口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營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惱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為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馮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瑞大醫者為第二移囚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為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辨行而東者為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為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散青茵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窮坐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為第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為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為第八凡十三帖共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以亦皆是在終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為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為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吐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拘勢反覆其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為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

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驟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巖壑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虜之黃庭皆所不及唯端石喻公之典引諸書為可方駕耳季路得之遠以相視恨目已昏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共之即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似少謬誤又為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臺子私記如儼若客語意叢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此本為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為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聞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清

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為此亦直截為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為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叔雅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逮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圓頌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為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謨因有水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為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楊補之遺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醞藉敷腴誠有青於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韻視牢之為何如爾病服膠昏不能覈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識書

跋王信臣行實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遣謂其勤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外之餘復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萱樹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充過望不落窠臼因極道王君之為人以為好賢樂善所交盡其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為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崐為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崐亦以書來贊甚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卒而崐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以銘墓為請余病疾久廢筆研既弔且謝不能而崐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

以見余意又以見峴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沙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秋之儲風說文缺摩也亞改切又馬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啖說文啖膺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效與改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歎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霽禛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韻收啖字海韻收歎啖二字為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禛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罵歎為歎則其誤益甚矣歎乃○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則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特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韻子妄為刻畫以誇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語淺○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絕而論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後聞卑論易以濁人不足為法覽者詳之嶠嶠○余少嘗學書而病於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為今觀沙隨程文此卷饒鐵一紙蓋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饒鐵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特往沃茗酌之靈關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宜增葺之且為請敕額列祀典而莫

有應者甚可歎也辨○余嘗為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篡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弟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儔也程丈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因記其語於後云論經

慶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用之為劉伯醇携此

卷末求改為書以歸之

書鈞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掉釣魚竿肯似林間翻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頑爽氣動星斗然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枯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屬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為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為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為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使醉筆鈞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為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破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為得體而粗述其以羊

襄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為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辯嚴公非詭激素隱者昔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為此發一大笑云

跋呂氏歲時雜記

右呂公歲時雜記熹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退傅陸放翁之所嘆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為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珙藏此紙間以視手展玩恍然如接談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為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為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嘗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胃中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真賞耳蘇文粹中盡賞既精華語尤勝頃歲嘗獲從游今觀遺墨為之求歎慶元己未三

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所藏為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真實於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求福張氏所藏墨蹟數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辭重蓋亦如其為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潮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為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最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為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為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歌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

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
 間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為便後以按事至台留
 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
 唯顏侍郎度為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
 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為戶口財賦之書
 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為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
 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
 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為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
 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
 以附焉以為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
 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
 愈堅察其居家孝交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繩墨
 知其教習之有素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
 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為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
 所知之不謬矣然余久以疾病憂畏不能文比年以來所
 辭且十數家以故雖知劉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答二生
 之意獨識其後而歸之後有君子尚有以識此心也雖然
 二生勉旃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
 親者於是為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為重輕也慶元己未四
 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

之聲色權利入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
 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為
 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以暇日借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
 有志始為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疊疊不倦其後先生
 醫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
 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
 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具道平生閱學次第傾倒亡餘一
 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
 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
 意可見也贈劉詩有小九清宮題別極知生笑曰此何足謂然亦為汝更之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肯
 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為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

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
 歿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
 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為作張公書未有勉力大
 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
 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
 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
 取遺墨聯為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
 使於前脩景行之懿知所政慕而又視熹之懣情亡聞以
 為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
 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
 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迤邐縈雲暫徘徊
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凜
寧悲舊寵葉堂念新期非舍情鬱不發奇曲宣餘哀
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
幽幽孤鳳吟眾鳥聲難諧感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
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
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
時輩流以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
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
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
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
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
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
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
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
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
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
五月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弁劉范二公帖後

右劔浦羅先生仲素爲先君子作韋齋記而沙陽曹文令
德又爲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惟先君子名齋之意
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無以
加而喜踐脩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顏

於地下故敢收輯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奉承
不至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
寔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
視許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
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喜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
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其啓比獲從容良慰北巖重勤遠出伏暑中時得雨
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干人湏決成入城即自
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靜坐累日意緒
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斗一枚付去人謝諫去
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籠令共舁來不然即且取古
田丙字紙五軸付謝諫來及珙首座並煩致意未相
見加愛閏月三日某啓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美兄
弟致意城中滾滾不款未及爲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
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
晚自尊勝退居南山雲際院一室簡然禪定之餘禮佛以
百萬計年過八十日光炯然非常僧也常爲余道富文忠
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歛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
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家正持此
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
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歲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麴蘖之間收通以碩果不食者厲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予茲僑株檟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己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談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人因覽為識時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愚叟之墓已有宿草矣撫玩遺墨相視感慨泫然又

之若歸卷廬以視西坡當同此實也愚叟謂呂子幼愚寺自號大愚老叟西坡謂黃商伯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為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自誦所為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並觀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殫盡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為人及公之沒其諸子

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媮也為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吉水鄉貢周君訴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不暇舉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為之稽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奉守而無所事於他求矣而其孫洽乃徧以屬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贊述而揄揚之是則已病於贅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賡緣紹介以諉於余此其為賢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斫之勤乃書此以給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繼乃祖之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為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為有用也夫慶元己未三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為報弗隱弗懼一時果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

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黃公爭辯甚
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
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然然而後此又數十年
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
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
詞筆以爲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爲之感慨太息輒
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
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俊調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
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矜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欲
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
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
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
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
之所存與庸者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
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進賢傳君行實

從政進賢傳君既沒將葬其子脩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
里辱以顧予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間不
幸遭罹國難蓋嘗解佛服以事戎行實從宣撫岳公轉戰
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

口失兵柄得奇禍先人爲之感慨憤激棄其官勲以歸故
里復治家人生產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適賤
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蒙錫命之寵遂易文階
老壽康寧閭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肖之孤銜哀
忍死以奉窆窆之事既有期矣顧恨未得當世之大人君
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是以匍匐
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辛哀而興之銘則死者有知
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冠履應禮而威容與之稱言詞
懇懇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如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
教訓也以是雖不及識傳君而於此得其爲人顧念罪戾
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摧頹意緒荒忽亦無
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
可以不答也因爲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并以視來者云慶
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
夫君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黜未及鑿
石而群盜竄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熹
竊惟念吾家自欽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
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深
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
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
盧君字師予老儒博學清謹有馴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
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

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喜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摩詰輞川添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娑婆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為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楊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

霧如沐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肝江黃拙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說手書君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右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懣懣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味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有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明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鐘君誅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

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蘇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為為之所引事實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諫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

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友人危百崇嘗為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沉浸醱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發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此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離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鄰訢

題不養出母議後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者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焉皆舉輕

以明重而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又於為父後者但言出母之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舉輕以別重而見嫁母之猶應有服也余觀余正父之所辨貢士之妾母雖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而其去也有故則其實乃嫁母而非出也樂平令尹所論之失正坐以嫁母為出母謂有服為無服而正父之辨之也亦唯此二者之為急耳今乃獨有是嫁母也之一言而不論其所以不為出而猶有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出母又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覽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正父雖不能深明其不為目之但篇末一處有不養出母字而自改出字為生字亦可見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指力分明說酸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耶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為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為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生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祔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為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為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為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者讀之使人奮然有擒滅讎虜掃清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軍之武觀以示文武吏士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騎省自言晚乃得請蓋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毫髮安
媚意態其為老筆亡疑厚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
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舟中

跋蘭亭叙

觀王順伯表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
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
楚囚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端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

行卷後

王泉喻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
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跋泰山秦篆譜

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相與謁劉子駒文閣
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往來書帖竟日不能
徧因出泰山秦篆譜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歲
有欲取以入石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性
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子受藏之後累年乃得篆譜
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為
一卷追省前事如宿昔也劉丈多聞彊記清貧苦節少仕
州縣遇熙豐故家子孫輒引避體粥不繼或憊卧終日而
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滾滾不休氣貌醇
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夫歲守潭俯仰昔
游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族無欲
無欲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

年慶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讀養性語因記其
後

跋蔡藻筆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
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慶元丙辰
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懋賞嘗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
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
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
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
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寶當壁上詩
晦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退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
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問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
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後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慶
元己未四月甲申朱熹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顛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
使題於後顧熹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已
未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
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始竊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

朱熹書

記遊南康廬山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之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恪侍行

書瀟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柳王沅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輪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翰敬再拜于瀟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界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祀真卿吳蕪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遊密菴記

淳熙辛丑秋七月終未朱仲晦父劉彥集敬父平父黃德遠方伯休陳彥忠來遊密菴仲晦父之子塾在彥集之子瑾平父子姪學雅學文學古學博學襄侍向夕冒大雨涉重澗登書寒亭觀瀑布壯甚明日仲晦父復與彥集平父步自野鶴亭下尋澗底得水石佳處三四規築亭以臨之而陳力就深父繼至見之欣然許相其役遂復登書寒會雨小霽日光璀璨尤覺雄麗歸飲清湍以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分韻賦詩明日復循澗疏理泉石飲罷而還道人宗慧宗歸有約不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四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五

銘 箴 贊 表 疏 啓 婚書 上梁文

講座銘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為吏於同安而熹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

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

昭式訛爾瞻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獲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遠之安得而遠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鼓銘

擊之鏗兮朝既賜兮巧趨踰兮

至樂齋銘

禁學古讀書齋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室曰至樂紫陽
朱熹仲晦父實為之銘

呻吟比憲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作
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
乃齋乃禮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隴斯詩我思
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惜惜式鈞且深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勤匪孝
曷程咨爾學子未觀厥成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虺汚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素膚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
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為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

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誠

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息無忽至足之餘
澤及萬物為人之學輝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
懷金煌煌焯焯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
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第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
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
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滯視傾聽
惰其四肢襲天之明慢人之紀其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
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盃須臾顛沛
任重道遠其致或怠

敬恕齋銘

莆陽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熹題以敬恕且為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
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
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欽焉厥躬于墻于堦于堦于堦于內順
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日此其極
敬哉敬哉求永無斁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恩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啟王旣為之銘新

安朱熹撥其遺意復為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入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焉有非敬焉存執放執求執仁執有誦仲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其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嗣子珥葆藏之門入朱熹敬為作銘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千腹闕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觀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脩厥身兮與時偕誦而不及其伸兮復齋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蒙齋

黃子厚琴銘

黃子琴號純古晦翁銘之

無名之槩子所琴兮扣之而鳴獲我心兮杳而弗默麗弗濤兮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

獨與子鈞其深

尺銘

有盡其經有棘斯緯字體變化忽與神會倂句如矩其繩則直我端我躬允相茲尺

又

魯曾氏作斯器正文字昇來系

憲銘

言思恣動思蹟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邊已如此然亦恃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元為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兩公愛其崇惟魏子孫寶無教敬奉其盈如弗克平陵朱熹拜手書

魏國公府犀爵銘

魏國公府犀爵銘丞相趙公所饒公者天水公屹堂堂舉兕爵執敢當惟魏公一心膂受藏之永終古後之人奉其盈如不克視熹銘

懷玉硯銘

我輯墜簡大灑以存執擊其實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往壽遠客墨爾毫端母俾玄白慶元丁巳三月庚子

懷玉南谿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予方討禮篇持以為贈

會分半葉以屬吕子約於高安因擬寄之慶元強園大
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求言寶之匪金
厥藪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擬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
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
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
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也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
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
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水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瀆亦戮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鄉
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倚移靜極而虛如春
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氤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
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十二百歲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吳羲仰觀
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統統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

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
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
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
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
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
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
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
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氏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
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
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
十翼遭秦弗濫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
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求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
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
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
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
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
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正乎亨乃吉語子惟茅
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未流法于術數儂句
成敗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絕八索以祛
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
變占存亡進退陔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

歲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矣測矣究匪警源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初初初左手無名指間古策左揲特指是安再初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初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以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執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蕪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事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桴匪人始喜求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要亦兩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

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屨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焉變謹此為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日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母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察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社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開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予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岳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朕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紹無倦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

畫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
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負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
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
天根閣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卓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歟契
疾書訂頌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
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象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象新安朱熹為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
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伉伉乎其
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
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

曹也耶

呂伯恭畫象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于可
菴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
友朱熹贊之為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
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
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
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
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陳明仲畫象贊

故侯官大夫陳君明仲之象友人朱熹仲晦父贊之曰
介然而不使人忘者其自持之謹温然而不使人狎者其
汎愛之和其仕也自詭以循良之最其學也自期以德行
之科嗚呼孰謂其貴此志而中道以没使吾老於其里而
不得為東阡北陌之經過也耶

程正思畫象贊

程君正思畫象朱仲晦父作贊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
不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兇銜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
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為而不假之壽以成
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
想象其遺風紹熙壬子重陽前一月書月字疑日字之誤

書畫象自警

從容平禮法之場沉潜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

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 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寔字為園書今遷太丘長弟寔清高不仕以安後以黨人傳及建初年遷出官者張讓權傾天下死歸葬河內名士無不嗚呼而平心率獨或有爭欲解其衣以定其曲全有寔在鄉閭平心率獨或有爭欲解其衣以定其曲直退無怒者黨禁解累傲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純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而方正對策機利貴倖屏之出山又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祀之海幸游時召羔馬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祀為子羣字長文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數居西家里縣令陳曰昔高肅

倚歎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不可獻身安衆弔暨全邦炯然方寸

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李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陵而不見有顯其恩薄言造之願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笥黃幘布懷柴車策紀前衛杖諾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願謂汝靖

往應于門七龍橋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最得見清穆命奕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問非德義益邁乃歛以輔斯世髣髴兩稚亦宜慙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濟匹晚際國也敢憚滯迹繁梳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為先耶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開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竟考毋怠死國承家末奉明戒

南康軍到任謝表

臣熹言伏奉勅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淳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又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洽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項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祗於召節銜衰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榮交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火答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

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垂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
澀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
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際義重而身輕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愿尤
軫於遠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辱瑣亦
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儻粗聞於疾疾詎辭
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
寵光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宣教邠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臣朱熹上
表臣言準告授臣前件差遣填見闕臣已於今月六日就
本路蕭山縣交割職事訖者權於偏壘行以外臺便道造
朝單車詣都延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
率之意榮踰望表懼溢情涯中謝伏念臣生長田間復遲
林壑居然朴拙見謂迂疎潛心竊慕於師承行已敢干於
義命會逢聖旦參預時流驟自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
施且不贊螻蟻私情報於何所屬歎歲民無艱食謂愚臣
職有微勞寵之冊府之華界以近畿之節雖駑馬之十駕
後者鞭之然聽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母乃累公朝之選重
以為多士之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開舜四門馭周八柄
欲尺寸之長並用致辱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切臨遣
大明委照不棄負薪之言零露疏恩更下賜綬之令顧憂
所在稱塞為難臣惟當恪意講求因時施舍不能則止戒
小已之便文當官而行慕古人之報國庶碑毫末上答丘

山臣無任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臣熹言臣昨具狀辭免新除秘閣修撰恩命近準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仍賜臣詔書一道特
加獎諭者白記上聞幸曲全於愚守璽封下逮庸特示於
異恩祗服以還戰兢無已中謝伏念臣學雖遠俗意敢近
名徒以迂疎蚤絕榮途之望乃遭神聖晚深國士之知中
火效於驅馳竟驟聞於報稱及奉金華之召寧忘丹衷之
忠願惟塵腐之淺聞莫副緝熙之隆指速復退閑之秩仍
升論譏之華寵雖荷於殊常義終慙於非據故上聖方臨
於宸極而微臣屢觸於天威自度孤危豈勝糜滅敢意出
論之溼有嘉陳義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叨榮之愈甚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明必照大度并容謂臣粗業詩書諒
亦有聞於古義憐臣稍知廉恥欲其無負於初心特密寬
章過形褒勸臣敢不服膺至教邁迹前修不伎不求何止
終身之誦是壽是訓庶幾有極之歸臣無任

漳州到任謝表

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上表臣熹言
準勅差前件差遣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抱病支離
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兢惶
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老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
中謝伏念臣蚤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
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取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
聖之誤知亦既閱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

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既閩之絕僑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火安於甌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爲幸之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播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猶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棄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未克告歸之瀆尚縈履燾卒遂生成臣無任

徐松閣修撰謝表

朝散郎新授松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臣朱熹上表言率告授前件職事臣再具辭免奉聖旨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依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臣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愚誠夤緣初必冀於矜從成命莫回反重勤於襄借叨踰已甚俯俸何容中謝伏念臣賦質甚迂遭時獨異項罷外臺之使存陞內閣之華至於論撰之除尤荷聖神之眷顧無名而有愧遂歷悃以祈哀本謂壽皇知遇之深當卒全其素守敢意睿主清明之始即洞鑒其丹衷逮茲因事以求闕重以牧民之無狀乃遭黜幽之典復加申命之恩危懼再殫俞音終闕更諭崇儒之意俾知假寵之由仰隆指之若斯豈固辭之敢必措躬無所引分弗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欲風勵於四方之士誤用英於一介之臣臣敢不祇服訓詞恪思職業對揚休命惟漸薄技之無堪敷暢遺經尚冀方來之有補以滋塵瀆少答生成瞻望闕庭臣無任

潭州到任謝表

朝散郎松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臣朱熹上表言臣昨準告命差臣前件差遣已於五月初五日交割職事訖者衰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闕重玷選倫雖屢控於懇辭願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疎末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海瀕收養尚愧疆頰嶺表蕃宣幸蒙友汗豈期巨屏游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辱詩書之試况學無歡麓修明遠自於前賢而壤帶洞庭鎮附近煩於元老俾奉二任執耨萬分豈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爲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詞俯殫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龜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悃終望矜憐

謝除待制待講修撰實錄表

臣熹言伏奉告命授臣煥章閣待制待講又準勅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分闕南州愧茂一毫之補論經內閣此驚二命之頒昇史職以仍兼戴上恩而愈重藏逃莫避踴躍靡容中謝竊以王求多聞是惟建事帶入西學于以上賢當始初清明之朝資朝夕論思之助作於心而開政事必披其原修其身以及國家要知所本非精誠之有格何論說之足云視孟軻之敬王始不負聖人之學爲張禹之持祿殆將貽天下之憂况薦紳之折難又載筆之爲重顧頭

白汗青之可誦豈槁項黃馘之能為念昔先臣嘗掌故事
正熙寧元豐之殺并嚴於朱墨之分辨元祐紹聖之譏誣
炳若丹青之著苟無家業易踐世官情而居之吁亦危矣
伏念臣見聞甚狹才識非長開七秦之殘年荷三朝之異
眷頃叨崇政之選嘗獲遂於終辭茲玷通英之聯醜莫從
於素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言稽性訓勳法成謀以緝熙
光明之美而佛時仔有以剛健篤實之資而日新其德念
遺大投艱之託惟好善忘勢之勤惜是孤蹤聿來多士謙
魯論一筆之義敢竊企於師傳誦楚史八索之文庶無忘
於規益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待制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臣喜言伏蒙聖恩以臣累奏辭免煥章閣待制特降睿旨
依臣所乞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假龍過
優居速冒榮之愧封章屢卻退深留令之虞敢謂天慈訖
從入欽恩隆莫報感極何言中書伏念臣早以迂儒監塵
官簿晚逢運誤簡淵衷首領召節之光華促侍經帷之
清燕趨箱侍對後過惜於龍光挾策陳詞竟何裨於帝學
旋奉閑勞之詔適諸退處之私雖竊便安甫深依戀第願
山林之遠迹難通禁闈之近班亟冒威顏存翰平悃幸祈
陳之大義已乎於未拜之前故引避之微誠得遂於終辭
之後然匪聖神之洞照敢期膏陋之曲全而况內閣簡編
未替兩朝之深眷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游足安垂盡
之期允謂非常之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涵萬有德奉

三無謂臣於勸講之功雖無所就察臣所懇辭之意悉出
於誠特昇俞音使償本願臣敢不益堅素守仰稱鴻施景
雖迫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詎敢忘君臣無任

落職罷官祠謝表

臣喜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
三日已改補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
月劄子節文臣奏論臣罪惡乞賜罷職罷祠奉聖旨
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
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速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冊書
錫延閣論誤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忝為輕典允賴洪私
捧戴奚勝感戴曷前中書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委
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
自藩維惟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
求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寔在清
流容則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遭悔尤乃弗謹於彝
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
聽凡厥大譴大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
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耗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
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
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
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
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
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亟臣敢不涵濡聖澤
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求而憂

國未忘葵藿之初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
節文臣素奉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
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於
月 日復準都進奏院遞到 月 日告命一道

付臣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
墨下頑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抵命惟新感極涕零懼
深首隕中謝伏念臣草賤士章句腐儒惟知偽學之傳
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用功旋即便安獲未
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荷宿愆謂其習龐外之妖言獲市
靈之汗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哀為臣而高不事
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
地而改為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真
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乃居於散秩慙重
書之未下忱敬禱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
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仁蕪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
在已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
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備警具來臣敢不深省昨非細
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恐後効之無期肝膽輪困尚喜孤忠
之有在誓堅死守觀答生成

致仕謝表

臣熹言四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遞到勅牒一道伏奉聖

旨宜守本官致仕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後開置故
方歟猶負之未償引戶校年忽慶湛恩之純被適符忱請
遂沐殊私揖杖知榮懋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士幽
谷鄙生自審凡材每抱遺經而求數人唯僻學難逢盛旦
以何施乃誤選檢過叨任使然計出藩而入侍善無毫髮
之稱獨聞倡偽以黨姦罪有丘山之積累煩清議卒抵大
何幸風簡於皇明得下從於輕典跡已安於昨里祿猶寄
於朝班出入三年未能寡過周旋再赦亦既蒙恩乞臻告
老之期亟決歸田之計尚意拘縻於謫籍豈容遷佚之
懷暨聞播告於臺評方喜有允俞之望本原所自會幸何
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自天文明周物當彼忠佞交
擊之際既皆判別而不疑逮其精華欲竭之時壹與休息
而無間智仁蕪盡威德並流豈但一天獨為私幸臣敢不
仰陶至化俯遂餘年廣廈細旃雖已絕雲天之望東阡北
陌尚難忘吹畝之忠生復何為死而後已

一云仰潛至教益厲初心懷歲月之無多雖已不堪於
把玩悵淵冰之未免獨何敢怠於戰兢蒼畢餘生仰酬
大化

天申 節賀表

黃屋非心茂對重明之運王充為壽聿臨戴育之辰慶洽
中天驪騰廣域中謝恭惟尊號至仁被世盛德在躬立聖
政九百五條行竟之道履帝位三十六載薦禘于天得聖
人時心至愉而形至佚為天子父貴無敵而富無倫既申
命之用休宜降年之有永臣欽逢盛旦假守偏城即雲氣

而望蓬萊阻陪拜手觀泰元之授神策拔切傾心

會慶節賀表

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羣心就日樂推歸美之誠有開
統電之祥敢整祈天之禱中賀恭惟陛下慶流有衍德合
無疆膺敷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接黃帝推策迎日之
統以莫不增過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
郡幸際昌辰翫拊千官班班阻趨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
於華封

天申節功德疏

式逢舜旦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王籍金輪之教
大啓天人之會火仲臣子之心尊號伏頌注南斗之長生
等西方之無量上千萬歲壽阻趨文石之班同億兆人心
頌效華封之祝

會慶節功德疏

聰明作元后式開長發之祥黎獻惟帝臣頌上無疆之頌
欽崇殊剌庸假勝緣恭頌陛下日月照臨乾坤廣大仰瞻
魏闕莫陪虎拜之班頌比華封請祝虹流之祉

祈雨疏

丁壯在田厲農功之既作陰雲布野閔時雨之尚愆由拙
政之不修頹疲民而何罪肆陳丹悃仰顧蒼穹伏願鼓以
雷霆亟垂為霖之施澤及牛馬併銷連死之憂瞻仰歸誠
吁嗟請命

卧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階澤尚愆於田畝惟時

淹久懼弗吉獨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
尚神聽之淵冲鑿惟衷而響答

與江東張憲啓

項奉誤恩持令試郡屢陳危悃未許長閑懼留命以干誅
已諫戾而就道伏念喜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粵自壯年眷
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
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取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淵
拂遂飛祠館昇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
沼但知深人之安而况恩既厚則其責為甚深力不能則
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輿病以來疆
顏特甚近瞻斧鑿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
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
平履正人自以為不究矧是衰遲獲依庇肩載爭曩昔幸
際光儀欽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
以深慰積年之恩春令向深嘉生成遂冀茂經於福履以
前對於龍光頌頌唯深敷宣莫既

與葉提刑啓

術略精明材猷敏瞻瞻項屢將於使指茲復謹於邦刑深窮
法令之原吏無以肆茂著平反之績人用不完顧此妄庸
將依庇肩修容以進即伸巡屬之恭奉教於前預切簡書
之畏春和在序淑氣方升惟加厚於保護用對揚於休渥
傾瞻之悃頌述奚殫

與姚提點啓

學貫古今材周鉅細茲暫勞於節傳起盡護於東南子母

相權已懋無窮之計君民兩足更宏可大之規顧此妄庸
將依庇胃修容以進同上

回寄居趙將仕啓

熟聞英譽有日于茲忽奉珍函為禮特厚啓緘疾讀荷意
難忘伏惟玉葉傳芳璇源孕秀謙恭克守綽有老成之風
問學自將盡晚豪華之習宗盟推重公聽益字會看發軔
之初即快亨途之騁熹屬叨誤寵驟昇左符方斯引分以
投閣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辱良用厚顏眷然息偃之
安庶幾得請遯矣披承之願徒切馳情

回楊通判啓

稔聞高誼雖識面之未指遽辱珍函仰橋謙之特厚拜嘉
寵甚荷意難忘恭惟識量淵深器資宏博盤根錯節知剗
剗之無難茂實英聲蓋斐騰而甚久頃任監州之寄已聞
奏課之優豈容堅卧於鄉間會見橫翔於禁闥熹屬叨誤
寵驟昇左符方斯引分以投閣未敢修書而見意豈圖先
辱良用厚顏眷然田里之安庶幾得請遯矣門牆之隔徒
切馳情

回曹職官啓

分符假守深懷躡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英
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為榮伏惟材識通時器資宏博裁煩
剗劇曾無盤錯之難約已奉公克有廉勤之譽會聞交薦
即見橫翔熹久與世疎難堪吏役儻資忠益或免悔尤悵
疾病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合并之無日祇益傾馳

回教授啓

學術深淳行能端直辟雍受業久聞多士之推先泮水橫
經復見諸生之承式英聲日茂異數鼎來熹久與世疎上
回都昌知縣啓
分符假守深懷躡次之慙抗疏投閑久露由衷之請誤英
僚之雅眷辱華問以為榮伏惟某官器宇宏深才猷敏邵
銅章墨綬頃暫試於鳴弦錯節盤根顧何勞於遊刃會聞
謀最別奉詔除熹久與世疎難堪吏役儻階聯事庶獲蒙
成悵病疾之有加不任牽勉念合并之無日祇益傾馳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昇郡符忽自天而疏寵凜難
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之餘任千里撫摩
之寄雖加強勉尤切凌兢伏念熹林壑開離布韋故習少
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沉於流俗曩荷聖
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益圖報上知難則止匪
欲為高既疾疢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
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早豈為貧而猶仕投閑置散或
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僕藩之假守意昔時
之游宦固嘗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尚可從容於道
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費用寢浮
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忍非卧治之能
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
振朝綱心正意誠益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沆臻膏澤之
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踈逖肆如枯朽誤玷承
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慙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

何僕於終更悃悃之私刻摩罔既

謝政府啓 漳州解罷得詞

迫憂惠以求開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
懇辭迄成忝冒伏念嘉學惟信已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
自甘於淪弃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驅馳比叨民社之臨猶
冀系榆之効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廢龜倪旬時已
積簡書之畏顧瞻疇昔未忘香火之俯仰洪造之不遠服
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陞論譔之華顧壽皇特達
之深知昔幸容其避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
懷惟拜賜之無名憂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龍光仰
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
選措躬無所益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辯獨運化鈞惟
相公力扶皇極獨運鴻圖惟參政惟欲儲材於朽鈍之餘肯垂
同知相公夙惟察望父贊化約惟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
終素業考諸前聖儻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必禪於大
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華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讟之威今聖上
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
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
膾炙士林之口輶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
族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恩當季康患盜之特豈張敞
處間之日果致眷渥特昇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
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氛第恐賜環不容暖席

喜苟安祠棟獲託部封屬聞斧燼之來嘗致鼎涸之問尚
煩綽禮過委辦誠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况一本雍亦
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為感欣而無已

還鄉謝人急書啓

遠勤車蓋已欣獲塞於清標寵被函書復喜與聞於雅趣
第慙衰陋莫繙榆揚雖請誦其所聞蓋嘗自竭尚敢脩其
可頌式副深期適是以還未知所報

謝人投生日詩啓

年及無聞已負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菽菽之悲誤辱
謙光俯加賁飾頽政衰朽雖糶黻以何施仰歎瑰奇用襲
藏而為好

回謝解啓

特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宜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旄
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聲學高庠序行著州閭疇昔
且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碩與議之
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聞辭遜之心旋
觀三揖之彌文益敦教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
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休沐泗斷斷之弊尚及此時致
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回黃氏定書

樞衣問政風仰吏師之賢受幣結婚欣喜德門之舊遠承
嘉命良慰鄙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今姪直輝宣教厲志為
儒父知為已喜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逮人雖貪同氣
之求實重量材之愧惟異日執笄以見懼免非儀則他年

覆甌之傳疾無墜失此為忻幸曷可喻云

回范氏定書

兩翁抗議已借許國之志再世聯姻遂忝通家之好及茲幸會夫豈偶然伏承某人詩禮有聞方謹好迷之擇而烹女德容未習亦期吉士之歸誤煩匪斧之求遽委儷皮之聘欽承嘉命實重求權雖唐虞世孫之榮莫容攀附然鴻雁素風之懿或可庶幾欣荷之私敦陳罔既

回周氏定書

里閭追逐又欽臭味之同媒灼往來遂講婚姻之好靖言衰落敢意板聯致承令弟府判以第二令姪先輩詩禮早聞不輕授室謂熹長男房下長孫女組紉粗習亦欲有家鈔禮幣以見臨在函書而甚寵老懷易感適增紙積之悲之子于歸儻逢乘龍之喜其為慰幸豈易名言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兒即偉大古地駱奧名邦間出巨人鼎在公卿之位亦多士鬱為閭里之師雖山川之炳靈迺教化之純被比羅也難盈復澆漓學校荒涼久風獸之不競圖書散脫聞絃誦以無聲詔令墜而弗宣父兄以為大成顧惟竊食敢不究心是以中論諸生俾沈潛於訓義力襄衆記務廣博其見聞幸大府之哀憐總彙書而推予惟上賢篤意於教誘使邑子蒙幸於作成爰即學宮創為傑閣庶緘膝之慎固絕蟲鼠之覬覦既畫諾於縣庭旋受金於省戶西曹籍力纂考併心而吏惰不供幾若道旁之室顧人疲久役將起澤門之謳迨程事之既嚴始掄材而甫就僇功見効猷

室有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知自勵且使書得為無窮之利計以求存聊出詞章用升梁覆想均童老共此歡呼

呼

兒即偉拋梁東曉日曛曛出海紅照見黉堂通復閣層層如畫神晴空

兒即偉拋梁西春草秋雲極望低文圃山高君莫羨聖門

嶽嶽與天齊

兒即偉拋梁南滄溟無際水天涵蕩瀟魚龍君莫畏淵源

學海更潭潭

兒即偉拋梁北錯落衆星高拱極昭回運轉君莫疑燦爛

光明在方冊

兒即偉拋梁上聖朝碩輔蘇丞相魯無君子定虛言猶是

諸生文人行

兒即偉拋梁下人老遺書追董賈諸生勉繼舊

不憂身在野

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述作之原遂見古

人之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為當世之儒宗惟不悖其所聞

乃式符於深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楊校

贈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祝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
謬亂儀矩闕踈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典禮之意今者
賓興有日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
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含菜之禮謹修虔告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書樓之役工告僇功慶舉脩梁卜日惟謹敢以釋菜之禮
告于先聖先師至聖文宣王惟先聖先師啓迪衆志界以
有成謹告

告護學祠文

書樓之役工告僇功慶舉脩梁卜日惟謹是用告于爾神
惟爾有神尚祐衆心以相茲事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
大夫之所宗仰而邑于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父兄閑
焉用告有司請即學宮歲時奉祠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
興起今既畢事特安厥靈敢以含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
之神謹告

屏弟子負告先聖文

烹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釋爲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事
而行能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負有某某者乃爲淫戾
之行以潤有司烹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其人使至

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
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明
刑夫朴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
所以遺後世法也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烹敢不拜手稽
首

奉安蘇丞相祠文

衆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
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
公若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
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
無所苟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
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學即事之始敢布其衷尚舉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威烈銘于勳府
烈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
肖德儀於廟院建遺烈於學宮營表方特儀圖率至式瞻
精字爰寓神棲既協吉於靈辰敢式陳於菲薦尚饗

準赦謁諸廟文

天子郊見上帝釐事告成還御路門班祭澤於海內以爾
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禮報祭臣某不佞奉
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祠下惟爾有神
尚克膺天子丕顯休命尚饗

請雨謁北山神文

乃者邑民以歲事有謁于君侯君侯過恩賜之吉卜而許

以來是故將有以填撫綏寧之也民其敢不懼欣舞歌以樂神賜更其敢不繫齋芬苾以拜神休惟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以君侯之不顯威神是震是稜俾無災害則豈惟斯人專美其賜更亦與免於曠弛之憂惟君侯之留意焉

春祈謁廟文

間者歲比不登民填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畝畝農桑之務惟是雨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災則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其抵承祀典敢不齋肅明薦以獻以祈

秋賽謁廟文

今茲荐罹水旱之數宜不得下熟然頗有所収足以慰夫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賦者實神有以佑之也不然民飢而死者憂豈有所極哉仲冬之月抵循故事以告謝神不敢愛其潔性醴酒惟不足以答神之賜而豈敢有所祈

辨先聖文

喜祗服厥事于茲五年業荒行墮過咎日積雖追厥罰曷嫌于心辨吏告歸愧仰崇仞謹告

南康謁先聖文

喜蚤以諸生推擇爲吏中遭疾病即退丘園乃得其耕耨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晝行不敢以昧陋自棄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諒蒙聖恩假守茲郡懇辭不獲輿曳而來疇昔所聞庶幾小試而蒲柳之質衰不待年憤眊支離已深不夢之歎大懼弗稱以辱君師抵事之初敢以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而

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熹不勝幸甚謹告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鄱國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爲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願以布宣教化爲職願弗此圖懼速謹矣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脩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充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饗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喜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脩釋菜之禮惟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鄒國公云惟公命世脩業克紹聖傳

奉安瀘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喜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學官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沒而不朽食此江濱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早得收其疾病之軀以幸免於娑娑之嘆則公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喜猥承人之假守茲邦祗事之初以禮見于先聖先師而視其學則有公之遺祠在焉仰惟壯節高風夙所欽慕敢下拜伏謁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真謹遣某致祭于唐故孝子宜春縣丞熊府君之墓熹叨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故令禁禦樵牧其唐朝柱表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脩立而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躬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享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真摯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界以郡統至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丘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

之墓於城西荒郊廢園之間其不為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風昔鄉往之私亦可以仰播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莫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欽望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既又咨訪得陳公乘里故君於郡境且知秘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為遷民也求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于祠下願漢在列誠意感通羣公有靈尚克歆頤

謁廟文

熹抱病田間不堪為吏久矣聖天子哀憐不忍終棄強界梓竹使為此邦輿曳而來亦既視事以衰耗罷軟之資當民貧財匱之際大懼曠闕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明廷以食茲土其與命吏憂責惟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蚤得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丘則神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它不敢以有所祈謹告

謁社稷文

熹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率故常按

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于大王其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信之如著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燄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喜等乃大速亂于厥禱祠之事罔克專于大王懈墮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羣望懇折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散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持以為生者蕩折無餘而無以為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為盜賊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禱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為莫若奔走歸誠請命于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緩之則三日之內熹等齊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持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闡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無愛而亟為之熹等之願也拜伏于庭不勝哀扣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又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熻悴田將無以為收入將無以為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兄弟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于祠之庭而請

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尚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普恩天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儉故常祗薦蘋蘩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豐利侯祈雨文

喜多病不才濫尸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自秋以來天又不雨早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告病吁嗟之禱偏于群望而嘉澤未應風日益高氣日益寒雲既今而復離禾既秀而不能有以實也朝兢夕惕不遑啓居惟侯聰明久食茲土雨暘之柄惟厥攸司日者雖已致祠懼或不能蠲潔以達誠意欲躬走謂又恨符印之守不克以前謹遣某官奔告祠下而熹祗率僚吏拜送于門西望叩頭再拜以請惟侯哀矜賜之一雨以卒終獻之惠則豈惟吏之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休所以報事侯者其敢有懈也

折雨文

間以早災奉詔致禱閱月踰時雨不可得稻之早熟者什失八九而吏之所以為禮樂與辭者亦既竭矣欲取水澆淵詣祠祀而專力乎人事之備則又念夫稻有晚出而未就者不能無冀幸於萬一於是感歎憤激不能自己躬詣靈液而冀于有神請復與神為三日之期以聽休命惟神受職帝庭降食致土以福其人為事今人之急如此神若弗聞亦何神哉若三日不雨兩而不周且決于四封惟天聰明吾恐神之不得安其室神尚聽之毋忽

秋報祝文

各有之各一本作國

春禱秋報各有令典歲雖不登而有司不敢廢亦不敢以
息比者編禱于神神非不加貺于民也直後時而棠休者
淺爾爰陳嘉薦敬脩常事神其顧歆益惠我民

祈晴文

東土之民昔罹水旱其幸免於溝壑者指二麥以救朝夕
之急而又相與戮力事農以冀有秋其得失之美死生係
之非常歲比也又今天雨不休湖水汎濫小麥之未收者
亦既折腐不得以食而新苗未立水没其顛又將無復西
成之望吏民憂懼術無所施惟神靈靈作鎮茲土其必以
顧而哀之汛掃浮陰錫以晴霽則神之惠也民之幸也熹
等濫將使指實分顧憂敢不齊袂再拜以請惟神鑒之謹
告禹廟云王威神在
天降食茲土

謝晴文

乃者以水潦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廓氛翳使麥收
稍植人得道其溝壑之憂既有日矣喜等敢不躬拜祠下
跪薦牲酒以答靈貺惟神歆顧終此大恩養以豐年驅其
厲鬼俾我民復得以遂其有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為
無窮其食於茲土為無愧

祈雨文

吏既不德無以媚于上下以召和氣而福斯人其所以布
主恩救民命者罔不惟神之依故喜往者嘗輒有請於神
而亦既受其賜矣然方是時霖潦之災獨環越百里之間
為然若今之旱則自浙河以東為州者七無不告病捐瘠

之民凜然日有狼顧之憂乃不齊袂奔走以告于神其將
安所歸命敢叩祠庭頽顛屏息以俟嘉應惟神幸哀憐之
謹告

澤州謁先聖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庚戌四月甲申朔二十七日庚戌具位
朱熹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總髮
聞道白首無成茲荷誤恩復叨郡寄啟事之始載見祠廷
永念平生恒焉內疚尚斯啓佑俾度其心毋悖所聞以速
大庾謹告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充國公先師鄒國公熹
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
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繆不惟微詞與旨莫得
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紛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惟易
一經或嘗正定而喜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
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
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上
以具告喜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
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
告

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險夷至死不變所謂一
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為日既久又
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

回互之譏若有愧焉炷香酌酒飲杜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議論英發不容何病至死弗渝顧我頤蒙舊勞嚮往筆故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謁李龍學祠文

紹興之初公在邇列力闢和議見忌權臣出守此邦治行亦著竟以饒口去郡臥家人懷其忠建此遺烈熹愚不肖獲奉餘規末惟先人實同聲氣載瞻矧履感增深敢薦馨香尚祈昭鑒謹告

謁三賢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高州刺史周公闕自唐世始有華風惟爾三賢實為首倡稱思未泯延及于茲報事之屢吏不敢廢謹告

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筮仕之初嘗亟茲郡歲時雖久稱思未忘厥有遺祠奕靈如在烹雖不敏實仰高風盛事之初敬脩禮謁謹告

謁崔統領祠文

惟侯忠存報國勇不謀身厥有遺祠奕靈如在我來伊始稽率故常敢薦肴觴用伸悼歎謹告

謁諸廟文

國家受天命奄有萬方分職任功幽顯無間烹奉劄勅

來撫潭民未惟明靈實同憂寄泣事之始祇款郵祠敢竭愚衷與神為誓修身奉法節用愛人熹雖至愚不敢不勉跼除疫癘時節雨暘非人所能是乃神職吏有不吏神得而誅神或不神則又奚咎者羞在列馨香發聞惟神聰明鑒此心曲

謁社稷文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為貴社稷次之而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制使凡為守令者始至則親謁于其祠所其所以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熹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舉舊章尚祈昭鑒謹告

準即位赦祭神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光臨大寶敷錫海內咸與惟新慶命有司式稽舊典嶽祗川后君古帝王義士忠臣悉嚴祀事庶臣分土職在布宣奉醴羞致祠下惟神鑒格歆此德馨永佑我民以對休命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日謹 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涉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為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象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閱然于東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酌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修三閩忠憲侯廟奉安祝文

惟神為國上謀遭讒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
勇赴鼓水遺桐錫號帝有惡書吏情不供神用弗宇乃今
修奉亦既訖功敢儼靈神敢陳椒醑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澹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
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
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十其徒化
若時兩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興益以光大自時厥
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篤理一原曰
邵曰張熒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
旦熹以九陋少蒙義方中廉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
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遐逝老同好辨來落此一
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慶尚其昭格陟
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
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交國公顏氏鄭侯曾氏沂水侯
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濼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
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
生從祀尚饗

歸新安祭墓文

一夫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
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
畢當茲蔭酒肴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享

又祭告遠祖墓文

維年月日遠孫喜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

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
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虞它人有之
莫克伸理茲用震懼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
崇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謹謹告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赤壇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
得追榮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
郡封聖澤所加幽顯咸賴熹惠不肖久深不泊之悲猥奉
制書徒切哀隨謹以清酌時羞滄日以告伏惟思靈對此
休命謹告

又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知頌慶宇內熹以職秩得從大夫之後故我
亡室錫瓊有加恭奉制書俯仰悼歎惟爾有靈尚克嘉之
謹告

又焚黃文

新天子端命帝廷欽承天序敷錫有位咸得追榮其先有
司承詔遂以皇考贈中大夫之命來告于第恭頌永隔餘
五十年祇對寵光感涕何極謹因祭歲恭奉制書拜手以
告而熹不肖繼忝從班大饗之恩接膺錫命肆我皇妣爰
及故壙亦得振聯並受祭澤然繪異數行即薦陳尚期恩
靈歆荷亡敢謹告

又焚黃文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修雅健之文追古
作者壽壽弗稱隕於半途施及後人叨被寵祿追榮七命

始列從班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德之報不在其茲並命
帝廷璽封寶檢贊辭褒異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荒日遠
生我勞瘁追養靡從祗奉命書含爵以告涕泗摧咽不知
所云尚饗

又焚黃文

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今饗養予忝近列而
君之號又躡進焉念昔相從惟艱惟悴君能勸力相我實
多豈意莫年寵榮狎至君之季子亦披賞延而君不少須
是可悲已奉奠致詔君其聽之尚饗

又焚黃文

熹類遺訓竊位千朝獲被慶恩追榮禰廟亦有年矣比以
鉤黨廢錮憂畏過深以故及今始克抵奉命書以告于寢
廟惟我皇考洞視今古靡有遺情陟降如存尚克歆此丕
顯休命預熹衰頽年迫告休使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
人亦未克正小君之號流根之報無復後期求念及茲痛
恨何極仰惟慈愍俯鑒愚衷尚答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
恩靈不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贈官告皇考文

往歲天子用事赤壇上帝降歆福祚昭答慶賜之澤覃及
萬方中外幽明罔不咸賴謂真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命書
實其楨廟顧念孤藐祿不逮親祗奉明恩益深哀慕竊用
齋核致詰寢庭欽惟神靈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恭
惟孝惟忠無或荒墜嗣有褒賜尚克嘉之覆其後人延于
求世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熹前任煥章閣待制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第三男在
已蒙聖恩授承務郎祗承先訓蒙被賞延餘慶所覃益深
求慕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切失所怙祗奉遺訓往依諸劄卜葬卜居亦
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
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
惟降鑒求奠厥居垂之子孫世萬無極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孫具位熹敢因特
享昭告于祖考之靈熹至愚不肖蒙被先世遺德獲祗祀
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敢怠忽至于今茲行年七十衰
病侵凌筋骸弛廢已蒙聖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
孫而嗣子既亡藐孤孫鑑次當承緒於又年切未堪踴莫
今已定議鬻之奉祀而使二子筮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
加冠于首乃躬厥事異特朝廷察熹遺忠或有恩意亦令
首及伏惟祖考擁佑預欲求求亡教熹不勝大願其諸家
務亦當計度區處分屬筮等及諸孫息使有分職以守門
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勢難支文如以恩靈尚
延喘息之間猶當勉勉提總大綱不使荒頽以辱先訓伏
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府君

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考孤露垂六十年不能以時
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墓迹其所由雖實有待然而怠緩
不處罪已無所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改卜之謀始有
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
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梗槩亦以附書將以請
銘于故相退傳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
使予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啓佑丁寧垂裕永久
之意繕寫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塞之餘不無闕漏熹不
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此哀誠則熹不勝十
萬幸甚謹告

特祭祝文

粵此季秋成物之始藐茲弱質維望以降明江末念勿勞
莫伸報効昊天罔極悲慕何窮謹以云云

歲祭祝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性剛鬣
案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人附食尚享

祭土地文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月萬寶粹成衆神之休幸茲
遣免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永垂庇祐

又祭土地文

熹窮年奔走茲復真居老幼無虞以及改歲繫神之類報
事敢極尚其顧歆永垂覆祐謹告

又祭土地文

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欽頌藻雖微庶符

誠意惟神監享永奠厥居

夏云仲夏應期時物暢茂

秋云維此仲秋歲功將就若時報事

冬云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

歲云歲律將更幸茲安吉若時報事改末句為介以

春祺

又祭土地文

春日載陽茲維仲月式陳明薦用格神休尚其顧歆俾我
無戢仲氣序但遷時雖仲夏氣序但遷

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省唐石改封塋不勝哀慕唐石改
念謹用清酌時羞祗薦歲事唐石改尚饗

又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念爾音容永隔泉壤一觴之酌病不
能親諒爾有知尚識予意

后土祝文

茲以暮春修祀先壠餘處改作惟神保佑穡牧不驚敢薦
馨香式昭報事尚祈鑒享永賴無窮謹告

又后土祝文

茲以春餘有事先壠唐石等處載惟保佑實賴神休式薦
醴羞尚祈禱饗延于永久無有後艱謹告

又謁李龍學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龍學侍郎李公惟此朝學實公
所遷人到于今追頌勞烈矧惟忠愿抑有前聞薦此芳馨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懷安縣儒學訓導樂暢校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
蓬蒿至于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
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
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輩我駟
我槽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崗水經鮮腴藥穎豐長以是
為養胡考宰康以是為樂消推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
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
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秦學徒莘莘
儼立成行馨歎未聞眉睫不揚式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
之功于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群儒所望
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
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
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數豈面而朋所趣
同轍續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
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舖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
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歎
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待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
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
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于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
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漠幸公獨存
爛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

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社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篲一畝凜然高風尙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水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貞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立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餐其昏蔽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卅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其源派閭閻侃飲祗推先永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祭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寒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衙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予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決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

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舍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求隔卒業無期陸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飭蕪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喜等父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紵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風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攻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已推之物之易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逝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樓樓之志未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願託警勵琅琅其音詞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時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祗以為累日月有時漬絲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羹羹在門往爭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鳴道英材景從速雁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誠篤請操筭藝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執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于門舉儒報德亦取斥奔抱負弗施退講于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練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亟以書來千萬求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周恒于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遠志極慮語簡情慤兄子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末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温温今我來斯莫此空尊長號大慟兄即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斑衣內既權於榮養朱籀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遠適而忝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轡車之既駕倏丹旆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况邦人與邑子孰不齋咨而涕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寫懷每綴紛而近後探囊搜秘或拳攫以爭先以至發黨勸分禁倉

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耶未訣乎終天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毅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華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囿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豆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朝謀何佞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為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間弭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閭館遂適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為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慙遺忽堂堂而逝去與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邀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求號中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商行踽踽而涼涼孰有如予

心之樽陶踞陳詞而俯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柯園村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柯君園村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束書不觀遊談燕樂有不其然剝掠為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于祿弗媚于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闢焉

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

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即之可親

君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恒哀哉已矣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唯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唯子之澹然貌甚羸兮病已纏不復興兮歸其全我之來兮閔子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滯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維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偲之義處兄弟竭怡怡之歡脫羸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川逝而不留喜久辱遊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淑之音實墮無從之涕屬纏其慘遠寓冀鯨莫獲長言以詠潛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

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環奇俊偉之材而不弃假以耆蓋期懿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吊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辯屈首受書典學于家內克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綱繆訂謀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于南勲頑蹈凶婉變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默出臨兩鎮威輝恩漸適嬉于堂遽哭于苦恩詔起之有疎其瞻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宄汝哀來觀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熾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萃化為充肥帝嘉乃勲加勞建律荷咄方深邊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安鸞鵠我性麀嘉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求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難弁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慨其來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雅隱

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眾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懷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盡而止於此羣邪交慶眾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恒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薨迨茲半載殄瘁之嘆維久彌新日月有期佳城將啓惟時親故罔不悼傷矧予孤生蚤託恩契道義期許晚而益敦臨絕之音奇屬良厚其為感惻豈獨常情迨此詔除懇辭未獲義當引道以俟報聞九公誨言略已遵奉倘未即死尚圖厥終輻車之行不違祖送敢持薄奠以訣終天空惚悲涼言無次叙惟公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奠敬奉喜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草藁告于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求訣上言國家雖耻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求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弁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主旣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闕閔紀德銘功益付特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

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泐華叙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夫想像兩公感涕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啗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鉄尚其不厭習久而悅盡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懷山歌往酌野蕝弃設老沃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敬夫啟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交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備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遜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曠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數叱歛歛時友曾子實同我憂禔涕請行詎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蓋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箴詞寄哀不違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

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獨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膠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邇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綴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狹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頌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蔡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狗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謬謬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群忽見秋天之一鷄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入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峴嶢嶢嶢嶢嶢明主所為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關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鄭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傑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春予心之惻歎實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訃來數然號其馬及哦珍瘞之悲詩益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蹤陳情於一酌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鴟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願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堂於宵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遂而深觀遂

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遽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狂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滯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弁晁藥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漓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惘然奈尙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絨辭千里情此一專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溥風日弊氣鍾于人辭充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羞荷敷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嘿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又斥于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闈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擲擗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歎歎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宁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鄒寬薄敦惟其躁輕

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疆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祭寫哀陳辭濟綿走酌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顧惟媿情不克其躬未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祭黃尚書文

已亥之春拜公床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未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疆顏勉爲叙次卑鄙進越既懼且慙今奉以來味冒陳薦求惟疇昔慨想音容德威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揅撫無辜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間舍修容乃聞夫人邊亦薨逝其爲駑駘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闔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若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歲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蒼龜之智而處之若

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曾霄雲慶之高而不以自多
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
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
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為

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皎然而未肯以
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
而撓濁矧丞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
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

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
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
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

其勇施何遺時之不遂遽瘳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
左圖而右書間道遂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
膠冀卒據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然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
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
前日之狂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期

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殘而
有約蓋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訃車而偕至考
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

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
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

亡兄瘵郡絞病弗及療飲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
故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
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
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冲佑叅議
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
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
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為我置酒
談經論義篇什間作壺臺不休相與追遊連華九日涼峯
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呼
談噓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
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襟袂分攜消然出涕而有此會
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
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
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
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節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
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贖幣一匹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
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遊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
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乎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為遠
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
匆匆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憐恤寓

此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亂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
英發見者驚嗟謂即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莫府
番值省員世路威夷耻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于頤疏泉
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
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呈鮮人為君屈君獨
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
燕及里閭枵腹夏飽甕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慚肉食胡不
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華百藥莫廖神理杳冥孰訊厥由
親交駿奔行道洒涕矧我於君情寔昆弟蓋自卜居餘四
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跼伏窮山
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姻速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
君遊遽聞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踳跚
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醪單饌薄唯此哀誠庶通
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繫名之至
下說一句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
此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
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聞
以多為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為精公無
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流惠不至劇
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毅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
為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媿不作

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既修民聽不聳從容
一言接後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冕遺紳
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
日尊羣行薰融尚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
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
我民末綴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
嗚呼哀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晚途聞關遂託知己千里
計至一觴薦誠想公如在酒淡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
朱熹謹致奠于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
學者衆矣其所以為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
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
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專聞行知之效見於日
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
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
急於救弊以緩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事有出於
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諱而亟還之
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
本非所以頌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
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
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
於無窮也喜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致其
為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尚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唯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唯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有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于地也嗚呼哀哉喜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酌此一觴千古未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 月 朔二十六日 具位朱喜謹致

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務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家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殫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夢卜再會

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揚兄昔同遊好屬其一酌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喜謹致奠于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與州郡致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柔良而懲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及爰及晚歲稱疾卧家懇避詔除引義憐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開讒慝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為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况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勸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實心折願以衰病復寤王程違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奔惟公不亡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喜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年七元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允遊於今五十年

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閱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特須以世前烈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間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憇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卧易簣之且神宇泰然徧告親朋千萬求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起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己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過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憊支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酌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放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奔走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顧步涕落未奠俯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

千古如存曰有遺立乃寄茲土喜夙深宗墓亦誤知憐故幸分符獲參守奉瞻言矯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閑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于家邦中歲閒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替四來我時自闕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群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無陳迹塵筵鬢髮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于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揚舊圖新報名未孚唯以自愧一觴往酌并寄此情公平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于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入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懋弗升施及後入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突虜庭白首來歸無所汗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濶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隄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絜然亦霑祿仕瞻望封關來拜公祠惟公不亡飲此誠意向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于雪之川粵旣南歸遠不復見及拜叔母于帝之鄉告違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堯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

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尚與後人無念嗣慶一鵠所醉林長
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蒙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
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
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閑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
于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
輿言出涕矧子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
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勸雞絮是將
精爽如存尚識茲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
于內第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
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
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
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
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
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
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
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
尤晚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
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誠詞往酌悲不能
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
某奉酒茗之奠告于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
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
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視一
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迨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頽
衰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立亦因羣吹念昔兄
言凡茲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
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顧影于
然欲往哭兄交難祭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
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
編追配騷什唯其清苦絕去羶軍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
論有疑亦埃兄吹今則已夫琴破弦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李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祭已新安朱熹
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李通羈旅之視遠自春陵言歸
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李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
蔡兄李通輻車祖載將就窆安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
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荃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
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李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
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鎮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
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遠半山之約至於今日

又不能扶曳病驪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
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諱文

嗚呼痛哉久此卧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
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
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鼻亭神及唐武墨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
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
二年春二月今直秘閣張侯斌始行府事奏莫進謁仰祝
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造以淫厲則疎然曰帝德在人
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
陋踵訛以至于此弗圖弗革其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
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
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麗雜遠屏外
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已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
未候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安皇靈於暨既通拜
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
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叔民所秉彜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
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
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
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
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寶錄此邦獲恭明祀茲率
群吏饗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
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味嘆
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喜竊惟帝
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
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

周敦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蒙而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 誰脩虞祀

九歌招舞 有翼張侯 牧此南州

懷帝之仁 答其祐休 載瞻祠宇

頽剝支柱 明靈弗獨 淫傲駢伍

乃教網紀 乃夷乃攻 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 帝降不暉 四門摯摯

侯樂其成 來饋來祝 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 即物而則 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 動植潛被 恭已當天

雲行雨施 惠于來世 億萬斯年

穹天傳地 峙嶽流川 矧是弁裳

舊惟聲教 愀然見之 興起則效

子隆于孝 臣力其忠 侯拜稽首

惟帝之功 少傳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為書授其弟瑛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傳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其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傳公實收教之其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

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棻所為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為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充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叅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叅贊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遷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為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叅贊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遷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為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為太平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萬眾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其定會女真入寇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挾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軍事特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

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為遣張俊以千人度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五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虜寇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遂北至富平與虜遇戰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寇又矢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虜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獨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變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續後亂奈何乃為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王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諜知我有備引去明年虜復聚兵來

攻再為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士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疆弩於險以俟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為意虜猝至不知所為逆戰果敗走保石泉特吳玠為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兵守饒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即趨境而東一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夕至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虜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慙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大軍且至諸將皆失

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奪食
遲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林坐諸將追及泣請
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為動虜知不
可攻亦引退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欲
公更為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
或取其榜毀之公亦以書力為張公言此已為死守虜必
不敢越我而南籍 今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
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齟齬公墳墓者奈何張公發書
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
之餘一人使還曰為我語羣盜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
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虜已遁矣
蓋方虜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虜既深入
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
已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
眾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虜大酋撒葛喝兀
木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
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為必守計者獨公與張
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
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
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為裨
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戰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
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為北討計
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

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機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
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為不可遂以觀老丐郡以歸泉僧可
度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家寺符
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獲霜之漸
不可長也即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
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既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
模略放大學至今為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
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條叛將南歸之望於是有臨
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
公建議清野蓋徒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
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劫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為前後攻
劫不可計悉具獄奔之市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
道不拾遺既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
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
意已而果復以和為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無諭
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
索之急公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得此於吾州之
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
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
戎本非久遠計且及間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
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慶後十
有六年和議果敗虜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
入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入晚從公
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為奇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

喜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我開府時事獨見
 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
 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厄之際尤孜孜焉
 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志
 身徇國之忠决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為盡死事
 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為政則又愛民擅士教尚
 教化决姦隨伏不畏疆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
 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虜而其識
 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書而歎也公元妃福
 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
 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
 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
 德業為多遇族黨親疏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醜寧縣
 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為長次瑞承務郎出後公第
 秘閣公早卒次評從事郎亦以公命為屏山先生後孫男
 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表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
 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
 所處尤艱且勤績效最著人至于今賴之於是既悉論載
 其實又泣而為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 曰陂其平 復昇人傑
 俾扶厥頤 薄言試之 于越于鎮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邵于秦
 偪交飄挫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蹶于梁 莫相予死 亦障其衝

校績愈偉 岷嶓既奠 江漢滔滔
 爾職于佚 我司其勞 曾是弗圖
 讒口替替 載北載南 倏貶其褒
 日和匪同 識微慮遠 豈不諱諱
 卒莫予展 我林我泉 我寄不淺
 莫年壯心 有逝無反 惟忠惟孝
 自我先公 勉哉嗣賢 克成厥功
 豈不咸之 又毀于成 詩勸來者
 永其休聲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于台州仙居縣
 湖山杉第之正寢訃聞天子聞焉詔有司以充祿大夫告
 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與之原
 既畢事將考今式勒文螭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
 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
 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
 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
 烈其所引拔以為諫評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
 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特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
 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
 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
 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
 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與出見邀

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為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左公諱 字明可世為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名昭始教子孫為學而公與從兄諫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尤稔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巖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為温州樂清尉領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為生業屬更定法有移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考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盛之耶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為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祕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顯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為乎諷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無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荐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

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疆弱之勢不作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為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為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顛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若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為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撥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自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為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為是說以悅其意豈為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舶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為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

以救時病疆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特不若
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
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
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亦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
詔條以啓僥倖危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夫守
未正刑典戎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
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樞陳良翰
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
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
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
其四而內載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
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
獨有節浮修精簡閭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
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公陛辭首
陳裝珣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
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
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
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
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括充
賦征賦望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
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惠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
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弟其產以次
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與致所
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

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蒲公良貴
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爲文以顯其墓若
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
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
索之相持詢詢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
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練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爲尤
甚公以永祐散官在焉爲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
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
議得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特濬以既田爲利甚廣中
廢不治南豐會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
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
上親札命公賑拯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
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
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及歸欲復湖姦民大
姓利於爲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
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抱石狙擊其首帥
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
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
踐取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母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
治如勾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
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爲獻遷給事中
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
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
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

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省為人求薦及以他
 鄙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其事則請府
 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闢高思聰
 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
 佛屋錯雜民屢藏匿姦盜吏不敢摘公奏請盡撤之由是
 權豪交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
 以龍大淵為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
 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
 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
 人闕安中乘間為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
 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為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
 甚公一意捐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圯壞歲調諸
 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
 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斂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
 旒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
 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
 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
 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
 為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狼秀去然後嘉穀蕃吾非
 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天橫者眾公
 命縣賞禁絕集群醫分并治瘵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
 舊有稼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血不通氣鬱不
 泄疫厲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瘞瘞以居公凡六為郡

政各因其俗為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為多事有關於
 教化者未嘗不以為先嘗言為邦之惠欲其有以備於里
 閭唯受兩稅之輸為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
 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
 得自粟量更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
 章丐闕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稅
 為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
 以氣節自負為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自目為
 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為重一日士女
 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
 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為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
 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為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
 為小官一特鄉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徊翔十
 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
 居常慷慨謂直道可以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舛
 儻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
 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華竹禁亭館其間延衰數
 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决終焉之
 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
 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
 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
 十有四年蓋已備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
 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侍臣加以

董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領州興國縣丞澠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泊承奉郎東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二十人機從事郎機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貨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齋以遺之官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家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九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捐已資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已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第九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磨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富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

病氣與節

方春爭華

未凍先折

有偉豪吳

一世之傑

脫彼權相 弗媚而謁 始雖偃蹇

竟偶明哲 彼聽我仁 大論橫發

乃贊征謀 乃朝選轍 言雖弗用

時仰壯烈 中去朝行 偃息名都

賦平投義 惠達信孚 越城之南

日活萬夫 思樂鏡水 有龜有魚

天邑嚴嚴 貴彊屏氣 張檀以行

孰俾吾貳 公顧曰嘻 是疋與治

于朝于藩 姑適吾意 姑漢油油

惠澤香流 鍾陵有秀 則稟其秋

我湖空明 我竹脩脩 我倦而歸

其樂休休 大莖之年 從容委蛇

循始訖終 俯仰奚愧 中興之原

有官其隲 我銘不刊 以篤來齋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府舍即拜疏言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鑰歸死故山惟陛下哀之特天子方倚公以重別都旦莫且召用之未即聽許而公疾已革矣再疏請老於是上乃深以爲憂亟遣中貴人挾侍醫馳驛診視未至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主口授千餘言使具爲奏極言時弊根本且薦群臣之可用者畢封上之有頃而覺上覽奏驚歎即日出公前請老章使以通議大夫致仕及計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

其喪仍給葬事明年 月公之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於建寧府甌寧縣豐樂里新歷之原而請於朝冀有以易其名者事下奉常以公廉公方正威德充就宜謚忠肅過考功無異詞詔報曰可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獨墓隧之碑久未克立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請文喜爰託公諸父間遂與公相長大知公為詳而公晚歲相予亦益篤顧雖不文義有所不得辭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遂為建人世居崇安縣五夫里有諱民先者敦樸有行從安定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贈太子太保於公為曾祖太保生忠顯公諱鈴靖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顯公生徽猷閣待制諱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川陝軍有功累贈少傅公其長子也諱珙字共父少以恩補承務郎長從季父昇山先生學舉進士一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管西外敷宗院遭少傅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憂除喪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氏用權父士大夫已竊竊言符讖事檜欲因以追謚其父召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時至怒而逐之踰年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大宗正丞改秘書丞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薦者還故官銓曹法密吏姦官不能制公真令式庭中使遷集者得指其違以詰吏人甚便之燕權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亮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大閱張去為忤旨左

降公封還詔書莘老得不去從上幸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時張忠獻公留守行宮眾謂軍駕東還必以征討軍事為寄俄而詔下乃以揚存中為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奏論其不可上曰此特為張浚地耳命番下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論則累張公矣公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哉再論愈力事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建王為皇太子宣入視草今上即位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為鈞敵之禮使者往輒困辱而歸人皆為公危之公受命慷慨戒家人悉裘葛蕪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以賄除吏而公獨無所私手札褒論甚寵然竟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變旱蝗大詢闕政公言比年以來綱維解縱有賞無罰外則諸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為貪虐以快已私軍民之怨日積于下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然後信賞必罰敢近懲遠以脩軍政之闕節浮冗寬賦歛精擇郡守誅劔賊吏以厚吾民之生則大異庶乎其可消矣間又嘗為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易之策夫日和戰日守皆所謂應敵之計不可預圖者惟脩政事以彊國勢使三者之權在我而用無不利乃為不易之策耳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又有李珂者以關通貴幸得官而自奏求為督府掾詔從中下公皆奏以為不可不聽再奏極論竟皆罷之然由此遂多忤近習意而宰相又有陰忌

公者出公爲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行改知衢州始至委
事僚屬一無所問人或以公未更治民意頗輕之既而欺
者得狂者伸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始大畏服凡吏員外
置者悉罷之受租米使民得自操槩其發歛消籍皆有程
式田里大安乾道元年湖南旱飢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
抑買乳香急乘衆怒猝起爲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
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掠萬計連破郴桂
兩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
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
入矣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且移書制置使沈介
曰道遠賊熾比詔下且不及事請以便宜出師即朝廷以
擅興爲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制置使即爲遣兵而
詔報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而賊勢愈張湘陰橋口羣
盜又數百人乘亂竊發密邇府下人心益搖公簡役兵擊
之募民有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所隱賊無多少官一
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賞信刑威士氣大振人
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將田寶揚欽乃以其
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
死力公與欽語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
而前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請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等連
戰破賊諸將後至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通糧道大軍遂
入宜章八月塞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
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鐵馬餘皆
遁走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

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皆從鼠匿山谷
者尚衆公諭欽等卻兵而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
師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餘皆稱詔釋之復故田宅者以
千數奏官曹彥黃拱而列上諸將功狀又不以一毫有所
私上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
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
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
觀宜益勉旃以副朕意賊地既定境內正清於是公乃宣
布上恩力行寬政且爲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靈雖幸破
賊然不亟擇守宰寬賦欽以安居民即一李金死一李金
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又奏留鄂兵以戍郴桂而益
廣蒐募以補州兵之缺厚撫犒嚴紀律而特勒習之於是
湖南隱然爲重鎮姦盜屏迹商旅俊野宿焉三年召還見
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
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僉謀徇
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
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次論稅
餉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以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
恣請亟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責以訓練
而責游子第閤門國信五考出職之輩不得與馬上皆然
之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於上曰世
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
所不悅持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
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

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為萬事之綱者甚悉上
 至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荒政
 所宜不者亦使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職之法甚備
 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不獲
 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斌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
 斌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斌謀為多願陛下亟召
 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
 容訪問盡得其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
 恢復公曰復雖雪耻誠今日之大計然所以求之必有其
 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為法側身修行任賢使能以圖內
 修之實則外攘之功將有不能自己者計不出此而欲淺
 謀輕舉以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參
 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叙進
 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卒成上意之所欲為者蓋除福
 建鈔監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
 諸路累年逋負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
 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為已任以是近倖側目而流俗亦
 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
 復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
 之際真有不察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
 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
 上為竦然改容稱善龍大淵曾觀既逐去未幾而大淵死
 上憐觀欲還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感斷而慶感德
 之日新柰何遽復為此且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

也若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
 材則臣懼非所以隆德業而振綱紀也上感其言為止不
 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得召用公請其所自上以
 琪告公退坐堂上呼院吏作頭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
 不能置對請後不敢乃叱遣去無何楊守來言琪嘗檄郡
 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若干尺公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
 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馳取其牘琪不得隱遂以罪罷
 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
 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
 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
 如此則禁中或時須一飲食亦必待奏審然後可得耶公
 即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
 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典司出納不敢廢職而
 已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
 竊為陛下惜之時諸公雖更進合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
 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寤亟詔改
 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
 聖學敦本節用虛已任賢斥遠邪佞選將撫軍數事為獻
 上粲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
 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
 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反失正稅不勝計
 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弊人或
 為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為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除資政
 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

財匱之狀詔即該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奏為半歲蒞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敢撲豪勇士者自變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為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而歲閱習焉其資糧械器亦為處畫各有條理樞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繼母慶國夫人卓氏憂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宣押奏事公引經授禮涕泣懇辭凡五六上不得請特宰相方以恢復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備舉動煩擾識者憂之公乃手疏別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為如何而乃外招降附內徙營屯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今不憂元氣之憊而慮四支之不彊非臣之所敢知也上納其言為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以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公再臨舊鎮不懈益虔蓋所以自律者愈嚴而

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早民饑公亟遣吏行田蠲租如法而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諸郡且慮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公威軍聲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多散去其存者蓋無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為戒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而盡擒以歸獨誅其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軍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欲盡誅之盜因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犯贛東官軍數敗將尉死者數十人為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為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且早公奏開夏稅錢六千萬緡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千餘斛沿納他物備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諸州所蠲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稅米過糴即他路有被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罪詔皆從之以是得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農民當販貨客戶當販濟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村落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販糴而貨者卒亦不取償焉以府佐趙善珪王以寧及寓士李宗思劉煒領其事分遣群屬循行境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咨訪幽隱卑聞縣給印曆手書告諭誠意既孚而賞信罰必是以人爭效用如辦已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糜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

所負課度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被旨覓城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縵錢數萬米千餘斛而役蓋不反民也上積公勞效手札勞獎資以鞍馬器物甚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蓋將復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沒時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任文以為戒所薦則故相魏國陳公桂帥張栻敬夫也別以手書訣敬夫而熹亦與焉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讎恥為深恨蓋其忠孝誠篤雖蹈死生之變而未始須臾忘也公為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遺喪喪年逾五十盡哀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教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同寮有喪亦如之將薨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脩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明道程公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為之立祠學官而刻陳忠肅公賁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復辨告甚或深自引欲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憂國審密持重不肯為僥倖嘗試之舉蓋其飭躬應事規模科指晚歲皆益精密故上則人主知之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兒童走卒

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荆州時北虜亦每使諜者謂公家世蓋知其忠義之有傳也及薨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為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每有四方之故而有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公薨時年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故兵部尚書社之女新與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即學聚承奉即二女長適迪功即南劍州劍浦縣尉呂欽次適某官趙崇憲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及登朝廷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為無用之文其駁議又多削蕪故所傳止此云學雅以公從弟從事即珣所狀公行事視熹熹受而讀之皆昔所見聞者也因刻其大者著之石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	失我泰平	東游三紀
汴洛羶腥	帝始靈承	俯仰顧歎
曰汝在廷	孰抗斯難	爰有俊哲
三世一心	忠精義烈	思遠憂深
沫血奮辭	曰此讎耻	乃盟乃歎
穎得無泚	不有豪聖	孰慮執圖
孰秉武節	以行天誅	抑臣有聞
在周中坻	既脩乃攘	厥仆斯起
惟聖時監	利伸石蟠	母棘其欲
毋溺其安	帝曰俞哉	予欽汝詩

既啓于中 盍布于外 澤流威燁

汝則來歸 卒輔吾志 以究汝為

四鎮十年 帝適西顧 彼皇顯蒼

胡奪之遽 我最其迹 有孝有忠

有政有事 有言有功 嗟爾嗣人

尚承厥慶 公思不忘 天子聖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勳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松閣修撰荆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喜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銘喜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為而中道以沒不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恐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共學輩流偶獨後死矧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辭顧以疾病之不間後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叙之曰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

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業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復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也少以陰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天子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已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貌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兼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湯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母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即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職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廷雖亦嘗與締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廢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

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道人致慙慙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知志以其胷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病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還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使往青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此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然

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機之日上爲疎聽改容稱善至于再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及復前說上益嘉數面諭當以卿爲講官莫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暮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諛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

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討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即罹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邠桂間聲控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爲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縮大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輸召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各爲均輸而實但盡奪州郡財賦以惑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劫劫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即詔罷之燕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盤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既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有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閩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疾革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請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

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公復
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
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
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
附說明年乃出公知泰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譁譁而
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
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
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
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
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非不能盡運而漕司又
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而公私兩病矣公
始至未及有為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為事既得其所
以然者則為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蕪穢漕臺出其
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為諸倉買鹽之本一以
為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
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饋餉者仍坐贓
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遼莫荒殘故多盜賊傲外
蠻夷俗尚離殺喜侵掠間亦入寨為暴而州兵皆脆弱備
情又乏糧賜死亡輒不復捕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豈
管斗入群蠻中最高為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
洞丁十餘萬為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
其弊則又為之簡閱州兵汰冗捕關籍諸州黥卒伉健者
以為効用合親兵摧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它役視
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凡戈甲之費者更斥漕司鹽本

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入沙世堅
才勇諭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
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諭以弭怨睦
鄰愛惜人命為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虐掠離殺
生事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
境內正清方外柔服募府無南鄉之慮矣朝廷買馬橫山
歲久弊積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
病得凡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綱馬
在道則緣道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重為鄰
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於人首奏革之其他如給
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參司名次之弊皆有以究其
根穴而事為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率
常先期以辦而馬無帶留人知愛惜遂無復死道路者上
聞公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即進直寶文閣
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
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為意更共縱釋以病良
民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
之群盜破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為條教諭以利害俾知革
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畧大率如廣
西時於是一路肅清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都去北邊不遠
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帥守所
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
恃公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
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公令每按親兵必

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諭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其後團教則又面加慰諭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首領有捕盜者爲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公慮感民聽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它悉無有所與且爲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刀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爲便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爲奏去其病民間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准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則疆場之事不宜使數負吾曲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信陽守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一郡凶凶公爲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盜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奔城郭盡室南走數十里軍民復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戶荒田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憐民前詔占田已墾者不復通檢其未墾者二年不墾乃收爲營田德至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護虧國大信以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請并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它郡以去蓋方是

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計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學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入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訓折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尊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嗇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備也則又刻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娶之法風土習俗之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弃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俾執拘以付其家官更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而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

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
 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
 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
 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
 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
 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公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其配曰宇文
 氏朝散大夫師中之文事舅姑以孝聞佐君子無違德封
 安人前卒子焯承奉節亦蚤世二女長適五峯先生之子
 胡大時次未行而卒孫某某尚幼後數年胡氏女與某亦
 皆天鳴呼敬夫已矣吾尚忍銘吾友也哉銘曰

關尹之忠 文子之清 匪欲之徇 而仁弗稱

孰的孰張 以詔後學 公乘厥機 如寐斯覺

自時厥後 動罔弗欽 孝承考志 忠格天心

唯孝唯忠 惟一其義 惟命有嚴 豈曰為利

群邪肆誕 公避而歸 兩鎮餘功 以德為威

帝曰懷哉 汝忠而實 姑託外庸 來輔來拂

上天甚神 曷監而遺 彼頑弗天 此哲而萎

往昔茫茫 來今不盡 求仁得仁 公則奚恨

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帖危之辱父而未報寤寐俊傑
 以圖事功既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公博
 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於是忠賢異集讜言日進國以

大競仇虜翹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國
 廢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間埋阨淪謝
 其幸及槍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遲暮奄忽
 而不及究其所為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
 秘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主字伯達建州建陽縣人
 曾大父履謙大父補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
 官從事即以卒其學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銘之以公
 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母
 喪哀毀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意
 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鄉舉類試皆
 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
 之失言甚壯切張公時為考官讀而異之第以為選首而
 同列有病其言者抑實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節度推官
 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
 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
 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虜騎已陷長沙相
 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脩開口論議皆
 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事而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
 撫司書寫檄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除秘書省正字改宣
 義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虜使昂來
 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
 曰秘府謀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循不可况今日之仇虜
 而可使腥羶之乎趙公竦聽即為改館既而使至恃傲所
 議多不可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

之既具草而駭悚引卻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
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一旦爲
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
卒與史官六人者上之未幾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
爲功公曰是亦安能又有願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爲者
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
今朝儻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上法然曰非
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於是檜以公不先白己也益怒公
亦以先墓又寄荆門中更變亂乃謁告奉樞歸葬故鄉飯
餽帶經往返數千里既寤即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
又通判荆南府事荆南戶口舊數十萬寇亂荒餘無復人
迹朝廷爲蠲口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而議者希檜
意遂謂流庸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額
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員亦數十萬戶部曰
下書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檜呪詛俾亂喜怒不可測
爲戶部者又其烟黨凶焰赫然帥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
塞責公持不可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爲也無何孫去公言
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特檜已死公所與同時去國
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記公前議勞問久之公因
進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
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
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上善其言時陳文恭公知
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檜黨暴起乘事者忌公

前輩不肯媚事已乃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
出之公辭行復奏言今日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
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惰農者無
飢饉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是以歷年久用
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放古助法
酌今之宜別爲科條以令政役則農利脩武備飭而復古
亦有漸矣章下任事者或笑以爲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
至詢究利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事皆
一方久遠之利薦臨川宰陳鼎有古循吏之風聞者亦以
爲當改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復請爲祠官以歸時
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
深憂之嘗劄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
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斷
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入或以越職爲公危之公
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
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即日下詔以晉安郡王爲皇子進封
建王因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既至舉大體盡
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獨屬縣負課久不能償者什
三四度其力而寬與之期縣感公誠意輸將惟謹財用以
紓泉地瀕海通商民物繁夥風俗錯雜而經用常不足人
始以公不更治民理財爲憂至是乃大服南外宗官寄治
郡中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巨艦其人訴
於州於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數復盜黃海
之利亂產鹽法爲民病苦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家

為漫潤以去公遂以中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慕欲相與號訴於朝公禁之不得行遂邵武憮舍以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為寄戒諸子強學且母得用浮屠法治吾喪以紹興庚辰六月十八卒享年五十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宮受內禪即皇帝位父堯子舜海內大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為不可及公為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所議屯田嘗別草具其施行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摠師江淮奏下公家取其書而張公尋罷亦不果行識者恨之公累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娶葉氏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右文殿修撰宗諤女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卒與公合葬建陽之涓曲村公始嘗欲卜居處也子男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宜黃縣致仕念德今為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念茲早卒女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珥其婿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既葬諸孤始屬其故賓客觀君揆之狀公行將請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奉其書泣以屬熹熹感晚出何以及此然惟先入為史官時實常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公同

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既沒公所以憐喜者亦益厚至於親為講畫反復辨告蓋惟恐其迷昧沒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忘哉乃受其書考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 廣博易良 不耀其章 不刷其方
斤斤其容 坦坦其行 懇懇其言 循循其政
剛毅勁切 以時發之 賁育雖強 孰能奪之
晚殫厥猷 遂啓明聖 萬世之傳 一語而定
凡今有慶 孰匪公功 我銘斯闕 以詔無窮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眾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邵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遽興廩無蕪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數况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蠡起信德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無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賞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繇干

百數相顧僂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耻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速于政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衄迎降而皆不知以為耻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携挈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寔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為尚書郎軍器監出為淮南轉運副使俾脩農戰之業以為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斬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謂新安朱喜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喜受書考之具得光祿大夫斬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開闢公諱中彘字文昭其先自湖入閩居建之浦城徙邵武遂為邵人焉曾大父夢臣大父高皆皆有隱行至公父家始舉進士

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為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為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隣極邊守武將規法令僚屬畏如也公不為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濬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寃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會河決敗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為真定府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為盜而郡守歡燕赦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焉其為人坦易不事逸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為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旁郡有疑獄部刺史多奏以屬公往往得其情樂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遺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願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宛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斬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屢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為閩人

以大其家藏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以有道者
 家人百口撫之一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
 嚴厲之色而中外整齊莫敢越軌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
 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書
 山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卅角
 已與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
 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
 亦先卒女五人其婿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郁脩職郎
 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
 郎格鉞南卿乾樞勛夏欽鈞皆未仕而格鉞欽亡矣孫女
 六人其婿周敦書李旣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珪上官
 楊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
 大 大聲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餘未各女十四人其
 婿任斗南林杞李价餘尙幼玄孫男六人公震公升公顯
 公回公煥公章鳴呼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
 量哉銘曰

暨暨黃公 隆時之危 跡隨衆兆 思屬眇微
 之死弗汗 以全其歸 温温夫人 克相其夫
 人詔其子 以成厥家 壽考尊榮 百歲而祖
 寶隆之阿 黃溪之里 東西相望 兩闕對起
 子孫盈前 曾玄滿後 尚有麗靈 不遠來又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年十月巳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
 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

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驥衣冠之藏皆在
 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
 之兵遠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
 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
 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已任事復不
 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闕關陝
 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知威愍者獨以孤城億卒嬰
 其乘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
 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
 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
 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哀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
 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
 大訓而吏惰失職脩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爲祠以嚴貌
 象然而僻在末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
 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
 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捨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
 已相地兩縣之境通塗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
 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
 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
 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
 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
 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
 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俟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求豐
 令備支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

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

而詩之俾侯廟成舉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求嘉人自少魁

壘有奇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

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后帝 降衷下民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臣之事君 策名委質 報生以死 身豈違恤

若魚熊掌 取舍之間 是孰使之 其性則然

林林之生 孰無此性 利害劫之 或失其正

文武張公 投命重圍 擁孤弗遂 視死如歸

侃侃鄭公 遙遙孤壘 城亡與亡 其節亦偉

方時大變 衆潰如川 二公相望 砥柱屹然

慷慨臨危 一心如水 實全其天 萬世不死

招魂作主 帝有闕書 吏情不稱 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 孰嗟孰歎 孰蒸孰膏 孰克用勸

守侯請命 莫此新宮 煌煌巨扁 合舊增崇

麗牲有碑 螭螭龜負 我其銘之 過者必下

紹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喜既銘此碑明年祗召造朝道出祠下將往拜焉則貌

象未設而它役亦未訖功問其故則曰王侯既去而歲

惡民飢兩令尋亦終更而今玉山宰溫國司馬君邊始

將終之也君文正公諸孫其大父忠潔公亦以邑從北

狩守節不汗後其身宜其有感於二公之事不待州家

熹以為是亦宜得附書因紀其事使寫刻于碑之左方

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

孝宗皇帝嗣服之初慨念陵廟之離恥未報中原之版圖

未復寤寐俊傑以圖事功而羣臣驚下曾莫有以當上意

者蓋十餘年乃得金部郎官王公於奏對間意聳然異其

言既退又出手札以訪焉俾悉其詞以對公自以孤遠一

朝得見人主論天下事便蒙開納而詔墨下詢其勤又如

此誠為不世之遇遂極言無所隱上益嘉數詔委崇政講

官夜直必召反覆咨訪屢移唇刻大臣忌之啓以為淮東

帥上不許曰王其諫官御史材也由是忌者愈側目則使

人通慙懃更以美官啖公公不為屈彼計無所施而猜懼

益深會公與本曹尚書華職事乃濟相表裏為巧語以中

公使出補郡蓋公自是轉徙於外幾二十年而孝宗念公

終始不替數對近臣及公猶有臺諫語比復召還則已迫

移御不及對矣以是公說不得復與朝廷議以沒有識為

公歎恨而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言面其所以言於上者

亦未嘗以一字語人雖親子弟莫得聞焉蓋公之為人於

此可見其梗槩而君臣之際從古所難可勝歎哉可勝歎

哉公世為婺州人八世祖始自義烏之鳳林徙居金華郡

城下曾祖 祖 父 皆不仕而父以公貴贈中散大夫

母賈氏亦贈令人公諱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生七年逢

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誓去其側少長讀書郊外精舍鄉

先生潘舍人義祭出游見而異之指菴前竹命賦詩公遜

謝一再操筆立成其卒章有願堅柝操同保歲寒心之

之法於潘公時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象和雅蔚然有成入之度潘公益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先生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於是益自刻厲大肆其力於六經于史百氏之書手抄口誦晝夜不息俄遭父喪貧不得空族姻欲使從俗為火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終喪家益窮空數舉以養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亦未嘗不依於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僞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而進於日新者又非他人所及知也年二十有七乃登進士第調建州崇安尉未行遭母喪哀毀骨立得疾幾殆服除調臨江軍軍學教授江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深敬服之及開講席則又告以學為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僧杲有時名窟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於彼某縱自輕奈辱吾道何守不能強識者避之再調和州教授軍興官省更授提點坑冶司幹辦公事未赴改潭州南嶽廟蓋居閒又七八年生事益落而德學益進朋儕間有去笠要路者視之漠如也尋改京官知潭州長沙縣事其為政一以仁恕安靜為本而綱目嚴整守之有常入亦莫得而犯也民以事至廷中降意循撫辨告諄悉

事有難處為之反復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健為已能而要以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為已安人始而或笑其迂久而後服其存心之厚愛人之周也里正之役困於料擾故多隱避吏又操先後予奪之柄以導其爭而又又不為決使必破產而後已公至罷諸無名之斂人已欣然就役至有當代則又第其丁產之高下傳年之近遠先期下之俾自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無以後訟至當平使者之臺者臺吏病之反白使者下書詰公為執法徇情者公不為變楚俗尚巫鬼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林神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且欲為亂郡議發兵討之公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密召語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禽其魁桀以送州而散其黨與因撤其廟禁勿復祠民間疾病婚嫁舊皆決於巫史俗以甚弊而官利其多需乳香不之禁也公復下令毋以香市於巫其為奇袤以惑衆者必罰無赦俗為少變時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旦莫府所下文書有不便於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奈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而先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計耶敬夫面數加敬而事亦竟得獲帥守張安國舍人知公深阮剗薦之及移荊州又奏取以為屬而公已有召命失入對首論人主不可自用其聰明以失委任之體又論災異之來當恐懼修省以盡應天之實言甚剴切上皆嘉納公復進言辛巳之變天實授我以中原而我無以待之坐失機會今當亟為修德惠民

搜羅俊傑也據要害之計庶幾異日幾會復來有以待之因及邊事甚悉上意良悅問卿何以知此公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上益喜曰卿爲縣乃能留意於此耶除知嚴州先是張敬夫守此邦民安樂之既召還而諸公難其代故特以按公公至一驛其故迹無所更改民又益喜敬夫嘗奏請蠲丁鹽納絹之稅得免一年至是公又奏曰州土窮瘠唯產蠶桑乃不取其納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所折又太重是以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其一年不若但今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會歲旱爲請於朝得移婺州米五千斛以糶且俾糶於秋成以償公又奏曰郡無良田多水早有如異日復致饑饉而後奏請俟報則恐有不及事之悔况郡素少米使糶以償亦非計也願詔有司異時嚴州饑則移婺州之粟如今歲而即以其直歸之則於事爲兩得矣詔皆從之公爲政大略如長沙時然於權豪則用法無所貸大姓倚勢合黨貪賴民田公數其罪杖之而奪田歸其主凡姦民大駟詐冒侵誣皆下吏案驗悉置之法賞信罰必威令肅然姦凶帖息不敢犯而善良獲安其業邦人畏而愛之至今猶曰安得復如王奉議時也然嚴距行都密邇士大夫往來無虛日公莊正自持接遇以禮不以形勢有所低昂以故多不悅者因謂公政過嚴相與騰口以撼公會上饒驕兵謹譟臺臣因露章請移公守信以彈壓之蓋名以材選而實非善意也然公威望素孚驕兵聞風畏懼不敢復爲故態公至更爲申明紀律而壹以寬惠撫之遂以無事

歲後大旱它郡流民就食者衆公先事定計時方仲秋即議發廩以糶或咎其太蚤恐後無以繼公曰此非若所知也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各愛其屋廬生業而無與爲亂矧吾已致米二十萬斛矣不慮其無以繼也即命揭榜賑糶始自今日以盡來年八月而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踴公命官糶之直財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濫之姦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糶者願有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公又益以金錢致船粟來者舳舻相銜日糶千斛而猶不之常平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陽官吏皆言勿予父老亦遯道泣訴公曉之曰彼與若曹皆國家赤子吾食既有餘矣亦何忍視被之享死而不之救乎亟具舟輪之番陽賴以濟明年流民欲歸其郡者復予行資以遣之蜀人黃鈞仲素知名士也聞其事貽書贊美以爲富公青社之功不是過以是政譽日聞有旨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七年也公時年已五十餘矣數召對言事上所賜書若曰比聞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尚有可裨政體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在廷之士莫得望焉執政曾懷以財利進而前在版曹貸內府緡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一日上以問戶部尚書楊俊傑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

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倭大不樂乃密言於上曰王某以學術自負不肯屑意金穀事而曾懷亦畏公在上左右斥其短又謂公漏洩省中語上始怒詔罷公而臺諫有為公辨明者上復問懷所洩何語懷不能對上悟遂改知饒州待次兩年以例入奏所論縣令宜以三年為任事亦施行當軸或欲留公以自助公遜辭謝去上命更以公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公以楊傑方帥湖北兩路事多相關不欲行乃卒赴番陽番陽又廢不理公私凋弊公到郡為振綱維決滯訟政始有經塞莽源革浮囊財用有紀郡歲輸米十二萬斛於建康儼載之資取之民者有常數後多為總所移它處而道里或過倍則其費無所取郡常輟它錢以續之以故郡日益貧而綱運亦有愆期折閱之患至是公力請於朝凡綱運皆無得改撥有不獲已即先期告下俾得預辦其費以行朝廷從之綱運遂得無耗失而郡歲省緡錢六七萬云郡故多盜妖賊首帥韓政黨眾日盛且為亂公設方略禽捕獲之及將受代准旬劇賊劉五從惡火五十餘人轉掠入境殺人縱火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三隊以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其眾為圓陣外向潰出所殺傷官軍民兵甚眾公不以當去自弛調兵定計命毋得與賊戰但嚴守津要而日驅逐之晝夜毋得休息一旦乘其德盡獲之於是羣盜震懾其後累年猶相告戒以番陽為不可犯也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時諸郡多賢守而政事之才不能無短長有訟不決而訴於臺者公為更互委屬而陰喻以意要使訟者得伸而聽者無所貶一路稱治

會歲大旱奏請出糶積米百萬斛分予諸郡使為賑糶以安民心入以為便而用事者靳之僅得其什一又奏開時粟夏稅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詔皆從之饑民賴焉改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而湖北之旱甚於江東公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至遂得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除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始至承空乏之後入不支出公念一路之寄獨仰漕司而經費猶不給柰緩急何即為校索源流整飭程度節冗費檢吏姦要使歲用之餘常有倍積而後已行之有常不徐不疾未幾掣載日充而民不告病後之繼者皆莫能及也闕上四川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為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少蘇而汀之為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稅隱隱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辨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絕遠故抑配初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為亂輒見夷戚議者欲變官鬻為鈔引以抹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於鬻鹽者今但盡蠲汀州宿負漕司緡錢若干而下其鹽直斤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為緡錢五萬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為悠久之利而法亦不必改也然鈔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孝宗猶念公不忘屢欲召用而輔臣以宗屬為嫌竟不果盡滿乃詔公以直秘閣居故官餘年上更用宰相乃除

公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促召入對會孝宗已厭萬機乃見今壽康皇帝即奏宜體付託之重勿忘未報之難并及中外輕重大勢上亦褒歎再三始至即發平江通守姦賊累鉅萬畿甸肅然公於是時已決退休之志未數月即上章丐閑詔進職一等提舉武夷山中佑觀公從容還家燕閒自適讀書玩理教誘後進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明年紹熙改元七月七日以疾終于居第之正寢特年六十有九矣階至中奉大夫職直煥章閣爵金華縣男邑戶三百蓋公為人沉靜篤實簡淡和粹得之天資平居莊默不妄言笑雖在暗室如對大賓其於接物溫恭誠信充積有餘而出之謹嚴如有劑量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嘗念親在時貧無以養食飲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享輒哀慕如弗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居官取予問法如何推達賢才不為勢屈其見於施設者大要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雖其中所以自守者凜然有不可奪之操至於稱人之善則又色愉神暢如已有之雖刺繁治劇剔蠹鉅姦隨事制變各有條理然仁厚之意惻怛之誠藹然行於其中則又有非一時長於吏治者所能及晚年更煉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為諸子誦說前賢事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其間於死生之際又如此公於文不苟作議奏又多削藁今次其行者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郡俞氏封令人其父持國侗儻有遠志蚤以文試有司不合遂放意山水間自號漢西老人令人歸公時公甚貧佐公養親盡其力斥奩中裝

以遺請妹無少吝後公居閑累年相與攻苦食淡處之甚安使公得以厲志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令人之力為多也及公宦達而令人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舊治家甚整教子甚嚴遇族姻甚厚奉祀享賓甚敬而潔至是哭公過哀後三月亦不起疾子男四人長瀚從事郎新武當軍節度推官次漢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尉次洽未仕次澤迪功郎新紹興府會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陳恩次適太學上舍生時涇次適進士俞衰次適進士葉紹彭次適將仕郎潛晉孫孫男六人桐集操餘未名明年十月諸孤奉公及令人之柩葬于金華縣白沙鄉石筍原之臺山後三年乃以太府寺丞呂君祖儉之狀來請銘喜與公雖同年進士視公為前輩自公在長沙時始獲從遊固已敬愛其為人及公入閩而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又益熟義不得辭且讀呂君之狀事皆詳實不誣乃刪其要而系以銘銘曰

天賦之奇 又粹以溫 篤行敏學 有本有文

誠意所通 士服民信 入告于廷 帝有清問

孰媒而合 孰隙以離 斂其餘功 梟凶哺饑

曰首來歸 謂諧囊契 時與事違 卒不大試

白沙之里 石筍之原 一丘之闕 萬世之安

石筍之原 白沙之里 孰詔無窮 視此哀詠

義靈廟碑

慶元元年春二月初以台州土民所請故直祕閣滕侯之祠為義靈廟州人老釋聞是命下驚喜謹呼奔走迎拜導

致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榜金朱煇煌揭于門楣層侈上
 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廷
 相與言曰往歲盜起討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噍類
 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不絕以至于今
 者勝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
 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既脩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
 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文且當日弃
 城賈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為妄說強拊其祖
 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偽以控于朝而報繼之
 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蒙
 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潮東留台最久
 固已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爰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
 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大守周府君侯又因鄞
 縣主簿趙生師鄉踵門以請則為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
 思恭所為日記及故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
 頌皆言聞亂之初閩郡震恐太守趙寶道郡丞李景淵咸
 愕眙不知所為謀欲遁去它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
 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
 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
 以利害人入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障濬
 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為死守計日夜循撫甘
 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
 矣既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
 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

退走卒全其郭凡所存活以大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
 是則侯之為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
 破賊為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
 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
 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圍解丞
 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
 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
 僅改京秩初階後官旁郡以去是則關尹擅兵賊臣柄國
 之所為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
 向非台之文獻有足證者民吏稱恩久而不怠則亦何所
 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數也已勝侯名膺宇子
 勳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彘銳之鋒勳績尤盛
 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
 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
 筆削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弁覈其真偽如此不唯少塞台
 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願數遷徙今在城西
 此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
 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
 謀為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
 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是歲八月癸丑朔具
 官朱熹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珺涕泣為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珺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矣幽明亟欲建石琛辭以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辨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蓋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意竊伏原念所以得避先生之門者具有願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敏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君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郵孤窮為已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禪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致役願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鴛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嚙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恩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珺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披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公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安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子子諱

子聲而彦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刺于忠顯之陽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即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間局主管武夷山中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灑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誅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珺幼聞爽嘗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管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即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即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珺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入為計久遠昏官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蕭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

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
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
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
字符也佩服周旋周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
見吾志然吾忘吾言又矣今乃相為言之汝尚勉哉熹頓
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令為文集二十卷娶
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彝忠顯公墓東三十
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刺焉蓋先生不再聘則
以侍即公之幼子珩為後今為右脩職即實立此表熹方
為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米曰叔父之墓弗識瑛
則與有責焉喜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
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差惟先生立德
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
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我後人仰止遺烈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即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于
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廕葬于臨江軍
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經來見予
廬山下奉公族第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
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願得問學承教
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刺焉敢介叔
父以其狀為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
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為有

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
皆知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為
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
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為
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故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為
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石
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少從祖奏為將仕郎又以大夫
公奏為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遺喪不赴改臨安府錢
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
率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
而卒其為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
人從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為事無故
未嘗出齊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
左右承順唯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
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皆曰公
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即舍去居常晦默不自
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
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襪履不暫釋居閑亦必雞鳴而起
處閑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懇所居之室必書
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為赤縣公為主簿時秦檜
方用事鄉黨姻替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
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
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污人以為難在道州
太守李公南壽深知公既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

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
留此以缺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
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
其過也縣境田多荒畷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訴
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
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拵金鼓執
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
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
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
于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尚書銓注官以歸
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群
僚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財處立爲
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
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
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
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恍
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
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故曹勉猶毋爲門
戶羞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釋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
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旣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
革孟容泣而誦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頷之蓋其爲
人始終之無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
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
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

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燕未行予觀孟容固賢
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又足以少
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脩長途方騁歲不晉志
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千千秋遇者
視此式其立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喻自袁州新淦自
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
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 字復亨徽
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
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
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爲學之要君
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
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傲
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
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
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
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聲
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
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連也
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誓然不以爲意蓋
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則其

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璽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志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為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達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為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勿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縉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顯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瞻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劄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為予道餘于曹立之之為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為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

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而倍子壽昆弟之不予救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于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為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千鍾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粹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此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天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為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弃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又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數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專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

精天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很狠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為矣猶書其牘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堅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驪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天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撻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為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為後而葬立之萬春鄉粟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忠即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于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

之已葬不及識于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魯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官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

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為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為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又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為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為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帥悟漸謝公為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凡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遺遺女皆如已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東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

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闢闢閩女適某人閩於是以迪功郎為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微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大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錫既奉其母夫人邵氏之柩附于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業適所為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喪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吾子書之矣今又以不孝罹大禍間雖幸畢藏事惟是壽堂之刻所以垂永久者未有所屬敢介前惠重拜以請子時病卧田間起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金華縣人曾祖瓊祖悅父之才嫁其縣清江特君汝翼特君世昌樂而魁尤沉厚方臘之亂寇燔略空君一自建置盡絕其前人夫人能左右以敏無荒事焉家既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內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稱重郡閭夫人又能奉承以恪無逸志特氏族良家巨子孫競於文科舉上其名入皆尊愛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沒天人亦將老矣具呼家人與為

條約親爲刻之屏使合居有禮殿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法清江東南畦戶數百臨水而築舍特濂出其上民往往樓不自救有浮去者夫人始命舫楸飯極之歲以爲常豫蓄棺告疫死者以斂人懷其惠晚遭太上皇帝皇后慶壽恩得封大孺人加賜冠被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一三子錫錡錫二女適陳之望汪叔胎餘尚幼曾孫榘榘果渾淥溇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胎餘尚幼曾孫榘榘果女莊富蓋葉君所叙云爾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叙揖三曰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爲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則予於是有所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母何晚得末疾歸省輒倦倦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若貧病護視周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入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嗚呼是可尚已既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潘始仕

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脩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于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益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月九月一旦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能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聞訟之不决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飢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實于法人類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懇詳盡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聽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黃栢原沙隨先生程公可又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爲已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據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

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尚有考也
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敷即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新安朱喜述

令人羅氏墓表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劍州沙縣人世為
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年而歸張公事姑羅
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如已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
女弟而無資令人悉出橐中裝以奉之無吝色事公二兄
旦暮率諸幼稚以次間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就學歸沐
輒具湯餅會諸婦妙男女語次從容問所學業勞勉諸姪
以勵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苦末疾令人靜夜必露香
致禱額損已壽以延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
三年令人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
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兒失此內助之賢
也令人性儉約謙下好禮法有識度嫁時篋中有黻色緇
衣忌日輒披以奉祭稱慙如儀常所服禮衣橫被如民間
法或告以張公且通朝籍益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
何敢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葬劔
浦縣吳張氏大墓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年嗣子士佺來
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一日復奉令人之事涕泣
以請曰吾母之賢孝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佺兄弟生不及
養已負終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
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既受其書而讀之
因竊惟念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有難之者而令人至

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
以無傳也哉因為叙此以表其墓令人生二男子佺今為
朝奉知通判融州事其弟士儻嘗為修職即監藩封酒庫
以卒四女進士宗大同謝舒宜義即陳善慶文林即黃東
其婿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
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審
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
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
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
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
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
任討論探索功力蕪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
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
請其父而更為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
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於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
鄉人多以為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
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
亦頗衆然其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
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
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脩士即以邪氣目之而
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
課試策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蓋將以其向背為取

會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華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堦來世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遠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即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濬而它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奪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粹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

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未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後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折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敏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鈔或欲沒入其質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廢子弟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折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聖齊氏生府君君娶 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是先卒易今以修職即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

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埃墓在鄉里某處展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恩即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仲輔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及于茲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潛懿吾心愆然不敢寧也敢拜以請喜讀其書既覺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之無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其重也乃不敢辭而被其狀則發書東川節度判官廳事盧君蹈之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廷妣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妣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灌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祭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遷故鄉文獻未逮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踐其庭禮容肅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闈禮教自粹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為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廬山縣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閱具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猶從旁從史之曰毋憚滯畧之勞而使彼負沒世之寬也故范君為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有助焉范君既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

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為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為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黎糗吾能甘之母遽以三益為也二子以是益自厲於學而仲輔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取蜀入高其行東游吳楚張敬天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具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徇世習而忠君愛國姻欵無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馬聞者皆以為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為疑夫人曰禮不為嫁母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為洪雅配得不為妾母乎即日命仲芸服喪如律聞者益以為難歲時典祀身親蠲潔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平居教詔子孫授前言質往行又皆有本有末蓋可書而誦也卒於淳熙八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廬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人後以子贈安人仲輔今以通直郎為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為彭山令而先卒女五人一適王睎孟一適程師夔一未行餘皆夫嗚呼夫人之所以相其夫而成其子者盧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既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

若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爲吾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紹熙三年玄默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大父諱熙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即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頽挫儻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母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然膏肓秋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薰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又而若有得焉則嚙指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嗟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頽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

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德循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後傑典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以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劔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母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檜已頡國枋爲其事非已出不能平特又方央屈已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歡重然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網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特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差歸女氏旣謝不納又釋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肯恩禮略

備談以少息善之先君子蚤與先生遊相好將沒深以後
事為寄且戒善性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為經理其家
事而教誨善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窮貧收恤
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
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媿媿無倦色自壯至老如
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為後二女子其長
歸于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
澧後之建州於今為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
里所羣玉卿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
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善懼其益久而遂將無
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
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切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于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為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已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惺惺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纒纒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頽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為朋友道之以為前輩氣質淳厚惻惻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媚交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為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即諱某為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為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為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

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眾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為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儻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文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叙而并書之且為之銘銘曰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既桃以懷汗我冠紳執如丈人庸信肅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按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播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胃出遷徙之所錄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衡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

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劫治甚急人畏其克
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嘿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
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闈帥汪公應辰建守陳
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厄之又不得召後數
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
以元履行誼為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
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
氣為恢復之本上發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
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
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肯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
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
幾壓焉則請于朝得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
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
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
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六請言於上蔡安石父子勿
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
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係安危治
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
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
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
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為台州州學教
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
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

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
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
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
顧念君親處理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
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免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
則盡以終事為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
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徽士勉之之凡女先十九年卒繼
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為文章若
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載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
前代治亂廢與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
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
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
其孤尤有恩威機為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
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
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為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
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知恐不及後遂
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
如此故嘗有病其為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
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慶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
則為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
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為如何哉孝伯將以
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
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蒞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
狀以銘文為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

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撥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膏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術鬻之羞願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章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拈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法思力求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未耕道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

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墓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遺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已亥卒於其疾之華也公夫人在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頌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巳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頌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恩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雖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驗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頻于柑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鑄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莽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

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墓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允始仕為左朝奉即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傳纂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管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後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入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願郡事為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為所以均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頽不悅君即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為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

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為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已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球為長次其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球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既書其墓納窆中然間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不及試以死此為重可哀者乃復叙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于家而匡于邦孰豐其粹而奮其長帝罔弗哀氣或交診既斂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為河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合晚乃為劔浦令以卒夫人生愿慙不妄戲笑未笄失其母劔浦俾治家事撫弟姝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偉事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辟而寡夫人誓志秉節

毅然不可奪無何躬浦及皇舅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固前沒饒氏固清貧諸叔姝皆幼稚夫人以孀婦抱弱子待守門戶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內外斬斷無間言其出內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簿整齊雖舍分寸無所漏少或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憚者累日指馭僕妾接隣婦里嫗咸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捧視漱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長遣就學則程其術業謹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借以顏色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熙二年進士第人謂夫人盛年苦節以有斯子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爲劉氏婦早卒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偕選夫人爲其母之不見每及之未嘗不悲嘆出涕人又以是知夫人之薄於榮利而厚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將行夫人屬微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幹卜葬夫人於其鄉之忍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錄事參軍游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嗚咽不能言予哀其志亦推聞夫人行實如游豫言因刪取其大者叙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綱制婦繫夫陰統陽盛衰脩夫初莫量有繫弗改致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祇若帝訓篤不忘戎裝艱棘廩欲儻卒濟厥子後以昌王靈食墨此澗岡納詞誅行告幽荒山夷淵實無壞傷

特奏各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

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兩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闕開廊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特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累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塋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率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君開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座者遣仲弟護其廬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第嘗問善入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

先生嘗回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
 恩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實實發言處
 事不以幽顯物我為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
 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為屬府君為制戰
 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今欲以聞冀為府
 君得勲賞府君笑謝去不獲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
 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蓋自言者
 府君不吝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調書史適然自適未嘗
 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
 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
 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
 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為長次某次某女四
 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鑄保義郎上官貴其
 婿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
 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為之
 銘使刺宰上以俟其詞曰

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于邵武故縣之
 私第喜往問其起居謂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翰
 召喜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為禮共坐食飲恭謹不
 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為喜言曰中也先考妣之
 藏又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為我成之

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
 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
 計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既哭公盡哀且念
 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為列其事曰謹按
 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
 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為邵武軍邵武縣
 人曾祖家有隱德為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
 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鄉實銘其墓後以孫獲為尚書右
 丞累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為右承務郎皆
 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
 門矣既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
 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為禮者無不備觀者歎
 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
 隣家有李求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
 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
 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衡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
 子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教
 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槨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歸其
 立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
 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
 科以德業風稟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
 公為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
 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
 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南劔州沙縣之寺舍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于九整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權館職即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願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即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為主簿以又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為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婿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觀公之為人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情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為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教為作銘銘曰司徒之德浹于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薦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尚書介也奕奕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業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葆保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夏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

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淡母阮氏以婦德為女師夫人幼嘗學為安班昭文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紉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婦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溫清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為諸婦嬉措遺舅喪大夫公素貧兄弟相顧謀需田以葬夫人曰毋墮爾先業為也退斥藥中裝以奉其後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為人誠懇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誅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罔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尚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真麻上授以詩書以長即為迎師釋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為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

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聞勞以事嘗遣使
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
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
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 逢慶
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入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婿
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
其行而未有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真其
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劉其大者書而銘
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壺彝
是式配德淑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
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賈此玄宅伐石篆辭末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宇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
闕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不仕
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
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
默然老坐竟日間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
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爲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
僞楚階位號公即日出居于外旣而邦昌果遣學官致僞
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汗建炎再遣丞相
諸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
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
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權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
還秦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已差通判建州事罹外
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矣轉
徙外服士友嘆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檜已死公道稍
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
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
兼權國子司業滿歲爲貢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
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虜作
治汴官校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
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無復戰守之備上聞公言矍然曰
非但爲離官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目宮寢悉備此豈止
爲離官者以臣度之虜勢必南虜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
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
宰相皆不悅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
獨爲此殊不以爲意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即不以鄙言
爲可信請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恩退怒甚至
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
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爲言不聽則請捕外上不許曰黃
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
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辰日公以非
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而下殯日適在權制
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論之曰唐制殯
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
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

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待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宇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為送伴使還又言聞虜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燕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于明堂公請毋新幄帘毋設四輪以節浮費詔從之既而虜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宗皇帝訃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惟駭不知所為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率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略且曰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言戰虜未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虜日益彊今幸天祐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茲事為言至是上始入其說然不數月而虜亮已擁眾渡淮矣遷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統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虜騎至江壩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官在是吾為從臣獨安適耶比虜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皆慚服

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願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入臨思退復議寢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主當塞重公又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為恭順可也公曰責難於君乃為恭耳虜既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皆曰土地實也君臣名也先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之名既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為出為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為德宗之為哉上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以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為上敷陳甚悉會詔給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既條上且申前奏極論內帑之弊於是詔更以內藏撥賞為左藏南庫明年燕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言闕政公曰前給筆札群臣悉已條對今什未一二施行夫言非難行之為難願陛下力行而已無以多言為也已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旨為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王之望使虜約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中明年天申上壽議

有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猶子
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
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
遠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永祐龍輔未返時事為
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
之責耶右相張魏公亦曰今乃為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
公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且常北面事之有君臣之
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尋有旨集
議而廟堂間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草示之知公議正
不可為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詔勅下者問理如何未嘗
顧已徇人小有所屈內侍李綽徐紳賈坎梁珂遷官不應
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壹
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
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禩田以自入
軍士以為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以為不可而侍郎錢
端禮觀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
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禩得之非道軍家
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沒也疏奏群小相
與益肆媒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
報而言事官尹樞希意投隙詆公為張公黨騏後亦不能
自堅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
所君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
制久之上亦寔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
臣力膏其老儒今君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彊否於是召公

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
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殿問勞甚寵時用事
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
知格物者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
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為無顧忌大言又無
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
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
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
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官
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
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
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頃吏不可無也欽宗梓官
速在沙漢為臣子者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
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
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
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虜以山陵為請公又奏曰陛下聖
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官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
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
不及用虜於是果肆嬖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
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罷去發運
使及它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
讒以去其後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憐公亦益厚
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
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

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
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
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
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
懲賦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而陳方略者選將
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
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工
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入謝且
辭上意殊眷春內出犀帶香茗爲賜既歸再疏告老遂以
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半年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
敢召則上手爲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翻政闕失進
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敷拜疏以謝略
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
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
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歛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
不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遠君子選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察
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身安
田里老壽康寧無復它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間語
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能已聞者蓋動心焉然尚冀公之
覆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年八月竟以疾薨于家
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境土欽廟梓
宮爲言而成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言尤剴切至
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大夫告其第享
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實封百

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翰承務
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治通直郎吳應時宣敷郎謝
源明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婿也第二子及第二
女皆天孫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
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爲笑它人視
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
在燕私亦未嘗頽更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
與人交恭而信淡而文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
予人火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
則亦不使觀與其憂也晚歲官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
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
風教在朝廷守經据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襮之
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
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
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
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
能忘者蓋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宮之未
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
心可謂無歎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
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愠之色爲郡從事
時驗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却之罷俸宗而遣
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事時見官外猶
有缺貪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事畢公即解印去其人
曰所攝黨缺貪盡亦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

是惡之在王府特龍大淵為內知已親幸它教授或與過從勝誅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公獨不從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館未對公指所畫對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語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

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于朝者同列多訶侮之獨感公遇已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為多然未嘗

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絕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為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情容也蓋公之為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既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

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慈實尤以空言為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公其是與明

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翰狀公行事屬意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叙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

里居第

之北曰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天下國家孰匪當務焉為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焉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敬終厚遠靡有遺貸根深末茂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為寶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因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宮維以質之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為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

雅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為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養不以苛

斂為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為事一無他嗜同寮莫測其所為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為饒州未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奔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

重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為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勝一特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子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為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

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嘆不置秩滿為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歲

出納悉以諉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糧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潘氏某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夭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做迪功郎揚理李綏黃造司馬邁其婿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于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蓋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矜平居未嘗有溫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牽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早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胸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頗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應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既歸事舅姑盡禮

晨夕教問衣服飲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釋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突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隣里親族觀之不見其一日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衰張君家故儉財喜賓客中歲少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餽旬具饌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長揚鄉遂登進士第仕州縣以敦樸詳練爲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壽家吾子孫滿前鄉鄰以爲榮而夫人已不及見矣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卒享年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鄉之第曰振鄉曰鄉女伯李蚤卒仲適成忠郎監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附於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鄉以從政郎爲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職事相好也一日狀夫人之行以告曰揚鄉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立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揚鄉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矣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爲明年去郡揚鄉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劉氏妹墓誌銘

既孝既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饗高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新瀏陽丞建安劉君子翔彥集之妻吳郡朱氏者先太史更部府君之女而喜之女弟也為人質實易良自幼不見其有妄言慍色生五年而失先君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旁側侍御委曲達將尤有人所難者大夫公沒佐彥集理家事勤約不懈撫教諸子愛而有節其逮下有恩意門內之治雍如也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二月乙未以疾卒于男二人瑾真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歲十月辛酉藏其柩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步謂予曰子盍銘諸子寡兄弟先君之遺文唯此妹予既杜門山間而妹亦幸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遠別惟從其家之官時為然不一二歲輒歸後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為予道其將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此耶老病且哀不能文彥書此以識其墳且為銘曰

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適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為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

得封其母為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率整閭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遷言於上以為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為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為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陸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拔輯舊聞以脩一路圖經於官為中獨以資深為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為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壘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

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鏡和
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微書便道過我予雅聞
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
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
漸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
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
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厲之
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為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墮
厥身載於斯從隱君陵為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者皆誣
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
柩特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
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撤常山尉翁
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後夫
亟捕竄之法而墜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
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
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
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
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為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
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
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它罪劾之會胡公第寧為尚
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為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

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用當
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為人
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
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負補外晚乃歸為司農寺丞未幾
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予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
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為秘書火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
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
脩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
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發
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
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
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滂疾君以檄按行極瘵
極力全活甚眾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
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
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
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群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
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
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子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
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
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
彥以子孝祥被親權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
畏禍及已莫與通求所以為橐餖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
慨然謂其兄整家資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壹解後
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察劉氏子琦
 奔父喪病瘵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彙慕躬治粥
 藥琦得不死它所為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
 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
 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擢年為後一
 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即居之
 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附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
 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
 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予盍識諸吾且刺其
 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
 為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千載高風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育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
 達德倪哉終身靡有回過無曰斯立四尺之崇忘私起懦
 公至委曲扶持之靖僚干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旣
 艱而水道經若水寨湖流百餘里尤險惡漕幾不通公命
 輕裝淺舟水陸俱進軍用不乏師選第功遷秩擢守興國
 軍至郡承前守罪去之餘帑庾空乏北軍以庫假不時至
 或聲噪府下公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
 有司凡給俸賜以下為先眾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
 事闕下即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遷至豐城暴
 得疾卒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
 今為迪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
 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為驕奢居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蕃校

官飲梅不爲赫赫之名然所至爲上官所推舉平時溫溫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姦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爲有疎屬之女受囑于人公聞之遽投牒遣幣贖而嫁之鄉人有旅死者公爲棺歛歸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遠貧不能行公爲裝遣之雖靴巾幘之類畢具周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今江西諸郡義役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嘗因賜對建言常德當夷僭出沒之衝比年復有茶寇之警而屯兵財二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北一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充非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命所繫故推吏賦祿厚而受賂輒以重法論至獄卒陰操木索笞箠輕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爲姦利者得從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廩獄卒而重其法義倉歲賑矜寡孤獨甚厚然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請即鄉落寺觀分置居養院以活遠民之無告者蓋公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其所欲爲固不止數事然即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莊士必慕與遊在長沙善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爲延譽諸公間居鄉厚今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愈自力於爲善嘗以田二頃爲義莊周貧族人以爲徇用公

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潭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其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以書敢介常州以請吾子惠而許之則爲有賜於吾先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爲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既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端而靖足以有守敏足以有爲胡喬於年不卒其施惟後有人克堂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右朝請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谿縣人故朝奉大夫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庭秀之女年十七歸任氏任氏世爲眉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太夫人奔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寡時寒甚厚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闕供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粥藥嘗而後進與大夫公相敬如賓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嘗通守武昌久攝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問遺往來皆如真太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宜人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汗爲哉大夫公以爲然皆謝不取大夫公歷守數郡晚歲奉祠以歸或以其精力未衰猶可以復仕而宜人深以足爲戒大夫公乃不行宜人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具至期齋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強起中饋酒食之事蓋終身不

以誘人教飭子孫甚嚴未嘗假以言色而視其飲食時其寒燠皆有條理遇下有恩意然敝衣袴亦不交與既病猶治家事不廢中外肅然者十年以淳熙九年十一月三日卒享年

子男三人璜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玠承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事皆先卒璋迪功郎袁州萬載縣丞文一人適通直郎通判峇州程說之孫男七人希夷舉進士調迪功郎建寧府浦城縣主簿圖南迪功郎嚴州建德縣尉斗南應南鵬南博南文三人璋希夷將以十年七月 奉宜人之柩葬於邵武軍邵武縣長樂之原

使其友方士繇述宜人閨閨事狀來請銘予先君子嘗與大夫公昆弟游義不可辭而希夷士繇又皆嘗來學其言宜不妄乃刪取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奉饋高堂恭敬止佐夫子治成厥美肅如嚴君秉周禮考終卜吉藏於此上平川紆山崛起長樂之樂詔孫子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謹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群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為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

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撥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為命縱不能救忍獲符其口乎守怒未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為不當蠲君爭益力却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即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開解中使鄉為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搜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捷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為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避道瓊訴至有禡其禱惟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劔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入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者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為脩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

日一住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負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為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鄉為仇敵者君為榜以喻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為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眾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擇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即君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已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弃子募人

母之月有給焉其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雖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疇學子為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刻畿民轉入台境甚眾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為已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瘞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瑜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燦商月卿餘尚幼君為文明白徑切似其為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卧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詞曰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瘞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購也特若可跌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會稽李安簡公之配曰榮國夫人姓管氏其先齊大夫敬仲相桓公霸諸侯有功世祀於齊中從赫陵後避五季之亂復徙處州龍泉縣又未有顯者及夫人之曾大父諱大忠以子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子少師始為郡著姓樞密之弟師醇贈承事即生子時可以明經飭行為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衆嘗有欲薦之朝者謝而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亦贈承事即夫人其季女也生有淑德族姻稱其婉嫕李公聞而聘之時公方以待御史言事謫官貧甚夫人入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為時用入參侍從出殿藩維遂登廟堂位亞丞相祿賜豐矣而夫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者不少異於前日也從公守郡輒戒家人無得買官下一物在宣城時巨盜猝至攻圍甚急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以免乳得疾危甚公以為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宜一意捍賊無念我公壯其言厲氣循城賊為解去及公以忤秦檜謫嶺外遂浮海南居僮耳又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空夫人至斥責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餘年而亦無甚戚戚也檜憾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廷尉誣以私史遣吏索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矣闔門怛懼夫人獨夷然不為動曰禍福之來非可避就自是無愧斯已矣已而卒無它始夫人嫁不及舅姑以為恨歲時祠祀齋潔嚴敬凡將濯烹飪之事必身親之比老愈篤諸子女多出元妃黃氏夫人獨生二男二女而撫愛均一人無間言公南

遷時二男者皆方數歲夫人教之學既冠皆以文行稱公及見之喜曰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待諸婦如已女遇左右寬而有節有所不及務掩覆之平居端莊靜一舉動有常度內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嘗從容語諸子曰凡人處心宜公待物宜恕吾雖不學然於此若有得焉行之終身不敢一日忘也蓋李公平生以剛直聞晚歲遭讒去國投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之德所以配之者如此亦可以無愧矣累封緇雲郡夫人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薨享年七十有二十月丙申葬會稽縣太平鄉官濠之村後以子孟珍請贈所遷官以益封於是乎有榮國之贈子男五人孟博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孟堅右宣義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孟醇不仕皆先卒孟珍通直郎權發遣江陰軍事孟博從事即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五人長適左朝散郎曹粹次適登仕郎陳汝楫次適進士陸權之次適承直郎沈程再適奉議郎章駒次適朝奉大夫潘時孫男八人知常從事即早卒知微從事即知言知易皆承務郎知退知孝知和皆未仕女十一人其四已適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皆幼初大理卿章貢曾公逢以女妻浙東從事深知夫人行事之實既為之狀將以請銘而未有所屬也曾公卒江陰使君乃以狀授熹熹既晚出又滯窮鄉不及升堂盡敬以觀夫人門內之治而曾公又先達也初不敢當願先君子實嘗為安簡公所熟知義又有不得辭者敬為之銘銘曰

婦德之美維順以柔有以幹之其德乃脩人曰夫人匪慈

則孝我相其中不可屈撓貧安富節執禮勝私逢世之紛
醜險若夷維其堅剛以一其度俾易其艱以燕以譽惟公
夫人合德殊施此內而安彼外以危要其所終兩絕漸悔
匪篆匪辭曷詔其殊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績字伯玉齊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
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瑒之孫
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
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祀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
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
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
宜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
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
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與月相吞之句故相何臬一
見嗟賞旣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奧雅靚深有
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
孝事大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
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
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
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冊易
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巧宗官舊秩及
爲崇道祠官退處于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
檜當國猜暴巨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
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遊雖親戚少

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
種樹偷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
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泠澀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
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選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
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一動其心爲敦
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
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
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
慕阮思曠尚子平之爲人旣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
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
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媼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
發特爲詩以舒懷至其得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
人性謹密而質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
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輿訪高人勝
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旨僅
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曾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
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
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
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
以事公曰食焉而息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
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
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

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為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婿右通直郎徐樞文林郎劉玘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為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于家熹之先君子大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為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真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為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為之流涕蓋不唯荒煙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為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汎為忠勲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既積而盛胡不逢遇達于事功浩其求歸闕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遇有歎

夫人虞氏墓誌銘

建陽縣崇政鄉百樂里有君子居焉曰左宣教郎江君諱琦字全叔以學行有聞所與遊多當世鉅人長者沒而微猷閣直學士胡公實實銘之其夫人虞氏亦有賢德後公四十有一年卒其嗣子明將以淳熙甲辰二月庚申朔旦葬于其居里普光之原而使介子嗣奉書及承議郎同里

賈君應之狀來請銘予家建陽崇安間距夫人之居不百里蚤得與夫人二子遊因得講聞夫人之行事而竊高仰之獨恨未及進拜堂下而夫人沒今乃幸得託名立石以詔後世其何敢辭夫人諱道永字無盡本劉氏女其父處士某同產有適虞君恫者自夫人之幼而愛之携以歸鞠虞氏因冒其姓少長聰明識義理不樂為世俗華靡事往來兩家夢歛曲盡恩義兩得兩家父母皆憐之擇其配以歸江公入門時舅姑年皆甚高禮法峻整諸婦少得當其意者獨夫人左右奉承禮無違者凡調劑烹飪之事既躬服其勞而薪火之節亦必謹候視務為敏給以稱微指既進饋則又退屏側立踧踏以聽唯恐小不中度至或陰備它饌以備更索雖在亂離顛沛之絕之中亦必多方營致不使有纖芥不滿之意皇舅朝奉公年九十餘每語人曰是善事我其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閨門之內肅然以莊雅然以和江公性剛直吾官遇事有可否必極力論辨人有過失至面質責之夫人規其或過甚者輒從容諷解江公敬焉江公沒時諸子皆幼夫人年甫四十以禮法自將持守門戶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歲時薦草細大必親江公從官時先疇之入恣兄弟衣食無所問既沒夫人命諸子悉推與之且別其籍曰此前人之志也虞君老且失子夫人歸養益謹送其終哀感甚蓋不沐浴不鹽醢者三年且為之選於宗人以奉祀而歸其資產江公女兄適人既老且貧夫人迎以歸厚其養給禮敬飭備十五年不少懈既又為之室其子焉聞人之善如出諸己見人疾病困

窮閭則調護唯恐不及性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其大意下
至練養醫藥卜筮數術無不通曉平居處事詳練績密與
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族姻內外咸
高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事有難平者眾口方謹嗽
不解有告曰夫人之言如是則往往愈然以定晚學浮圖
法一旦脫然若有會於心者即屏簪珥御酒肉布衣蔬食
以終其身遭淳熙廢書恩當得封諸子言於有司將上其
事夫人聞之曰吾已棄人間事何以此為且命而不謝是
為欺若吾敢安乎竟留其狀不復上九年歲在壬寅夫人
年八十矣一日語諸子曰我將行矣諸子驚遽呼醫進藥
皆揮去曰毋勞我蓋甘寢六日而沒三月十五日也子男
四人曰渙曰明曰紹曰嗣渙紹早卒明嗣皆以文行知名
嘗以選士貢京師孫男五人女四人賈君所狀夫人之行
如此大抵予所逮聞也蓋嘗竊謂夫人資稟高明器宇恢
廓凜然有烈丈夫之操使其生於治古禮義隆治之時習
聞姆師之誦以盡夫人倫物理之精微則其所以自立於
世者詎止於此然今以其所就而論之則為子孝為婦順
為妻正為母慈奮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於人
之所以為人者亦幾可以無憾是則可不謂賢乎哉而世
或以佛學稱之亦淺乎其為言矣為之銘曰
士誦聖賢以沒其世孰不有聞鮮克身詣豈如夫人弗學
而知知之既至其行亦隨俾究而窮曷內而外藉令不然
亦寡其悔彼幽者禪此明者天有知不信訂此豐鐫

篤行趙君芳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于餘千私
第之正寢明年辨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
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芳遠之墓於是趙
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
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棻鄂州守羅君
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于
下方喜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
以至德高行為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寔微然猶
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
儒雅克篤子家而聞于邦卓然為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
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為為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為忠對策庭
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為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
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
而曰子直之能為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真可謂篤
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頌陳公
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喜愚賤又所不當得為既禮辭不
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
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
實生東頭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齊陽
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
信郎八遷至脩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千安仁縣景
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
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為通直郎公資
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

既殞居廬歎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姝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娣侍觀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樞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撻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朝有欲爲禮者既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衰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謂免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即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煮藥比瘡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體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

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幸已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三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洒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有與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不得而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姻皆歟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割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柁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姝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峰距公

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為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敷郎逢維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傳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為恨今乃獲叙德美以贊諫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郎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遠忘以界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卓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息出者難工德交所戒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經走謁子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為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又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文安遠節度掌

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為饒州德興入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君焉生四子其仲曰畿隱居自放里入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畿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為市書史聘師儒日曠黍為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雖貧力不計既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遊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德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備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踴切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為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情不自悔更為竊歎知已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既慕其子之能備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終勤劇以親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

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遠君教子子能賢乎
里丐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渺思
所屬非筆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通判茶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
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
朝籍而贈其父宣徽郎遂為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
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
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為利祿有不足
為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
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其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
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與國軍司戶參軍先是
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
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
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飢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
民廣種牟麥民知君之愛已也聞其且至車相扶携拜迎
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
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
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君執議愈堅
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
飢民尤困憊者收養瘞治賴以全活者甚眾既而旁邑官
吏多以故飢受賞或諭君蓋自言君曰民飢而令食之猶
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部使

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噉亦必使就盈數今
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亦猶輸一升
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丁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
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
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廢置時民方
飢率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喻以不得已之故且為率
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率
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為甚亟君
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况廣西之馬歲不過三
十綱網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為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
為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
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
能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早飢詔吏勅民
脩築陂塘以為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
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諭民
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
歲猶得半給君又深以獄事為已憂籍逃田收其租為繫
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
子教以孝弟忠信臺臺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
風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為郡掾習知
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為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
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
魚池權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
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宗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曹惠政使

自誣為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未與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中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為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為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天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為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阡賞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鴨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速繫笞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擊守李公壽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為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即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祖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齋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為位以哭過諱日為

却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為事與利除害如已嘗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為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見底蘊而風諭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它日道出其竟民老稚相携持羅拜道周有肩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竟而後反君為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茶叔茶懿恭女二人其婿舒疎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發源灑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為之銘曰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于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為請予初嘗受學于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遊宦四方平甫多家

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疆使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遊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珩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翬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為莆陽郡丞秩滿即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傅公幼子為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避逆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即為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為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叅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為祠官超然自放以致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即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頽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為退隱于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奪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即預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于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獨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

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毋慶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為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讐課督皆有程品為州縣董社倉斂散為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鈎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為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秘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已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即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尚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為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夫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誣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邱也慢亭之南其川崑崙岡首率也生樂其遊死銘其立彌百世而不歿也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公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已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

書來曰仲凡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交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既雖幸有沉州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為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荊州遊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為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鄙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求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為佐卿喜又為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為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強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怖啼號老稚相扶携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象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為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子也曾祖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嘗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棄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潘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為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闡爽好學遊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為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聽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為贛州踰年年甫

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為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千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為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木勸民藝麥糶水寬諸縣逋負損市入酒課入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管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峻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早至此父老不以為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恐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為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母苦父老為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遊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累年尋釋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求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浦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尚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子書論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子於

此不獨為公恨之又為穎人恨也為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為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盜以屯惟時若人有聞于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油油公胡遽歸

郭德誼墓銘

東陽郭君德誼之墓新安朱熹銘之其詞曰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孫弟之方霍然其變豪俠之靈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

夫人許氏墓碣銘

夫人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在三代為姜姓國於陳鄭之間其後子孫居高陽者為望族中徙丹陽又徙永嘉至唐宋有令瓌者仕江左為集賢院學士貶山陽令適居建州關隸鎮因家所謂梧桐村者關隸今為政和縣而梧桐之許特盛其散漫四出者無慮數百家猶以天祐保大譜牒相傳世次尚可考也夫人父名鏗娶同郡立氏立亦儒門令族故夫人生而靜淑治絲枲績績皆過人生十九年嫁邑士黃君朝佐嫁八年而卒嘗生一女失之又生一男曰石纔二歲而夫人屬疾自度且不起指以屬其姑曰新婦即死願以是兒為託然教之必嚴勿以其無母而厚於慈也使其幸而有立則新婦為不亡矣既而石長遊太學有聲稱遂擢進士甲科以歸中外長老始相與傳誦夫人臨絕

之言而歎其識之遠也夫人始葬廬山之東遭亂不保葬遷得某鄉某里延福僧舍之左右嘗教授某州學又教授敦宗院丞紹興之上虞年甫若干以末疾致其事自徙政如特遷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以還故里予一日過之見其病雖廢而神氣不衰出故鄂州教授吳君特所狀夫入世系行實一通泣語予曰石生不幸不及識吾母無以解終身之憂猶冀行身不辱有以卒顯吾親於無窮也今病若此恐又不克其志且墓道之銘未立吾子其有以哀之語未既復感慨嗚咽泣數行下予亦悲不能仰視亟許諾受書而出不忍無以慰其心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夫人系家出高陽世祀有牒存餘唐睨化罔但音琅琅教而弗愛後以昌賢乎孝哉遠弗忘我最其實崇斯岡

喬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穀熟之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不幸疾病以故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親變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婦如長幼之間肅穆無間言御下寬而有節為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憮然不務為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矧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

辛亥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姓光祿大夫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母孺人潘氏王氏歸交恭生子曰履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予昔從交恭尊君湖南公遊見其施於官者治交恭兄弟皆來學見其飭於身者嚴履孫七歲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今讀交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疑也爲之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濔徐山之阜孰藏斯丘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又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既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與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嶽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權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闕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過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家交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叙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顧爲舉子業以授室宗師補登仕郎試吏部

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今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官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績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婿林權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求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倚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鐸校

瞻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銘

女已理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文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嗚失恃十有五適并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職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于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善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番得從清卿游然家君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輿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切繫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勳也歸乃發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剛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徽郎求州州學教授軍恩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為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即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

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既冠益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為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為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蕭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觀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取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屢雖約不以為惠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蔬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既歿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為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寤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喻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為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不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數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為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于地於是人莫不以為疑於造物之理而為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為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學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轉運判官黃公墓銘

公諱洧字清臣姓黃氏建寧府人其先世相傳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建陽之水東後徙甌寧之潢平曾祖執矩祖伯堅贈承議郎父銳朝請郎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坑冶公事公以黃蔭補官調筠州高安尉時江西群盜充斥王帥討捕相繼公以射士爲大軍前行數與賊遇已事例受薄賞不復以功自言論者多之郡獄治盜詞有白金若干藏某處檄公取之得金數倍從者請私其餘公不可悉以送官人服其廉秩滿授興化軍司理參軍問事既得其情即復告以法所當得之罪且問若此寧有寬乎必反復無異詞已乃具獄上府以是凡公所鞠雖重辟皆合爪扣願自以不寬軍院官謂公曰兩獄一也即有移鞠幸勿爲異吾亦不敢自異於公也公愀然曰事惟其是而已況司獄人命所繫吾固不敢以徇公公亦安得以徇我乎自今理院所移有不當者幸公改之勿以爲嫌也部使者私欲出一重囚公持不可乃因行部慮問釋之公曰太守復致之獄而竟按其罪太守汪公待舉以是賢公待遇有加一郡之事必咨而後行公亦益爲盡力境內稱治監紹興府錢清鹽場改宣教郎知福州侯官縣治以寬簡先教後刑訟者反復曉譬之或失所爭而去民爭先爲里正曰官無賦歛里無盜賊吏不敢踞號村落間此時不可失也母夫人江氏故家福州族黨衆盛歲時往來親親之意甚厚而無

一人敢以私事爲請者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郡守辛公次膺郵公柞范公如圭皆當世賢大夫咸委重焉秩滿造朝給事中黃公祖舜薦公材堪治劇清可律貪欲留官中都公辭母老求通判福州以歸未上而太夫人物故執喪哀毀治葬勤劇家益窮空當路有欲周之者顧非其義不取陳正獻公時在從班應詔舉公可奉使典州喪畢除知南雄州郡小用度不饒舊常法外重贖以取資且權酒酤增稅柵民告病矣而官用猶不足公至一切罷之入以便安而郡亦未嘗乏事也州故與建饒贛州代輸坑冶司歲貢白金各若干兩故事皆取於民以辦公請以郡大小爲差詔悉獨之郡人賴焉改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帥守市賈胡香不償直公舉法移州帥愧且懼亟召歸之更爲轉運判官廣寧租禮名士益勸諸生以學番禺令近在帥守諸司治所肆意爲姦無按舉者公素聞之至是誨厲之不能改乃捕其吏屬劾之一夕而獄具奏上閱實抵罪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隨罪大小以次繩治於是

一路肅然官吏始知有法守矣市人困於官估丐奪之擾公爲移書一路罷官估除市籍百買得職物價爲平復上奏請均其法於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通均及鄰伍流亡日衆公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路所獨凡十有五萬口流冗浸復頽海蜚戶數萬生理至微亦有役於州縣公悉免之按行所部雖烟瘴荒遠無所憚訪問疾苦伸理冤抑不可勝計章外銓匿闕徇私之弊人無怨言江浙歲飢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請永嘉往特嘗

有此役吏並緣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有方且并西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永嘉者八萬斛永嘉之人焚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史正志為發運使專以括取諸道羨錢為己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公曰嶺外貧薄安得視它路財予緡錢千數正志怒欲陷公以罪有以公為人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首論諸州以租米饋荆鄂襄陽諸軍地里之遠近不同則運載之費出於民者宜有多寡今諸州不能前知所當詣因悉以遠地為準而取其費如潭州歲輸三十萬斛則稅外當歲輸錢十萬緡民力安得不重困謂宜詔總領所前期下諸州使知所當詣而隨其遠近以收運費庶以少蘇民力異時郡縣預借民田租稅及它非法取民如茶租如甲札如戶帖如乳香如茶引之屬者壹禁絕之官吏或奏抵罪檄州縣勸民益廣陵塘貨以金穀不越月而所脩復以萬計詔頒諸道以為法會有訴未陽令程資忠貪殘不法事敗而逸者又有訴胥吏挾私枉法黥配士人者公以屬吏則其事乃連擬舉常平官胡仰貨賂關通證驗明白公不得已具以上聞仰黨援衆反得美遷而去公力不勝欲囚久不決尋以被旨按行諸郡入春陵界聞柳桂飢民相聚剽劫即日還車披山通道不一二日而至郴州問賊所巢乘夜深入群盜不意公來之速相顧駭愕一夕潰去公又召其酋豪擊以禍福而慰安其餘衆檄州運米躬視賑給遂以無事兩郡之民德公之為悉畫其象生祠之還臺未幾一日得疾遂卒積官朝散郎享年六十有二乾道元年五月十七日也

久之臺臣乃有論胡仰姦狀者於是仰抵罪而公言始信公早孤事母孝持身廉介謹密輕財重義貧苦乏絕有人所不能堪者而處之泰然益以暇日誦書史從當世賢人君子遊孜孜焉問所以脩己治人之術一時先達無不推重器許之為人內剛外和接物謙卑雖童隸無所忽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至論天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未嘗有所假借也居官聽斷分別枉直詳審愜當雖累歲不決之訟案牘如山一閱盡得其情平居未嘗以自暇逸雖疾病不謂告與家人言亦必依於孝弟忠信又官不遂益以廢直自將晚雖小試然亦未究其用而忽焉以沒死之日家無餘財還其鄉妻孥無所託宿士大夫之賢者莫不傷之葬所居慈善鄉豐樂里下原之陽娶李氏文定公孫朝散大夫知建寧府佩之女封安人子男四人概今為文林郎監文思院門格卿貢進士次楫次觀女七人長適同郡張伯愈次適朝請即知贛州事趙善佐次尚幼而其與張趙氏女皆早卒孫男九人孫女一人概等以公之與予善也狀其事來請銘予自少從公遊察公始終表裏殆所謂俯仰無愧作者又按公官第七品當立碣乃叙其事而系以詩使刻實公墓上以示公之子孫與凡鄉人之從宦者使知有所畏慕而興起云其詩曰

嗟若黃公懷瑾瑜半生下僚坦其舒舒晚使于南志則少據乃共清剛之死弗渝威讐權豪澤流鯁孤而其水歸柩廢所廬故山北東有坎其壘我最其蹟圭首方缺咨爾後人毋迷厥初過者考德亦式其車

朝散黃公墓誌銘

始予試吏泉之同安聞秀邑求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它縣民有冤訟率請諒公以決其餘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案事涉其境道傍小民稱說令尹不吝口其禁令要東大抵皆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姦恤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不暨焉過門入謁則公方危坐堂上閱學官弟子程課廷中聞然無人聲問公所以爲此者公不鄙告語甚悉恨所案事有程不得久留聽公語也泉之士大夫爲予言求春自故司課江公民表爲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爲無能繼者今黃君節守始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予既罷歸聞近臣有薦公者天子擢以爲監察御史謂公得以行其志矣未幾聞其以病去竟不復起識者恨之後十餘年屏居里有書生來請受學思苦業精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一日出其兄東之書與其母之外弟今提舉廣東市舶江君文叔之狀泣而請曰先君子幸相與有一日之舊敢請銘以責其幽予不得辭也公諱瑀字德藻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下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爲閩縣人六世矣曾祖徽祖時皆不仕父南仲七試禮部不偶以公故贈朝奉即而號陳氏亦封太安人公中紹興八年進士第初任爲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糧以規贏利強公高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無所得乃更欲薦之公謝不受歲早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公請免之

什九而行它縣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公以爲疑却公所上文書俾更之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且吾已聞之諸使者矣既而洪公使視諸縣則公所行縣民獨無流徙乃復善公所爲而薦之罷官貧甚與一力徒步以歸更調湖北轉運司主管帳司使者向公伯奮一日謂公曰人皆求薦君獨未嘗一言何也即袖中出奏牘上公可親民者且以心源淵靜夷險一操目之公於是改官而人亦以賢向公焉及來求春承冠亂蠱弊之餘田粟多荒民力凋率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鑿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復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於市爲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間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鈞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所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爲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它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它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而分寓便舟以往爲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屋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技牒爭先爲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傭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

租者公閔然曰奈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畢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決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宗大姓優刻細民則拮据窮治之無以貸他所聽斷後適隱伏人以爲神而卒亦歸於仁恕也大治學館闢其衢路去市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脩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謂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豪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爲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爲一變始至款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稷祠壇隳敝甚即命改爲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之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險不以勞爲憚雨爲立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間亂倫敗俗爲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無得復居外宿弊頌革丞有女病若有物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爲崇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特縣人頌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爲妖至是乃息云以郡守諸司薦去爲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有獻鬻公田之策者撤公視之歷諸郡盡得其多寡輕重不均之弊還極言其非便且曰公田歲入若干而畜牧芻蕘取具焉今一旦鬻之計其獲不過數歲之人自是以往能無橫歛於民乎貴符揚存中請地以廣其營實規爲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撤牲視還曰營卒若干人廢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其請是壞民田

廬冢墓不知其幾而獨爲存中結驪於一幸臣也不可予卒皆罷之權秀州華亭縣歲事惡民饑公曰民命在朝夕苟發廩以賑焉使者以當俟奏報難之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雖重得罪不悔退即發常平廩粟之在縣者全活萬計而使者亦不能有以罪也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御史汪公澈交章薦公村中御史除御史臺檢法官未幾擢監察御史而公已病矣告滿請外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徙轉運副使視事旬日改知漳州旋丁內艱免喪請就閑養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八月二日卒年六十官自左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即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懷安縣靈山鄉長箕山公娶葉氏中奉大夫大任之女封安人五男子杲亦以進士選官至宣教即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公十二年卒東從政即南劍州沙縣丞查幹皆業進士杲亦蚤卒二女子長適承議即江淮湖廣路總領司幹辦公事任文茂次適奉議即知泉州同安縣余元一而幹即來學請銘者也公資剛介自少即刻苦自厲家貧鬻麪於市而挾書隨之苟非其義雜寒且糲不可得而衣食也閩俗多火葬公遭父喪親黨憐其貧喻使從俗公哀號不答盡鬻家人衣具卒葬以禮事母親兢唯恐以傷其意即有譴責未嘗敢自辯數也自奉簡薄而於奉親極其厚至於兄弟族姻之間周貧振乏亦無所愛其力官番陽時有邑子爲糾錄以職事不相中尋以憂去公極力調護之其人初不敢以此望公涕泣慚謝爲舉子時書皆手寫成誦爲文不迫時好爲吏一心營職其

情苦之操非人所堪而聰明仁愛所以惠於民者亦非人之所能及也平生一以直道自任未嘗小降色辭以希薦寵為御史時嘗病甚臨安守趙公子滿亦以廢節者被旨視公家事見其篋櫝蕭然衣無斐副俯仰歎息者久之卒之日家亡餘財凡此皆人之所甚難而公之所甚易人固多能言之顧其中猶有大於此者不幸未試而人亦莫之知也蓋公在臺時與殿中侍御史杜公莘老雅相好每以節義相勸勉一日杜以公疾來問訊連呼不應乃大呼曰吾今日擊去王繼先矣公矍然起坐曰君能任職吾不病矣探枕中片紙示之乃疏繼先罪狀甚悉繼先者以賢得幸罪惡盈溢公意蓋有待也居無何杜以論官者張去為不効求去公就與別喟然太息曰君厚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即日疏請去以此視公之志豈但欲為其所已為者而止哉是宜伐石刻辭以告後世之君子乃為之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潔蘆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其仁雖僅得施於十室之聚其義則未及折乎百王之鋒遽抱其餘以息乎此尚有以啓厥後於無窮

承事即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為閩家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即致仕累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

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刺厲一時學官知汪公應辰秀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為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為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宦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遂次尚可日從容於其側它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為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既而遭太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與食飲皆以古禮為節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下至于茲靡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為盡心焉至它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於黃朱墨未嘗去手為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間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備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為纖芥浮靡事族黨首慕尚之而君自視耿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既而學於呂氏晚再悼亡因葬金華之樂山而虛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菴暇日往而遊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間也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歛散自樂山以至太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為一社期歲贖之及九而止予嘗為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

既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尚書元吉張左司祇
 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郎
 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
 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
 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扣之乃獨喟然以曾鄭
 兩卿為知己入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
 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即日列於有司
 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
 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
 父翌新仲紹興間為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即自覺其次
 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彬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
 問學問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彬今為臨海主簿君
 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歛襟端坐而沒語未嘗
 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巖而以書來
 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
 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
 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
 索然予今日之行名為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此以口語
 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予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
 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為人乃為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為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却掃耽書脫身
 訪道忘食與憂以遂于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
 子平孝感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左司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雄字振綱一字仲欽南劍州劍浦人世以長
 者好施予聞於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父以公故
 贈朝議大夫母羅氏亦贈恭人公弱不喜弄自力於學朝
 議公知其有立常撫而誨之曰貴仕不足言要當以清白
 大吾家耳未冠而孤羅恭人躬服儉素而悉力以奉公學
 中紹興八年進士第調賀州司理參軍不行徙汀州軍事
 推官事有不可未嘗不力爭郡以故辭敗事盜起屬邑附
 從萬衆抄掠三郡之境公護巡尉兵會大軍討平之身獲
 巢窟無其餘衆而歸第功當為第一而賞不及公不以為
 意也秩滿更為漳州龍溪丞改左宣教即知福州閩縣首
 定差役條約貨倍者半其停年氏以為便然以公政不苛
 多欲及公時為之無爭承者已而制下更定役法適與公
 所議合今遂定著令云官募丁匠舟楫於民無度而不均
 公與民約一歲丁匠之役不過三日舟別若干為甲甲直
 旬日輪則艘之唯所適縣賦故多取具於僧坊公為區畫
 使其徒自相督僧得無吏卒之擾而輸益辦今亦為例僧
 歲以荔子餉州縣公一謝卻曰豈可以口腹易吾操耶積
 養錢數十萬義不自取會涇潦敗官舍匠役或過前約悉
 取以償之曰毋使吾失信於民也民服其公而愛其廉號
 之曰張太清見御史家以訟奪僧田公當受代矣趣吏具
 案閱之以田予僧而去御史怒思有以中傷之求其過藏
 芥無所得乃已以便親自請得主管崇道觀以歸會陳正
 獻公知建康府辟公通判府事無大小悉委又遣攝守
 當塗吏戢而民安之朝廷亦知其治行擢以為廣南西路

擬點刑獄公事自虜再通好公每謂符離之後失於輕舉而人心終不以爲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爲是先嘗告執事者宜將順正殺使上意於起居食息不替坐薪嘗膽之誠脩明政事使人心曉然知朝廷未忘中原及對遂以立志開上心且引蓋之所以戒舜者爲言以謂今日正當汲汲以自治不可徇於小廉便謂太平語甚切上曰朕何敢望舜公對曰有爲者亦若是願陛下加之意而巳上嘉納之且俾察部內守令臧否以聞公到部按行周徧郡縣南薄漳海陳船欲渡吏卒扣頭更諫公不顧半濟風作舟師震駭公又不爲動所至邊氓數教以爲百年未始見使者旌節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還臺條上件臧否若干人即日施行且者爲令未滿歲就除直秘閣知靜江府主管經畧安撫司公事公爲政平易近民拊循周洽間召長老從容與語授以教條使轉相告戒禁吏妄賦奏減經總之額滯訟或數歲不決者取故牘置便坐暇日躬閱視予奪咸得其情民以便安而治軍甚嚴有暴橫若亡匿者立命誅斬亡所貸使者得盜百數檻致之府欲盡殺之公爲區別誅其渠率數人餘悉遣去郡學庠下諸生議徙它處咸以故始安郡治爲宜而久爲浮屠氏之室矣至是遣火燔燒略盡公取其地以爲學使者惑異教陰沮止之不得至緝以禍福公又不聽乃卒就功而益之田以繼廩食學者用勸禱祠不於釋老房祀始至按故典新社稷風雨雷師壇壝月遣官屬潔除爲圖以著其兆域陳備登降之位甚飭水旱輒齊宿致禱無不立應南丹徭莫

氏以賂結宋樂王氏藉兵以逐其兄而自立既立而背其約王氏以兵攻之莫氏困急請輸並塞田及銀冶稅場以乞師索屬皆以爲受之便公曰莫王連兵正坐貪此爾又將以啗我耶矧國家爲夷夏宗主屬國不奉條約正當以義詰之顧反以利而動彼且有以窺我矣於是遣一小校持檄喻之二首頰頰受命即日釋兵去莫氏前此數爲邊患至是帖服自請導羅駭馬以報國恩又遣子弟效名馬爲公壽公受而歸之郡廩且厚遣之或告昭州故盜甘文誠者謀叛去郡給而縛之欲致之死公察其非辜撫而遣之未幾象郡徭反使者欲調兵逐捕公曰以官兵入菁歷險與徭桀角勝負非計也遣裨校戍山口且文告之徭曰前年殺凌鐵往年殺王宣今年又殺甘文誠是非從若招者耶誰敢聽命公遣文誠示之則皆大喜亟遣子入謝罪江湖游民並海趨漁鹽所過或掠爲盜急之則黨益合朝廷以爲憂至遣荊州軍屯守之公奏劾用軍五百人悉募僑輩爲之陰銷盜本且賴其用悉上還荊州兵帥司舊以回易備邊法久浸弊公至始爲經理均節初年錢不過四十萬季年乃以累萬萬計其後數年再平劇賊皆以効用取勝而軍無乏興皆公力也朝廷知公可用屢擬除代而難其人乃進直徽猷閣留鎮五年上方謀北略移軍建康使者謀作屯營不如指士卒暴露乃召公爲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趣入面對熒公治績且屬以營屯事公更營高燥以遠淫潦屋凡二萬三千間先爲一間於治舍用是計徒庸慮材用令役賦功優指而定前使者苟於就事

餘植脆撓衣以織葦費二萬萬公易以瓦深廣堅緻於前而費半之府司分作它營以情屬軍中先以辦聞屬吏欲劫之公曰一椽未集是亦欺君吾不能也會軍帥亦與公議不相中密白公稽緩遠近瑞持詔詰責公以狀對上大書曰朕固料張某必辦此遣再獎諭就如祕閣脩撰以寵其勞江東歲和糴以備儲積先是嘗糴三十萬或以予直太高而損其半公力爭不能止至是復以命公而詔問所以經畫狀且曰監前失毋傷民公即條奏曰前事之失民以陛下爲不知故獨歸其怨於有司今既知之乃曰姑以爲鑒而不能憤則天下將有以空言疑明詔者矣且江上糴責於吳中而其直反下陛下一視同仁何愛十數萬緡而獨使江上之民缺望乎諸司餉遺一不受有不可却者別儲之積至三百餘萬會和糴有未償之直而失於上聞者即以丐之尋召入奏事因訪軍務得失時頗年調諸郡兵團教帥府公言南方兵宜安靜不當數調發以挫人心江東團教五閱月費緡錢且二十萬諸道計不減此宜釋將分兵戍諸州俾就閱習以息大費折姦萌使廟堂之議得專意以圖北方又言兵無奇不足以取勝今兵雖多未必人人皆勇宜詔諸將精擇驍銳別籍而厚養之以備緩急之用上深然之留爲尚書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坐白或甚曰瓊瑣辨切非朝官體公曰都司助調鬪實幾微所關若視吏籤擬即波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邪君月餘丁內艱初對因及西南徽外夷落道里廣袤上令爲圖以進至是圖成未上而去服除召見乃奏之序言周

公戒成王立政勿以儉人惟吉士然後可以詰戎兵陟萬蹟服海表言蓋有指意切而辭不迫識者知其忠蓋明年除司農少卿奏諸道種網歲凡百數用官舟者多負而雇商船者不虧蓋商人自愛其舟故不爲姦權卒率募遊手衣食於官無所顧藉歲率虧三萬斛細民勺粟撮累以輸公上而一歲之間輒捐三萬斛以惠姦豈不甚可惜哉且運脚與租同輸官不儉運脚之利州郡私之侵漏之失大農任之執若惜運脚以儉商船之爲便乎復爲左司郎中熙豐行義倉法獨不及南方公守桂嘗以爲請不報至是歲適荐饑朝廷方講荒政公又以爲言乃得請兼領贍軍酒筦不盡其利而課入大增歲羨緡百餘萬會課當選官公辭不獲命方請馳之其屬會執政有罷夫者讒者意公其與也又知公屢與權幸忤因摭他事論去之先時公已結廬延平溪南山水之間疏泉鑿石號曰盤澗至是猶詳其間縱觀古書以自娛尤玩意於春秋謂經有貶而無褒傳者未盡得聖人意方且緒正其說而未竟也既而有知公去國之所以然者爲請祠官之祿得主管武夷山中佑觀公不欲受遂巡數月乃拜命秩滿踰年不復請期以明年七十致仕未及而卒淳熙八年六月癸亥也始時桂人爲公生立祠至是聞喪相與哭於其下後有賢牧守知李公浩張公斌多視公時行事以爲法而刑獄使者鄭公丙閱其決事故牘數曰此判不可移端如南山矣其爲名流所推伏蓋如此云累階朝請大夫娶羅氏再娶宗氏皆封恭人子士佺今爲朝奉知通判融州事次士個嘗以修

職即監藩封酒庫而卒又次士仁修職即常德府司戶參軍士儼承信即女適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即陳善慶文林即黃東所爲文有盤澗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士佺等葬公太平鄉天竺里大貧當蟠龍山之原而以故右司郎

中何侯萬之狀來請銘予嘗一見公於閩縣後不復相值然公之行事則皆接於耳目知狀爲不誣矣何侯又謂公筮粟端裕不見喜愠家無姬媵裨精以班族里平居接物甚夷剗矧之節遇事乃見意謂當然忿怒不避也中不自快顯寵不願也歎歷中外聲績譎然爲朝廷所嘉重樊籠者固以此然天子知之士論與之卒不能與世合不大見於設施者抑亦以此歟在江東時嘗命樊論者皆寵昵信臣力足以進退人者公無所私媚再還朝也發近知上意向公遣所親道上所稱賞語且致願見之意或勸一見即近用公義不往計臣幹利以羨餘獻者往往見謂材被進用執政數語公以酒羨課獻內帑公笑而不答退曰一錢盡公家物朝廷欲用當自取之吾寧以獻自媒邪天官虛席上闕班簿謂執政曰張某資歷高宣勞久且將用公公於內外既兩無所諸附竟莫有爲助者邈公所守與世相違知是則夫難合而不盡用者公已逆處懸斷於胷中又矣不足爲公憾此又爲知公之深者予以是益恨前日之不獲蚤自附於交遊也而士佺從予亡友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乃悉序次其語而銘之

銘曰

張公蕪正蚤發聞聰明仁愛又敏文中歲仗鉞西南奔百

蠻震警民懷恩入祿宰府贊經綸因事納諷忠且勤一朝翩然謝垢氛演仙仙去孰與羣賢當之阜水清淪佳城鬱鬱屯仍景我銘不滅公長存

運判宋公墓誌銘

公諱若水字子淵成都府雙流縣人其先唐相文貞公裔孫旦以給事中從僖宗入蜀遂家眉之彭山生五子散居成都叩蜀之間號五秀宋氏雙流其一也公之曾大父右言大父傑父維皆不仕其父以公故累贈奉議郎母蹇氏亦贈安人公自幼即知刻苦爲學邑之賢令如任公淵李公壽皆愛其文行亟輩行與交及將就舉有欲移公試潛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卒從州舉試外省得妻各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考官不說猶以冠乙科授左迪功郎嘉州龍遊縣主簿未上丁外艱更調龍州仁壽縣主簿監水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稅蕪合同場先時茶禁甚急而私販益多商筭甚重而歲額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舊弊頓革課入大增或勸獻其贏以規賞公曰獨不爲後人計耶歲旱民爭水泉之利羣聚相毆擊且欲爲亂公單馬諭之皆釋伏聽命公又爲禱於靈湫一夕不雨而水溢溝澮皆滿焦槁以蘇物情乃安明年荐饑民又相聚剽掠以求食有期以某日掠鎮民某氏者公召諸豪語曰饑民求食此易與耳私販之徒負勇玩法一與之合非小變也今能出力以致其黨使爲一境之術不唯足以銷其姦心饑民知吾有備亦憚不敢進此一舉而兩得也諸豪皆應曰諾悉出金幣椎牛醜酒召致其徒雜於居民保伍之間日以

兵徇于市公亦帶劔躍馬其間衆皆畏服而饑民遂不敢犯且曰是嘗為我禱湫出泉者吾當謹避之耳鎮故無學公為作孔子廟考古制器率諸生行釋奠禮延師儒躬講泉縣始至承廢弛之餘首罷追胥之擾但以幅紙書頁租與民為期無敢後者不數日盡償前令宿逋為言州家使得善去邑產黃雀歲供諸司至以百萬計公請罷之民用不擾而物生亦遂至今為法諸司知其治行徙知嘉州捷為縣神泉民相率留之不能奪也公於二邑皆治其學校如味江所為民有訟者躬以義理恩意辨告諄悉皆大感悅無復犯者其尤無良不聽今敢以武斷病齊民者乃捕劫之上獄于州罪至流徙於是閭里正清善良皆得其所改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權太常寺主簿齊宿必虔懼既必察同列愧歎以為非所及新繁故有藝祖神御蜀帥請改蔡宮于成都事下太常公聞其且將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使民不得安為奏駁議事乃得寢遷國子監丞再入太常為博士轉而為丞無吏部考功即官改兵部除秘書丞後兼吏部三館將以故事為暴書會而上方閔雨避殿降食公為官長言君父焦勞如此而臣子相與燕樂誠有不自安者官長是其言白罷之以早故詔館職條上闕政公為書數萬言歷數當時刑賞之繆以為是所以干陰陽之和者宰相聞之怒出公提舉江東常平等事上稱公誠實俾移福建閩俗故多不舉子公與帥司合議按律令嚴保伍為所以禁防誨誘之具甚悉全活者眾汀州遠且多

盜又各瘴鄉常時使者按行多避不往至是羣盜甫平死傷橫道度瀟大作又非常歲之比公獨慨然引車深入焚藥自隨視問病者飲之民為盜所攻劫與能捍禦奮擊以助官軍有勞効者皆弛其租汀民大喜人人知戴公德遂賜召賢里故常別貯常平米數千斛凶歲發以賑民本隱士魏君按之所為而歲久陳腐出納不時反以病民有以版曹所下社倉法告者公喜立為移書更屬鄉人士君子歲欽散之一方尤賴其利除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建入老稚邀遮戀慕至竟日不得發湖南尤多盜皆晝伏豪民家抵夜輒出以故發不特得公至申明保伍之令使相汝司盜無所容至有扣頭車下請得召保復歸農業者公皆撫而遣之又檄諸郡精閱禁旅按行所過察視激竊如法月調諸縣弓兵校其藝而誅賞之由是皆樂為用盜發輒得奏獄官毋得無攝七職又條七事以申徹之於議法尤統統焉每論死刑必齊戒露香要質于天然後敢決決日輒罷燕設所以致其飲恤之意者無不盡也蜀郡大札遣吏挾醫載藥馳以救之衡山浮戶有與土人不相中者請闕言衡山國之壽嶽祠城東故有溪並城南出後或鑿城北址導水使西不能無斷地脉請築山決水使復故道下公平奏公言水西出歲久故道皆為民居今欲東之則是數百家者不無蕩析離居之苦且壽嶽之云無所經見就如其言則國家中興慈皇壽考皆在西流之後尤不宜妄有改作事乃得已衡州故有石鼓書院墟廢亦久前使者滯侯時始復營之公成其終為增置弟子員以求嘉戴漢為

之師割田置書教養如法又知處士劉某之賢與郡守劉清之交章論薦詔特補官於是學者乃知公奸賢尚德之意不獨爲科舉計也被旨攝帥事飛虎軍素驕悍白晝掠人吏不敢問公一以軍律繩之賞信罰必士民以是得安其居而軍吏亦皆悅服會久不雨請禱過動遂得疾改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而江西是歲亦大旱下車首問荒政所宜發廩勸分蠲租乞米以次施行其奏請者亦多報可又行帥事事益叢委公自力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皆廢而却之遂以大病然風興猶視事如常時夜過中遂不起淳熙十五年二月甲子也年五十有八方病革時民相率爲公禳禱無不至晨夕走府門偵起居狀及卒皆縞素弔哭行日號泣挽車哀送數十里不絕湖南吏民聞之有千里來赴義者蓋公資稟醇厚隆於孝友處內外族姻長少存沒之間不見其少有遺恨爲學勤恪不懈既脫場屋盡玩意於聖賢義理之學近自周程張馬之言以達于經吟諷辨說未嘗虛口推以及人一一以仁愛惠利爲心聞善即行如恐不及故所臨蒞士民愛戴見於風謠非一時說說空言也其在朝廷据經守正不爲苟合雅爲虞雅公所知其爲之言不過用人材嚴守備以俟敵人之襲而已嘗因輪對請戒羣下懷私立異迎合紛更之弊損宗戚歲時賜予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祿之費及減畿甸房繕以惠貧弱上皆稱善公因極論恢復大計反覆數百言上益喜願曰即當相與赴功名之會耳事下有司不得盡施行而房繕之惠遂及於天下他議貢舉銓注之屬又皆廣恩優老

華薄從軍之意而其應詔言事則直指宰相挾私罔上之失無所避雖以是不得久於朝廷不悔也壽皇知公深嘗語近臣斯人乃朕於奏對間得之其在湖南蓋嘗有召用意宰相以前忿尼之識者恨焉而爲文汪洋融液務極事情晚歲乃更造約尤好讀易嘗夢有問易之一經孰爲門戶者應曰陰陽兩書非易門戶也耶其精詣純熟蓋如此所著書有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史論十卷古今詩百卷雜著三十卷奏議五卷前安人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綱之後歷千餘年而譜牒可考不素安人性賢孝讀書史善筆札通古今識義理而不肯爲詞章父岐嘗學未康頗以嚴治安人每陳古誼以諫既歸公事舅謹敬奉祀莊肅和叔妹有禮遇族黨有恩舅喪悉力佐公辦治如法人以爲難公居間又上官有欲使攝局者安人不擇曰吾之貴尚足以支伏臘徇祿從人得無隱素志乎公善其言爲謝不往其方直之操士夫或有愧焉不但爲婦人之賢而已先公十九年卒後安人宇文氏宣教即隲之女子男三人之源之潤之汪皆嗜學而有文女一人適熊應早卒皆張出也之源等以十六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公及張安人於成都縣楊侯鄉癸山先墓之次遣人來建安請銘踰年乃達而予適有臨漳之役使者以書還明年復來則值予哭于悲甚言不能文顧與公相得晚而相知深其爲社倉書院皆嘗爲記述又重之源兄弟之請越數千里連歲再至而不倦也勉爲之銘以致吾意銘曰

實之厚兮學之博退循循兮進諤諤三方一節思無數九

原歸卧不可作我銘其居詔冥漢欲知斯人視斯石

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陳氏建陽縣三桂里人父安世強學博聞嘗立義齋縣南從而學者甚衆娶何氏生太孺人年十有七歸同里周君周君為人寬和樂易不以家人生產為事太孺人佐以勤敏持家儉而有法訓督諸子甚嚴至待姻黨遇鄰曲則又咸有恩意少時喪其親哀慕不懈及嫁亦不逮舅姑而歲時烝享執事必親說事常嗚咽流涕晚好浮屠法得其大指遂不復問家事惡衣非食逾二十年而憂人之憂賑其厄窮病苦雖極力不倦中子舉進士登王官再逢慶恩周君得以承奉即致仕太孺人後以宗祀需澤亦錫今號鄉人榮之而太孺人所以自處者不異於平日也紹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卒時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八周君名誼字少賈前五年卒加贈至通直郎三男子明佐明仲明作明仲嘗以承議郎差知邵武軍光澤縣事讀書處事精敏絕人所至未可量也女五人其胥陳鏗蕭思濟程必顯陳恂而季未行孫男二人異亨震亨女三人尚幼明年某月某日諸子葬太孺人縣西新嶺天湖之陽東望周君廣平山之墓才數百步明仲以銘來請予雅知之不得辭也銘曰

母之賢足以成其子子之賢足以顯其親西嶺之阡百世而新我其銘之以相後人

宜人丁氏墓誌銘

濠州使君劉侯仲光以書來曰惟吾考妣皆有賢行而祿

壽不配其德仲光既不幸蚤孤又不能勉進德業以求無負於明訓徒賴遺澤得階末第從宦積勞至叨郡寄祿賜豐厚足以飽妻孥飮童僕而慈顏未隔不及少伸區區鳥鳥之養每一痛念不如無生獨幸累年以來數逢國家大慶累贈皇考至朝散大夫皇妣至宜人尚有以少慰人子罔極之恩者而先宜人之銘又未克立自念老矣或遂泯沒而無聞則後生小子將不復知前人立家本末重此不孝且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惟吾子幸哀而與之銘則仲光知免矣敢泣血再拜以請余讀其書不能終篇為涕下不自禁時方卧病田間氣息奄奄筆研廢棄久矣然感其意不忍辭也乃考其事狀而次第之宜人姓丁氏世為永嘉大姓以積善好施聞於鄉父諱瑜尤長者兄弟皆以進士官州縣練達有能名宜人早歸同郡劉君諱某字元默而劉君之為人亦誠實無表襮樂善愛士起居有常雖甚暑不袒揚家無滯博之具喜矜人急遇下有恩然其吾家屢未明而起內外并井教子第尤有法而宜人配之無遺德焉始入門時舅姑皆亡恙晨昏無違禮內睦娣姒謀嫁諸姑外接親戚輯鄰里恩義俱稱重輕有則於是翕然稱為賢婦久之舅病痲宜人侍養尤勤爰非手調不進舅亦非宜人所進不嘗也姑為比立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共卧起扶掖飲食終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故如母臨汝又謂曰即死當報汝地下幸復為人願為汝子孫以事汝姻舊間有過失輒為曉譬諄復甚或垂涕泣而道之聞者感悟遷筆乃已劉氏與同里胡氏有舊好

宜人遇之恩意尤篤胡氏長老至今以爲言里人有子好讀書欲爲儒而父難之其母以告宜人既好諭之又資以金錢使與其子俱試大學以遂其志其人後常以語人且歎息曰今人不復有此風矣大夫公既嚴於教子宜人又能彌縫其間教諸女以身爲法自未笄時已令夙興備盥櫛奉藥解夜嘗躬視尙鑄灑湯憲輒令持燭行前既笄則教之酒漿烹飪蓋藏之事祭祀賓客之奉且戒之曰爾曹母厭吾言異日當蒙其力耳以故諸子皆以文行稱而女適人者亦能持其家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葬于某縣某鄉某里子男三人長曰昭入太學被薦未第而卒次曰某亦早世其季即仲光今以朝散大夫權發遺濠州軍州事女五人嫁周氏葉氏潘氏餘未行而卒孫三人曰通曰適曰遲曾孫七人曰仁實仁近仁守仁及仁任仁悉仁履也濠州行薦厚早以文學吏治著美稱仕於朝且通顯一旦求遠郡去有挽而留之者弗顧也士大夫莫不高其燕靜而服其明識不知其母之賢所以資之者如此其遠也然則宜人之行其可以不銘銘曰

宜人黃氏墓誌銘

宜人黃氏今宜義郎致仕陳君衡之配也世爲福州侯官人曾祖紹祖遷父仲文皆不仕宜人性淳質不解世俗機事數見欺不自悔既嫁事舅姑夙夜唯謹相其夫理家事

甚飭躬勤儉以衣食撫教諸子甚恩故諸子皆得以自力於學而仲氏遂以進士中第補婺州戶掾宜人見其闕員獄必戒曰人命至重母使有冤聞當咎人必戒曰輕之母使重傷見其被戮考貢士必戒曰詳之母忘汝爲舉子時也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旦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無愧心足矣以慶壽恩三錫至今號紹熙二年七月乙卯卒年 子男六人孔夙嘗貢于鄉孔碩文林即處州州學教授孔易亦嘗預貢籍孔時先八年沒女五人長婿潘子修蚤世次適脩職即泉州司戶參軍趙彥愛季尚幼而二男二女皆夫孫男四人女一人而女亦夫諸子以宜義君之命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某縣某鄉某里某處而孔夙孔碩皆嘗從子遊狀其行事如此來請銘不得辭也其銘曰

有婦之德爲母之則無愧其心反此真宅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 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凋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韋絃之戒君佩服唯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漢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寢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

僕事少年豪習矣義仗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
 人賴之嘗卜壽載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界
 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侗及其弟舟學二君後久遇其子
 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
 曰是因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謹薦跪起如法比老不
 倦既絕意進取漸弄家務即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
 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間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
 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禮壽宮
 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
 以疾終年七十有六蓋君為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為模
 稜含糊態有所喜怒若物不下必吐出更已然已過則
 夷然未嘗宿怨人或持以橫過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
 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軛之及其卒也皆傷
 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汝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
 者餘論乃更折節為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
 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
 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顏頤一世可
 量哉娶周氏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錄文三人嫁
 余并程徽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錄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
 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附且獨新
 古州錄事參軍程洵之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
 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也夫即其子也銖又來
 學故聞君之行事為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
 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立庶能成

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
 哉此其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蕃校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銘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公諱時字德鄰姓潘氏婺州金華縣人曾大父諱宗簡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公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公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中書公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已公以親沒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為登仕即為娶李莊簡公女李公亦器許焉初調袁州分宜主簿躬校簿書蚤夜寒暑不少懈田里賴以安監臨安府造船場部使者以為能多屬以事皆迎刃立解且不上上官喜怒為向背御史杜莘老聞而賢之欲引以為屬會去不果公亦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即宰相欲留官中都公固求奉祠以去已而差提轄雜買務雜賣場嚴禁防護次第大官要人無敢干以私皇城邏卒挾侍于紀公按致其罪不少貸人為公危之然公以蘆白自將其黨雖怨之卒無以報也然更宰相又欲留之不可遂出知興化軍莆俗險健多訟公至究其利病施置之方為科條以屬吏簡易嚴密無所偏倚郡以大治時即學宮召諸生而教飭之遂無敢以事至廷中者女官道士託妖妄求勅賜以表其居挾簽樞張說書屬公上其事公不可說復喻意部使者以撼公公平不為動歲旱禱雨不應公慮獄有冤亟往訊焉果得二人破械遣之而歸其獄於吏車未及旋大雨立至郡故有洋城陳霸二十門及木蘭陂既田數萬頃歲久廢壞公為

興築壯固牢實民至今詠歌之適歲荐饑募客舟予錢傳糴而寬其期人始莫喻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逐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久已自平而民不饑矣人始服公為有謀也請獨歲輸丁米錢千萬之未報輒移屬縣緩其輸漕司不悅督愈峻公訴於朝竟得罷乃已召還賜對公言郡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界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欲番以為郎而公有所不樂力請外乃除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至則罷中都饋餉之不如法者豪貴已多不悅而平江庫錢失漏守因是誣富室以取償一郡大擾有死者公微罷之守以是怨陰以禁兵給白直而誅它司上其事公坐削一官移江西未行又移江東入境發賊吏一人故相有為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使縣別為輩以次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飾供張鈐健吏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為未始有也池守趙粹中恣橫不法遽卒廩給不時有盜發邊奏竄匿名書以訴者詔以屬郡粹中恐怒捕繫卒汪清訊治強服亟委誅之刑獄使者丁時發過郡聞其寃取具獄閱之粹發其事粹中遣其屬突入傳舍即几間奪去嫚罵陵折一郡大駭公時出按旁縣馳歸與時發共劾之會時發改使湖北事久不報而公繩之愈急章三上遂與俱罷後得真寃書者朝廷始罪粹中而恤清家尋復起公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事入奏為上言比年戶部調度不繼督賦苛急

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百姓爲心下失人和上干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悉蠲州縣民間舊違而內出禁錮以補上供之缺其招衛卒除戎器皆許留經總制錢以充費不則且止以俟他年更詔大臣選官置局考校紹興以來出內之會參互省膏繼續補助爲經久計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舒和氣應矣上聞公言歎息稱善且曰朕於戶部應副多矣民間連租內藏積久亦已蠲放鄉言州縣擾民之事朕亦聞之蓋所謂黃紙放白紙催者若已蠲之而又責於戶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選耳因諭所以寄任之意甚悉宰相猶欲留公典選公力辭之部承水旱之餘教諭懲戢安集賑徠曲盡其力民又病疫則遣醫視療家至而日課之以其死生多寡爲殿最由是全活者幾俗喜焚尸公敕諸縣各治叢冢焚者有禁民莫敢犯湖北多陂澤官不障故使貧民得漁其間賴以食者甚衆既而或以輪租自占而顯其利則民固已病之至是議者請復增租而吏緣爲姦盡斥貧民所漁以給富家失業狼狽者不可計公爲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未幾攻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將行猶爲條奏本道荒政數十事詔悉施行行之日士民自言諸司乞番公者以千數出境猶避道攀戀涕泣不肯去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梁晚四爲罪首論當殊死前後七推具伏錄問輒不承最後至公親鞫則方盜殺人之時晚四實在他所參驗行由印曆尋刻不差乃得其寃狀即理出之而劾官吏失入者上大喜可公奏下諸路以爲法又奏新法獄經再鞫詞或少異必取

初鞫官吏承伏而并按之追逮往返或淹旬歲再鞫官憚於留滯雖或有寃亦弗敢白以此獄少平反枉濫者衆請得復用舊法上亦可之除直樞閣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將行猶奏郴州用度不足多橫賦以供軍馴致巨寇前後非一請下漕司通融補助以息後患廣東地接郴桂汀贛之境四州之民歲一輸嶺貿易折閱即相聚爲盜大羣至數千人公入境適捕得渠帥八人耶新以徇曰三日而去者吏不得格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是皆散有梁氏兄弟者招納亡命前後殺人無數而掠其貲以致富交通州縣吏不敢詰民患苦之號爲四彪公擒捕誅殺汗滿其居宅盜望風破膽大莫山斗入海中寇攘所聚雖良民亦以漁鹽爲命急之則散入賊中不可禁所從來又至是新置都鹽使者銳欲禁之檄水軍逐捕公曰水軍專受帥府節度非它司可得而調也且爭小利起大盜將誰使其責耶卒拒法不爲養良民既得火安乃陰募其首蒙使以捕賊自効由是盜發輒得有功者爲奏補官聞死即官其子而重責其坐視不赴救者官屬不幸死者厚賻遣歸存沒老稚無一人流落如是者三十餘家士族女失身非類贖而歸之上聞公究心獄事詔特轉朝議大夫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復值凶歲積糶糴廣咨詢蠲稅租死遺負民得小康饑不爲害飛軍驕橫不可制有侍醉挾刃傷人者案軍法誅之於是帖服無敢犯明年召還以疾辭遂直顯謨閣知太平州未上又明年除尚書左司郎中竟辭不就乃申太平之命未行而以疾卒

享年六十有三累官中大夫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配李氏諱孟琰字文觀孝友聰明識趣高遠莊簡公南遷時年未及笄已能刻苦自厲甘忍貧薄周恤親黨雖凶事無所憚既歸公諸妹多未行奩具所須推予不少新奉祭祀必誠敬事公以義衣必親製食必親嘗藥必親從從公居官未嘗問外事買市物而門內之治雖細必親條理精密如嚴官府每罷官治裝皆一日辦警敏絕人而不爲苛察治家嚴整而御下有恩縫紉必精澣滌必潔而不爲組繡華靡與公言未嘗以爵秩進退爲欣戚其教諸子亦然有識高之累封令人後公三年卒子男交端交恭皆力學有志操交端嘗以進士高選今俱爲從事郎女交松嫁太常寺主簿史彌遠孫男復孫特仕郎女二人皆幼交端等葬公紹興府上虞縣水豐鄉張澳之原以令人附公少從中書公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公爲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自爲小官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出納纖細無所遺與利除害皆有成績爲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達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大體不細苛精擇丞史隨才授任治民訓兵禁姦除暴無一不可法者蓋嘗自謂吾之爲治主於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唯其綱維總攝而脉絡通流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無爲也有所弛張必先究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必爲姑息小惠以掠虛譽每言欲寬民力先恤州縣州縣足則科歛自息而田里安矣謂權

酷荼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於行獄尤兢兢然亦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州撤蕪衛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薦士唯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受請囑有所薦輒閉閣草奏勅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伯恭聞而嘆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部水旱盜賊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童僕接察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入爭爲盡力所至橋治近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科指而寬猛適宜大小中度者無出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有常度其任進不鄙人而人即之然有小嫌輒避不處曾觀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責絕不與通使人來致慇懃輒不報以書請事亦不從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以自適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晚歲召選蓋將有以處之而公病矣亦會有謀傾宰相者陰忌之遂竟不獲究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超然少喜學書得歐顏楷法勁挺嚴密如其爲人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喪祭不拘流俗平居無所嗜好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箒時語而絕是則世之所以知公者猶未足以議其方也熹從公遊雖不又然相知爲最深交端等又來學故於其葬來請銘不得辭也銘曰

士患不學學患不行口榮身悴物重身輕俸歛潘公夙有奇尚蹈履憂微老益堅壯湖清海謐百辟儀之歸歎億矣

道固委蛇唯其德學知者蓋鮮我銘其幽以告悠遠

數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椿字壽翁洛州永年縣人曾祖安祖泰皆不仕父升進士起家為吏以廉正稱累官朝奉即贈大中大夫母楊氏趙氏張氏皆贈碩人靖康之難汴都守大中公以衛父見傷父子偕卒公年尚少薰殯佛屋深窆而詳識之奉母南走湖嶺間備嘗艱窘而竭力以養母子相慈孝人不如其趨出也用遺澤捕官調潭州衡山尉適姦發伏人不能欺決事問理如何不為勢奪再調桂陽監司理參軍盜發臨武將尉縛六十餘人以獻公辨理之才六人抵死它所活亦甚眾以數爭獄事失守意求去不獲守悟乃更相知建復臨武縣盜以不作者二十年徙衡州軍事判官守與部使者交惡公諫止之不聽後閩郡坐劾去公獨免邵民有告兩人為盜者郡得其一將寘之法而囚家訴寘公被檄鞫之使召告者則無其人問其同徒則已斃於路矣閱故牘則斃者是夕乃在他州有左驗因乃得釋徙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券取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將斃矣公辨其偽奪田歸陳氏虜亮將渝平亟白守將修城壁葺軍械料民兵甚整人恃以安張忠獻公節制兩淮軍馬辟準備差遣及拜宣撫都督皆以自隨蓋公始見胡文定公退與其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願天下之人無不唯是之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富川六事亦謂有經濟才張公知之故取以為屬諉以經畫淮甸事公為奔走兩路綏集流民布置屯兵察廬壽軍情相視

山水寒險要凡四五反詳審精密所助為多它如謂督府當鎮無為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尚眾至於事有不可則固未嘗為苟同也宜司訖事議請第賞官屬公曰今未有功而遽求賞已非所宜且先將佐則無以勸士卒溥及之則無以待有功皆不便張公然之為止不上後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將從之公在外亟奏記張公曰復讎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為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則又言曰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既而果無功張公悔之一日喟然歎實材之難得公徐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可罕誣誠欲致之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廢乎其肯來矣張公復拜右相公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又出視師公曰小人之黨已勝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危復申前議甚苦張公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計也未幾果罷公出幕府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廬州以歸未上召對首請復廣西州縣運鹽而罷折稅和糴招糴之擾二請無汰去軍中百戰之士以壯軍勢寬郡縣三請以墾田為課最而更賦法改祿令多以穀帛火以錢皆當上意除知鄂州再對請令墾荒田者三分其租三年乃增其一三增而畢輸請罷經總制錢悉為上供一其帳目以省吏姦上可其墾田說至鄂行之復戶數千曠

土大辟鄂地重而守權輕賦薄而用廣公交際以誠調度從約未幾遽振而蕪蕪火備禁姦盜皆有方畧軍民之爭一決以法主將悅服移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廣西舊遊習其民情之欲惡有所更革不戒而手官吏有罪免之而已無所窮治未竟之獄一以輕平所縱釋數十百人盛要按行慮問諄悉退閱文書一夕千紙奏罷餐運司所復昭州金坑請禁仕海南者無得市土物事皆施行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俾入奏事行及近甸時宰忌之促便道之部適歲大侵官配民備賑糶民爭糶米踊貴復抑米價商船不來公至損配數除米估人用不飢奏請蠲歲糶代發二分米出緡錢權楮幣和糶米宜用市直毋使太賤傷民入以爲便自爲少吏時已病監司行部從吏卒擾州縣至是當出輒前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目以行而罷諸常從者所至州取吏卒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自是人多效其所爲言事者亦請下諸道以爲法召爲吏部員外郎後論廣西鹽法上是其說俾條施行之目以上遂改法焉其後二十年間法雖屢變而折苗和糶招糶之擾竟罷民賴以安除樞密院驗詳諸夸文字小吏持南冊莫氏表來請於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公語說豈遠宜近人孰不知其前日故遷其塗豈無意哉况今莫氏方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又議諸郡招軍宜立法以課殿最公語之曰願吉寔劔等州民衆俗悍雖多募不難致淮荆湖周弊未復若限以額恐有抑梓之擾積二事忤說怒語人曰吾乃無

一可耶公聞之求去上問知之亟令慰諭安職未幾說免乃遷公左司員外郎密狎國論深抑吏姦號爲稱職嘗言三衙御前之兵有用當益諸州廂禁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矣它時寧臺以御前兵分屯諸州可也始公在督府嘗建軍民雜耕之策既而詳其利病乃欲盡捐以予諸軍使歲分半卒以耕而益其食至是亦爲上言甚悉尋復請外除直龍圖知陸興江南西路安撫避祖諱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至未一月移都大提舉四川茶馬榷復歸故官建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橋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刺石紀之免戶部配鬻乳香諸路併得免說今不復配衛徽廟火公言廟洩火天寔厭其非制請毋復屋而築壇以望用遵禮典省財力不報茶寇作帥以失律免公攝其事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南走公亟收散亡分守要害寇不能越故江西得慶而擒之姦民有規聚徒應賊者公募土豪捕其魁禁誅之餘悉散走事平請於朝歲分卒戍產茶處盜以益衰又言茶商買券於官而復市茶於園戶與鹽商買券而即受鹽於官者殊科今一其賈是以茶商獨因而私販多歲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闢紋攻劫爲羣盜前日之事亦可驗矣請損其直以便事而有司存出納乃折小券以一爲六實無所損而重以煩費人益病焉召還見上首論軍政之弊曰屬者鄂渚大軍三千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如大敵何臣嘗求其故矣大抵將不得人馭衆無術廩食既薄又苦侵漁老成習戰之

士一以瘦老被汰則挈其強壯子弟以去軍中唯有抑勒寄招之人又皆不習戰陳而不可用至於待遇復不均壹使吾老舊之卒自傷其不及歸正之人而歸正者又自以為恃之不如悍虜之厚也誠亟圖之反此數者則軍聲振而國勢張矣因復力陳茶法之弊乃得頗增鹽數而公意未已也政府白擬司農少卿上自用公為正卿京師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公請給南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泔吉潭榷軍食之餘及鄂商紅井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自三總領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及二百萬石為一歲備久之不行公以不得其職求去不獲又以白宰相曰今豐儲倉南上庫皆移東就西以駭主聽而使朝廷戶部自分彼此告借索還有同市道願華而正之凡百政事各行依司委任而責其成則各正而實舉矣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事守比非其人日走權門奉約束耳民事悉付吏手吏得徇勢為姦公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予決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府故以官者為承受公事守至例謁之公不住怒因喻旨故遷延以相沮傷公白政府無所用承受請罷之市有火近巨璫所居舍怒不專挾護遣兩卒喧厲公所公奏其狀下兩卒大理獄大理觀望覆逮府吏卒公即家居自劾詔杖兩卒釋府吏卒勿問僧倚豪貴立私宇至百數會有以姦穢事覺抵罪者因悉以令沒入之而遂僧還所隸事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亟解去而民至今稱之公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

及是轉對又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詞求剛中之臣速柔佞之士以應經義起治功由是執政滋不悅沮公茶議使不得行公益論事自若久之求去復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陛辭上曰卿未可遽去改知婺州進祕閣修撰上意猶欲留公而公亟言軍政敝武備弱必誤事不合旨乃之郡居數月即以大治會詔市牛筋五十斤公奏一牛之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且思公前言召以為吏部侍郎公又為上言民貧多盜非國之福願詔中外有司各條所部冗費可省者以聞上善之而亦不果行也在吏部與吏史約予奪命士所陳身計當悉疏著令堅定其可否乃行既行而有遺若未允者重坐吏以此不能肆其姦秀郎館客特注州掾公言其人未試且衝待次人請更受負外置不簽書公事執政建議欲有所私而託以吏部所啓公言是事雖小所關則大請究治上嘉納焉上親慮囚命公與知閤門事張綸文比其事以聞綸自以官承宣使欲列名公右公不可白之丞相亦右綸公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故所被旨臣實先綸唯陛下財幸上不直綸罷之公以上常獨繼機務而羣臣偷安苟免乃按易象為上言乾

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爲元首臣爲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於上而政亂於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嚴禁絕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一時弊事如衛兵壞僧廬掠都市而朝廷不深治言事官彈劾不勝去職而取從風聞者坐黜隸軍中結避卒開鋪以搖主將皆極言之又建白凡選監司若大郡守宜使侍從集都堂公舉所知而宰相拔其尤者以聞皆切治體又請凡應輸義米者皆置倉御社以藏而凶歲還以予之亦便於事然皆不待行獨衡州監牧諸軍回易竟罷如公言又嘗抗言往者闕寺之盛卒階靖康明受之變今復盛矣請抑制之不使侵長官置蠶室限其進子之數官高者使補外而門禁官戒之外它毋得有所預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則上下俱安而禍變潛弭矣上聞靖康明受語頓蹙久之曰勿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邊備不可以不豫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其形勢之饜急兵力之多寡計策之利鈍皆歷陳之如指諸掌又論應城四達之衝宜也一軍以爲襄陽近援荆南兵戍襄陽宜徙其家屬營江南毋使爲虜所襲以病請祠不許而請益力乃除集英殿脩撰知寧國府數日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焉當塗重地蓋以一

面爲寄公因自請以時行視圩有機事得以密疏直達上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募橫江水軍十人以爲濡須東關來石聲援來石水軍舟多卒少宜以步卒之半爲水戰之用使可舟可陸往來巢湖爲必得濡須之計而凡沿江津渡宜使皆隸南岸比來和州利商弄輒穿支港以內舟首尾皆屬之江此爲自贖天險邊民盜虜馬或爲它盜來歸者有司不問甚或賞以勸之皆不便上納其言亟命塞港它亦頗施行居年餘年六十九即上章請老上初惜其去三請乃許以數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以湖南兵役之餘公私困敝上下惘疑思有以鎮安之謂公重厚可倚復起公以願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私禮免繫帥銜以避家諱公雅無復出意再辭不獲乃勉起至無幾何悴者蘇疑者釋氣象一切如盛時復稅酒法人以爲便前此官市民物不予直者悉爲償之斗酒十錢不妄用故人賓客薄少周助率以私錢州宅火徐葺之不調一夫而復其舊諸縣有美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爲公歸其半曰歲織用不足少須之當悲歸矣歲旱賑粟勸分蠲租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以不流死飛虎軍新立或以爲非便公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徽而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民財力不可計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異論乃息郴民輸租吏所加賦幾再倍力請裁之三去其一民以小寬前在兩州再言配法之弊請使凡應配者抵坐加後流法免糾居作三年而免母或黜涅使得自新免竄

逸免逃送廣至恩召和氣至是計長沙一歲所遞配卒千二百五十餘人復申其說朝廷爲下其事而議者徂常或笑以爲迂不能革也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衡陽故居野塘之上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薨享年七十有三公生十有五年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兩鞠郡獄須處問者累旬不至因得晝夜研考乃若有得遂樂玩而沒身焉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無適而不於是也尤惡佛老邪說在臨安被詔擇靈隱寺主因復于上曰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他他時僧或宣對後苑復疏其失請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漸汰弊情歸復農桑其在當塗申法禁戢誑誘出教喻民語極諄悉至是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人以是益知公之於易非徒誦說而已也公莊重簡淡巖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在六院時淵觀龍方盛同舍日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晚登從列觀已位使相竟不往謁它一二輩職事所及輒與忤又嘗爲上指言其姦其徒相與聚而訕公有言太尉獨不柰李某何者其人復之曰誠無柰其不顧官職何耳賴上知公深屢歎其樸直故小人無以行其計公於中外鉅細知無不言其尤致意焉者邊備軍制賦法祿令茶鹽屯田經總制錢揀汰歸正配法也蓋

自少日親罹兵難復歷邊事盡悴州縣乃登使守乃踐省寺於大小之務皆身履而心喻焉非如它人剽聞掠說而藉口嘗試者也其從違忤合雖不可常然持其見終身不易言之懇懇至於四三其才通其識遠不阿主好不詭特譽無書生之輕俗吏之陋其所溫畜便得宜究斯世其廢乎公娶龐氏早沒繼室以韓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皆贈令人男二人毅夫承務郎後公三年卒正夫宣義郎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二人長適朝散郎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臨川吳鑑次適邛郫劉全孫男八人大有大來皆修職郎大謙迪功郎大用大臨大鼎大觀大鼎未仕女二人尚幼公居家有常度不情替亦不嚴厲約不戚豐不泰終身一致在官儉而法官燭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張初臨有新幕必撤而藏之存以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焉家至今無有敝惟蓋几例所饋餉私不應法之入率積之公帑以供公不應法之用餘則委置而去門內化之落然清素素篤風誼嘗僚章貢李燮死于安陸有女棄民間公贖而有之韓令人愛之如己子以歸士族初仕亦嘗從衆投上官爵里狀心怵然不寧自是不干請嘗獲盜委曲可以被賞置之弗問既稍資則曰吾老於職官耳年五十有二乃改京秩自是出爲特用然未嘗忘歸志未始携家人中郡亦不至畿郡仕五十年上爲人主敬信下爲士大夫尊崇無纖譏微累出入中外數四其入也皆以特召其出也皆以力請年至亟歸不得已而勉起起又竟歸以終素志而沒出處之義特爲全盡以是

年閏十一月十一日葬于衡州花光寺之山後二里與韓令人同穴以葬日迫不及識而吳鑑狀公行大略如此後十年正夫乃以其銘見屬意不足以銘公然熱公聞望蓋久中間一再通書荷公見予良厚今又得吳狀及公平生議奏讀之觀其行身如履繩蹈矩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如絲麻穀粟無一言之不適於用而其忠厚純篤之氣又有藹然溢於行事言語之外者未嘗不廢書三歎而悚然心服也乃最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大易之溫微妙不窮孰窺其表而測其衷懿彼李公心潛躬詣遠其渙然隱顯一致進矢于廷退諗于私迎知失得不假蒼龜閔天越民忠君及國在古有評曰庶常吉胡不百年以究其施長言鼓缶奄具其離衡山之陽非其故土窺而弗銘曷詔終古

滕君希尹墓誌銘

君姓滕氏諱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蓋莫詳其始所自來中間有見故翰林學士達道者扣之乃知與東陽之族同原而亦不能言其遷徙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爲父恂皆不仕而叔父愷蚤以文學論議有聞於時起進士官信之戶掾以卒士友惜之君幼聞家學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君宋祐及一二知名士遊益務記覽其蓄甚富爲舉子文亦精緻有程度而數以不偶即棄去不復爲獨教諸子爲學而不專爲場屋計平居厲以篤志力行之訓甚悉及二子登科從仕則又時時爲道平日閭里間所聞見情偽失得之變以開曉風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樹立有

聲州縣間曉得未疾循手批孔孟言仁梗槩一編日夕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於壁以自警其好學檢身雖老不倦如此病革却醫藥手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兩言以示諸子而卒紹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夫人胡氏有賢行前君一年卒五男子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授璘迪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璘理皆業進士璘前卒二女子嫁進士程萬頃程頴之孫男七女四君爲人恭儉質實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世所謂少年豪習競樂放縱事未嘗一接於身自奉甚薄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居家事親誠心孝愛委巷之禮薄俗之態雖於強之不忍爲也兩逢慶壽恩或勸增年以應格君不可或問之則曰欺君而受爵亦何榮之有哉有士族女未亂落倡家君謀贖之倡情知君貧立僞券高其直以難之君未有以爲策也會璘預薦書郡致金錢君千爲勸駕禮盡以予倡得女嫁之不復詰其僞縣宰張安中賢之爲書其牒以表焉君之爲人大抵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人君子矣然其志與材既不得少自見於當世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獨諸子既能順承其志而又將有以顯揚之則人或以是爲天之報施果不謬也璘等將以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合葬君夫人於萬安鄉龍陂四牡之原使珙奉吉州錄事參軍程君洵之狀以求請銘余以疾病久衰謝不能而珙請益堅余竊哀之乃爲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行之躬學之力積之豐施之蓄謂天夢夢請視斯刻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共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宜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瑋判官趙不羣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檣勸分有司之為政發廩賑乏仁者之心爾以布衣君子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嗟歎而誅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秘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賚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為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間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聞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入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邑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儻不羣讀書有大志傲晚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離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質以得官或以是休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錄牒歸養于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護君君節衣縮食齋已以崇養買

書闕館迎備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為覓舉于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舉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為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以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已生且厚賞之以歸名族無纖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閭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于疎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責不勝計里人有闢訟者梳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未亦久不懈歲早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為鄉人致禱雨為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為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為振粟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已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間扶老携幼挈釜束薪而以君為歸者其眾又倍於前蓋君之為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為常所出楮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榜其所居為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蟻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

論其禁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爲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唯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秉君不爲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爲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留中也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爲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爲人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立宜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嘗再被寵褻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蟻以累舉得官著作陞朝籍累封宣教即致仕賜緋魚袋中進士第至宣教即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寅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寅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奉議即知普州所以薦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系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

隱居振藻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偉其續命服命書于以往錫既寵于堂又賁于幽惟是聞孫益鳴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即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父皆不仕世爲福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于家而與鄉人處則歛退樂易唯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通於人愧若已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悔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爲事奉養斬新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登科從官所蒞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居處以疾終于寺舍市里聞之無不失聲嘆叱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累階宣教即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于閩清縣賀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遺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

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矜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復近筆現為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叙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闕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驩以適其丘吾淺之為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汲其流乎

危直閣墓記

宋故左朝散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危公諱如圭字伯達曾大父履謙妣阮氏大父補之妣李氏童氏父舜舉從事郎累贈左朝議大夫妣胡氏繼樂氏俱贈恭人大父以上世家建州建陽縣之由原先大夫始居漳濱遂為荆門軍當陽縣人以崇寧元年玄默敦粹九月己丑巳時生於舅氏胡文定公荆南學官廨中既孤自奮從文定公受春秋學舉進士建炎二年對策廷中語切直張和公特為考官第為首選同列不可於是乙科賜及第授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以母喪解職服除從外舅葉公辟為江南東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如故紹興十年春謁告如荆門遷奉先大夫恭人之柩歸葬建陽始公在館數陳論時政與宰相意不合至是遂請奉祠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輒復請由是歷十載三為祠官十九年添差通判邵州秩滿差通判荆南府賜緋二十七年召赴行在上殿直秘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歲餘除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在道上

書論宗社大計有人所難言者會有目疾辭得不行差主管崇道觀二十九年秋起知泉州十月到郡華弊抑強人方受其賜而貴勢不以為便俄有旨與官觀理作自陳越明年正月始被命即日罷歸四月受救復為主管崇道觀而公已病矣六月乙丑卒于邵武軍寓居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而是歲紹興三十年上章執徐也公娶葉氏右文殿修撰宗諤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長念祖右迪功郎次念德次念茲念茲後公十八日而亡年十有七矣女二人長適右承務郎折知常次適登仕郎劉玕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尚幼其年九月甲申諸孤奉公喪歸葬建陽縣渭曲山謹次公姓系爵里始終梗槩納諸壙中以識若經衍行誼出處之詳則將請于先生君子深知公者刻辭墓左以明示後世云從表姪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喜謹記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絢妣皆汪氏考諱森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官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即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即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去赴請間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莖在女巽允皆幼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定其里靈苑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于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喜鑿墓號殯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氏系官闕志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隲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墳誌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為州大姓父諱確始業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秘書賜今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俾知所向不幸既長而愚不遵世用貧病困蹙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大熹其季也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脩官一女適右迪

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莖在女巽允皆幼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隲絕取竊記墳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知縣何公墳誌

君姓何氏諱鑄字叔京邵武軍邵武縣人父諱允左朝奉郎母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以朝奉公致事恩補將仕郎更授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辟江南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調汀州上杭縣丞陞從政郎潭州善化縣令未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丁丑晦卒于家年四十有八娶同郡李氏子男三人瑛某某女三人長瑛吳大同次馮棟李未行也君天資夷曠靜寡欲有過人者始朝奉公學於故殿院東平馬公仲受河南程氏中庸之說篤信力行沒身不怠而君又得其傳培殖從容克薦前烈佐邑有惠愛者書數萬言瑛等將以四年三月某日葬君臺溪東礪之原其友新安朱熹為識墳中如此且將叙次其詳以表于墓上云

劉樞密墓記代劉平父

公諱珙字恭父姓劉氏世為建寧府崇安縣人曾祖諱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人祖諱幹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父諱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特制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公生於宣和四年二月十日卯特建炎三年以

忠顯公致仕恩補承務郎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紹興府在城都稅務未赴改監潭州南嶽廟十五年差主管西外敦宗院十六年磨勸轉承事郎十月丁少傅公憂服未除而韓國夫人薨公以嫡孫承重二十一年服除差諸三宮大小學校授二十四年四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又權禮部郎官六月權中書舍人十二月磨勸轉宣教郎二十五年五月罷二十六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八年召赴行在除大宗正丞未赴二十九年磨勸轉奉議郎改秘書丞三十年兼權吏部郎官四月除吏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十月復為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正月兼權秘書少監六月除起居舍人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從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三月除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五月正兼直學士院八月以卷從恩轉承議郎今上登極覃恩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禮部尚書奉使大金上以公辟置官屬公當特賜御札獎諭特始議與金人為敵國之禮未決以故未出疆而復隆興元年二月磨勸轉朝散郎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赴二年二月改衢州乾道元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獎諭又除敷文閣直學士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八月到闕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郊祀恩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一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七月兼參知政事八月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五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六月被旨

措置荆襄邊面六年九月丁慶國夫人憂七年三月起復同知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公再辭不允又除荆襄宣撫使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差內侍省內侍殿頭徐僊賜以御札宣押奏事公又四辭乃得終喪八年十二月服除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進爵加食邑實封如前九年三月赴闕奏事進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正月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未幾復以恩徙封彭城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七月以僭城功轉一官公辭不受十月又以津發禁軍教閱轉一官許回受三年三月以慶壽恩加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六月又轉太中大夫七月以賑濟事畢賜詔獎諭十一月又賜御札鞍馬器物四年三月以居守績劾顯著除觀文殿學士四月以三年郊祀恩加食邑三百戶五年閏六月以疾再請奉伺不允遂乞致仕詔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陸彥禮宣押翰林醫痊診御脉周昭砥治公疾未至七月三日薨享年五十有七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應副入夫津發又詔建寧府應辦葬事身後恩數令有司具條取旨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社之女追封新定郡夫人繼室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元孫追封新興夫人又娶其女弟追封淑人子男二人曰學雅承務郎曰學表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公所任也次在室下以六年二月己葬於旣寧縣慈善鄉豐樂里顯揚妙甚禪寺之南從公志也坪惟公平生大節顯於朝廷傳於海內固已不待夫記述而傳矣然其謀猷行治曲折

精微之際則又有不可不詳載以俟後世者方將討論撰次而請銘於作者顧又未及就篇而葬日已迫謹略叙公始終闕闕如右刻而納諸壙中它所欲論者尚見於隧道之碑云從弟從事郎瑛涕泣叙次

丁復之墓記

復之名堯姓丁氏建寧府崇安縣上梅里人父名愛母某氏復之為人篤厚慈良深有志於為己之學從予遊數年不幸早死朋友莫不哀之有子二人曰某某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日卒 月 日其父葬之某處友人蔡君李通實相其事新安朱熹記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具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史官也父喜今為鳴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女塾於紹興癸酉七月丁酉生紹熙辛亥正月癸酉卒娶潘氏生二男長曰鎮次恩老四女歸昭接蒲鎮蒲皆大明年十有一月甲申塋大同北麓上實天湖其父為之志嗚呼痛哉

陳君廩夫壙誌

陳康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太保魏國正獻公之孫今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寔師是之子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正獻公奇愛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轉承事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未赴丁母憂再調監泉州南安縣鹽稅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二十有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師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日柩廩夫龍汲山正獻公

大墳之右以其嘗學於余也使來謁銘余以老病又廢筆札亦悲廩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記其實請刻石納壙中十月己卯既望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四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替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

行狀上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

氏

祖絃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

夫人趙氏王氏

父威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

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之後自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縉縉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為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陰為特寶即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携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為綿竹人長子即冀公也冀公幼陳慨有大志不肯胥胥為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具等近臣魚公周詢以公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秘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戡以公慶曆樂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邊鄙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之

甲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充行陳部伍都無倫理何異馭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時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黥科不息生盜賊心後患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為靖民威敵久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一路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為置文臣通曉者二人為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目財賦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而通置采訪使二員分部八路提其綱領糾其姦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一戎虜可遏而人民可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實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器重公及帥陞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焉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特賢公卿皆為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為文辭奇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為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異議阻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既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略謂今民

和時雍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
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患差役
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其憂有三有損
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
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
侵撓之患而二者之本則在朝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惠公
是非明可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
舊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變
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為樂所謂深患者可轉而為安所
謂博禍者可轉而為福今日之治斯可維持於求世矣沒
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
試考官以公文辭傑出真高等宰相章再覽其策不以元
祐為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
往謝之博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真可畏因
授宣德郎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為公不肅
意而公處之恬然停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
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慮
已而聽得士為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入議已始令
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
為先務遂復置焉至是博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
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為佞諛者以佞辭
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
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
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

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
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去左右
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敬言不誑親族鄉黨見
者皆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晝夜同輩笑語
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
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
計偕入上庠太夫人送之卅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
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
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違太夫人之教京
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儒有嚴齋
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爲咨嗟愛重廖普學易有得遂以
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
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謂公來見當處以編修官公竟不
答調山南府士曹參軍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
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奧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
密務盡其情至桎杻木索沐浴飲食飲亦必躬泄之寒暑不
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曹治其受輸盡
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便之公事罷歸即對太夫
人讀書至夜分乃寐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肯者
亦往往華面憚公不敢爲非蕭中孫偉奇父名士也時過
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爲何
時而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命帥
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
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煎糲成團縣事秩滿郡人遮道送

者以千計畫公像持以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為小
 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度城令辟
 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造壘覽觀山川形勢
 時猶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
 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
 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有旨以夏人爭
 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
 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
 見公開誠遂數語而定改秩至京師調茶州司錄以歸會
 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臬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臬以
 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臬亦蜀人粗
 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帖危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
 為淺露臬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公到關聞臬益輕懷浸
 失人望初見即以劄子規之辭切厲臬不悅不復使對止
 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
 判官趙鼎震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為至交寢食行
 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
 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
 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俛見至再三定開關延入公
 門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
 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公以職事在南薰門有燕入姓
 韓者仕虜為要官往來南薰綵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
 輩虜人呼貴人為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
 城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免公

笑謂之曰公宜為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死金帛誰從
 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值之謂公曰此日以
 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
 邦昌乘時窺愾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
 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
 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
 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
 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馬上簡記他日除
 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
 愈齊愈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
 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
 綱罷之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
 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
 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
 紀士卒散逸為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
 捕散逸為變者上為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
 法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帝此符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
 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為
 治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
 戚里以為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崇觀以來濫授官資乞
 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職駙馬潘
 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為
 深不當引赦叙復尚書董耘獨以藩邸恩賁綠通顯宜即
 退閑皆蒙采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賜至維揚內侍占

官寺爲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爲此以重失人心此必從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與事端借御前之號爲奉已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上知春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缺望公奏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恠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住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開陝襄節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弗黃潛香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

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虜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珪揚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過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采道決水溉田爲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蒼黃見公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奈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絹有幾即曰勝非便宜出黃榜及旗于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旣得賜又市食無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出盤門赴行在所遠者斬如是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袖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門宣有旨稿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

所存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唱率忠義舉師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孺母在遠身無嗣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至諭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頽助因松其事夜召哲以防江為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中塗還公遣問之乃云傳等勅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諸軍俊立詣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傳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曰有牟末宗者來自抗備為俊言適備喻將校輩且當請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意未確復再三感動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有它虞何所容身公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願侍郎濟以機權莫令驚動官家公給俊軍衣糧并及其家皆大悅公召辛末宗問傳正彥所與謀為誰曰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舊聞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業光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齎蠟丸從間道往公已再披赴行在之命知為傳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東野哲各密奏虜未退斬賽數萬衆窺平江若張某朝就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懾臣不少留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吳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懼傳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

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觀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與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肯梅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芻蕘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微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自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觀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它虞更乞睿斷詳酌施行并具因依申尚書省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日報苗傳劉正彥某久病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斬賽人馬過平江平江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事畢即便登途遁者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和足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入主馬上圖治之時睿聖聖謙冲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

無以厭四海之心某曩備負言官日竊見睿聖皇帝聰明英斷意欲有爲止緣小大臣察誤國至此某叨竊侍從蓋亦誤國之人迺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睿聖豈肯輕發今太后垂簾皇帝嗣位而睿聖乃退避別宮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后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宗未易可圖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睿聖皇帝况皇帝天資仁厚從諫如流願勉爲之再三懇請睿聖宜無不允也又與柔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披促赴行在之命有進士馮韜者後更名韜與公爲大學之舊來平江相從公察韜慷慨氣義人也夜四鼓呼韜具道所以且云已具奏及後書今若得一人往面懇此意大善韜激厲請行詰朝即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順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順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平江而張俊再披赴秦州指揮且命陳思恭總其兵思恭知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書特帶人馬疾速赴行在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傳正彥遣俱重賫詔書撫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平江重切桀驁以松計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請燕頷俊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辦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勸十八日見公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杭來詭稱睿聖面令促諸軍公使褊諭俊世忠及至鎮江喻光世及部曲等衆皆號勸十九日馮韜自杭傳正彥答公書

皆不情語柔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順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大搞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榻糧道候大軍至酒五行公親呼諸將授至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公復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其頭歸苗傅等聞傳等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得某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按以軍法衆感憤應諾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改圖之意矣公又恐賊急繼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韜以書行且令韜居中幾事相應會得傳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待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傳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兵勢既已立遂因遞報之其略云自古言決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故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常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者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一旦遜位宜所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衛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况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昭昭惜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爲不義不忠之人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傳等得書怒遣赤心軍及王黼舊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扼秀州矣公作蠟丸

帛書云不得驚動聖駕募人資付主兵官左吉以下八人及知臨安府康允之皆逐又作手榜遣人間道曉諭臨安居民曰訪聞前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不聊生足見軍民忠義之情世忠既抵秀州稱病日令將士造雲梯簡弓矢器械傳正彥震駭亟除世忠使節度使指揮略云世忠後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某誑誤二人皆不受命傳正彥又令朝廷降指揮諭公其詞曰張某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二十四日順浩以兵至公逐且勉之握手職順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繳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諭而傳等陳兵列刃凶醜彌天逼脅至尊尊蒼黃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况傳等揭榜闕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述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順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濤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迥覬餉芻糧揚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

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撤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傳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政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行開行在已有復辟之議矣初公遣馮轡授以計策傳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憂恐轡知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曰張侍郎之意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至上盛年乃傳位檢樞之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眷聖稱皇太弟依舊天下兵馬征伐于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轡與二人議轡反覆告之傳正彥有許意遂與同議都堂轡同傳正彥鈞甫四人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轡遂奏曲折議定乞賜傳正彥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傅劉正彥等四入上殿奏事奉聖旨眷聖皇帝宜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退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傳正彥詞色粹然問勞有加傳等出官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此既而傳正彥歸軍逆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王世備尤大悖三鼓詣勝非府變其事後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播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轡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較其實一也轡遂歸而勤王之師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

被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復辟手詔而傳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後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諭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却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為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敗傳正彥相繼逃遁是夕皇帝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日公與願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罪泣下再三慰勞宜喻云曩在眷聖兩宮幾不相通一日朕方啜羹小黃門直趨前傳太母之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其迹尚存自念卿旣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蒙陛下眷遇之厚久歷臺省不能補助致虜騎憑凌禍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再三播歎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官庭上宣諭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為相公辭晚進不敢當蓋公意以關陝為中興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服王帶命內侍覆去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以小宗伯之職贊天營之事乃能總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姦寇不敢輒肆威聲旣振妖孽宵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卿之功大矣宜勿復辭傳正彥既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達王世偁等伏法建康市初公起義兵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間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乃傳正彥遣來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鼾睡見其辭色不遽問爾欲

何如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者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郎耶特見備禦未至恐後有來者故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徽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拂衣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取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傳等刺客也後亦無它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關一有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依屬欲歸公麾下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降遂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願浩等遽罷公樞筦及聞公說事還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辭上撫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顧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蠹臣仍題其後曰卿看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什也其眷待如此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賜親筆詔書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艱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某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公行有日矣會御營平寇將軍兗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真

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又乘勢
剽略為亂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
伏誅始自豫章擁眾入朝既陛對恃其眾盛博傲無禮多
所邀求且乞貸傳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
逆不道罪冠三千之碎呼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
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它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
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啓行有日殫心踟蹰若
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暇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
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輩
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
瓊從兵溢塗巷意豪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胎命縛送
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眾曰聖
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眾頑刃應喏瓊論死兵
分隸神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義
率諸將誅傳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
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寵婦深山窮谷喬夷絕域皆聞公
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
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廷根本之計未定蚤夜深思苟
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而不言也嘗奏曰前日餘
杭二兇鼓亂彼豈真惡內侍哉當此艱危人情易搖欲為
不順借此以鼓惑眾聽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
願陛下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姦逆無
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國事意
謂事苟差失報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度日萬一得罪

而去亦不過謂蕭繆落職領祠而已此風誤國有素願陛
下臨朝之際不匿厥指與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身任其
責脫或敗事誅罰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
先王之盛有曰侍御僕從罔匪正入夫僕從之微也而亦
必嚴擇蓋其朝夕在君側浸潤膚受言為易入苟使小人
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經營窺測投
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願斥其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
假託市井之論賣諂附會其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則忠
賢去國億兆離心其禍有不可勝言矣臣謂欲盡聽言之
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不然雖有過人之聰明而朝夕
所狎近者既皆非類漸漬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又奏
曰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成其志者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莫大於此少康
氏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而夏后之業復振蓋其經營越四
十年向使其間一萌退縮之意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
帝困於鴻門屏於巴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
終滅項氏以啓漢基此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卒能配
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矣意者天將開中興之基在陛下
體乾之剛身任天下而已願陛下以至公至誠存心惻怛
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
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去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
衣服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
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為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
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

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由近及遠由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少康漢祖之事業又何難哉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不敢不思所以自效上手書賜公曰卿自離闕會未幾時奇畫深規忠言讜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虛懷領覽嘉歎不忘特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駭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玠莫儔顧及得生歸網雖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謂何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鑿與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鄜延鄜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婁宿宇董於九月二十九日引大軍渡渭河犯求興知軍郭玘遁去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

姦賊而尤以搜獲豪傑爲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爭集麾下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略求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特玠方修武郎璘尚副尉公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爲統制璘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謀報虜將寇東南公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大入寇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虜勢未退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既北歸矣乃復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之功非幸關陝不可願先辛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求爲定都大計又奏曰臣竊惟國家不競患難荐臻夷虜憑凌海宇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興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悉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比必欲吳穹悔禍昨庶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勵痛心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小人去讒佞屏聲色簡嗜慾崇節儉則曷以上應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也若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卒能平夷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門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平之冠成不世之績上手書報公以虜退匆狀且曰卿受命而西大旆遠略布朝廷之惠意得將士之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皆當默陝惟公而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虜大酋粘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特聞兀朮猶在淮西

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為牽制之舉始公陛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上亦以虜欲率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郿延以擣虜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宋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宜撫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死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迺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亡將士知宜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餘萬公哀死問傷錄善谷已人心悅焉迺命吳玠聚涇原兵據高砦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盪買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備禦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曰卿便宜收合夷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既以保固四州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惟卿之類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虜紹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克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留山谷人馬死亡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大酋謂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

不能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虜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兀朮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鬚狼狽遁歸得其麾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衄未嘗如此也先是上以公奉使陝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奉大夫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師更歷變故出身為國遠去太夫人色養於茲七年乃奏迎太夫人自廣漢來閩中版輿就養又思所以悅母意遂乞以通奉恩命特封外祖母優詔許焉二年上謂公未至西方時虜已陸梁蹂躪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勞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曰朕非敢決取秦穆之效而卿自脩孟明之政是用夙夜數嘉今遣內侍任源往宜旨源歸公附奏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於初末不可救夫莫顯者微也常情謂為微而忽之明智以其著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禍憲宗任內侍而啓晚唐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為微而不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至此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察焉則天下幸甚是歲公亦遣兄澗及官屬奏事行在所上喜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虜蚤夜勤勞親加訓練其規模經畫皆為遠大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為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略諸將歸心任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

近而西北遺民間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杖張忠孝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狡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諭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以忘警備會虜大酋撒離鳴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爲清野之計分兵據險前後捷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遁大軍躡之入馬死曳滿道所畏亡不滅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仁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峽時調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違反鼓唱軍士幾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憾至是遂率同列劾公誣以老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還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公初彼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

蜀變岷岷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尚留宣司當爲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謂公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始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虜旣釋川陝之患必將復率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矣彼勢蹙即言和勢盛即復肆前倣一撤請姑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親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親之難稍息則復大集番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蒲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虜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辭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旣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虜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恐隳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旣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

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無逐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戍邊者無懈情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定大禁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開師古累經接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揚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既至閩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拘懼上思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謀嘉猷竹公入告金書奏置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王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於已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妬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叨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得緣遭遇際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恃之過厚而有怨於

臣者攻鉞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蹤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於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陳臣子百世之節貽嬖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無已今陛下察其情僞保此孤忠許以入侍旋權樞筦在臣斃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勅訓詞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括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入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以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召浚置之有密而觀浚恐懼怵場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歎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時太史局占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示以災變使之恐懼修省勉求爲治人主修德畏天則天心眷佑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數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興何患乎賢才之不至哉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逮于中塗公問以虜事及大酋問答

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俞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今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及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之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昂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不近聲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受福無窮決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獲保終年以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詔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系天下之心不可

不早定議上首肯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昂都堂相與仰歎聖德久之自是與昂益相勉厲同志協謀以爲治之要必以正本登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虜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上嘉納焉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

易退此君子也叨胃爵祿茂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選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特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塞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其眾四出為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眾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必携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必諭此意或退兵殺戮則失勝筭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禍而畏避崇虛譽者常獲福以為國之大患奏曰今未有疾於此正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雖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為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剖胃

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為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克於輕試之謗自古掠美附眾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常重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之後姦臣乃謂其輕棄萬乘今合天下之力以誅天下之不義雖湯武復生亦必出此而顧乃為恐懼顧慮之計何由而事功可集哉蓋公所以自任者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為上言之行至醴陵獄行數百人盡揚么遣為間探者帥席益傳至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爾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是賊寨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使命猶自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歷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至五九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朔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手於是公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夷父老歎息以為變殘賊呻吟之區為和氣也始公定議今韓世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優詔從公初計公既兩發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傳喜不自勝以為當以擇師傅為先遂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秘閣修撰范冲可任

訓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爲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昔人君命相與之講論天下大計次第而施行之故日積月累成効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實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而大臣進說於陛下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一相之入引進親舊報讎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乎其二謂祖宗置臺諫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則臺諫力爭明辨以去之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爲反覆或伺候人主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摺據細故以示其公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即曹之選非累歷親民不以授自臺閣而爲守貳者十嘗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使今則不然事口記者可至言官弄文采者皆升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京局視州縣爲冗官故有爲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軍政之始末者有爲侍從而不知州縣所宜施行者况責以任天下大計哉上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僞境震動上念公久勞于外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公力辭至四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秦國夫人賜公兄澆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

愚計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或故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抉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而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爲公退奏曰臣竊惟二帝皇族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爲之幾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歸服雖然豈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

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爲陛下雪讎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弇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絕弄好輕犬馬賤刀劔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僞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矣伏雖號荒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小大雖異戰必不力叛必不同則陛下何爲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也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兢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以所見聞置策求上公承命條列以進彙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旣往之得失郡縣之利弊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上謂公曰朕每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奏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系慮之誠

是也然臣嘗聞之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實爲所當爲曾不它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靜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禍天下以建中興公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臣測不敢皇寧處于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它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它道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圍淮陽命劉光世屯合淝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旣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鷲可倚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倍上手賜書公曰世忠旣捷整軍還也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患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失事機亦卿措授之方卿宜明審盡實徐爲

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葬廬山公乞御筆敕趣其行飛奉詔歸也公身任輔相雖背軍在外朝廷有大差除不容不預議而孟度除知樞密院及高世則除節度使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上親筆喻指焉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揚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及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公又渡江過撫淮上諸屯獨方盛暑公不憚勞人人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論諸帥大抵光圖自守以致其師而乘幾擊之六月制加公食邑食實封時公所遣人自燕山回知徽宗皇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貽虜酋書奏曰臣近得此信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勤切于中固不止坐薪嘗膽也臣願陛下至誠剛健勉強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被藉姑息之論納小忠之說者爲一已妻孥計耳使天有志於中興陛下奮然決爲躬冒矢石事無不濟使天無意乎中興陛下雖過爲計慮以圖一身之安曾何補於事乎但當盡其在我一聽天命而已况夫孝弟可以格天仁厚可以得民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倖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

江上謀報叛賊劉豫及其姪祝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命決不能恣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旣行而遽遽不一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不恟懼至欲移肝胎之心退合肥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盡勦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特楊沂中爲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且使謂之曰上持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某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寇已渡淮南賊書春逼合肥公調度旣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日上劉光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州千百爲群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虜騎趙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惑之核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畫項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略欲使俊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陛下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略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顧非卿識慮高遠出入意表何以臻此是特內則廟堂外則諸

將人人畏怯務為退避自全之計雖公遠策之忠始終不貳然搃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主上見幾之明不感羣議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為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揚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動星夜疾馳至采石遣諭光世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倪分鱗兵之半來攻沂中是月十日沂中大破倪於藕塘降殺無遺倪僅以身免麟接寨遁走虜獲甚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難犯順夾淮而陣侵壽及濠卿樊率師徒分布要害臨敵益壯仗義直前箕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談笑而成謝安淝上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效與古何殊寤寐忠勳不忘嘉歎公奏曰逆雜遠道尚稽授首之期金寇方強未見息戈之日臣之罪大何所逃刑願陛下念十年留滯之非數雙馭還歸之晚儻為民而勞已當有神以相身無使自謀擇利之言得惑至高無私之聽又上奏以賊臣贖者輒入邊塞今雖勝捷而渠魁遁去殺戮雖衆亦吾赤子致彼操戈而輕犯由臣武備之弗嚴願賜顯戮以允公議上深嘉歎為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某等第保奏公奏馳驅盡瘁職所當然賞或益加士將解體乞上保奏戰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

硯筆墨刀劍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懼乞去方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彈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昨日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願陛下下一番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臣懼被堅執銳獲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遠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然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能深信而不疑者何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犯淮而戰破敵有餘况陛下親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効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為此論者將可舒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不測夫襄漢我所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使虜叛事力有餘果然浚犯水陸併進自上而濟陛下雖深處臨安亦能以安乎矧惟陛下負四海之重責有為而未成天下猶矜冷而歸心於陛下不為而坐待其盡其為禍可勝言耶要須剛大志氣恢廓度量以拯

敬天下爲心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度事而爲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今臣侍陛下以還歸在臣之謀無所任責臣亦得計矣而爲陛下國家計則爲不忠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其道不貽萬世之悔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校蒲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回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奉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卻敵之功制除特進公懇辭再四先是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辭不得即求回授兄滉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有未安也公乃奉命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五卷上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贊校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

狀下

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汴漢當遣信通問遂遣問安使何籛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籛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饑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詔書付外其詞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卹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卹朕憂又以公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仰惟陛下特遇艱難身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從容語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必數行臣感慨自期願職虜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至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

之恩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
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利此至恥惟臣是屬而臣終墮
成功使賊無憚况以沙漠之墟食飲憂慮兩宮處此遠豫
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
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
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
十七日發平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時公總領中外之政
會車駕巡幸又值國郵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
怛上下感動人情類公以安每對必深言離恥之大反復
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克己務自損節戒飭
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
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四方有災異公必以
聞祥瑞則皆抑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龐信孺進嘉禾
九德並鑄秩放罷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惡所在矣四月公
行淮西撫諭諸屯築廬州城治東西關且申防秋備自公
來東南太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待太夫人安于
蜀未即出上為降旨召公兄滉俾迎待而來又遣內侍胡
宗回往喻意五月始達建康而公亦自淮西歸上疊遣中
使勞問太夫人賜予稠疊公戴星而出經處國事至暮入
侍色養委曲奉承中外觀感歆慕傳相告語以為美談自
公與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
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入號為小元祐而公尤
未嘗以恩澤私親戚仲兄况上知其賢累欲加以異恩公
輒辭及賜進士第後省官繳駁公非惟不加忤且奏不當

以臣故沮後省公議外舅宇文時中政和中為郎出守大
藩舊已寓直萬里召赴僅進職知湖州舅氏計有功又在
幕府得直徽猷閣公止乞就祕閣入服其公公以人主當
務講學以為脩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
有旨趣赴闕會早災且自太夫人以次闔門悉卧病公力
求去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
世擢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酗酒色不卹國事語以恢復意
氣怫然宜賜罷斥用警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
屬督府公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自往
勞之人情憫附上下帖然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
與求意以檜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有
請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鄧瓊副之公歸以為不
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訴御
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
之此軍自聞王德為帥往往懷疑而鄧瓊遂陰有異志唱
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行欲廢淮歸劉
豫祉不肯渡晉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
上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
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
出檜謂公必薦已就問于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
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張丞相連留至
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謀類此公本以檜靖康中建議
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
力公遂推引既同朝始覺其顛望包藏故臨行因上問及

之先是公遣人賫手榜入偽地云劉豫本以書生被遇太
上皇帝曾居言路主上嗣極權守卿郡當山東之要衝任
濟南之委寄眷禮殊厚責望至深俄聞率衆以請降旋乃
失身而據位諒亦迫於畏死姑務偷生如能誘致金人使
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誠報國之良圖亦爾爲臣
之後効更須愛惜民力勿使傷殘儻或求懷異心自致顯
戮豈惟皇天后土有所不容抑恐義士忠臣終懷憤疾金
虜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豫聞王師欲北向遣韓元
奕告于虜謂南寇張其總領烏合之兵或逼宿亳或窺陳
蔡或出襄陽增修器甲趣辦軍裝其志不小先起制人後
起制於人欲乞兵同舉虜得此報謂豫真欲因已益疑之
會瓊等叛去公復多遣間散持蠟書故遺之大抵謂豫已
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于虜十月虜副元帥兀
朮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機會之來公已去位矣蓋公以九
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
司諫王縉奏乞晉公即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衿繼上疏
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必毅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
誼交章諍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
京永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
公出任國事每以不得從容盡子職爲念及旣去國大夫
人以公退處欣然從之八年二月抵求左右侍旁凡所以
順承親意者無不曲盡太夫人安之不知其爲遷謫也然
公自以爲上遇我厚雖流離速屏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
作草堂旁近以奉版輿遊歷命以三省爲文紀之曰予作

堂于寓止客館之東隅僅庇風雨取曾子三省之目以名
之其首謂何思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己者恐或未至
也士大夫學聖人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予之三省
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
矣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
至求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
曾仲連不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
之禍遲發而大况我至雉深際廼欲脩好而幸目前小安
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
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某是
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聞故人李
光自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
劄予以奏曰恭觀詔書之頒再三伏讀通夕不寐今日事
之虛實姑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驛盡歸河南
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將來人情益解士氣漸消
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料
何詞以對願事理可憂有甚於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
兵政精誠感格料士斬乎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遊談
之士取功於一時忠勲之臣置身於無用小大將帥孰不
解體陛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
守者矣今從約之處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答猾虜之
說秘措置失緒不勝寒心願陛下思宗社之計圖恢復之
實逼之以大勢廢乎國家可得而立臣罪戾之餘一意養
親深不欲論天下事願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

陛下之知惟陛下雷意二月以大需復宜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強勉圖事而已陛下進而為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為則其權在敵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罹實害智者所不為也仰惟聖慈深計審慮茂圖大業求福元元又自作謝表云敢不專精道學勉身修求以事親方謹晨昏之養庶幾報國敢忘藥石之規規此則公許國之忠為如何哉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亟指而計虜人與我難禦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頽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其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息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虜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薦好以愈我師遲之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妃后將何以塞請虜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暮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顓者尚度幾於前虜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去力辭至再三四月公奏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子曰竊

惟陛下建炎初載嘗歷大艱天意至深益彰聖德前事不忘後事之鑑伏願亟收人心務振士氣權勢專制操縱自我外之醜虜曷發敢侮之謀內之羣帥益堅盡節之志天下國家我所自定宋之社稷求末無窮夫理有近利亦有深憂有天下者當審機會度人情斷大義持柄握權不以與敵腐儒寡能遠見事至而悔將何及焉况夫今日事機尚可因權適變速於救藥惟望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八月聞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則又具奏曰臣近者累輸督說仰賣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為名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也劉先王曰濟大事以人心為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晉神母忽焉福州之命既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惟在近或可以補報萬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中閩素號健訟難治公謂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先有逆詐德不信之心是以不能感格入境一切諭以義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今鄉里長老知書者率勸後生及疆悍者無為鄉黨羞民皆感仰每出觀者至升屋登木如堵牆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問公附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惟果惟斷見幾見微察體弱於言辭之際轉禍福於談笑之間無使噬臍為天下笑時虜中變盟約復取河南公奏曰臣竊念自群下決回鑿之議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

和議不投人心懈怠國勢浸微異時禦端卒發何以支持
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虜懷又復士氣
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英
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勲可
集臣又有慮見當燕山新復朝廷特郭樂師爲固一旦醜
虜取盟樂師先叛何則賣國無恥之人本無它長難與共
事願陛下每以爲鑑制御於早無忽繼聞淮上有警連以
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
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
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
海之寇招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講論閩人化之十一年
三月劉錡大破兀朮于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奇之
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識諸將
莫及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已右百計沮遏公既平湖
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
擢爲騎帥至是錡竟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
檜召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人檜遣即
官蓋諒來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爲樞密使公答檜書
歷言和不可成虜不可縱且面爲諒言諒歸檜怒時募將
等歸自虜朝廷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力請祠奉親
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
請去福之日軍民送者咨嗟號泣相屬於道公以蜀遠朝
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沙十二年太母駕輅來歸
制封公和國公具劄予以賀且曰與或爲取安必慮危夫

惟務農而體兵乃可立國而禦侮顧勤聖慮終究遠圖公
恐太夫人念歸乃即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以奉色養
太夫人安焉築堂榜曰盡心親爲之記大意欲益求所以
盡心於君親者居間玩意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
事之機微憂時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既外交仇讎用上
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
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萬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
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
至湖南有所察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
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
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豈出
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致
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
誦先雅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
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聞受
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極焚溺之急者之徐緩之音竊
惟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頸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
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猶之奕碁分據要害審
思詳處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
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
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儻非陛下聖德在入獲
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事
下三省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寫尚書無逸篇具劄

子為質曰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大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輒輸冊誠為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身不違服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天道昭然其應如響古之聖人以身莅天下惠澤四海無不如意未嘗少有憂懼退怯之懷凡以天道可必吾無愧歉于心而已臣不勝臣子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求堅此心以奉天道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上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樊川周勳者氣義人也自公貶求即來相從公帥福唐辟為屬公來長沙勳亦從居焉檜累書招勳不得恨之乃謂公與勳誅謗時事亦削勳官窠封州公被命即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太夫人送之曰汝無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為念公至貶所月一再遣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述之於編親教授其子拭連為州景物甚勝暇即策杖遊歷連人愛重公爭持肴果以迎所至必為曲留終日時檜益肆凶焰遷謫者不絕于道四方觀望公處之恬然形氣益充實太夫人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夫孝則生福勳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鑣之於石家傳

人誦焉已已歲嶺南瘴疫大作日色晝昏官于連者自太守而下死凡數人郡人無不被疾哭聲連巷鄉落至有絕饜者公和藥拯之病者來請日至千餘人惟公家下至僕厮無一人告病過者咨歎莫不以為天相忠誠也居連凡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求州湖湘之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望見公所養勝前退皆歎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求母子相見彊健如初求舊所嘗居人情尤相安而公兄徽猷公遽以疾終方公官于朝及在貶徽猷公常留太夫人左右悅適其意太夫人鍾愛之至是悲惻殆不能為懷雖公解釋備至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備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虜人憐公尤甚歲時使至虜中其主必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懼公復用云至是秦檜龍位既極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剪除海內賢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為尤憚公為正論宗主使已不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始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即權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杓遣為湖南提舉官俾共圖公又使張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為未足又捕趙鼎子份下大理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

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庶務先勸檜子燿致仕盡斥群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苦塊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葬公之兆奏請伏命長沙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愆人望者且聞頑顏亮篡立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為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憊五月具劄于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以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苦塊中安敢怒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已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或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樂則其身亦與有安樂故犯顏逆指而不敢辭也姦臣不然惟利是圖不復它卹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欺蔽八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國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視之曾犬豕之不若彼誠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恩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疎遠不復預聞朝廷幾事而伏自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

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特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方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和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安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若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或謂虜嘗有弑立之舉夫弑立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脩德立政斷然為吾之所當為口不絕和而實以勢逼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輕為舉動第坐壁清野以待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順假之五七年而虜之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習莫知為陛下計矣願陛下稽思審謀無忘朝夕無使其有噬臍之歎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疆虜之變荐生於內是天贊陛下連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主之府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義不可須臾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為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願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為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况親逢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己匿情慮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避鼎鑊不卹毀為陛下陳之陛下勿謂

軍民之心爲可忽忠良之言爲可棄夫治天下譬如禦水一決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紛紛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爲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樂臣亦預有安樂臣之自謀亦豈有不審耶幸未即頂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爲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穢整間優游養病爲陛下謀畫心腹之臣以畢愚盡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下廓乾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恥父兄宗族之讎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念虜數年間勢決求禦用兵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無備沈該乃俟高捧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伏在苦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以畏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世儒牽於戰和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儒爲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勿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簧鼓曲說愚弄天下敢卑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

也况時方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駝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彼皆倉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修立而以生利爲心未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可謂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宋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首海內始安馮豈豈非以和爲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膠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歛果于誅戮以害千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凌侮日甚一日後嗣

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蕪愈
微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
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
勢疆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
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故
夷狄者必曰石晉云仲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純一即位
以來簡用實才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
以太母為重且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
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
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急做是圖德政俱廢
而專於異已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望者欲我
之忠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
體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醜毒耳前
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畢為之不幾乎與虜為地
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
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
如此且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
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
和乎臣謂虜有大難大怨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今日
之必其首帥勢離人心睽異姑為此舉以息目前而圖
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
姦賊之人聚於富貴間於政事曾無尺寸之效以上報於
國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
貨獨享私室為身謀為子孫謀而不知為陛下謀不知為

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誤陛下社稷大事有
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
專欲責成受命於虜適足以存輕悔之心而正墮其計中
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
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
難何自而成遂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亦危亡而已
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
越勾踐之謀考唐漢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恩大計復
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
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
絕合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又伏思祖
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
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資輔以緝熙之學何
為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充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
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授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
基業天下幸甚又以所著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臣往待
罪相位陛下賜臣親書周易否泰二卦辭其後臣謫居連
山益遠天日蒙傾之心不能自已遇朔望必取再拜伏讀
竊不自揆為二卦訓釋久欲獻之以備乙鑒而負罪積畏
無路上達今謹繕寫昧死以進願坐井之見豈足以仰補
萬一惟臣子愛君之誠則不能自已焉竊惟易謹君子小
人之辨而二卦則其効之尤深切者明者也其事則本諸
一心惟陛下留神上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萬俟卨湯思
退等見之大怒以為虜初未有舉歲時通問不翅如膠漆

而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機動遠方有旨復令求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公自扶護西歸抵綿竹即日治太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不以倦子姪交諫尊年不宜致毀而公孝誠自天不能已也太夫人既葬十日而請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日就道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吾求公自為表謝曰念君臣雖分於異勢而利害實係於同舟其憂國之誠拳拳不捨蓋如此云公自是不復接賓客日紉繹易春秋論孟各為之說夜則闔司馬氏通鑑如是者又四年而宇文夫人亦終焉自庚辰秋冬朝廷頗聞虜有異志公卿大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岌岌日願公選相位表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時臨安積陰命下之日廓然清明上下欣悅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諱號慟至不能食又聞虜有變書不勝痛憤上奏曰孝慈皇帝計自北來又聞逆虜兵動凡為臣子孰不痛憤臣往叨任使孤負眷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無所逃罪臣又度今日虜勢決無但已九月十月之間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定必守必戰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沿江百姓荷擔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書疾置敦促甚遽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途曰吾君方憂危臣子之職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

雪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諸屯慰接將士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虜焚北來石煙炎漲天南岸人不復可立公毋庸進也公愀然曰某被命即携二子來正欲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在耳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幾殆此岸又近虜兵從者憂滿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亮被殺然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公以為從天而下驩呼增氣虜謀報端恐一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辦風來噤然軍民恃以安上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公又處瘴癘形容之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首謝上更生骨肉之賜且曰方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此身矣上亦為之慘然曰檜之為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公奏國家譬如入之一身必元氣充實然後邪不能干朝廷元氣也今邪氣得以干犯必是元氣之弱或汗或下邪氣固暫逸然元氣不壯邪再干之恐難勝任用人材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此皆壯元氣之道上改容開納時車駕將還臨安欲付公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更留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俾專措置臨發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阨危之際毅然請使不測之虜後復受任開元帥府以孤軍當虜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還知有禍福生死否上曰朕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豈知有死生對曰是心乃

天心也願陛下試反此心而擴充之何畏乎虜賊上首肯焉且勞公曰朕待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又在謫籍聞甚清貧郊祀合得奏薦及封邑當盡以還卿繼遣內侍賜公黃金及象笏筆公皇恐不敢辭秦檜二十年間所以諸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辭和氣平無淹滯之歎而溫乎忠愛之誠為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舊臣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為安危不忍舍而遂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時虜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兩淮之兵渡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衙諸軍皆晉建康死者日數十人公親為分課醫工置厝診使自帥司給藥餌及它費遣官屬監示至日暮公親視厝考其勤惰得失而賞罰之全活甚衆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淮繼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時虜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淮上欲前救聞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即為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虜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虜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厮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使可為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繆偽重寘典憲公德威表着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總兵權當軍政二

十年廢弛之後問疾痛卹勞苦撫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勵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念軍籍日益凋寡中原之人又因腥羶思慕我宋欲因茲時乘虜事力未彊頌兵淮甸要處以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內以壯軍勢實曠土外以警虜清余人心奏曰虜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飲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首入各有心日夜備具以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捍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而知其為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虜之圖事未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况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然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斯為成算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彊虜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奏曰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或撥米糧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入心既歸虜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彊力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困於虜毒亦已甚矣雖虜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甲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彊虜恣為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盡夫鼓率千百為群別致生事謂可因其憤嫉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彊壯年十八以上四

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疆弩効用
爲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
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委保有功同
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插詔皆從公請公即下
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傷殘虜掠不能
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
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
來歸共建勲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疆勇可用
公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公
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
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公謂虜長
於騎我長於步制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
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
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
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屯濠壽以
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具奏
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
陽有旨下福建選募張子蓋自鎮江來謁公與之語見其
智識過人謀慮精密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勇而
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江淮
措置招來會今上即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
之事據今所營足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熟聞公德
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
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繁風夜柢懼未

知攸濟公爲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
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疆未靖備禦之道實難
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繫公是望公其
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
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
四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禮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
惟公命內侍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
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
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須
兢兢業業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
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
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禁祖爲法自
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
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雖恥之大感痛形於詞色因力陳
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
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
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
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日中使問賜飲食等不
絕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即
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
容有此伏願益修欽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
以警勉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必使
惠澤實及軍民先是公謂新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
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勿直者

凡十數人薦於上且乞以間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啓沃之間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宣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不聞非國之福自秦檜用事二十年間詎以它罪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太上之意條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誣之以事而身已淪沒許本家開析事因經朝廷雪訴庶幾寬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盡天下之公議以用天下之才時洪邁張榘使虜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到虜中鑽之寓館不與飲食令於表中換陪臣字公奏虜主恃強彈壓諸國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人欲不當復遣使以重前失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壁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有緩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爲然浩已爲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輒不以爲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過海州之賞公方招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于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九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屬勞問不絕且乞上親喻之上賜手書撫存備至而子蓋卒不

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奏曰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顧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奉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爲御營參贊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變爲寇讎內則爲虜用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既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爲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者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戶棄絕之不得衣食於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諸將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制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爲本惟陛下恢廓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守臣往瓜洲相慶築壘事及見公恃其口辯欲爲浩遊說公折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覆轍浩聞之悚然特浩已遣使使虜報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厥復而遽聞遣使懼天下解體前日洪邁虜中拱仗事狀尋聞虜酋備

坐告喻嶺北諸國虜借我扣議之名以迫脅諸國類如此
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亦竟責犇禮不納也十一
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拭赴行在公附俊卿
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
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動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時已爲此
謀蓋江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不爲未見其策又奏曰漢
文帝初立有司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爲天下國家計
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聞吳璘
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虜大戰不可不爲之深思也使
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
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不問貽
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壩用觀其變
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
虜使有左顧右盼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奉制之勢將
士當亦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
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爲功謂德順既棄則
非徒璘無能爲亦固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
飲食顏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操奪時上已有欲
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爲然上遣內侍黃保躬賜公
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爲重望愜風塵之未靜仗忠義
以親行首固邊防徐謀開拓俾朕居尊無後軫慮緬思忠
赤益用歎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
有失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

之望時契丹首窩斡亦起兵攻虜爲虜所滅其黨奔潰曉
將蕭鵬巴耶律迺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爲女真一國之兵
其數有限向來獨以疆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國之人爲
用是以兵盛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國則女真之心
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爲其用虜可亡也奏乞厚撫鵬巴
等上從之詔公擬官賞施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
全才副朕倚毗宜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虜來歸中外帖然
今賜卿貂帽等特虜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
淮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廬虜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宰院及
移書宣撫司虛爲大言欲索海泗唐鄆商州及歲幣等公
奏此皆詭詐不當爲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
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
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
畢隱然爲邊塞重鎮時虜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
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也靈壁積
糧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若破
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
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
獻壽二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
在公中道具奏曰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
復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戰守
之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守則固理有
決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廟

莽深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新內外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人心既孚士氣必振于以戰守何往不濟既至復伸前說上再三歎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乃命李願忠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參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將行念軍事利鈍難必恐或小跌傷上有為之心謂諸將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盡事機乞上置之坐右嘗觀覽焉又出旗榜軍前曰面奉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無擾專以慰安百姓爲事敢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朕所不赦公渡江聞李願忠至靈璧而蕭琦中悔以衆來拒願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盡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願忠會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願忠輕敵深進則親帥官屬前駐盱眙幾便近得以指呼願忠屬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領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僞元帥者遣二萬餘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願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統石烈志寧率大兵至願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僞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兵引却明日復來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率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謀者

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不能追也時虜名酋勇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爲靈璧虹縣之屯矣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淳言洵動傳勇且至官屬中有懷懼以歸者亦有請公亟南轅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極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始知勇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拭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憇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爲本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罰自卿始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他人豈能副卿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允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先啓欲和之言又荐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罰時朝廷建遣楊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守備首途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事身死無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母行公留真揚大飭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州則糧道回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

可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郡縣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夷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况安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以傷敗之故，其勢未能爲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特安所用之，願深惟國計，精選天下崑允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爲，謀出於一，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日積月著，太平可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遇自古未曾有之疆敵，若非君臣相與爲一朝夕圖回，不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都督之號。虜都元帥傑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等。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以恐脇我。公奏虜力彊，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隙，可乘有機。可投，雖使人接踵于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

亦莫足以遏其鋒也。今僞帥書蓋知江南之士欲和者衆，離間吾心，腹挽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千後惟陛下深察之。臣誠過慮，竊恐腐儒之論，不知大計。遂爲真和。曾不知三數年之後，虜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息憤，方是時，何以枝梧？然今日內治未立，人多懷私，只貴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來之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時朝廷欲謝却歸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遣間謀。恐生邊釁。公奏曰：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圖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爲之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群盜或得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德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手措置之失，宜剛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入事之謬，蓋亦天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可疑？而况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之。衆之失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爲敵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陛下特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惟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爲保身之謀，獨無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虜之於我，有不戴天之讎，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謂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乎？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報虜，並借職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賢小人多妄。

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傷拭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伏拱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公謬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公知仲賢爲虜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虜來當力破之况探報日至虜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得無爲虜游說耶拭復被旨令人奏公命拭奏仲賢辱國無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議拭至上即召見首問仲賢事拭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可不祭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虜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鑄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益大唱和議建遣王之望龍大開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見諸軍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諸軍謂虜人妄有邀索如輒敢凌准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榜皆大恐獨上以爲然公又奏曰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念臣項君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恨俱萬狀所以養愛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陛下龍飛之始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辭今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

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畏怯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爲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扼以不戰又何能爲而直爲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有爲之時惟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歲守備甚嚴自秋涉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招紛紛緣此內外之情各不懷安於國體所係甚大今茲使行事體尤重宜更復草草惟此虜若必欲侵凌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動况專幸寇讎之不我侵急急然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答虜書事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情僞而爲之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鎮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而八陵父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况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彊之計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之膏血以奉離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陛

下以款之名而為和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修吾兵致不知使命一遣款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恚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款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款陛下以款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况兩朝鑿與之望已絕宗室近親流落虜廷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安否臣實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狂妄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並立於朝伏乞早降指揮罷臣機政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曰覽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誠為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峽卿到面盡曲折卿宜速來繼遣內侍并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為中道遽欲引嫌自陳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濟已差并澤宣卿宜體朕意疾速前來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茲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多以為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為秦檜所擠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全覆護獲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為陛下敷陳不知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殺風俗陵夷綱紀又弛上下偷安巨細積弊內治自彊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繩以

公不鄙浮議則怨謗之言投隙伺間巧為傷中事必無成若因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為國國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斷於中果行於外君臣一心無間可乘以濟此疑難之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遑處拳拳憂心有如曠日思所以為陛下計為社稷計頃更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數奇粗知學道豈敢叨踰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社稷哉臣到闕日願賜清閒之燕俾盡區區度其是否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揚由義先往諭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符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為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拭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特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柎莫冲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摠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則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

二十年在臨安爲燕安醜毒之計豈可不合去之而新是圖大抵今日凡事皆當如藝祖創業特務從省約而專以治軍郵民爲務廢國有廖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感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拭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也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百奏及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且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虜無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施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虜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讎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奏宜榜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勵特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曲在虜且知和議不成激昂增氣上令都督以此旨降榜兩淮荆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虜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啓畢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

撤去先是上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語乃陽爲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傾陷之計蹤跡詭秘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檢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竊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樞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毀守備一無以待者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虜盛強爲畏怯語而樞專主其議百計毀公蓋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虜未靖憂恐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爲勞諸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疆壯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爲兩淮要塞皆願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爲險處皆積水爲壘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脅和至再至三皆有約日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爲防我計及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軍

聲大振虜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以邊清野以俟
淮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豪傑悉遣入來受節度公曉
之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戀國恩厭苦虐政保據山險抗拒
賊兵于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爾等忠勤為之惻痛
已具奏皇帝記錄汝等姓名將來大兵進討則犄角為援
畫驚夜劫初絕糧道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勦
賊徒勦績儻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
輕動反墮賊計今本朝屬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訓
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沉
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大意謂本
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姦臣誤兩國皆披女真之禍
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
存亡繼絕之義虜人益懼遂為間書樓板摹印散之境上
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
直聲臨事不避難通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為勞動思退等
以其效力尤多尤惡之使檣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
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
吏等二年半之實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為修城造舟除
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檣議存於是始謀更造它事
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
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
檣指公此事為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
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檣奏論知思退
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

封章力求還政矣檣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
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
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適喻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
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
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
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
等遠決棄地求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
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計
至五六除體泉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妻尹穉
姦和必誤國事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
勿復問時事後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曰君臣
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况吾荷兩朝厚恩又尸重任今
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不言上復欲用
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為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
者聳然公以連年疲勞此得退休已覺衰繭且畏暑未能
遂還長沙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頊之居而寓止焉所居
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為之銘曰天下之勤以正
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
無忘朝夕日讀易更定前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
又取易象題坐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
親舊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無出
處動靜之間如此孟秋既望公篤享祖考既莫而跌公起
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
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

假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
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
有曰之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
不忘粟乘至二十有二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
命子拭等坐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
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墮于
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盡驚翌日得公
書欲來寓居云計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
拭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
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勿即有濟時之
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
議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冊至一介之賤
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
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
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
夫往往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
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已
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
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畜其功使公困於讒惡之口
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
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而得其秉彜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
上前務盡道理期於聽從不爲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
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

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炎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
速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
憂思終夕不寐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
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
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曲盡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
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遠去侍側每覺意緒
不佳則曰太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問則其日果太夫
人服藥也太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蹙蹙
若無所容俟太太夫人意舒乃敢安蓋自膝下至白首如一
日太太夫人既沒見素所服用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
孝誠篤至上自宮禁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
聞風而興起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微
猷公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已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宗
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婚嫁亦皆取給焉歲時祭祀必
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蒞焉及祭肅乎如祖
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于廟而後敢食器血擇精潔者
備薦享不以它用素能飲酒至斗餘及貶連山太夫人曰
南方地熱宜省酒即不敢飲及番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
遂終身不啻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
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雖處飲食皆有常度雖
在閨門無戲語無愆容未嘗倚倚而坐未嘗疾呼遽行言
必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息及在餘于未寢疾
間溫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絕筆二銘于今讀之猶能使
人悚然起敬則公之心雖未易以言語形容然於此亦可

以少見其幾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
 行尊非強勉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
 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
 之也分為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
 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
 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為
 十揲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
 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闡
 闢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遠焉中其至矣又嘗論
 剛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
 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故夫
 必欲速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
 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
 於禮臣下下賢才撫四鄰變百姓郵孤寡虛心取善舍己
 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
 安進退守職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
 犯顏敢爭捐軀盡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
 可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為不義守忠義之大訓弭患
 難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夷讐服其動莫非
 剛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成悔或吝或吉或
 凶可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銓求公序
 其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事章章者
 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毫釐不差夫子叙四時禘

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于是興逆天則亂生物之
 功于是息為千萬世訓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
 天理而已矣嗚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
 諸侯陪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為而作
 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
 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侯雖曰疆大敢
 違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誅滅耶周道既衰王
 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禮奉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
 秋為是作以我襄貶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
 賊子易屢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
 物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賡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朝大
 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
 文正之事為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還恥於城下之盟益
 勸上修德立政既不獲用乃有東封西祀之說鄭公使虜
 還以和議為恥以自治為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文正自
 西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政
 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
 其歡為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
 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
 公所為適有契于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
 為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
 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一善為之喜見辭色子姪輩言動
 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人自感動公初娶揚國夫人
 樂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為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

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妻
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盡
禮鷄初鳴已冠帔立寢前俟太夫人寐覺夜則俟太夫人
寢至息勻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視之太夫人常曰吾
兒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
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字
文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
言之失一事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
衡山與公同兆異穴生子男二人長栻右承務郎直祿閣
次杓右承奉郎公奏議務坦明不爲虛辭率口誦今子姪
書之皆根於心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陸與奏議各十卷
論語解四卷易解弁雜記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
卷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盛
德隣於生稟與學妙於心通勳存王空澤在生民威震四
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可紀謹掇其大略以備獻
于君父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
迷焉謹狀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
廟朱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蕃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太師謚正獻陳

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胡公里

曾祖 贈太師沂國公妣黃氏贈徐國夫人

祖 贈太師蜀國公妣李氏贈蜀國夫人

父 贈太師冀國公妣黃氏贈越國夫人卓

氏贈冀國夫人

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末嘉之亂太尉廣
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遠南遷泉江始爲閩人其居莆
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沉始
斑斑見於碑碣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
來皆以好施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
歲自知爲學冀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
年以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數
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屈居其次授
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同寮
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
椽屬方相從飲某所而公之喪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側
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推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
公慰諭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
僕御亦安得爲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於自
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改宣義郎

故事第二人再調即為館學清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已乃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俸夜不得眠公曰吾它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翌日馳歸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服除添差通判南劍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特未嘗一詣東西府時今天子方為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為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王好鞠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察押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考文字除監察御史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居朝夕往來及倬為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既遷中司欲薦以為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後數月汪徹為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然後謝公曰恐公復辭不取告也俄遷殿中侍御史首為上言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又後推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侈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剝削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虛籍大半不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

易大率以奉主將之私而所得衣糧隨手尅盡羸瘦單薄有可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警其情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上恩而效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遂劾奏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免陪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劉寶總戎京口紀律不嚴衰欽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拒不遣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持擁奇細公曰宰相上不當天心中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為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暗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職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特免相恩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規沈該不有聞乎今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虜自燕徙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揚存中久握兵柄尤以衰欽交結得幸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既望大雷雹已而兩雲凝互旬日不解公引春秋所書雷雲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矧今一日並見其異甚矣蓋雷電陽也兩雲陰也雷而復雲是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出而為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為美狄將陵中國臣下將竊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虜勢駸駸蓋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傳

揔兵戎殖貨財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衆口道塗及目中外切齒久矣養之不巳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望別能否正紀綱信號令廣惠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不可緩者惟陛下并留聖意因遂劾奏存中罪狀語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無雲而雷今春已雷而雲間者日開無光而滂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之異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當歟備禦有未脩而賦歛有未節歟近習有撓權而大臣無任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讜之論不聞歟何嘉氣之不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審政事之闕而深詔大臣念咎引慝以答天戒又言郵使者多不舉職請令自今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讞罪以聞又言近世例以小庶曲謹文采醞藉取入而於識量深沈智畧慷慨之士未有以爲惹者所以名士盈庭而臨事嘗有乏才之歎謂宜廣收博采舍短錄長用之繩墨之外責以事業之成勿拘小節勿謀近効庶其有得以濟時用會語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計策公言虜人窺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藩籬未固荆襄之聲援不接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荆襄諸將之兵而假以它用陰遣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議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定其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犒賜以作士氣擇吏蠲賦以輯鄉兵脩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

之不可緩者而揔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之心者而推其大本則又在陛下益堅嚮斷先定規模無以憂疑自爲退沮而已又言命令之出不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在節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爲今日財用之大竅且如添差總管鈐轄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萬公使人從費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爲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給有旨罷勅局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食而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禮浮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旁兩部將作軍器兩監文思車輅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日五六百者不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爲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與爲無問大小稍有開涉行遣文書一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而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慮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急不堪倚仗故今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即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即令旁近大軍分遣將吏就州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也大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虜人侵軼之勢已形而江淮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發言公又力言宜蚤置統帥使擇間探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其變而當

是時莫有堪其選者中興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
 困於讒口謫居湖湘中外物情翕然屬之上心益以為疑
 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
 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
 且詣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聞其為
 人意廣才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階陝服散
 淮師其敗事亦不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今居謫籍
 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若而練事殆非復前日浚矣
 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
 鈞斬棘之仇猶當置而不問况浚嘗為陛下腹心之臣初
 未嘗有此隙乎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棄之及
 疑沮益深若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
 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
 此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臣願陛下察其說誣略如
 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
 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
 為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遂抗言去為竊弄威
 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筭請按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
 愕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
 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既而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
 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守禦畧備士氣
 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得虜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
 則中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眾爭欲起而圖之者
 何可勝數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

道以擣其虛則虜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猶恐其知吾有
 備偽為甘言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
 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田以為久駐之基俟其退歸
 巢穴然後姑與之和此則猶為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
 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為非是而遂欲
 兵增弊墮其計中則為無策而大事去矣虜兵尋果渡淮
 公受詔措置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
 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指授方略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
 虜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田公行
 所過勞來安集流通稍復舊業虜中更立新酋遣使來申
 舊好朝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謂得故疆者實利也
 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著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
 前日和戎之計蓋非得已今此使來正審事機正名分之
 日也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
 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即復中原
 遽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頽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虜人
 挫衄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末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疆
 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為哉當此機會臣以為非獨
 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
 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為難也公又以為和好果
 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并圖上兩淮戍守
 屯田事宜所以為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
 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畧者以為諸將
 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備材又言淮北流

民自相剽略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撫其柔良而收其暴狃者畜之軍中束以紀律至於虜中形勢被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為可喜之言以冀投合不可輕信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為之防大抵但當益增屯兵多遣間諜以俟得其情狀之實然後乘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撓倖為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使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諛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為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又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太學宮使關重門而直視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以幸天下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閭外之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而沈靜有謀故有是命公力辭建康不允乃辟村吏通判府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并力大飭邊備是時蜀漢之兵北征秦隴雖頗略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為張公言請襲虜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

入而虜人悉眾拒戰兩軍殺傷雖畧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雖且當固守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為牽制之舉臣竊以為莫若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搗山東中原豪傑宜有應者則彼必還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中我又及其未至長驅深入濟其腹心不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其有備回輒轉掩信宿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不唯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之一奇不可失也奏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遠不行識者恨之公又極論軍中虛籍冗占擺鋪營田差借之弊且請戒諸將毋得以回易資饋餉結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阮對遣中使回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條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年以來左右近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士夫奔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傳道路以目願深察而痛懲之無使或為聖德之累也陸興改元都督府建政參贊軍事力辭建康得免別除禮部侍郎領職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為不若養成觀釁俟萬全而後動張公從之會謀報虜多聚糧邊邑諸將以為如此則其勢秋高必來不可當不若先其未動舉兵擊之以破散其業張公又以為然乃請於朝而出師為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縣靈璧遂將乘勝長驅公曰盛夏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不然師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

公然之亟以檄召顯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虜大營河南之兵以來矣顯忠身出塞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軍不相聞知各驚潰去而道路流言以為官軍失亡數萬賊且乘勝南來素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夫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且勸上勿為浮議所搖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常事願勿以小訶而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也張公抗章待罪公亦奏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賤秩兩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建議罷張公都督使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朝廷果以浚為不可用則罷之而更屬賢將可也若猶欲責其後効則賤官示罰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又從而沮之如此則人情觀望無不解體浚方為賊解之不暇尚何後効之圖哉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即以身家行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此陛下所宜自憂也願下詔書戒勅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效贖其往愆如度其終不可用則請先治臣阿黨之罪而後改圖無使浚它日復誤使令而臣亦得不言之罪也疏上未報公又奏言陛下必以浚為不可復用則請速詔中外別求智勇可代浚者而後用之不然則幸且勿加沮撓使得支吾畢此殘歲詞益

懇切上覽奏感悟即詔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等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罪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復以自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賤死上乃思公言而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詔復命知泉州未至召赴闕以乾道元年正月入對上撫勞再三公引歐陽脩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也願詔大臣一以大公至正為心並用恩仇兼忘物我唯才是任毋恤其它則植壞羣散而人入得以自效矣又奏虜騎既退兩淮屯田似不可緩前此行之而不見效其失在於任人不久而責效太速耳為今之計莫若擇二大將使以建康鎮江之軍分屯兩淮而就兼一路之帥使擇軍中裨將各以所領分屯沿邊諸州而就兼一州之守境內財賦得自用以為屋廬耕牧之費或募新軍或取舊人之不入隊者授田使耕不盡其利則人爭趨之遲以數年而成效可睹矣又勸上察羣情之所甚欲者行之所甚惡者去之捐其所甚愛謹其所可戒審真偽辨忠邪從諫任賢以格天心以作士氣庶幾戎狄畏威不敢侵侮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願陛下治心脩身之道專以仁宗為法而立政任人之際必稽成憲而行則慶曆嘉祐之治不難致也又言今日積弊千條萬端朝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蓋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

然而風俗頹弊人各有心上所建立有不便於己者則輿
訛造訛百計傾搖必罷之而後已願詔大臣力任此責合
羣議而討論之力行堅守必冀有成則風俗變而紀綱立
矣又言入才者國家之命脉也而論入才者又當以氣節
爲主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各公巨人傑立角出爭以氣節
相高項自蔡京秦檜用事以來權喪既略盡矣太上更化
之初力採其弊而士狃見聞未能盡革臣願陛下深以爲
念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伎邪之人雖甚有才猶
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才興起頹弊於是上願公甚厚
蓋有意於大用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
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爲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
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公抗疏力詆其非且爲上
言本朝無以戚屬爲宰相者今若此懼不可爲子孫法上
以爲然端禮聞之密遣門下士語公曰聞兩宮皆許相已
即相當引公共政公不答退而終日不樂謂所親曰此言
奚爲至於我哉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
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無使天下
後世有以此議聖德者上首肯久之端禮之客亟馳報之
端禮由是深忌公諷使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
建寧府中書舍人閻安中封還詞頭力請留公命復下安
中不能力爭然亦竟得罪以去而端禮卒不相時右正言
龔茂良方以排擊近習熱守建而未上公言茂良前以言
事備郡且臣故交今往奪之於義有不安者不得請乃之
官在郡期年治以寬簡省節厨傳官無浮費然人服其清

亦莫之毀也三年執政請徙公帥江東上稱公鯁亮俾召
赴闕既至入對上諭公曰卿前去國蓋有諸卿者卿今日
無一語自辨朕益服卿厚德也乃授吏部尚書入謝之日
奏曰銓綜事有成法臣固當謹守第愚淺之見或有不及
願陛下時警勅之蓋君臣之分雖嚴而情不可以不通上
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當盡言公曰唐太宗唯能導
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今陛下導臣使諫臣敢不奉詔
上曰朕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觀德宗之忌刺不樂受
言亦未嘗不鄙之也公對曰聖言及此天下幸甚遂從容
爲上言今日人材衰少士氣不振若必求全責備而後用
之則遺賢多矣要當君臣一意公聽並觀略人細過而取
其大節去已私意而徇夫至公則人材彬彬出爲時用矣
又言爲政而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此先儒之格言也然
臣竊以爲一時之敝政可更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就
所當更亦必計之審議之熟然後可更既已更之則當守
之不變而不可以屢更也又言州縣之間號爲能吏者往
往務爲急刺專以趣辦財賦爲功而視撫字聽斷爲不急
其間又有聚斂以爲羨餘之獻者增市征則害商賈督漕
賦則病農氏甚或侵移常賦貽患後人朝廷不察又謂有
才願有以深戒之則天下之幸也特上猶未能屏鞠戲
又將遊獵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成靈唐敬穆及司馬
相如之言以爲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
見忠讜朕决意用卿矣公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
爲忠臣矣十二月受詔館北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首薦陳良翰林栗劉朔等五人恬退有守可爲侍從臺諫之儲時龍大淵曾覲以舊恩竊龍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爲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至是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公曰不知也公獨何自得之邁以淵覲告公明日至漏舍語諸公曰外議又指此兩人漏洩省中語而未嘗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以不聞諸公皆以爲然入奏事畢公乃獨進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公再拜謝退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至或舉酒相賀云一日出省還第有飲馬道周而不避者公問爲誰曰戚里某官也公遣直省吏白二相此輕侮朝廷不可不治即使詰之且具以聞上怒曰朕在藩邸時出逢相車未嘗不避此輩乃敢爾耶明日以白高宗下臨安府捕繫其從者重坐之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非如它人面從而退有後言也公以兩淮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也田積粟增俾濬墮訓卒練兵以爲不可犯之基而已然今日任人之弊大抵太拘而邊郡爲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聞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爲守饒之以財使自

爲用仍詔臺諫略其細過使凋儻之人得以行其志而自效諸使唯鹽司爲不可廢自餘皆可且罷而間遣使循行諸郡按閱稽考以行賞罰數年之後守備必固敵人知之自不敢犯萬一有之亦可責諸將以必守而無異時望風奔潰之虞矣荆襄諸郡亦宜按此大率不過得十數材力任事之人便可集事唯陛下留意圖之虜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覲其狀花書而不名公使却之掌儀懼白公恐生事公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已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公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爲例云虜又移書邊吏取前所俘虜入上顧輔臣議所以應之者公曰此不可以力爭而可以理勝虜方漁侈安有遠謀設欲用兵亦不必假此爲詞今當且如常時泛然報云已下諸處根剝俟至三四然後報以諸處所申皆無其人或是軍前一時殺戮或是後來餘次死亡且誓書之文俘虜叛亡自是兩事俘虜發過已多叛亡自不應遣且如本朝兩淮之民昨來上國兩次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者誠恐破壞和議使兩國邊境之民皆不得安也如其不聽或至交兵則曲直之勢勝負有所在矣從臣有怯懦爭言不可不予者議久未決公復上奏曰虜知此輩皆在軍中故遣官臨境揭榜招諭欲以搖我人心冀或有變而以兵乘其隙此計深矣今留不遣彼必藉此以起兵端然臣竊料彼無信義專恃暴彊盡發亦來不發亦來初不以吾之從違爲作輟也但發之則吾國中先自紛紛而彼乘其禍甚速不發則其侵軼尚在一

二年後吾但堅壁勿戰絕其糧道彼亦安能持久况兵之勝負亦有天理今我直彼曲安能逆知其必不能勝而遽爲此忽忽乎沈介守上饒以上供貢課罷郡鑄秩公爭以爲不可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并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瑋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并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幾新帥之來不至循習公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公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而已先疑之以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况軍中積弊不在乎它特患交結之風未革所以有裒寇自營之事今陛下旣赫然罪其尤者而又并及譽阿之人中外之情莫不震懾何事於此而後可以除宿弊乎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切聽之今檢稅苛細勤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蠲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况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先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微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防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祭之政使得人猶失體而無益况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上納公言罷并不遣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

壽之日設樂而宜者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彼自當悅服矣上可公奏且曰宴殺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頗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又不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前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將帝備守前說公爭愈力上顧公曰可即諭閣門行之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它時輕悔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上以當郊有雷震之異內出予詔戒飭大臣宰相兼頤魏祀坐免公亦俟罪不獲命越數日遂除參知政事公辭謝不得已就職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者自此當日有以省之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公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公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上可其奏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治工即禁中銀之公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至於如此天下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况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久不可以不慮乎夫天

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樽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給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從臣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公委二人皆賢其去可惜益近列中有以騰口交關致二人之不安者於是遂與同列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七月宰相持筴以憂去公遂獨持政枋尋兼知樞密院事即言於上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為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為後時今以參預首負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用人之際隨才任使未嘗求備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無以別其能否公曰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咸福建缺鹽藏額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且蠲諸道累歲逋負金穀錢帛以巨億計當是時上於公言多所聽用大抵政事頗歸中書矣既而龍大淵死上憐曾觀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得先罷去上納公言遂止不召殺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篤和州教授劉魏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樞其有才公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公退召琪責之琪惶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旨可增築州城

今已訖事公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曰若爾即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敷議以聞退至殿廡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機務至繁天下情偽百出豈智力所能一一防閑所恃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考其案牘及所置對前後牒牘姦偽明審此而可詐則亦何所不可為也哉臣等不勝大懼謹按律文詐為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禁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公方與同列奏請自今有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公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必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者在令甲比年以來漸至墮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陳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數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今又有此指揮大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今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且豈有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具聞出

內陛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中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為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溫願謂公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劉臣實草定珙與王矣略更一兩字即以投進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餘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申前說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感德事今珙乃以小事件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何諛順指為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公又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公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為江西帥公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固以四明為請上乃許之公退即家居俟命而翌日上更遣中使召公入奏事迎謂之曰朕昨思之卿不可去且諫官陳良祐亦奏留卿是非獨朕所不可公議亦不以為可也卿其勉為朕留公請益堅上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也公退復上疏上親書其後曰卿之忠實朕素簡知而辭位無名妻留愈怒公論所協宜勿再陳公遂不敢復請

越數日上諭且相公懇避再三上竟不許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柳奔競廉潔退或才可用而資歷尚淺即密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怨被召對改袂除用而不知所自者每接朝士及收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得每事盡善主上從諫如流公等意有未妥勿憚舉職朝廷唯是之從初不以為忤也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之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禦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頓頑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也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保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心體國不憚勞苦善加拊循則教習有方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公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邊民侍旺擁眾來歸北虜移文取索公以為但可說諭令其北歸不可捕遣以快彼意上意猶欲粗遣百十以塞其意公曰粗遣一二以失其心使懷憤怨而虜知其然求索必不遽已竊

料兵端必起於此是始欲兩全而終不免於兩失之也此事未末曲雖在哉然彼亦豈得為直若且悠悠勿違彼必慮我有備未敢遽動萬一不克用兵却可全山東歸止之心士氣自倍矣於是卒從公計一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公言此職自景德以來置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調事員外添置徒為煩費無益也乃止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為樞密使至拜公左相遂以允文為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既相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為請公既面陳以為未可復手疏曰陵寢幽隔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若更為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未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裁果得所請猶為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且天下之人亦以為陛下舍其大而圖其細也若欲必遣則侯侍旺事定或因遣使賀正令王抃偕行先與彼之館伴者議之或令固見虜主面陳此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則願陛下深謀遠慮舍其小而圖其大它時恢復故疆陵寢固在度內今日為之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臣竊為陛下危之上感公言事得少緩既而上御孤夫有弦激之虞公以不能先事陳戒深自克責密疏言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猶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威德非細事也前日已嘗面奏俟罪聖體未寧未敢復請然區區之愚不敢不先言之冀或有以感寤宸衷則臣歸死司敗無復憾矣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

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改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也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以激士氣耳然誠如此臣亦竊以為過矣夫孤矢之利雖聖人所以威天下然本非帝王所當親御也一劍之任吳起且羞為之而况萬乘之主乎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弋而莊辛說以王霸之弋陛下既有志於武功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卒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矣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太祖皇帝深鄙手槌之獻蓋有見於此矣又况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膺太上皇付託之重一身之動靜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自重以為天下無窮之計乎今者之事尚賴天地祖宗密垂覆佑即獲痊愈使其萬一有甚於此則貽太上之憂念駭四方之觀聽雖誅左右執射之人亦何益乎故臣願陛下常以今日之事永為後來之戒不惟志之聖心而又書之盤行銘之几杖不使須臾忘之則天下幸甚且古之命大臣者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而不使著見於外也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證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此其効也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

啓哉雖然懲善者必以於蓋傷桃者或戒於李弓矢之技
 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况毬鞠之戲本無
 益於周武而激射之虞衛樂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乎聞
 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乃天之
 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誠宗社無疆之
 福也陛下誠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蹏
 擊逐之間無所踉蹌蓋亦幸矣豈不為之寒心哉太祖皇
 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違善改
 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
 厲行一以太祖為法罷毬鞠之會屏騎射之習謹威儀之
 節玩經典之訓則威德輝光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
 何傷日月之明哉既而嘗觀官滿當代公度其必將復入
 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觀意似不欲為此官公曰前
 此陛下去此兩人中外無不歎仰威德令外間往往竊議
 以謂觀必復來願陛下且捐私思以伸公議上稱善久之
 已而又以墨詔追觀官公復持不可曰必爾亦當有名會
 當質全國正旦乃請以觀為副還奏因以例遷其官而竟
 中浙東之命觀猶逡迤不去公戒閤門趣觀即日朝辭觀
 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欲為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
 公在告請於右相得之公聞初已出詰吏留之說皇恩詣
 公謝右相亦愧甚然猶為之請公卒不與說以是亦深怨
 公永陽郡王居廣欲為其容求藏祠先使人伺公意公曰
 它官則不可藏祠無傷也然居廣憚公嚴正卒不敢啓口
 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垕應制科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

林機言屋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
 中謝宗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上喻公詰之乃機與諫
 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不以實公因極論
 其姦遂詔罷二人朋比交通之狀而罷之中外稱快然應
 辰竟以與右相議事不合求去公奏應辰剛毅正直士望
 所屬當有以留其行者因遂數薦應辰可以執政上初然
 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而公亦數
 求去矣明年允文復中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公曰朕痛
 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
 以為如何公奏曰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
 復故疆臣雖疲篤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
 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
 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
 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
 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
 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
 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
 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三上乃
 許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陸禔猶
 勸上遠任觀賢修政事以懷夷狄使未宜輕遣然公既
 去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而曾觀亦召還遂建節旄
 應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公至福州政
 尚寬厚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倪郎侵軼閩廣海道
 騷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頓逗留以風為解公

植旗於庭視其所擲慶知公不可欺晝夜窮追悉遂禽捕海道以清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力辭不許始公任政建言選人嶽廟無事得祿又理考任陞改此大僥倖且非祖宗舊法奏請革之人以為當而權貴多不悅扇為浮論游說萬方公持之不變眾亦自定略計一歲可省冒濫改官者三十員至是不悅者幸公去卒奏改之公猶抗疏辨理然事已行不及止也簽書節度判官事尚大伸以事許提點刑獄鄭興喬與喬廉得其罪以語公公即以屬吏驗問未竟憲屬張位擅呼獄吏喻以意旨公劾奏位并大伸罷黜之興喬勢大沮呈恐託它事出按旁郡以避公轉運判官陳規建議改行鈔鹽法公移書宰相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眾販之者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為出鹽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上無重貨非可以它路比也且四州每歲舊額當運鹽千三百萬斤而實運僅及九百餘萬蓋食鹽之民有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萬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給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十年以來州縣稍無科擾百姓亦各安便此則官自鬻鹽亦不為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於它路且於額外吏責以增鬻取贏而又陰奪州縣歲計以充其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鹽不行由私販之不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如其一不知其二者福建民貧上四州尤甚性復強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多利私販百十為羣操持兵仗官不能禁

託名魚鱗量收稅錢而已貧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於為非官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徵農民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議或令建議之人一以身任其責必有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悞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又明年力請開運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第敝屋數楹淋瀝特甚怡然不以屑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辭不得請乃行民習其政不勞而治始至帑藏空竭公節省浮費用亦不之會有旨盡發本路海船及揀中禁軍土軍公奏曰陛下厲精為治約己利民至於軍須之用亦無取之民者獨於海舟尚籍民力蓋不獲已然自頃邊事既息率三分調一以備守禦非有緩急不盡發也此意亦已厚矣今乃但以教閱之故而使三番併發彼不當番者既已遠出豈能遽歸則必徒使其家有追逮係累之擾至於施師水手其技素習初不待教但其平日類皆轉移執事今固不容拘以名籍則又安知今日所教必為異時所用之人哉何補於事而煩擾如此且去歲朝廷疑州郡有所隱漏遣黃飛英點集拘留留半年始得放散商賈固已失業今而併發寧不重困略計本路所發五百七十艘用舵師水手萬四千

人留也五月稿設借請朝廷費經總制錢六十餘萬繕米六七萬餘碩衣裝器甲與夫州縣之費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觀兩浙則其費又當倍之矣又况民力不可不惜大衆不可輕動無事而發玩習為常一旦有急或反誤事焉若盡以教閱付之州縣或令且發一番當亦未至闕事而船戶既蒙優恤異時或有緩急雖赴湯蹈火亦不避矣其揀中禁軍已行起發但本路帶山瀕海民俗獷悍私販寇盜所在有之全賴土軍控制之力向來戚世明衛命揀選但欲數多未嘗精擇福州十三寨合千九百人而揀中者已千七百餘人所餘逸寨不過十人今若將揀中人盡行起發則州縣表裏空虚森民得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乞許留其半以備緩急詔皆施行如章公又嘗奏本路上四州軍及江西湖北諸郡豪猾之民多由衣食不充相結為盜盤據險阻官軍多不能制近者茶寇雖平其類尚多有之與其縱使為盜不若籠以為兵謂宜專委逐路帥憲選閑居官員有方略者及土豪有信義者毋拘以文使風喻此曹令各以其技自獻官為格試收而籍之或判其手置寨教閱厚其衣糧拔其尤異補轉資級固事立功更加優賞或有小寇責之收捕決可討平異時或欲起發亦必感奮為用此銷盜賊嚴武備固根本之一策也既而州境大早失火延境且有星隕地震之異公悉以其事上聞且曰一夕之間變異兩見臣愚不學莫原休咎之端惟劇震恐竊計陛下必欲聞之不敢不奏上感其言通州校有部綱至在所者上忽召入問公治行甚悉即降親札撫勞賜

以帶笏香藥甚厚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頒慶宇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復累章告歸上欲許之而難其代為還回累日乃徐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未視事改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起闕奏事既至都人聚觀無不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入對垂拱殿上為改容加敬命坐賜茶宣問啟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賂交結而得之如此大壞軍政上曰大將交結恐或因仍以無是事矣繼公塔也故上語及之公即奏曰臣在遠亦聞鑒以小臣輒論朝廷事陛下和顏聽納中外莫不仰服聖明從諫之美然諸將交結之弊則陛下不可以不察蓋主兵者得之不以材能而以貨賂則其下不服必致誤事上曰誠然公又奏曰陛下選用人材當辨邪正然又必由朝廷乃合公論如聞曾觀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間口語籍籍思盡歸於此輩誘獨葬於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上曰小小差遣或勉徇之至於近上差除此輩豈敢干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大抵禁中事外間無不聞皆此曹所為大非美事願嚴加戒約上亦然之公又奏曰比來出令多不審隨即變更祖宗故事固不能守而陛下初政力去弊事可以為後世法者今亦不能守矣上問何事公曰如未銓試不得注官未歷任不許堂除之類今皆以內降放行矣上曰此誠一時不思之過公又奏曰

賊吏最可惡此亦有已總勘結而直降內批改正者如此天下何所懲勸上曰恐無此事公曰臣知其入但事已往不欲斥其姓名耳此皆左右害政之大者陛下不可不母事加察防其微漸上曰卿言甚當朕若知之決不容也既退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香茶明日朝牌上曰卿遠來得相見氣貌不減佳時今年幾何矣公對曰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上曰極清健可喜也公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脩門見都下殺賤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公曰向來士夫奔競杆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起附十已七八不復有顧忘兵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杆則不敢觀雖時或有請朕亦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喧傳某人由某人之薦某人出某人之門此曹聲勢既長臺諫侍從往往多出其門頗指如意朝廷亦唯命是聽無敢為陛下言者天下靡靡風俗日趨敗壞奈何臣昨所奏將帥賄賂交結又為特甚不惟士大夫言之雖軍伍使臣朝廷胥吏下至走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臣恐小人姦計百端巧為彌縫使陛下獨不悟此不可不深察而嚴禁也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常留聖慮則天下幸甚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有如此者一一奏來公又奏諸路監司亦望精擇須稍諳練有風采之人乃可用若膏粱子弟未更民政權要子姪親故率皆負勢妄作為一路之害上因語及人材問公識

某人否公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為沈思久之上初欲為公設宴會小疾不果乃命二府飲錢于浙江亭公去建康至是蓋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如見親戚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者當取旨以軍法從事諸軍肅然行宮扁鑰列以宦者王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禮時節樞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自坐東偏而留守願為客甚或邀去就飲其家公悉罷之宦者浸不樂而不能害也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聞邊面利害無不言嘗奏北界群盜百餘焚掠淮陰殺人篡囚執縛官吏此由跳河盜馬之徒有以啓之請加嚴禁而於沿淮諸縣量增戍兵以防之其自北方來歸者則慰諭而勿受也又奏密院昨下諸郡造甲自有程限而諸郡爭先希賞不無追集之擾乞行戒諭以安農業且自頃罷兵至今十五六年諸軍造甲當已足用而御前軍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為一具則以歲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具矣行宮之甲見管四萬今諸郡所造計亦不下三萬欲望試加檢括苟可足用即逐州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或可間年量與裁減亦寬民力之一事也又奏日者陛下深念諸軍有口眾而稟假不足以自贖者特降錢三總領司各付以二十萬俾之回易歲取息錢五分以為優給甚大惠也然商賈之利不過什一今以總所之權奉朝命用禁令而肯五分之息其勢必至於盡罷商賈之

利陰奪場務之課使道塗嗟怨公私困竭而淮西總司歲以十萬婚者散之兩軍多者不過兩千少或僅得千錢以朝廷黃榜措置使此曹終歲仰望而所得不過如此得者既未足為惠而不得者又有怨言甚無謂也請亟罷之而歲捐交子三十萬於一司以其半給諸軍之口眾者以其半大閱而激揚之不惟名正忠周亦可少振士氣而數路細民商旅受賜又不貲矣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幸用左右私人賁送而迎送饋遺體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行遣所親以劄來史白故事公悉罷之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則臣不知其可矣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用白劄雖無甚害然白劄既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使施行則真偽不分豈不誤事况祇累文字只付差來人或合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為非使惟陛下察而改之上為手札獎諭愧謝其意公等上章請致其事荅詔不允上又出手札付三省除公少保加恩判建康府如故宣制之日亦上所自定蓋異禮也公力辭以為曹公亮嘗言司空非賞勞之官卒不受拜今之少保即昔之司空也况受無勞其敬愛乎上手札教諭至於再三公乃受命時江東諸郡皆旱而

南廣德為尤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奏曰得征賦刑已責勸分之屬不敢不勉亦已揭榜招誘米商嚴戒場務毋得征稅但恐未到之間民已流散不可復收欲乞於本路諸州朝廷格積數內借米三十萬碩穀二十萬碩分給州縣賑糶而又繼以常平之粟仍先揭榜諭之使細民不至流移富家不敢閉糶商旅不敢邀價又奏乞除放淳熙四年夏秋道賦權罷淮東和糶倚閣時寒夏稅申明納粟賞格上多從之惟所借格積米穀前後三奏詞甚懇激而朝堂有不樂公者才得三萬斛人皆為公憂而公處畫有方船粟四集境內帖然民無流徙咸仰公德焉八年正月復上告老之章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中國公將歸薦本道守令歐東等五人皆以次擢用九年正月公之年已七十矣元日即謝醴泉之俸復上疏申前請凡表五上上又手批其奏耶之是歲親祠召公陪位公力辭又三表懇請告休不獲即為手札以請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極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歸之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香樂十二年又詔公陪祀南郊且以增太上尊號未歲當行慶壽之禮上喻宰臣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若赴陪祠不及亦可赴慶壽且是禮之行尤以元老在廷為重也公拜疏辭行上復手札催促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也公竟懇辭慶典告成再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公辭避再四乃受十三年十一月屬疾二十一日疾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曰予為恐不

能自選生死大數無足悲者白屋起家致身三少報國無
 功叨榮有覲獲死臚下尚復何云遺表只謝聖恩無得祈
 求恩澤死之後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薦等事吾欲以身
 率薄俗汝等不可違也無功無德無得立碑請諡汝等力
 學善為人惟志惟孝可報國家此外無可祝命婦女出窳
 門願謂中子守曰遺表惟以選用志良恢復竟土為請可
 也翌旦整冠啟社神氣靜定安卧而薨先是郡之鎮山空
 峯大石崩墜聲聞數里是日地復大震鄉人異之公生二
 十有六年而仕任三十年而相相二年而去去十三年而
 老老三年而薨薨之年蓋七十有四矣上聞其喪對輔臣
 嗟悼久之再輟視朝贈太保令本路轉運司給葬事復數
 月有旨賜諡遂以靖共其位文賢有成二法諡公曰正獻
 而以制可告於第公孝友忠敬得於天資為人清嚴好禮
 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宵襟坦然過人無少
 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諸
 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別邪正排斥權要無所顧避論
 事上前指切時病如請起張忠獻公乞新張去為按逆龍
 曹議復奏審及極論近習弄權納賂需索將帥之弊皆卓
 犖奇偉為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一時上意雖未即開納
 公必懇請再三然心平理順色溫氣和無激訐近名之意
 上多悅而從之處國家顧大體務持重不為幸勝苟得之
 計在中書尤以愛惜名器裁抑僥倖為事故小人多不樂
 而聖主獨深知之是以居外積年春禮獨序歲時錫會存
 問不絕年六十七即告老于朝上所以留之甚至且妻稱

其忠誠不欺為當今賢相公子守嘗以宗正寺簿奏事殿
 中上顧問公甚厚陪祠之召蓋將有所咨訪而公病不能
 行天下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非為公私恨也公性寬洪
 簡淡無私善怒於天下士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
 實篤於內於一時人材薦達甚眾然皆不以語人有如素
 之不肯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然素
 皆莫之知也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教文學士李
 公燾嘗曰吾待罪宰相所以幸無過舉者一公之力也於
 人無所忌惡錢端禮嘗沮公洪邁亦與公不合至八相皆
 以名藩大郡處之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裁
 理反覆譬之爭者亦悔悟感泣而去所至民必相率為生
 祠且立碑以頌公德公聞之亟命禁止而碎其碑平居自
 奉甚約言談舉止不改鄉閭之舊食不過一肉而衣或二
 十餘年不易晚歲築第不為華侈僮使不過數人皆謹慮
 志朴門庭間然過者或不知其為公相家也俸賜入門多
 以施與撫愛宗族愚意甚備內外總功之食必素服以終
 月數在官不受饋遺建康諸司例有月餉公不欲異眾別
 儲之以周貧士之往來者將去所餘數萬緡悉歸之公第
 於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
 以聖賢為法於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嘗有詩曰
 吾方踏土軻未暇師策可此足以見其志矣有遺文二十
 卷奏議二十卷娶孫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寔朝奉郎
 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有忠於
 學而要卒嘗銘其墓以哀之安宿皆承事郎女四人長

通進士黃浦次通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通太常少卿羅致
次通奉議郎通判漳州事梁德幼未行孫男四人宦承務
部址坦皆承奉郎整未官孫女六人長許嫁修職部泉州
司戶趙善緯餘幼初公歸自金陵即預為棺衾嘗遊鄉縣
之保堂里龍汲山妙寂僧舍愛其山水相羊久之命作壽
藏既薨諸孤悉遵遺戒惟百日而窆懼於不據則以十五
年七月二日奉公之柩葬焉謂景靈公知晚歲尤篤禮
以家傳使最其述以告于太史氏素不得詳直書其事如
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寶文
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景祺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七
行狀

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營
田使兼行宮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
劉公行狀代平父作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即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

城郡夫人

祖幹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

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

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

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為建人

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貲定有功京城失守

虜人得之欲以為將相義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

陝宣撫使軍事保障梁益為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

奇質英晤絕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

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為不可及始以忠顯

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

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書

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

赴遭外艱既禫而韓國夫人薨持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占欲為其父作謚以公不亟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秘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即真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檢視吏姦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秘書少監遷起吾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虜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北向以雪離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官者張去為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詔乃以撈存中為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意專為浚地耳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為國家計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未幾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章制立建王為皇太子今上皇帝既即位詔公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為鈞敵之禮虜意不可則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毋夫

人戒家人悉裘葛燕副以行曰籍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某者以選置官屬不公抵罪上以公辟召無所私手札褒諭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為對甚悉會有太白兵象也旱蝗蝻氣也今仇虜窺覷多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剝削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土未復地狹民貧而費用日滋征求日廣為監司者不卹郡為郡者不卹縣為縣者不卹民至或重為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於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剝削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鉏職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廢乎其可銷矣間又嘗為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易之策今日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較弊之原母事虛文專責實効使政事脩舉國勢日彊然後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自紛紛於未流而於其本未有言者臣竊為陛下憂之上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

家請以沒入王繼先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無尺寸功貪饕刻剝爲國家斂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楷程被詰亟奏俟罪而持之愈方於是乃不果賜有迪功郎李珂者以關通近習得補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錄召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陲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尤當審擇如珂小人非惟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撓其舉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興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衛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情於事或不胥爲者既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入始大服先是吏負擾衆公視負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飢官吏不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怒奮起爲亂衆餘萬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慶肇慶封梧賀州之境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斂民間金帛賂之以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實聞賊遂犯宜章陷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特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堵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實奏請下荆襄

發卒奔命又度此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取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彥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深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彥等擒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首於市餘益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以安六月制置使所遣遊奕軍統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知其暑行疲急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饒過望諸軍益喜盡死力欽故羣盜揚公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境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請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寬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扼宜章大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宜章八月麇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鐵馬餘皆遁走進至茶山賊徒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

酋豪而其支黨皆從者尚衆皆竄入山谷間公喻欽等帥兵而使人賫榜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李金黃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蓋以千數曹彥黃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既乃第錄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詔以為數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論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內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今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為請於朝曰今欲懲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若擇守宰寬賦歛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特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為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有嶽麓書院真廟特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新之養士數十人延禮修士彪君居正使為之長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拭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棧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食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銷退剝羨餘

和釋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宜遴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為將副而責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脩矣上然其言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燕侍讀間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益辨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荒政所宜不者亦使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拭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拭窮探聖微曉暢軍務屢幸破賊拭謀為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脩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

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之高
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
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
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
之勢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占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
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脩行以
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戎
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
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上以公言爲然四年七月詔
燕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
叙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
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
錢又蠲累年逋負金錢數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
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已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
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
也以是近倖仄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先是潛邸使臣
龍大淵曾覲者憑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
一日發寤遂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觀欲還之公力
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諫耳憐之則羣賜之可也今引以
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開機事進退人才則臣懼
非所以增盛德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爲止
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揚告至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
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
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

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
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進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牘使對琪
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無何揚守
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
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
今聖旨不經三省審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
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審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
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則或須
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邪公即以藝祖薰籠事對退又與
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
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
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竊恐小人有
因疑似微以姦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不悅
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
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
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
學敦本節用虛已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爲獻上
覽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
矣隆興承前帥刻剝之後場務皆增新額而輪租更用方
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罷之屬邑奉新有復出稅錢三
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有視正稅且
竹四歲又困不能輸捐率逃去田畝榛蕪所難固不可得
而夫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
役足錢之弊入或爲公憂不足公量入爲出用度未嘗乏

也暇日咨訪賓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入付一二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飲食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慶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諉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圖回後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系年不得歸父子至不相識公奏為半年蓄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教撲豪勇又有土著常產自愛惜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為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為隊隊有長四隊為支部有將縣置總首都副各一人當教則都為選官訓練已事而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為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遠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荆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民國有常典况吾大臣義當體國母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

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遠播幸無大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可知矣况陛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難而以衰經不祥之人楚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為中國之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覆慮思而卒不敢起也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臣其敢禁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以聞其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吾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摹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為此議者特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難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為養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故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無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

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俾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公舊鎮。威惠之在人者。久而愈深。及是。再至。蓋有不待教令而孚者。而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縣。至二十人。除道路毀屋廡。數路騷動。公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爲也哉。歲旱。公亟遣官吏行視。蠲放田租。聞郴道桂陽民飢。則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賑之。且慮山谷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鹽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毋毋亟戰去。毋窮追毋遏其塗。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者無幾。進兵擊之。盡擒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曰。此前日養寇罪也。吾必盡誅之。盜聞其言。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爲費以數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始至。孔目吏有爲姦利。檢惡數十年者。杖而黥之。一郡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戶。夏稅爲錢六千萬。納絹二千疋。綿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田蠲。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

豆草糞。悉布租。糶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屬州視其所蠲。租頗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止流稅。米過糧運者。劾治。如法。即在他路亦願得。以名聞。請其罪。詔從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樁管及總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糶米上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督舊通以重困飢民。借常平米付圩戶堤壑。缺漏籍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當賑濟者。若干戶。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又運米村落。從本價賑糶。合十餘萬斛。而貸者卒亦不取償。馬置局府中以通判府事。趙善珪觀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授。李宗恩。新楚州教授。劉焯。領之。而分遣羣屬循行境中。窮山僻壤無所不到。公又憊心疲精。廣詢博訪。夙夜下火。憊凡官更奉行之不謹。民間冤苦之無告。幽隱纖悉無不畢聞。縣給印曆。親書所聞。告諭獎詰。絡繹於道。無不切中事宜者。蓋本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人人爭效其力。如辦已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簪。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爲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二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祭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至於蠲租。振廩。其費又數十巨萬。而軍吏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登者。被肯覽城。面文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十萬。米十五百斛。而後不及。民又饋前帥所負內庫錢三萬。上積公勞。劾賜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

明道程公先生膏主上元簿即學伺之且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竄迹又籍中吏不能禁公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盜皆相戒遁去市里屢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文殿學士五年閏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為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任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飢其軍夜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屏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衆賢彙進而羣小黜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珩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為言然後以家事為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計聞上為震悼始從公請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社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即學表承奉郎二女長適料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旣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歷之原公所命也公為人機鑿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防備遭喪時年逾五十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友

愛諸第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威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蚤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出疆待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喻以恩意責以義理反覆詳盡至或深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往往失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啻如已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游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小失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南豐曾摶於湖南幕府摶遇之公去摶為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為辨理得伸而要路有忌公者奏却之蓋其意不在摶也公不悔遇摶益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密持重不肯為僥倖嘗試之舉其侍上語每及仄復大計必以脩政事固根本為先辭起復手疏盡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誤國之姦大臣蓋不悅而上獨深察其忠其在方鎮愛民戢吏平訟獄理財用治軍旅除盜賊皆有科指而尤以敦教化厲風俗為急務蓋其生質雖高聞譽雖蚤而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益深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豫附其不能無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慘然相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憂國之臣也所臨數鎮民愛之如父母聞計有罷市巷哭者至於諸軍將吏外暨夷狄則於公家威名義烈

眼習蓋又莫不想聞其風采軍士固敬愛之而虜謀者至
荆襄亦每謂今劉公於延康爲何屬也延康蓋忠顯公舊
官云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
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而平居未嘗輒爲無用之文間有
應酬之作隨輒棄去後省駁議又多削棄故今存於家者
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
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空言也珥謹按令甲考公品秩實
應誅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
故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考
功并移大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弗敢盡著
尋第錄別上謹狀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珥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
公從父兄之子也祖聿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
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
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
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陪陵處士謙公天授又未有得
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見唯學乃可明
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
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
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
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
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彦質范公冲
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

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旣而折公入而府又言於上促召

愈憲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

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在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

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旣就職日

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

而觀於先生所以脩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

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君

元以馴行稱龔君何以薰蕕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

教日益孚士日益化扶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徒官而太

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

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鬻鹽私販者雖

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先生

於是有意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

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

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攻秘書省正字人

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

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入益以爲恠會次當奏事

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

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

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

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

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

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

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

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第又娶嚴氏子男一人偷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遠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與它文章彙藏于家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洒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為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尚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五年七月日門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狀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

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即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即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即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與脩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即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為舉子文即清新灑落無常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變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既又得浦城蕭公顛子莊勿浦羅公從彦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刺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晝夜其間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

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夫蒙鑿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嘗以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芻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爲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朝蕩覆公在尤漢方與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諭者公聞震駭投杖而起大慟幾絕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播未有所定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固不暇於博求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因於塵埃早舉鋒鏑擷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箕商之後於嶺海魚蝦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詔出御史胡公世將撫喻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說之曰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曾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溫劉裕雖能以江漢舟楫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今進既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

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爲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壯其策歸即以聞於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備堯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即對言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覆馳騁辯說縱橫出入古今證驗精博日未昃奏箝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陝刑襄軍事欲奏取公爲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既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國勢亦小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即奏言曰陛下以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茲而民困兵弱虜鴆侵凌戡定之勲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之學垂精延訪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虜僞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息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而猶愿

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審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入主操大權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機之務決於早朝待立邊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羣臣博求至計然後總攬參訂以次施行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諭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僅係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志爲諫乃詔攻京秩仍典校中秘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恟疑異議蠱起張公至爲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建康以自衛公深以爲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之卻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

累歲安集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推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即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圍而折虜衝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虜以乘吾隙議者方以爲憂而虜反忌豫強將不可制一旦執而廢之遂不暇以我爲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筭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顧望中原坐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即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既以行險妄動而及於敗爲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其弊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變則是二者通爲一說而無所偏廢蓋能夙夜憂勞率厲衆志則未嘗不待時而不至於媮審知彼已必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求遲於讎敵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讐可謂大笑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媮俗撫循凋瘵之民淬勵士大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

後謹察四方之釁投隙而起安受其虛以致天地之殛則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而寇至輒謀引避既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不能詰公於是又言陛下有爲之志未嘗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效臣竊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以爲陛下誠能並進忠賢修明紀律懲陵夷委靡之禍華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卹匹夫徇私之怨則威令必振國勢安強雖桀鶩之虜亦將斂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郎兼昇史筆而常公猶以爲此非所爲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而宣仁附傳實公所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爲尤重而公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爲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既而虜人亟遣使來請和趙公以讓小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始頡頏政事遂决屈已和戎之議矣虜使名稱既不遜而所責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於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洵洵欲爲變夜或揭通衢指檜爲虜謀都人洵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理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虜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紐於存食之威

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高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蓋虜人和使即秦之衛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衛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常置太公祖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遷爲之禹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尚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不禹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麾羽鳴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檜雖持其議不少變然虜人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逞者論者莫不壯之然自是之後邊備遂弛士氣益衰而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爲諱正墮公等所憂撓我之計檜顧自以爲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公因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欲引以真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虜使再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運十年于茲雖有大爲之志而於天下國家所以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以歸于我此雖異時之變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聞於憂虞而大有爲之志將有所使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每病於難立者

正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銳而用計有未詳也顧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陛下既與大臣謀議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後揔攬羣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講和之議猶欲三致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公其洞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備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又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己其於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而虜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入如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檜亦不知所爲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復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東莒蒐練之餘以鼓關陝順昌索臯之師連戰大捷虜乃引退復議講解而梓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論楚漢強弱之勢然檜遂掩已失而冒以爲功公奪主權肆然無復有所

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爲之屈遂自請爲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處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故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爲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顯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棄置閒散迨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交受諸弟委曲特就有人所難能者與入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嵬瑣簡賈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規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肇彥冲勇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所爲文有章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侍郎徐公度欲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藁而今序則直秘閣傳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公詩高衆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

切事情亦為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親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劉陽縣丞劉于翔蚤卒孫男三長塾亦蚤卒次塾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其婿備職即劉學古迪功郎黃翰進士范元裕曾孫男五鉅鈞鑑鐸銓女九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舖東寒泉鳩然公所藏地勢早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香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識耶不肖子熹逆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具著聲烈以告萬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議大夫正第四品準格又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

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縉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筆跡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禘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部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王山汪公以書禮軍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為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微護喪事躬視棺歛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交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聚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以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

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尼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驪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疾端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度量入爲出賔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觀感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鄰人處食飲言笑然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黑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于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胥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胥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以進矣其語中肅曰

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週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塲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敢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蓋先君子吏部

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
赫鄧迪天答語又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
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復從
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堯不已
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
殆絕倫比然不不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
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
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隱世不見知而不悔
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
者又樂聞其道而數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
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謂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
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窵突之事謂熹承學
之父宜知先生之蘊使其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勸諸幽
室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為
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詳然未能有以得
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
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

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珠故不仕祖彥嗣
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放揖字濟
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屬官省
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
泰事代為璋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陞從政郎為汀州司

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追榮
其考妣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
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
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
使其弟為妻上請得致仕即未報疾革召親戚常所往來
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
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勅所至有能聲為大府部刺史所知
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為辦治日以謹力在
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為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耐老
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羣黨擯效為姦公悉
禽取寘之法民乃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
林公適守南劍翰林茶公宗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
化興學校治復屋聚經子史氏羣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
武為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閭
非歲時慶問未嘗出入閭巷諸公府卿人欽愛而仕者安
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趨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
不遐於公猶為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
宣義郎致仕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忱以公恩補將
仕郎女一人未弁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
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忱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
公行事授熹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
已既不得辭乃取忱所論墓具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
次乙亥人日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主管學事朱熹

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劔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時朝請即右文殿脩撰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

父齊溫右從事即知建州旣寧縣事贈右承議郎

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

羅氏世為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願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辟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為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旣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特仕即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為嶺嶽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為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財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悟意竄斥係躓南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即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毅即始至歲歎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為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以勤勞為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

計惜而厝置纖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願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緝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寘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為幹辦公事用上嗣位軍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繼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數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盡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為多也嘗嘗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為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幣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鈔板用之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為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遊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指俸金以振崇之賴以濟者甚眾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特一日忽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囊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嘆以為不可及遂

以挈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沙縣藏地祖塋之旁公娶陳氏子齋先生之兄孫文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關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沉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之如切其身經營周練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弁遂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慈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是以凡四方之名山勝槩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志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己之大方張公為手書所為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慈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嘆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為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為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入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遊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頗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為寢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為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為熹道公之為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闊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特熹未識公

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為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吏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喜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為特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願所叙官閱梗槩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諷不獲辭既趣以就事矣惟是從遊之晚於公之行治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故失將無以備采擇為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財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數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為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為文恢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喻富室發粟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糶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敷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飽况奮其武怒以攝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通戶姓名通衢為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雁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後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

間轉承議即用殿中侍御史兵公芾薦爲御史臺檢法官
權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既斃而
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
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繼負之民皆吾
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
然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
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爲先而和
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
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
脩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
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
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
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
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浚淮防江
却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閩外之
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脩德
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
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
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
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及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
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
年故土虜盜據焉爾况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
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
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斌持書幣賜虜

中大臣主兵者公爲上言仲賢輕僂無恥弑自北來其蹤
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
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
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
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
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揚存中爲御營使悉摠殿前諸軍
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
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
授以兵柄陰謀米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社計亟罷
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
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
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
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
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
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長邊
備此則殊未可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
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斌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
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
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
不可不脩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閩門事龍
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
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卻衆謀不謂
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
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

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召待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官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僞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它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軍詔諸以長秋爲官者損其七人它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樞素以論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惟頗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以上語諭同列樞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王之望爲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闕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選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

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樞姦邪而舉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樞大愧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戍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爲宗社計也虜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大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之望尹樞洪造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遂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一以惠愛撫其民如爲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猶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禰寃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畢達欲行部輒先移文所至母得治道路飾拱張諸州以例致餽一不受作觀風七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即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即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力爲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聚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蠲租賦賑流冗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脩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抗帥周宗多創攝局以私親故秀守徐巖龍吏持錢買燈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政

曰官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實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効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雲公求對極陳祗畏天戒飭正庶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為恢復之漸而小人乘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欲擊刺之術皆狂妄乖刺上未之察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寤遂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已為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友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為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寬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喻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為高耶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為公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竄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為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關陝荆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徐三者之勢相為犄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荆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

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為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真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為一卒優其廩馭以狡驍勇銳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為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脩玉牒成書轉朝敵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閱肩請真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閔門王抃招納妄入謝顯矯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駁議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即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教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之意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効也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

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廛民不聊生死
東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
能而張弼一言遠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
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遂張某繼之張
某適罷韓王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釋特
帥而內外諸軍廢削士卒專事交結不脩軍政欲卹軍情
而移成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
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
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為無累臣
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為難而志為
治之本無以功利為易而遽為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
意哀矜惻但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
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復三軍之氣罷
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
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為者矣疏奏上嘉歎
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
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
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
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
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華即屏醫却藥湛然無
但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訃聞
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偽莊教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節
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
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

盡不為毫髮計甯自罹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
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
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陸
興中協贊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
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
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
蓋公嘗為人言先儒有論為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
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
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
為哉公敬遜誠懇非欲以大言夸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
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
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慧矣曷若退而疏之之為
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
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
所為奏議及它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
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勅賜
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戡進士吳洎孫男七人
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城鄉
壘石山之原以喜壽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事將以
求誌於作者請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庶不得辭
謹第錄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月日前左迪功郎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為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惻祖
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踰冠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

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為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為吾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遊既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為宗也其為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人葉公賢君為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是為脩士鄉鄰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眾亦無不往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人周式為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

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為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珙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禮聘君請為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為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強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濁求清之語勝之曰澄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間講道讀書間出詩篇以咏歌其所志蓋齋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傳纒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梅橋之原

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于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熹於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備求釋然敬夫與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遊久於熹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考異

數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上以公奏示宰相下一本仍有宰相二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傳

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

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

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

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

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

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

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

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

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

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叅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石陳公奇

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

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

意警拔故叅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

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

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朝廷

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

乃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愷性剛

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

間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

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

手輒報可他人為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

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

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

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

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

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

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

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

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

每語人曰自傳君至吾始知有為郡之樂時山獠跳梁未

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

護其間甚力且為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贖其軍

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群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

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直清

矣故聞公喪偶欲遺其愛妾挾重貨來奉公公亦竟不受

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為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竟

請兵為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為申和地而已而果然陳

敏亦為和請公弗從竟捕真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

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臯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幣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權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氏探其隙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洽初秦丞相禮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問語公曰故事

三丞得通用蔭補入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即况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蓋亦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臺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矜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矜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欲成令矜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涑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涑被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遊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卻酒肉屏膝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單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

之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
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持一念親
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首知
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
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
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復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
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
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為言者
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為吏部尚書
雅知公之為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
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
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為無一字不實也陛辭
論耐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
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為仁然殺人者死公徐
對曰臯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
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稱曰不辜則不
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
以公言而止公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
且復奉安輿以來閩郡之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
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為事者
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避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
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
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慙長者之
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數悚服且傳誦其語

以為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
佛燃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
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污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
奔走闕下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為書于籍
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
疾則憂形于色在障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
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
太夫人不樂為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
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此公去適已
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為孝誠所感云
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
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為吏部郎中五官素統
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為姦為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
即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謂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
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特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懼
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為
遂請于朝願竭方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
副使陛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吏故
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秦甚閩中去朝廷遠
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
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為
空而州縣窘匱尤甚更兵之給弗供原原然有朝夕憂公
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
以為官不常鹽則無以為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

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窮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為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為之樽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為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為治大率以愛民為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畧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關守公以郡屬易將幣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為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為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可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為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殺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舉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為專知所恃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賊

舉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舉將論決祖其背則有濕文為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濕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聞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後守偶聞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平生治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為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關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為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為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為郎復嘗過於客次覲詭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閩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迨公便室則覲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索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為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劾愆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為民所訟公素不輕索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今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即論公前使閩特推行益焚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入亦至今搆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為世俗所容乃復求為祠官得主管武夷山中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為舉則又以中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為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間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內與訣既而劇談詠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

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二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謙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元業進士育良尚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閒為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概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者書其富日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為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畧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釋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料以白宰相未及而鄺瓊等叛書已聞矣叅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適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為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夫相半乎李公起程公手曰公晦為不亡矣剪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畧因策虜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顏亮果為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觀自福州召還公

移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觀入必留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漑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漑而語意精切

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數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嶽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海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嘉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久竊竊惟公孝反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碎咎得函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白公無鼻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

奉使直松關朱公行狀

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乘求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公諱舟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備將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凡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益彬彬焉公將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解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速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檀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虜相黏罕于白水濼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詔與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

豈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此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執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人怒絕其饋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邪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日疾其體鬱愁歎無膠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

中名王貴人亦多遺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賚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使聞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徵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恨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特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蒐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決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諭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棟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恩謀等見棟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輜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遷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

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
 省以贖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
 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義陛下既知
 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
 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為
 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胎史
 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質丁氏晏氏女聞
 進未勛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
 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質且有進用意
 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
 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為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
 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
 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厄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
 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
 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
 子鄭老皆死于兵舟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
 子祿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
 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釐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為
 者其氣質雄渾援摛精博明白疎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為
 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踴
 其險怪奇澁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
 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飲傲說一卷雜書一卷風
 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
 熹先大父於公為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溱

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
 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弃諸孤矣後六年熹始
 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
 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為謀葬故而遽以臯遂今
 審院檢詳尤公襄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
 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為得吉卜於縣積
 善峰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
 人附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
 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
 此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
 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
 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
 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
 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偽官
 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
 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喻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建
 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必期有以
 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
 倖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
 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
 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啟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

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為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柳又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柳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柳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為憂實以行善政為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又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真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二年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卷宗微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關下勤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開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主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鄉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治隆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傳云公判太學命衆

曰伏命南省進士程顥年三十一有四月立之擢出群行言
嘉祐四年方與歐陽文忠公同試自後宋學嘗與之語
謂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迂

材薦數十人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謂人元豐八年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

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真宗公著及西
動違竊見年南五十程顥力學好古家貧子伯益世忠信

按胡文定公召命羅以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焉言世忠信
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立不倚官朱光庭又新輝益德備

又謂顥究曰王師之德當世之務乃天賦之覺聖王之
解文又曰宗師之德當世之務乃天賦之覺聖王之

之學其德足以濟世之德當世之務乃天賦之覺聖王之
言乎德則非包氣之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

古不德則非包氣之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
能學之初若淫人之道至以言乎學則

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貫先生再辭尋召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聖人歲變奏云先生君之子統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辨早與其兄顯俱以膺名廟於時陛下復起顯而用之顯
趙召以來待詔顯下四方俊又復不超首顯而用之顯
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之所符之而符顯則顯而用之顯
而四高賢得隱德之下蓋其用則所符而為顯顯而用之顯
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

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除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
區區之誠尚高賢而使天下之賢者願陛下之心召顯而用之顯
區區之誠尚高賢而使天下之賢者願陛下之心召顯而用之顯

德之日又而潛神積慮之功深積而顯天下之義理者多
缺成陛下之美聖陛下之一見而後命之進顯則顯當顯而
無受之問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后面諭將以為

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
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同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今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
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

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貫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
如此乞今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

輔上德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
子監條制見貫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
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齊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獻通考
御書密初宗愈備光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舉用
已精密宜一愈仍舊因是深欲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
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問
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
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
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
習業且以邇矣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澤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
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極番薰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祭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
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
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用數局如師院樂院之職則固解益而日所以不仕者為
職官朝廷亦殊使兼他職則固解益而日所以不仕者為
道也則今日之仕類其官之受行進乃可受不然豈是苟
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辭知之故常公之
之辭人亦不以高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番薰事
且乞時召講官至巖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
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宏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修長邇英閣先生接上疏以為修長邇英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
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親文而其為
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入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數服見初說論而哲
宗亦嘗首肯之見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
居見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莊時文路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或侍立終日不辭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路公之恭執為得失先生曰路公四朝大
臣事勿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開嘗聞上在宮中起行徹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
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見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
謂語錄且云溫公聞之
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履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
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

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
 復避親屬特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
 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
 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
 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親文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
 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
 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
 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
 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親話 經慈承受張茂則嘗招
 諸講官毀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毀茶亦不識畫竟不
 往云慈無此事或文路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慈聞先
 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
 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
 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
 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率臣以先生言奏請開疾由
 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
 巧素無鄉行經慈陳說備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
 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
 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中書實錄又云文仲
 蘇軾所請奪翰林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亦載其與呂
 文仲本以先立無然卷不晚事論朱光庭事亦載其與呂
 此類乃不自知為小人所始謂之失其實矣夫按蘇軾
 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天下之士皆謂陛下聖明而
 事而免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願在經年然後陛下
 司馬光曰公若皆與願相願在經年然後陛下聖明而
 故其講說語多草茅之言者謂願大臣之意實非求
 誅交結實不謂願以故為願大臣之意實非求
 伏願之賢乃是以願為願聖明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
 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舉罷則所授官不當
 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
 儲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也如奏事三省進呈程頤
 欲與西京國子監中以其不請令只與西京監丞
 非願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
 辭極論備者進退之道見文繁而監察御史重燾奏以

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會勾崇福官觀備未拜以疾
專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
不就親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
編管親貴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
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
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充戚氏觀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
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氣說者色罷髮皆勝于昔十月復
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
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
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任蓋已決矣
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
邪直范彝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
致仕而云依前致仕既西監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
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臯罰而叙復過優官又云叙
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自有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詔錄云范致仕官程某以刑文
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詔錄云范致仕官程某以刑文
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五年復
宜義郡致仕見實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
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
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晚歲易其作傳只是因生
用意權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先生平生
學者所祀所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先生平生
元祐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於疾革

朱文公文集 卷九十八

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
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郭忠孝尹門
先生性來及卒亦不致奠不與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
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
之則予不得讓焉州喻月而歸人曰公按見明道于汝
子立荷不致去楊中之先來見顏淵曰二日先生坐而
接學者乃更平者退則門外至深矣其聖人氣象差少
也從容爾則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先生既沒昔之
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
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
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
有體或說簡通簡易不為尋經以不為猶告無此率衣難編
素冠冠必整食難簡簡必求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
伊川又曰先生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察於人無不
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不足動靜之若何也謝子
右錢以鐵止伊川有議更不不足動靜之若何也謝子
費者非國者象貴夫利少盛麟者息氏不取盜鑄則雖
公上非國家之大得乎無有議更不不足動靜之若何也
則則盜易家之人得乎無有議更不不足動靜之若何也
持則人失而歸當國時否既相應伊川而起溫之伊川曰
然則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彼法當討論未可以見其變
矣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費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郡肆生業與
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
元祐黃太史嘗贊其虛濼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瑣

一七六一

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岳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為謀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性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極旁不忍跽步離去路人皆為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整已賞以遺之其一婦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餘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為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為墟鄉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黻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寮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為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為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辜公為變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群小破散然後得免

而州治亦遷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貨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為悔也此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華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持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嗜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劔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總發能誦書失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速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敢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為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誄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為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可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凄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此事時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昇之俯仰今昔為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爲其官國史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爲聞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爲紀墨莊者也至于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脩飭能守其家妻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伴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生子和子和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戶掾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郡守卻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寫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古人爲己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警耻狗時俗者皆斥不錄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窒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聞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

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淳情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唐惰游還家覓錢斗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讀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迄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既去改宣教即遣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清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雜名士亦不強附而搢紳先生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成都劉焯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戶一冊世凋落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拭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己子亦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且得贛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脩於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得其年究焉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卷太息因劔其大者著于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公核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替校

一本軍土齋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卹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翰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卹亟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諍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萬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瞻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娶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衣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况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

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本軍背負菟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造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也田秘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美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氏為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愛民敦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

添贍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符措置施行

又牒

行同南康唐文和張寬師民力為報屬風以合

晉侍中大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饒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請實

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輔優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避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近治三十里內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嵩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縣令熊仁贍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娶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賞旌表門閭獨除後後未委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

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濂溪先生虞邵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貌

西澗先生也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秘丞

公亦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

通鑑而所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

黃門蘇文定公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

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

菴及訪開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

撰秘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載未審其墓是與不

是實菴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曾居本軍未委日前

有何遺跡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

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

之外別有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

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

取見諸實迹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

客位遍呈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

詳細切幸特賜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委知有知得上件事迹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申說切特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

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勃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

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

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至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

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

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主明起為蔡州襄信縣主

簿七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覿請

以為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

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子弟四方

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實為之記後經兵

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

到任之初即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接視陂塘觀到其處

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

居講學邀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

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甚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

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賜給經書所以教養一方

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

懼而太宗皇帝教化育材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

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

行修立云云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稼穡時及節謹身節用謂不作非違不犯刑罰節用以養父母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謂節度檢用不妄耗費

父母使其父此庶人之孝也
人謂百世之師行以上四
母安器快此庶人之孝也
向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
不齊亦類如舟方欲保守父
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
若父亦類如舟方欲保守父
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
人天所不容也所不戰馬風
也所
實明為官檢所錄不可不深
陳也

以上孝經廢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
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
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
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儲專有豈敢私蓄
財貨擅括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
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致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
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
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
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鄰里有無相通患難相
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
意不孚未有顯勃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
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
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
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琬
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
力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以此棄違
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
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
須至曉諭者

準律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
人戶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手孫擅行違法分割田
產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
將所立關約赴官陳首毀抹改正待奉父母協和兄弟同
管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
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畢云云 淳熙六年
八月日榜

勸農文

當職久處田間習知樞事故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
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咸裂較之
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腴疎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
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動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
仰寬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
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脫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
節次犁把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未
易長盛水難乾
- 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
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
剗取土面草根曬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
在內然後撒種
- 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禾苗既長擇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

拔出踏在泥裏以培木根其厓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剷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膏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飢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瀾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特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饒蠶有力

一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向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歛以養父母母或情遊賭博與酒妨廢農桑疑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确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租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又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又自觀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接外郊適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効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勸諭蔡埂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起此未耕種之際遽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開濬陂塘修築埂岸毋至後時追悔母及二月日榜

勸諭被荒

契勘本軍管內又關兩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癘永念厥愆實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請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卹日近出糶仍究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糶準備賑濟况朝廷愛民知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爲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未歷令人痛心况今淮南湖北等略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素更切祈禱神明車馬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畝頃畝聽候官司收放稅租賑濟未耐不可容易疏移別致後悔

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
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斛日逐細民告糶即與應副則不准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

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爲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爲報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戶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關食時只得上門告糶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未已多損早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戶

檢會趙知軍任內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戶帖或挑請因而冒耕者或計會鄉司作逃移多年而免科例者或有戶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限滿而說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入不可誰何者所有都分之內遞相容蔽遂至租稅皆無稽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及上戶強占百般阻難滯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棄之而去深可矜卹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切慮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戶具狀赴使軍陳訴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各令知悉

減米炭錢曉諭

近據人戶陳訴米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行均減今
準提點鑄錢衙委官考究料數輕重及水程近遠特行
裁減自淳熙七年為始數內建昌縣每料元料錢貳佰
陸拾文省今裁減錢四十文省實納錢二百二十文省
除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戶知委外竊恐鄉村人戶未能
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戶知委据戶下合納木
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如本縣鄉司入吏輒敢過
數催科即仰人戶徑赴本軍陳訴切特追人根勘斷勒各
令知委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戶逐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
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約東前已
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之數依已降指
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
立牌由分明開說某箇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細
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省限內畫數具鈔同牌
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賣牌由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
人戶在今來約東以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
內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
戶秋苗所收水脚在船起網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

戶輸納重有所費深屬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戶應合
納秋苗每正米一石收在船水脚起網頭子并專斛市
例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鈔收納
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文竊慮合千人依前例外非
理巧作名目別行乞寬錢米已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
慮元給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十貫文出
榜縣管下要關處張掛曉示人戶知委自今後應輸納戶
下米斛每正米一碩除前項立定在船起網市例錢六百
七十文足并隨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寬民戶
一文如有合千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錢米
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官陳告將犯人根究依條斷勘
罪追賞施行的不顯示各令知委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一石正米連省耗加耗
共計一石七斗六勝今年冬米許人戶從便赴軍倉交納
今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石更與減米一斛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逐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
供之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窳收在已與公吏
通同作弊掩延不納窺伺縣道窳東全無措置即將下等
抽米以應副預借為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
縣却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將收
到水脚錢等侵侈使用緣此起發網運大段遲滯且又欠

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咸加耗糜費之類令人戶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東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轉將米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諸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

勸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條聽隨力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勒今訪聞諸縣并佐官廳每遇人戶輒以承買麴引為名科納人戶錢物以至坊場違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燻葬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証具狀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扛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開喚夫力荷轎擔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今陪貼錢物為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夫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重辦
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
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戶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斷勒罷
社倉事目勒命并曉語附
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經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斟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都支散先遠後近曉示人戶管運六百文以上及自有各依日限具狀內開說大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每保保長如十人以下不保內結保之人同保均備取保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

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其日監官同保而掌主保明者聽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入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每桶受米五石半仰斛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聽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月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斛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斛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教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斛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交社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見不得備辦均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斛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晚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斛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日支飯米一斛約半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叶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藥薦修補倉廩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土產戶開說產幾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

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被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會支貨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關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關社首即申耐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此他用如有損失鄉官照檢勒守倉人備償如此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

斛

具位朱喜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

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華人戶主執飲散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開奏

勅命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

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

到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

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

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

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

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酌遷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飲散或

遇小數即蠲其息之半大穰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

量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

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

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飲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

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飲

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

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

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

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

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飲
 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
 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
 米還官却將息米飲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
 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
 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
 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撥擾
 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齊於目前之患然實公私儲蓄
 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敷歲施行入必願從者衆伏望聖
 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
 開奏本部今檢舉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
 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
 聽互相充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放屋以
 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充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
 常平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則勸輸之每一斛
 別納五合應豐縣計一縣九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
 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制通正稅限一日
 撥銀即正稅不及一斛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
 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
 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關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
 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
 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
 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
 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

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
分者準此及七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偏下本路
 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
 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
 米內支撥其飲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
 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
 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
 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賺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
 日辰府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
 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特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繼令史頓圮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 押

新 除 郎 官 奎

駁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
 蒙恩召入廷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
 縣開闢鄉社倉本未推說條奏誤蒙開闢即詔頒其法於
 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
 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糾舉所以
 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願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
 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今乃得蒙上恩偏下郡國將遂得

與闔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
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播揚下
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書戶部所
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胥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
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禱有以無忘帝力之所
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
常平茶鹽公事借錄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會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會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
奉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狀
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永務文宗新台州司戶王
迪功水若衢州龍游縣袁承節瑞等又乞各出本家米
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
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由朝廷外須至
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會庶幾益廣朝廷
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鄰任卹之風再此勸諭
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約東侵占田業榜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田產有下
項事件申乞指極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海塗溪漲
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官戶公吏等人不曾
經官請佃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
經官請佃止量立些少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知今出榜
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月經官陳首與免罪
從公緝立租課就行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冒占花利
如犯人尚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滿不首如官司
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根究從條
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說名請佃
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
弊何緣覺察今來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
仰經官陳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
人租契如說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
當與免罪從公緝立租課就令租賃仍免追日前花
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司覺察得知當送所
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東不得擁護保正等榜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官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
事大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租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
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投
次家產遂空深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官幹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
縣之內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號為四衙雜出文引別
置木牌各立程限盡令趕赴申展繳押需索百出多
徧名色立為定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
錢繳引則有繳錢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後

有多寡又有批朱縫印日礙之類一引狀之出乞取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箠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能備安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文引勒令拘催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迫以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填納無所赴愬豈有既充重役復費准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為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畧不加郵應千數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買辦如修造廟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為名不曾支給分文又如後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推剝肌髓至此為甚

一縣官或遇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多是過數將帶當直雜公吏輩亦用輜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為擾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納借米硬令空作人戶姓名投納在官曾未旬月分限完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毫釐特多為少未免筆楚一月之內盡是越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及至催納次第則又別出

一簿謂之割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冊漢落江逃亡死絕有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者實臨期動是勒令填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填備一次亦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縮繫無能得脫百姓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不加郵委是無辜

右鑲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前件約束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著實即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日榜

減半賞格榜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今歲災傷條畫賑卹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戶別納糶濟之人近已蒙聖旨補受官貨無不感戴然去歲蒙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當年耿迢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聖旨令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災傷最重處許提舉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割付本司須至曉諭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曉示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廣出米穀以拊鄉閭有欲休募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標撥就近災傷最

重州縣入納即為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揮不致有胥吏阻抑故榜九月七日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早禾多有旱損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卹曉諭

一州縣自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晚之田自有得兩足可灌溉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

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運米斛到來投糶準備關米州縣般運前

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早損少米意圖邀求厚利閉糶不糶

副細民食用如敢輕有違戾切待候重行懲處如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為多全仰主家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卹賙給存養無

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

州府請速行下諸縣勸諭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平日耕布勤勞為念常加優卹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窮惑聚眾輒以借貸為名於村疇之間廣張聲勢亂行逼

脅以至劫掠居民財物米穀不得財徒二年一疋使

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今來切

慮愚民不曉法棍犯刑名深可憐憫除已請諸州府請通下諸縣曉諭民戶知委各自安業勿致病疾後悔無及

右今鑲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奏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按劾施行今來到任

已是深冬難以檢勘須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戶災傷苗米等第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尚書省外須至

曉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戶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戶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已上鄉分全戶四斗已下全

放元檢放三分已上鄉分全戶三斗已下全放元檢放二分已上鄉分全戶二斗已下全放元檢放一分已上鄉分

全戶一斗已下全放其紹興府入戶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示人戶知委如

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切特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早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索按動村落以納圖

冊為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項畝頭性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

失救荒卹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聽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陳乞計日給錢米

各自實行並不許分毫擾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

田賦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
給施行

浙東客次勝

喜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為職自惟昧陋雖不足以盡知官
吏之賢否然既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
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刻奏不敢徇私
容情以自陷於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已
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宛轉
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或恐實有
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
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入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
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
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情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
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趙汾之獄蓋將
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
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
於其家亦且擴絕而不用况求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
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指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
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為訓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晉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公移

州縣官牒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蓋以
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摠攝然事
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觀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
明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
官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衆
目立隳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別行措置如前所
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
押方得行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詣通判方得呈知州
取押用印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
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應行者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
之官同管一縣之事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
民無冤枉而比年以來此法不舉所謂過聽者不過茶湯
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
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
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為治之體而况為
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明處事有不公則賂賂囑
託變亂是非淹延囚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
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聽議事應受接詞訴理
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發押圓備然後施行庶
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樹革舊弊都吏具檢牒通判聽遍
下簽聽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為始依此施行更有未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仍貼諸縣請各關牒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權發遣軍州事

漳州曉諭詞訟榜

契勸本州近奉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遷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詎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讐遂失鄰里之驥且虧廉耻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柱後惠文為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况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遙遠或事非干已而出於把持告計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為詭名匿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索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偽先將詞人重行斷遣務以上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區區深憂吾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俗斷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

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頂至曉諭者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理或涉虛偽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即仰早生悔悟降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華比年頑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閩惻慚懼之心仰副明使者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儻觸憲章決無輕恕故榜昭熙元年五月日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使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呂渭夫狀陳理差役公事狀有稱見居母喪而身著欄幘皂紗巾持即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尚慮遠近未能遍知頂至曉諭

右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是以昔者先王制為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矣然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徒三年雖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厚薄而有國家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尚未眠也又况頃年至尊壽皇聖帝躬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用簾布當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而刑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

喪而全釋裘裳盡用吉服者見之駭然良用悲歎自惟涼薄無以喻人然幸身際盛時目覩聖孝今又得蒙誤恩使以承流宣化為職敢不明布以諭士民自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嘗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麻布黻衫纈布膝巾繫麻經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不然國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榜紹熙元年六月日

勸女道還俗榜

使州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法私創庵舍又多為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任之初為見事有非便即已坐條出榜禁止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告戒非不嚴切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當職約束故違國家條制誣上行私敗亂風俗頃至再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聘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備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彞倫得不殄滅其從之

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感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實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漸於還俗於是昏之男無不盜入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泚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佞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家亦是未為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導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如云昏嫁必有聘定賞送之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為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為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九我長切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故榜紹熙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睦其弟敬其兄子孝其父明夫婦有恩義夫義改嫁皆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子弟有學義廉鄉間有禮寒暑皆以恩意往來燕飭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則殺昏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避路少避長賊避貴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不令若者墮舉則為禮相爭奪

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至違犯

勸諭榜

今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况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况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吊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

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禱災祈福為名欵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

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漳州

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遽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播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紐租則其租俵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吏寅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繫繁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深如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詔典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用之瘼民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弁豪借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杖革百年深錮之弊為斯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訖竊恐日久或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撥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恐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速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扶闕產錢重輕條理聚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闕之欠蒙

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為利而不以為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遽行住罷所以民間但知其害而未及其利之如此姦民猾吏又皆知其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己往往互相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朝仁政實惠不得下流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弊無有窮極實可憐悼今仰入戶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恤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十大保無以得見都分闊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圍徑幾里東至西幾里南至此幾里北約計田園大槩頃畝要約實數未具狀申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筭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于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且夕當行鑲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在募仲人重有所費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入戶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得蒙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于細曉諭務要不擾而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

穩便亦仰及早前未陳說切特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熙元年八月日

勸農文

契劫生民之本足食爲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九州隸守俾皆以勸農爲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諭以課育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溥也當職幸此承攝敢墜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趁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破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興修取令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衆即時聞官糾率人功惜貨錢本日下午修築不啻誤事

一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燕管及時餒飼不得輒行牢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率勅科决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綱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告戒毋致違犯

一種田因是本業然粟豆麻麥黍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爲無補今仰人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蘇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性外略買置桑

裁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窠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具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爲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倭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倭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階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入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廢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勸會給付求爲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亦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

然實為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筭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謀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播種科敷抑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為名科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榜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節畧連粘在前請諸父老常為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興起門戶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年二月日榜

龍巖縣勸諭榜

具官

當職恭奉勅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谿諸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于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

海鄉魚鹽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人下鄉搔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狠強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斲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不至始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察其欺詐追捕緊急則便閉門聚眾持杖闖敵殊不思量既為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抗拒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為何異盜賊縱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說本因官吏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己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赤子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閔當職既忝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未然除已行下龍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遍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知悉其有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即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闔縣之人常切思念既為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後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訐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業凶狠冒犯刑憲庶幾一變獷悍之俗復為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陶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

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決當會合巡尉圍掩搜捉
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赴早革心無貽
後悔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勛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
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肄業之
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
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
授業解息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此年以來
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勿冒假守
家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為奇顧恨庸鄙弗克奉承
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
所合罷行事件廢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
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
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
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
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為學者
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
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向指揮合千人排備齋舍几案
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於本州瞻學科次錢及書院學糧
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約束榜

一契勛諸縣民訟入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
條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

至留滯引惹詞訴無又有人不依本縣照限追會圓備
予決便即先行經州茶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為
始應諸縣有人戶已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闕歐折傷連
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

遵從外如尚有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
違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戶赴州陳訴切待先追承行人
勦斷再立限驅催其縣道又不了絕致人戶再有詞訴
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
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
縣不結絕以憑行遣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
妄播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
月日未及其人戶違書鋪並行收坐仍毀劈書鋪名印
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解已事無以聽親書狀自餘民
戶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
阻許當廳執覆一本云或非理飾說及當廳執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
二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
干照契据并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已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為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為狀首人
並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

若干有無疾蔭婦人有無疾蔭娠孕於前從實開具或
有罪應科決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勛元寫狀書鋪

一書舖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便令經陳茶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毀所給印子

一入戶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離並經茶食人保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舖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問事節繁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攔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攔轎狀詞並不受接

并非投白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耶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貪婪騷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素煩官府自

今後除貧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并聞歐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

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戶須管經由書舖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

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負或兩負就大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朱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吏更貼擇出案租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

某處已未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西面係入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移西畔詞訟牌於

東自新開離屈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負監當并置看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執上姓名

押赴使府出頭取俵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離字具說有

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致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特施行如敢將開慢事件不候引狀

日分妄作緊急坐牌定行勒斷

一有日逐諸雜申并省符公牒文字並置簿子劃隔眼拘管遇夜銷逐旬委官點號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舖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剋役使殺入行劫殺略姦盜聚眾鬪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

民田業姦汚婦女鬪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上當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鬪打

不見血差投被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以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瘥合為狀首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其事合經潭州一即不

是代名虛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令右某人等事明註年月指被某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撰特賜台旨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月椿等錢從本司印格目書填錢物監轄典吏椿辦限次日各分

日限申解赴州交納近準安撫殿撰侍講到任措置逐月輪委佐官坐押內長沙善化縣輪縣丞主簿縣尉并

外十縣輪縣丞主簿監當官一負監轄典押承行人各

一名拘捕並限次月初十日到州其錢須要所委官同典吏躬親坐押赴州如解足典押免行到州不足斷訖典吏就州監催或錢遠限不到即追本縣椿錢典吏及拘押錢官下承行廳子併行勸勵施行

一項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稅錢將入中限未据入戶賫納竊恐有誤裝綱支用檢準令節文諸稅租入中限聽進戶頭或以次家人料較品官之家追幹人令曉示入戶及早盡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赴州科較監納施行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瀏陽攸縣五縣拖欠紹熙四年秋稅遂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天時亢旱祈禱未應恐入戶艱於送納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稟候小熟日却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擾合行曉諭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入戶各宜安心車水灌漑田畝準備合納稅錢俟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即行送納各令知委

一項照對稅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稅錢並不盡數拘解竊慮本務合干人作弊收錢隱瞞入已合行約束使司今置板榜務門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知如本務收稅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錢入已許牙客人具狀告首若客人稅物多供申少亦許同伴人陳首切待追人送獄根勒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訪聞諸司案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留曾經斷

罷及私名之人在逐處抄寫文字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府衙門許人指實陳告切待追究將犯入重斷每名追賞錢一百貫文其本處存留人一例斷罪施行

一照對諸縣弓手軍保專一教閱以備彈壓捕盜本州已節次督責巡尉依特教閱務要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名陸加武藝帳狀申州以憑逐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下諸縣併各縣巡尉各仰速便先行聲說弓手土軍姓名年甲所習武藝文籍供申仍於籍內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七月十九日為始先要第一番所發弓手齊集到州按教須是向後月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諸縣合教

一契勸諸軍武藝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喚弓手上軍赴州按教據各處具到帳籍多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手名色解發委是有誤緩急使喚行下諸縣巡尉各日下盡將所管弓手土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親射射精絕聽候點喚赴州按教仍令兼習叉鎗小牌諸款武藝不得私役弓兵妨廢教閱

一據客人趙堅等狀竊見民間行使磁毛錢鐵錢朝廷累降指揮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牙鋪戶不遵約束依前夾雜磁錢行使致得客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攝衛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錢五十貫文印給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縣下張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瀏陽湘潭醴陵衡山縣及下

攝衢州等處張掛曉諭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

告捉赴官將犯人送獄從條勘斷給上件賞錢施行

一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申解却令兩

辭和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遂符行下諸廂兵官

自今後應有公事即特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隔宿

及妄作休和申州如違將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

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

人賭博仍拆毀櫃坊并告報諸營寨廂官及遍牒在城

諸官應常切覺察鈴束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法

之人依前開櫃坊停止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

相巡察縱兵官亦不鈴束深屬不便出榜都市曉示如

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告捉押赴使府出頭切待將

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各追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
若諸廂諸廳諸營寨合千人依前容縱定一例追斷施
行

斷罪監納先下拳錢五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

入官內軍兵押下所屬次第問當

一今後遍下諸縣諸官用符簽廳請判押檢職官連銜書

押行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如常式仍先行下諸縣照

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

五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鑿定日限

案吏朱批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以類聚呈押

一日者不展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

到者都廳指定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監追公事各置印緞緊限不展次緊限許一
展再展而不到者訊承差人長限日展並簽廳批鑿不
再呈押內長限每三展一押長限如監

一當限文字並午牌以前到午後即是違限不得收接如
違申舉
一符牌申狀到事有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捕判回申
當催申抄劄口詞檢驗屍首當差官及官員陳乞批書
之類並即時押訖送所屬案分行違請判行下如無施
行事類聚判照有租及施行未到即簽廳擬呈
一簽廳告報諸縣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中括函大
即擬貼述大案却於狀內抹出緊要情節便見曲折不
然又須書寫一過枉費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折司先以呈押餘案抽牌押文字訖退不

一照應近來委送官員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間多有引

用繁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式曉諭外今再立委

官審覆申到公事式樣請只就元狀內用小帖子節畧

事意看詳所斷指定當否今欲如何施行大抵直說事

理不須繁文其狀內緊切事理別用小帖子標說

小帖子式節畧狀內緊切事理其官委其今稿詳

其官所斷已得允當得允當已開具出榜客位訖

一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良毀打百

姓生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

得再上知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據牌入筒取覆抽押

內戶刑案事繁
許以早呈押

一都發廳申四項奉台判後三項修入見行約束

一照對日逐諸案銷生事號簿彙約束週九日銷對竊慮

積壓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銷書絕乞候九日呈

點

一照對人戶役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等今來

受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

邀求致令投陳素煩官司今乞告示書鋪知是準前邀

阻人戶致使府問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

人乞賜喚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準台判索案除程一節追入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在縣

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尉追入一日者不展

今欲乞再展一限兩日者許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

限三日者許再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人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目今正

是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候務開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戶

互訴婚田爭地多是有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

是遷延不肯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

拖延套入務限使下戶被苦無能結絕檢準律令諸婚

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在此例况今本州

多是畝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
入理對在田亦火施工未獲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
之家請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候十

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十二縣遵守施

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

官司房廊白地貨錢並放至紹熙四年終已出榜都市

曉示去訖今訪聞得街市有賃屋居民都有妄稱合從

赦書到日之後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即

無放至紹熙五年正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主自願

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願饒潤即其賃屋入自合遵

從大赦指揮印還不得妄有抵負有惑生事使司已於

七月二十六日出榜都市曉示訖

一獎勵本州州學之外復置歡麓書院云云並同前
委職授職

一照對本州所管上下釋奠及祭祀杜櫻三獻官祭服緣

製造年深各並不如法式今欲別行製造初獻六旒冕

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綬佩

蔽膝革帶履襪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

禮制申行在太常寺開借上祭服每事一件付進奏官

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司楊進說臨安府製造回州行

用

一伏觀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獄四瀆名山

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

潔致祭近祀廟屢並禁樵採如祠廟損壞今本州支係

省錢修葺謹按晉書南中即狩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
諱承當王厚作亂之際與兵唱義為國討賊功雖不就
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廟貌又按長沙圖誌故通判

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諱彥卿通判州事贈直龍圖閣趙公諱民彥將官贈武節大夫劉公諱珩兵官贈右監門衛將軍趙公諱津之皆以紹興初年金虜侵犯或提兵出戰或率眾守城殉國 捐軀忠節顯著本州從來只於南岳行宮設位祭享祠象不立無以慰答忠魂表勸節義今準前項赦書合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奉安求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階主簿周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亦各合行塑像配神從食牒州委官討論計度塑造

一準紹興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焚牧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州司契勸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潭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津之皆以忠節沒於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今來遵奉赦書指揮見行相度創立祠堂塑造神像除晉朝冠服別行討論外所有孟趙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武節大夫趙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服合作是何法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禮給降制度以憑製造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之禮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護致得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殘土石破碎無以

保國威靈停滯雲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契勘其地並屬寺觀所管即與民間無相干涉理宜措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前去體究相度勸本縣巡尉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除深山入所不見之處許令依舊開墾種植外其山面瞻望所及即不得似前更行斫伐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即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後山勢崇深永為福地并帖巡尉仰詳前項事理須管合同李修職前去體究相度逐一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張掛約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處斫伐林木穿毀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於所屬陳告根究從條斷罪施行

一契勘目今又闕兩澤竊慮陂澤湖塘池澗濼正副長專意放養魚鱉之類不肯泄水注蔭致田禾乾槁深屬未便今曉諭陂塘湖長等人如令承水之田闕水即仰日下量分數放水注蔭如占吝不放之人仰食水入戶指實陳論追犯人重斷施行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或判狀即云訴事備錄委某看定或依本文須至供申者

一某年月日某人狀

一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遇多項須

以此開以年月先後為次序

一檢準勅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勅如何定斷謹具申某處
伏乞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狀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熹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姓名尋行
契勘日前雖有顧到船隻日久不曾使用今來自合祇應
官司差使私家即無執占之理謹具申建陽縣伏乞照會
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右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剞本浙
本洪武初取置南離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
本則先生李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
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列之歷歲既久剞缺浸多
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

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畧微有
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
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
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
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文永魯魚之
訛而已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質夫僉憲蘭溪
章公德懋閱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

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僉憲天
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為已任久未暇及壬寅秋
乃謀於先生九世孫都轉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
校本精加讎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
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
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
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
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
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
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拳拳相與圖
其求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乎工既告成仲
昭謹識其顛末且以告於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
修之以無替諸公之惠也
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二月之朔後學莆田黃仲
昭謹識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替校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檐簷躡屩於先生之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駸駸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秩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撮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異事左與世杳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之晚安知後之造道者不在於茲乎此君子所當自力也觀者尚勉之淳祐五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第四卷上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佐

答趙都運善譽

與田侍郎子真

與章侍郎茂獻

答尤尚書表

答郭察院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

與蔡權郡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

答丘子服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謀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

第八卷

答折憲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

與王撫州

與長子受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答劉韜仲問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問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為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彥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為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巧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矣罷逐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卧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諫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論蓋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偽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

使人憂懼也來嚴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宇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開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舊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首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誤舉偽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絕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耐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偽黨也李通家為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為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為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道截然猶不敢不踴躍也

探路會相見否其說果何如即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

持且爾無大疎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
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諭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
安可不推所聞以極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
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說渠家
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齋壁
得便且罷却爲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
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魯皙之志如知我其天
之類頗勝舊本且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
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
爲生要之天下事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要省而深察
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
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
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
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紮
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
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
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慮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予細然大槩看
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爲魚下添又集解
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

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
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
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章不可苟避譏笑
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
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
看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用涸轍無力相調深負愧歎也
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
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進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
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
已說盡明主可爲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即
爲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
乞歸也或更要也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
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
爲撓耳今年早晚未肯損州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
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爲一身一家慮
也時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肝食之憂
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遣
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
其勢駭駭恐未容飽食而坐也
禮書綠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功夫點對

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為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為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為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面附入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為千載之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實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為盡善記再錄具幸亦時為促之弄得歲前了當為佳筭露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護錄去可以示其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湛為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為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揚子直甚入時宜

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

偽學之章首辨張非偽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為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為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遠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為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今冬上饒括蒼與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不奈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着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只觀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

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
也可早為之越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
本分朋交藏在各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
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河謂能
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
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
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
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
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
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為外間
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
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
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淡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
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
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
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穎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
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桶太
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
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
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
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為編定此
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即伯豐寶之
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日益昏惡更數月遂不

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價平生
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殿語孟振劉
四哥却云被學官回中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只此
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
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錄去者勿以示人初時更有
數語後為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揭則只此亦
足以發其機也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
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
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泰有以啓之令
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
不下恐復為浮議所搖前此留葛報書皆謂疑此間受漳
浦之壘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為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漳
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即可丐歸矣寄來算法已故
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
難着尤非病後所宜且讀地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
未為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
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
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鶻藏避誘逡巡引却似亦
不為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為改秩
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為學又非伯豐比且其
觀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

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
晦迹避諱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爲人所誤令
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

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來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

陋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

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予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

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

可痛悼也予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

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

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

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卑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

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胸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

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

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

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如

所望而子約輩滯膠膠固不可救按每得其書輒爲之數

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

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

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

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

漸見次第李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頓寬假之計渠
亦能自處不知救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念欲寄

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爲衆人
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輩略不自思
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書院中只古田
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前此
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
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丈書已收書中盛稱仁
卿政事之夷限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

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

終所未曉明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

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痰嗽

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煤試中間辛憲湯倅過此皆

欲爲問既而皆自有客不復可開口其僞冒者固不容復

動念知却剝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

吾人所處着个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

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

條東見錄中尤多可類聚者須自見歸當處也遷居擾擾中亦有

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

此甚可慮陳正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

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蓋
屋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為甚幸但早年失母關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關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軀孫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喻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即天人各是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蒲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略否耳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豎藥之覆未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魯曾牧皮乃是真自得於夫子者其言恠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浙中早甚當寧憂勞聞之令人恐懼奈何奈何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恠折大抵此者盡出聖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明解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為期耳

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未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其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

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除往臺諫處納之耳輔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會小官使之為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惟可惟揚元禮亦為漕司不取願狀迫換長汀渠乞來稟議又不許却欲以倉檄來辦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論大小直是全然暗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隻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碁亦可笑豈亦大家行著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被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為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為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李通輔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

肯起與看勿令孫瓌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
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其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
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
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
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
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
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介半介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取來亦
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略
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
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
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李章書又知其所立如
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李章書
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昨者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
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為宛轉託人扣之
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
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
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
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
有一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昨不且

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為一二人如減年乃指沈正
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
為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
人苦相沮抑不令刺奏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
得之後來節次有使而游宰以為渠有專人又便有回信
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
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惟他不
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破做兩片亦須打破兩截不復
能顧慮也詔旨正為戒救偽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
器數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
之弊乃為汎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今遽罷之又不究其
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
老耳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
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
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惟但不易諸主能自安於是賢於子
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養以為不欲弗李
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
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為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
者納忠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
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
來盡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李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爲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親才仲自桂林寓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藏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李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表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警教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哲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十律爲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爲宮而生六十調非爲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爲衆楚所味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爲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

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求嘉林補字退恩者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爲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慕從者衆尤以爲喜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脩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儇浮之習非細事也

蓋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爲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已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爲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爲致意春暖一過此爲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得舉揚一番亦不爲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有故舊來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惜如子約輩亦不謂其所以至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冊回來爲佳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遣搜羅禹鼎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

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慶今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隱約號為有恩惠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為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為卑鄙况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遺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個人填粟子圖得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反已着實用功為佳然此外亦須防俗服讒口橫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頂節略為佳但勿大略作疏說書彭子壽劉德脩二事想已聞之楊憚之說何言歎吁可畏也

借得黃先之數冊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計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翁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合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更望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郎與劉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逆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揜壘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卿有南北才有利鈍着文字者不着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覆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為耶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着却只看得少關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為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癢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勿疾患為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聳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惟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獨礙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胃懷趨燥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為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為一擔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仲乃大不以為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凶泐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稟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擇刺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等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

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者為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廬陵處即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諸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為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大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闊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齋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為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者一過其間有合脩處尚多已略改定如書入各器篇者却後不得及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僨促功夫未來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可并以此外無

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御鈴東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鑄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爲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直御向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

到甚處因便耐及
所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憤憤也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御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御作小屋亦不難矣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元末曾說着緊要處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者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人讀書後便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爲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之也

層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渠乃疑爲直御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御昆仲告鄭帥此

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爲作諸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屬子約但殊未可必且夕更屬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爲圖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被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滋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云是謝坡所薦旦夕申省辭免萬一未允即欲再辭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過是許多說話况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

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耶漢錄云只呈二物示他人試爲思之并與仁卿景思商量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御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深恐不了此一事憂懃爲之不寧也近

又得正父書自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別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為餽鷹餉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然也

泰兒挈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年整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時稍堪直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與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遠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

此風求嘉福甚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觀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一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登按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答蔡李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讓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贊必是康節所為向以為明道之文悞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字似作方字為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喻須面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

觀古人布陳箕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為棄井矣翰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圖子如可傳頌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深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幕寸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為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和為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知只夾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

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

律書續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為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

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它處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入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為勘一

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

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為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

矣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翁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為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

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誠口內情之為愈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掃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

玉振之說皆未盡孟子解者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有無人寫

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晚文理快筆札者否俟某復來此情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為佳舍司

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

律尺之齋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

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有畢并前所携去文字示及為幸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略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責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特論又大變且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此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頴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免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擊氏疏中引案樂云擊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翁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今新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翁也冊經甚煩譬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擊說更無可疑幸少點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繆如周辭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句股

兩弦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奏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為檢明云雜書不知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限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為寅位孟陬東之維不知是否又恐是總也

兕者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頴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為合而

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呀言即是廿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蕭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旦夕須自去求見但某自曉不得却為老兄所累被人上門反倒旦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略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護也

平江琴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樣一兩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徇備說也

整式謹頌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則既以兩短齊

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傳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呀謂來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為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為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某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觸弦而其則裁其上為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望多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準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

細者乃知是讀若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闕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携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安書曆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恐偏有呀長耳子直亦是聞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

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敢堅決去取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落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闕文讀者皆莫曉也所喻著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契勘恐不堪駁雜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併帶草本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細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遂不可用矣以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下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尚未得報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爲正耶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替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昭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

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河車而河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者之如何也者疑

監糶之擾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登若知赤子元無罪合

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己者然出位犯

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註其餘議論別爲或

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

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專人今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別奉問也來歲之

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傳索蒙印可當遣前

受業耳淵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錄得數事來云汪書

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母枉費筆札也大

學本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

未可寄也

淑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

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

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

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

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湏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爲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後方聞之耳所喻截米適有便已為言之未知復如何但恐藉此以賑被災之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錄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食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為重蓋觀處用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為已得非若今人懸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為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為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及况溫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齋學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

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說此欵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知不曾有人如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又主義是指正此說否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其後來今欲煩藏用月初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願俟其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觀即見也六君孔子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六君孔子從心所欲心不盡用試更求之便見喻為幸東山

一章全類詩之比典蓋言聖人之道人人字恐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熱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去俟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為參酌見告幸幸文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為之也伯

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

躬觀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
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
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
因過而觀理耳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得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悞不可憑耳大學想不
轍看誠意兩段竟尋舊兼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
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自慊之道止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
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
耳孟說更煩為契勘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
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為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
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錄去也
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肝抹
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
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為可以
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
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它
日共詳之為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觀或能為反
復之九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為渠思講
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
然不及別書幸為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

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米
莫管之意如李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濶兼文理
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
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
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恥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
書頗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
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敬畏之心以防
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
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義而不能相通耳洗
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
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
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
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
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
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
可以書言也

綱目凡例脩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榷之
但脩善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
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朧恐是贏不足勾股恐是旁
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携去今告早附來添

註此數項便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一本并磨鑑如喻遺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為衆音之綱頌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鞀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為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鐘鐘特擊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喻創爰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作却未得歇成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曾脩近看論語和儘有合改處候脩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其長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為惡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未專望在顏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瑯華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詆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贏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為千載之恨也

李通可早末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

納呈者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喻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知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說尤荷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響也但諸說中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錢處前後頗有相抵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律為與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寒甚寫字不成也塔蒙之名本以為謙而反近於不遜不知別有何字可改幸更為思費隱之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着力說教分明方見歸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鸞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為言却說翻了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素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諷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奇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鐘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且夕當奉呈也糴米事適間趙簿來問不知為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慶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屬趙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

犯脚手然又不可不為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書樣以所定古尺為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耳君說闡阜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木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字字畫皆不滿意未有可寫之人為撓耳令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磬式服鼓俱大似是誤箋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別為作六枚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皆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藍家牆界未得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人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割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目用功夫之間見率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為不知

梯禪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為進德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某衰晚強頹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為勉其行并為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為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劉婿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為幸

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事令整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關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為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脩改處想已了幸早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事項罷新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築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盡發天地之藏則靡壽果祿之不能無憾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劄子又略脩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此嫌
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

某柱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
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開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
辨且攻橫渠甚急上皆不領漸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恐未可必
也又為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是
別一頭項費分踈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
而實實誠忤却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
須後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截止則此
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
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
要熟着本義已略具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
今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
之臆說也俟月未携去者恐人多看不得耳因其人還附
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便
示及也渠深為壽皇所知自今觀之不為不遇猶復齟
齟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曆書就篇伏惟驪慶恨未得窺籀籀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今有定論乃佳切在處
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奉告且勿
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頃且切守此戒

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
書所扣一哥之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
來相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必可
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
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元善書且
夕遣人即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當公書
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
近日得其書云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履
按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但不
容効力無可奈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及通
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
記附去今付此人幸視至郭順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并
列行恐力不足即因見慶傳為言在渠為之不難亦是適
用文字殊勝特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
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為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
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
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
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
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趙君一祛此感亦快事耳它日
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為佳俗樂文
字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為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
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不知曳尾於泥中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
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
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寃治今當為料
理可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
俱行即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為詞乃為便也
塔蒙中欲改數處今籤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為佳
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奈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卷工夫不暇安

排文義耳

朝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謀後覺字
數太多稍稍此然已覺繁冗矣却是台人

得說節費却言語也其守城錄台

流傳今但如此提起有眼目者自應報狀岳麓

圖已附去矣
前日所扣充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辭煩感幸甚幸甚諸事
却未聞焚臧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為惠幸甚幸
甚

得覆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
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遺論鑄兩扶罷去并毀其書板章中

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
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

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劄
醫乃昨日遺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豈登
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
也專門之誦正下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然今日聞
公試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也近
報十五日車駕已與中宮同詣重華終日乃歸軍民
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闕記不敢辭但
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
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
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闕壞了甚可歎也

某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
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聞得數里間一
兩刻沾洒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
欲此月丐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披荒耳
楊簽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
無分毫好况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
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
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
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入主張讀書即有田亦
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
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
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足矣通書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再闕欲添五歲之象掛一一也襟左二也劫左三也襟右四也劫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藉圖以傳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知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知曾為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為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為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為諫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其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令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况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為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來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閣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悵惘其此無它但為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

論耳已看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
多矣不免且那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為訂之并非所說
嘗論著者榜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
崇惜遺書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
以為梳蓋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
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彙錄五臣解

呂二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
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
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判得數行矣
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

不精為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人刊書重於改補今乃知
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

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金聲玉
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
可否俟報其來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
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
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

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和為
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賀客滿坐說話
不成不知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歷

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為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

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開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求分成七類曲禮冠義王制禮運大學經解表次記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脩成一書適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脩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本煩為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齋錢去取臨若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為儀恐只是可為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然則誠不知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刊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修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頗佳當携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為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想只是虛

聲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母至過甚為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季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朝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

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為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西銘說在後煩為細看携過見喻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作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何奈何充已贊所疑不知云何因便見示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求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并呈兼善參詳當未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望互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其歸塗過伯諫見汝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

以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為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帶來參同契并携來看也

有歸藏否有即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只是偽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手樂是後漢樂各本史志必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為正以一為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為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趨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為主則揚庭孚號更不着矣有攸往風吉而今不可以風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錄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李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為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都昌黃氏向來見喻戚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採郵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兩目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厝

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適令笠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為佳耳某前月晦日

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晚自不當出又開散之又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眾人速慢不省事初到甚覺勞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省旬日又如何也大抵是不可久住夏未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為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即一到見謀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繆伉拙時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觀筮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辨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惜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釋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勿勿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

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頂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為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兩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為乃不達此意耶更有

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為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繹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愈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婺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補所無也僧兒云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耳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

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庸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為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恣向後若得功夫即為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

也見趙南紀亦煩致意

所諭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嶽巖深碧之地它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備宰云已錄寄并某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皆往何為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略便令對讀且夕納去不及別作答也封牌所諭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為三如何留疏僑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求嘉耳

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二哥帶寫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看得不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為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紙來中庸必已了矣

後山米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諭蓋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知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勝多陰少則終為定為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

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其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奈何氣象不佳今恐當人不知惜惜恐當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鐘則圓不得不為黃鐘之半以為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鐘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為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為可法哉情恐當

某見治稱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陰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文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肯點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三

答蔡季通

昨日之別令人黯然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曉間便發程不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又當自知之一書至直卿亦煩為託周幹附去或逸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衫嶺不審道間為况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必不落窻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遠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憤憤益懷仰耳至春陵煩為問學中瀛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別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信深以為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某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少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會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會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端

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欲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哉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為慰傲居寬賈物價廉平足以安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甚留意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以待賓旅往往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為客館若自遠嫌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丈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章來見羈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見訝也

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今只寫得一截無疏尤不濟事也三哥為况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所講殊覺憤憤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者謾疏所疑得數千字欲寫奉寄而昨晚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鄰尚明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若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九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官法但恐以諸律律為官則弦不推不可彈亦不可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妥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頃奉記後厚惠書具聞動息足以為慰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為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為訂其繆

子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見其下諸弦乃逸憤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為劉安之雞犬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而幸僧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它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也

奈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為日既又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元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往彈之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辭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聞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即為整葺後便奉寄也彈之悲當

三哥所苦店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着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閑中些小疾疾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為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趙守長厚乃遷它適新侯聞是黃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思舊事必能善視遷客也

所需律序乍歸未暇檢尋舊本旦夕得之即寫未寄去鄙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蹈襲之意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番三恐亟欲見其梗槩

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直卿又以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安葬畢却可與覆之兄弟大家整頓也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謫居春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鯁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踪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五聲者此却失了元本頌三哥為檢錄來只依元本闕狹畧行瑣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精舍聞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荐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為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高警敏肯着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為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王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遺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為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去奉晚能為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

爲人所敬耳別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老謙退子弟皆賢誠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喻也歐陽君回書幸達之揚安諸公恨亦未之識幸各爲致意也張船似亦略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爲蔡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宋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陰君舟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耳前書亦嘗泰和弦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省又覺主驗明白新本金本本月日因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喻所謂非入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省爲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湧沫三琴圖此亦失却舊所畫本且夕得暇當令在子更依候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後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此定本全編否耶揚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本領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傳得幸略見示泰和恐當作奉和
人省之省字恐誤

千萬自愛爲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諫待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沛宥盡釋繫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其所講論亦有可示及者否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事關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又寄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書序亦已附草本去因有回便幸喻及可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屬計臺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開暇儘得讀書作文也 參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着轉曉不得
霽恩曠錫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朋遊未得遽承晤徒爲恨耳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字似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遇中春亦須見得果決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况亦當不至落寞旬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廉節先生所謂打乖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慢說隨時之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

此味也

答蔡伯靜

啓蒙已為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但注中尊文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却商量今不能久俟也茲儀內前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亦并注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過為佳也事了能見過為數日款幸甚

或於啓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為奇者三為偶者二蓋九初撰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奇餘四為偶至再撰三撰則餘三者亦為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而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蓋圓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未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為即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
據宋之末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只是近年一盤見識不欲惡着古今一個人耳其心則固深

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乎又况二極交互一說理似不然別紙附去可為詳之不知是知此否尊文許錄示參同火候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已竟幸即檢示前日尊文書中已云與一哥說更煩留念也步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使寫白并元本寄來更看一過然後刻本乃佳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利害又灼然是錯誤即不須改也玄講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詞緩讀可見也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已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契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書朋納去并此中寫本一冊表本一冊濟本二冊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子細批注寄來容再看修定方可寫白刊行五本不甚佳然並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遂可讀改得一字遂叶韻亦不為無助可試檢看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間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器歌中七聚聚一作窳懇合改竅為正而以聚為一作不知如何可更審之若改即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道文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為念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它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輿地志納還皇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檢付去人

臨川曾景憲書云草丈已過彼有以驢為贈者可免徒步之勞也昨看史記曆書大餘之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以後皆差不合不知是如何專丈必曾說夾幸批籀算丈得近書否此久不聞信息必是已過前中矣啓蒙上冊三十六版注中圖一作圖當下冊第二版前十卦占貞後十卦占悔兩占並當作主可便改却此三字更子細看過為佳夾恐當

幸 鄉見專丈有琴律呂律圖欲略借一觀得檢尋付去人為幸

營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質始覺專丈之遠為可恨也

奉告乃知所苦脾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別俟一信也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專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為人所誤正為此耳

專丈要琴絃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信掩或籠箱之屬置之其中乃免壓摺損拆之患亦俟一報也伯謨說專丈有素問運氣節略欲借一觀比略編得此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謨渠亦茫然未嘗措意以此知專丈事事不容易放過不可及也

書白字畫不方正努曾怪肚甚刺人眼然已寫了無如之何不知鄉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識好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省榜雖極草草然其字體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復卦處空缺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着憤帖盡此以後二十餘版蓋雖只爭一字而篇末一行只

有一字又須憤動後篇直到冊尾也

考異俟更子細看且令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去未晚也浙中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古本廣韻寫得最好相傳是唐時仙女吳彩鸞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也

仲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繳之以為恐徐誼之徒獲例有請遂止得量移南劍儲宰復官亦是為謝所駁乃在銓向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今尚何言哉

數日探問未有近信方以為慮得書知今日可到麻沙不勝傷痛想感事與哀何可堪也

前日八哥來訪辱書具悉此事不埃見屬但適此瘡熱不容發口已嘗託八哥奉報矣本欲今日往助墓下之役因得面言而累日洩瀉氣痛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它日言之未晚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為慰不知見服何藥切宜更加將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為丸啖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况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昨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聞矣事勢如此不知專丈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人慨念不能平也

律書證辨中論周徑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釐八毫者是也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處幸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差簡約為佳更望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訓尚未得下筆日困

賓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也

答蔡仲默

周純臣書荷留念景建書已領却欲附數字報之今納去若春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曾尋得否幸因便寄及洪範傳已領俟更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子書一面寫後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略報仲撫頗詳此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謾附去想未暇看且煩為收起鄉後商量也漳州陳安卿在此其學甚進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岐梁恐須兼存衆說而以晁氏為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禹貢有程尚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為佳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為敵者此氣象豈是父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以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為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為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官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答劉晦伯

示喻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語及欲來春與居厚同為此來不知果否更早得一報則兒輩不復別為招客之計不爾却須早有定論也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餓殍於溝中不敢罪歲徒自咎耳蠶麥既收船米輻湊民食幸少寬而疫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醫救埋瘞又屢夏未尚須闕米亦一而措置若幸過此一厄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離家日久百事不便此間俯仰費入心力易得言語不容久居也

浙東學者脩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為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過從如此間否

梁論度量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煩為求其操製造古升古尺古秤各一枚便中示及為幸

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唯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士某所薦楊敬仲孫季和項平公渠皆薦之作公鏡當

度量素不曾講究今有書扣之然此是千古未結絕底公案恐終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并趙憲程正思曹挺之書為一一致之為幸程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并遣也知趙憲已相薦甚善此等物合得終是得正不須汲汲也

某以按發賊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立之墓文已為作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目荷留念打量法中間劉子禮寫來正如此以其無奇煩費而忽之近日較量此法雖拙而易曉亦一面雖印下諸邑矣但今孟冬已盡而指揮未下恐有陰沮之者

某又見病旦夕不免上奏為歸田計矣讀鶴仲書為之慨然此雖作郡反不若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因不經界失陷省計以大萬數故為不法擾民之計以補之若不經界其無下手處也只漳浦一項官米錢貳萬二千餘緡今實催五千餘緡而已九事如此令人太息昨聞交代有日適詢劍浦人乃云來春方歸不知何故尚爾遲遲也鶴仲書報

經界復行不知却作如何措置第恐復為諸司所敗耳鹽筭欲行於一州尚不能勝眾說之排沮况欲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為害之處而何必為此紛紛乎若必為此恐其說尤易沮而難行也應倉自江浙間乍來固不諳此利病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

識以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為晚不知何故忽忽如此便欲入城見之以此行蓋難開口說話也來書所論固皆一

方求久之至計然度今之君子決不能用徒自饒饒耳趙帥在此所為不無未滿人意處然自今觀之又豈易得也學中教養人數頗多甚不易既難得人可招致只可檢忙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早陋處雖劄喚省庶幾猶不為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雖嚴而簡此自為得體如鄭溥之却似傷煩神然亦不易得也

某復得祠只用省劄令還舊任更不曾別出救也

此間竟未得雨田之有水者亦有螟蟻之災歲事甚可慮

且是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何也小兒極荷留意

不知作文竟能入律否看得只合小做規模庶幾淨潔緊

巧易照管集却沈濫胡說不勒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

痛與鐫切塗抹令其自改立限再呈勿令懶惰推托放過

乃幸耳謝公之去傳者不一昨日得元善書乃云以不言

罪之此蓋只為不協力攻周撥耳誠甫之傳妄也論對文

字亦正當但不甚切然亦不問那下次第亦為所疾蓋首

論正心近似道學也自餘一黃掄不知是何人也密訪往

往有之然重華却照知諸姦朋結之狀時有聖語云周有

甚黨却是王黨盛耳此語儘鎮壓了怪事也聞於中外且

得如此亦是幸事尤大本無向背似與蔡尤厚今亦不免

尚未見章疏不知坐何事也

某衰病之餘支吾郡事甚覺費力諸邑惟漳浦最狼狽諸

事如鬻鹽子斗折豆皆非法子斗者廢寺田租也坐視半年未有

可下手處近方因有旨條具輒以一二事為請若蒙施行

則科罰之類可以盡禁經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革去折豆見與同官商量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大甚但鬻鹽一事最為非法而未敢遽議蓋郡計所行萬數不少一旦失之便恐狼狽也經界已得旨相度奏檢謄錄呈此亦已一面訪問區處以俟命下即便施行意欲及此農隙并

力打量田產攢造文字夏料便行新稅未知力能辦否同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仗但四縣須得六七人分頭勾當郡

中須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意欲奉煩賢者一來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時備行諸縣指教督趣元禮亦許來

且夕到矣不知能為一來否可稟知判官丈如許相助此有數卒送劉甯歸得便就之以行為幸更欲并邀李通伯

崇一處可得六七人也

翰仲近得書否養士訓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事都做不得深以愧耳蓋作郡之勢不如作縣之親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喻但漕司便欲施行其

意甚美故或初欲先量城市及山坂無田去處又深計之

亦有未便不免回申乞且先分保界立土封以俟秋成而

後併手行之今鉏草子去一觀若得前期一到此間與一

二同官預定規模尤幸不必俟臨時也漕使書又云開正

即欲到此恐未有益不若賢者先來議定知請漕使親臨

以察其當否之為便也要是秋中乃來方有益耳

經界為鄰邦陰阻久已絕望今日忽得一信却恐且令此

州先行此是何等處置廟堂無人乃使一統之中國有異

政甚可笑也然今已向春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

行下亦須回申且俟襄隙也復業之榜不妨早出但此間田荒已是三十餘年目下却無逃移更俟詢訪也諸論皆切當紙札之費諸司或不肯認此亦可自備見有一項開錢若不因此用却亦須別作一有利益事不然徒為後人妄費竊取之資也萬一求去未遂來年秋冬間當舉此役是時恐晦伯已赴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幸為籌之便中報及趙帥之來留意愈切但所下約束全無檢察致欺督趣適負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為之言若更如此數年卿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不知渠能信否大率其政尚寬未免有要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一般也仲宣自連城遭盛僕來此云提宮丈俸錢尚未得已為作書懇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季通欲來不知已起離未恐其已行更不作書或未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稿未及作答渠要學記堂額當俟後便也

所論經界利害極為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論趙若海陸辭日亦嘗以為請但說者多以為不可行私固疑之而楊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為河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以有理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望其思量到子直所憂處也韜仲相度鈔鹽利害何如兩司之議不協恐亦終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人慨歎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隨事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彼中見

有此樣否知有之幸為別造一枚較令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不必繫荷扁名字可惡只云溫公周漢尺可也經界中間更有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辭今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秉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然此意難以語人以來喻者默契故鞅及之耳人來往者傳聞政聲甚美足以慰所懷正惟不倦以終之耳林帥入境具知吏治美惡嚴毅有體甚疆人意想必能相知也

鞅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如來書簡約不惹閑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饒廷老歸聞諸公相許已有成說而辛卿適至以其嘗扣其廣右事宜疑其可以疆起乃復宿留然近又有書懇尤延之計必從初議矣萬一不允不敢憚遠畏瘴但恐伉拙無補於事而徒失家居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愈無多愈可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遽有他除雖諸公意不許然失之此為可恨耳直卿罷舉不復可劾殊不可曉書信及諸處書悉煩達之向令渠奉頌根究的材乃欲以驗季通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帥遽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書人生浮脆如此而某又與之同庚得病尤覺可懼章採事已為言之但今年緣與憲軍相款大得罪於鄉人其實不曾開口說一字渠問亦不深應不謂乃得此謗今此事雖不同然此亦不可廣也林帥固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亦大

有行不得處豈其神明將去而不忍至此耶抑為州者固得以捍制使而使者果不可以察縣耶大抵范忠宣所謂怒已則昏者甚不可不戒使渠自作監司能堪此耶

長坂鼠輩之擾兩日未平縣中得黃德威申狀云已過羅溪范坑屬吉陽界縣宰昨日親行募以重賞計必得之爾亦不過深入山林四散奔逸或無所得食縊死而已無能為也但蔡一哥簡來乃云後山傳聞賊入石溪市中驚疑此決是虛傳此間亦虛傳賊到大田即是此一路也但市中群小却不可不防鎮官無權不足恃此是晦伯當為鄉里任責且靜以撫之為一往使別無變動為佳若論長坂之賊只有七人尉司申來已獲兩人矣決不能來不須為備也

昨日得報君舉以謝章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曉其由亦可駭也少愈欲招一同人教諸孫而未有便近可招者不知知識間有此人否須得兼通經義聲律嚴毅通曉秦煩善誨諭人者乃佳必不得已只能作義亦得其餘則不可闕也

阿喻南安韓文久已得之舛訛殊甚蓋方李中章信關本及舊本反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行改易世俗傳訛競稱善本誤人多矣昨為考異一書專為此本發也近日朝州取去隱其名以鏤板異時自當見之今不必寄來但細讀數篇便見純繆矣少字誤

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異議鄉評橫為沮抑若非臺章催促幾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事

結抹如來喻所謂結五十年之公案者然閱邸報猶未免有旁及之詞只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哲手中也

阿喻泉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事權太輕其勢不得不然比見王南卿在番禺本司時以泔水不辦親自到彼料理數月其課遂登渠精敏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訪問稽考也孫薛二守一章繳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惜大抵時論洵洵殊未定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整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下

答劉輔仲

其遠家粗遣但心耗目昏老相頽見雖看書亦不能復如舊日矣得子澄書盛稱輔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兩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澄樂於訓誘知數相見甚善甚善伯恭竟不起疾令人痛恨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示喻數條皆切中其病然迫當去恐不及改耳拂衣之舉尤所未能比遣人持書入都兩月未還計此遲緩是必將從其請矣若得脫此且當恣意遊山不能聽得世間許多是非毀譽也

尤川之行初甚駭聽亟以書報趙帥趙帥報書云已奏俟鈔法定行差輔仲添充漕司屬官專一奉行諸人必未敢動當已聞之矣尤川今竟差何人只此一事已足見鹽法之弊漕司何乃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會與應倉說否若未即及早詳告之恐其為漕司所惑悞申却文字也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寧以東兩邑利害亦與尤劍無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佳若其他有利無害處一例改却又却害事反為汀州及諸邑之累耳如何如何山記乃煩重刻愧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本矣龜山別錄刊行甚善改語今往幸附之

又得尊丈書知莆田未行已被尤川之檄朋友深以為慮昨日得居晦書云沙隨已為宛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鄙意終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事而往督賦正是

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推敵不恤則得罪於民若事不辦則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斷置此恐無好出場也

鹽筴已悉聞之帥說王漕亦頗有意相招奉扣不知定如何此君累歷州縣理事亦甚詳細向來正緣兩下情意不通所以擔閣至今若果相問詳為言之得其幡然一方之幸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帥從初不與漕司通情之患若早以規模大槩語之當不至此粗語也林守事某既不成入府聞人又不欲以書懇之但見趙帥說善為言之彼雖領略然未知其果誠實否與其坐待汰斥不若先事請祠且以此意懇二漕少緩其事渠亦嘗相聽也某答林守書不欲盡言因見煩為宛轉亦所以答其不見鄙外之倦倦也

讀書既有程課想日有趣李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諸書恐有所疑疏示一二大者為幸

社倉條目適平父携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尅乞覓之弊此為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倉交足甚善此足以破浮說之紛紛矣建陽措置官居晦無以易汝支官恐不免煩居厚不知渠胥就否兩倉闕米只得且那融然亦須申請使知支遣不足之故蓋此消息不可斷絕也

示諭社倉已畢甚善所差官吏事且循春間例可也五六

月附籍榜不知平父如何處置恐可會崇安已如何施行若未行即且俟帥司報應亦未晚也關支一節却須早申免至臨時費力建陽火災異常今時官吏例是如此不容深責但可歎喟而已

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為力但其所論紹聖之事却錯認了對頭甚可笑耳右揆求去復留殊未知所以或云只緣何疏有及赦文差互處條同擬定或云何別有疏攻之或云何已補外皆未審也葛顏之報亦未聞元善求滌已諾緣范有疏禁朝士之求去者乃且宿留廟堂亦留此關俟之月初輪對或云已除檢詳恐未應如此之峻皆不得端的也二記當作但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近王子合陳膺仲來求記皆卻之矣不復得偏為翰仲作也千萬諒之李簿所說甚善但此事近亦多弊今建議者意亦闕珊未知將作如何收殺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四下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鑿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答呂東萊

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免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選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為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洎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為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厮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千萬便為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為解紛為幸

昨嘗奉懇一言於韓丈又專書禱之幸早為贊成使得速如所志幸甚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前日申狀及與韓沈書不能盡述此意幸請為言之有以發明其所以不能言者

與王尚書佐

始來不為久計不欲多挈孳累今只一十歲小兒一孤甥及學者一二人在此天稟歲暮官舍蕭然兀然如一老頭陀時一自笑且自歎也廬阜山水之勝粗快野心然非休務不敢出出又不得留愈覺拘闕行亦力懇諸公以必去

為期耳

某之族祖奉使直闈諱弁早從中州士大夫遊文學甚高
建炎初銜命虜營見留十七年全節而歸又以忤時宰不
及用而死薰殯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其孫照者貧悴
亡聊不能歸葬故里今欲只就左近下地以葬竊意欲丐
台旨以重其事庶可必得今悉令取稟倘蒙矜許却令踏
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稅側聞其家尚書同右司文維持之力但廟
堂既無果決版曹又巧為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竊聞
檢放文字體式許以見示久未及請今願得以為法專此
拜請幸即付去人此事自屬漕司更告因二漕語次及之
及早行下州縣令受狀檢踏為佳蓋早禾已刈至八九月
不復可辦豐凶官司但欲罔民多取而不知僥幸姦民反
乘此以欺有司也

答趙都運善譽

區區按事監腊遇毒極為可笑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
姑任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向來所呈啓蒙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頗
加改定且夕修成別寄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正是豪
奪耳聞蜀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綏之

與田侍郎子真

引飲想良已生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
其根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求節諱疾忌醫也比來陰雨

過多氣候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脚不住平地與交此
一種病尤當過意提防莫教隨例倒却也味疑當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
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
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
得守吾大玄也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怪所謂漸平者今乃
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
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
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
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着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
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聞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
有所不得為顧此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
可惜也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已見卻勢
不免復小紛紜或恐遂抵譴訶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
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為蓄縮自
全之計求負臣子之責矣奈何今從黃守惜人專致
此書幸以數字見報凡卿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懇黃
守尋的便附來必不至浮沉也聞道學鉤黨已有名籍而
批者辱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何者為之及所指餘人謂
誰皆望一一條示也

昨日季通說舊居山水甚勝蕪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聞

事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戶應接言語之間又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遷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喻非有疑於二君但聞是時坐間亦有它客恐致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于越章彭徐薛諸人必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薛竟不免枉道果何益乎某以議陵自劾恐亦觸諸新貴之怒然已判斷不能關念也

休致文字已申本府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却不削亦反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爾即尤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挈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菴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兼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喻但陳鄭未見旦夕訪問之當肯顧也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為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聞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嗟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為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苟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其氣痿筋擊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為施行但舉城知舊無一人肯為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與金圓付去人仍借一得力可託人自持印紙隨之令俟批上

却將以還免致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丈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揚子直黃商伯乞官觀而遭繳豈有某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况今不作奏不通廟堂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叙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觀戚書議者方欲申嚴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為而發若但驅逐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是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冒昧向前看他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痛加排詆置之甑斥不容休致之地即在我者亦有辭矣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昨日作誠父書託其致意不知會相見否或未見可惜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亦告及之演山觀瀑之約夤緣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宜春之命去冬所傳上鏡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僕便疑不义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遊談脅持恐赫以必勝為効自此當漸見之繳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 跋獻

頃幸同僚寔深慰喜雖趣尚之同彼此默喻然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今以為恨也昨聞忠言正論愠于群小遂以口語翩然西歸嘗附一

書於上饒少致區區高仰之意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為情近得張元德書竊聞還家為况甚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賴身處不知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諱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為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不得為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發女既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矣樓孫獨未知所謂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其間意實微妙不知還是從之文字否果爾亦足以去也適聞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過處恐亦不為同列所容矣良齋謝文奄忽云亡後進失所尊仰欲附一書弔其子而未有以將之須例後便恐或相見幸為及之也誠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級固當為天下惜之也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為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適聞有疏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又勢須別有行道然數日前嘗以周易益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著龜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為矣將安避之哉

解袂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久欲致一書以病不能引頰鄉風徒切歎仰近得宜春袁推書具道存問之意亦知雅眷之不我忘也

向來從游不款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恐不復有承晤之期矣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恐猶未息

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左右吾誰望耶子壽想時相聞近亦得書衡陽之觀當已過彼久矣初意但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造物者亦復隨俗抵觸也需及廟議便欲為呈以來使不能俟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故直爾匆匆更不暇博盡同異而遽為毀撤之計甚可驚惋豈於是時已有撞壞之徵耶

廟議固可恨然自有觀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痛心子壽竟不免推遷至此乃是無人肯受惡名今遂決之其勇亦可尚也然自有觀之句恐有誤字

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子之意甚勤而襟期所屬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婆不恤緯毋深此懷而生死契闊未暇論也不審次舍即今已次何許想經歸清江舊第矣頃歲經由見其登臨有江山之勝交遊中有老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樂想為况亦不落莫恨不得往從杖屨之遊耳子壽當已赴江陵見袁機仲說彼中形勢事體亦甚可慮不知子壽何以處之聞北風殊惡計恐亦不可為久留計也

德脩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尤使人不能忘懷補之事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國而無人矣昨晚得去相內口書今想已到于越矣

答尤尚書

示喻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聽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

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文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避禍為說懇請刪去故雍傳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被召時適有臣寮陳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懇辭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可不載者也南軒集誤字有是元本脫誤者如召開處則拙者蓋有罪焉然亦曾寫與定叟恐其欲有回互不妨報及今承疏示當以示刊者有姓字處且令錢臧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敕及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衰病之餘復叨祠祿已為優幸而雲臺改命又如私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衰懦則又執事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雄健高古曲盡事情雖或節用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讀使人魄動神悚知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指南寒鄉冷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專有之矣幸甚幸甚屬以一至城府歸懋武夷繚繞還家賓客書問疾病之擾無一日暇以故久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

沙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放發為多如此等人老於州縣深為可惜趙帥招之折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項平父白來紹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易之論得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核否耳蔡君律書已成簡役精密悉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草率恨不今年兄見之其曆書則未就然大略規模亦與律書

相似所謂無零分者非如來教呀疑也投疑當作慳金陵之喪中外有識同切傷痛而况於交舊之私乎遠承弔問九所以為之深謀遠慮者一皆切中事情無所回避感歎不已某昨聞其還即走紫溪又聞以振重難行恐平父道間少人商議遂至弋陽候之幸却不甚費力一慟之餘細間密折盡凡令專兄之所慮者無不已有其端今當密與平父協力區處庶幾不至甚垂刺耳呀幸延哥似却長進若得數年扶持教養當成令器願恐疾病衰頹不得終任此責也吾叙遷止此可傷人生危脆如此又可歎也

圭父為况如何連得二書頗不安跡似亦不必如此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哉聞尊兄亦嘗寬曉之甚善平父遭此禍故初恐其心疾發動却因此不暇又營造無益之事反覺安穩若常如此可無他慮幸因書力勸其清心省事以持門戶為佳細開密折等語必有數字其衰病社門苟安祠祿方竊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感激雖深然資淺材疎詎復堪此此外曲折又復多端已力懇辭諸公表憐當為開陳使得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住如何此事自繫天意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為况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其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吳監丞輪對文字亦願

得之不知可以并垂示否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為致謝惻區區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敢拜書也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銘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為求之便中寄示幸甚傳畢當并此論歸納也伯駿劄子亦幸垂示它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所望也

某不孝禍深早歲孤露提攜教育實賴母慈不幸迂愚不堪世用不能少伸烏烏之報而奄忽至此冤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今春粗畢大事音容永隔痛若終天伏承惠手并以香茶果實遠致賁儀仰感勤眷之誠俯念疇昔之好拜領號絕不知乃言襄陽之際必是見關正此哀苦不敢奉慶惟是盈遠誨悟而殘息奄奄不保朝夕引領西望徒切悵然

鄉邦得人之盛魁選復出其中甚為可喜但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殊使人不滿意自此脫去場屋想當別作規撫耳哀匍何足取置齒頰間耶汪樞之孫遂進而立於三人之列想老丈慰意也荆州之行寄任增重今當入境矣

答郭察院拜端

副封垂示尤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每如此則尚何朝綱不振之足憂哉甚善甚善甚盛甚盛某衰晚多難懇辭恩除未遂私計之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為說矣惟

是前仕有妄乞施行經界一事今已住罷自合抵罪而反胃瘵權實無面目可將使指不免自劾以俟嚴譴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為有光顧在治朝為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鄉黨交遊與有光寵其何幸如之錄示諫章三復求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也然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光寵而去一凶人亦足少折陰邪之氣於正論不為無助此又皆可賀者

答郭邦逸

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也某衰病孱居尚叨稍食不復有與世俗較曲直之心矣聞以前事頗累鄭君為之踧踏尚賴寬恩不終抵罪也志父中秘之除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間真如井底也某昨遣人請祠今已竟月杳無選耗方以為慮承諭廟堂已有領略之意若是監丞兄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兼林既去亦須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奏函必已關乙覽殊未聞宣召之旨何耶承當俯就臺選來歲發策大廷始當披腹呈琅玕耳

答羅恭議

時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郁寇掩擊官軍反為官軍所蹙勢已小衄但未知終當如何耳閩中人情却甚安帖時和歲豐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發上供餽虜之故頗行刻急哀歛之政此為可慮耳建陽鄉人李秉義舊嘗從寶學劉丈入蜀今老且病往投舊識諸將因來

求書得以附此渠不敢有所求但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為重也元發來山間相訪適值此便亦有一書附之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真欣

天真欣天是與歎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尊兄辨論甚苦是時左

右似未以外學為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見語者其頃以書論

數事似皆未以為然者未敢苟已復以此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只納左右

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理銘頃欲只求汪丈為不知見許不想嘗懇之不待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欲夫又

欲刪去一句中本語不知汪丈以為如何乘間試所寄彥為扣之豐處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取矣

竄承幕府無事得以檢檢字游坐進此道而所以與謀贊恐有誤字示及汪丈書知已為緣况虛恐有誤字志銘幸甚幸甚

容附書端父兄弟惜來一觀也端父兄弟已祥祭先生德容日遠益使人痛心耳記善錄荷傳示甚慰所望孟作書

遣人未及細觀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靖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

卓乎義不可及也邪居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見示者否龜山論語序本為世學膠固學者類多以分文析字

執辭泥迹為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之說但所引

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失本意却似精粗本末真有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為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

後見張欽夫吳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冊內呈其語道極

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熟看有會心處却望垂諭某於汪丈書中已說及恐欲見即為呈似也欽夫堂收安問警益

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仲兄不及別

拜狀想旦夕從容有講道之樂中間說看易傳不知後來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書如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

甚幸甚元履晉叔近皆相見亦甚瞻仰也前書懇求書籍碑刻等不知曾摩留意否

先生諸書複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是如此奇論所未及者別後始 書讀之故其說止此然其大槩可知矣老兄

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處近不足用心然聖

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今於六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為務則已未為博矣况又從

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

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甚恨未得質之高明也

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

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何叔京秋間相遇少款相與懷想高致者俱不自勝也

知言後來必已熟看其說如何汪丈曾說及否可否之間必有定論因來及之幸幸記善錄細看却似馮公所見未透記得無精彩長者所見莫亦是如此否

極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煩長者愧愧向附還三書已領矣書中忘記單知也汪丈寄橫渠三書來此為校補甚多勢湏刊作一本乃佳蓋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

盡在第二至第五卷中只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論書事狀却只於卷末添版便得恐汪丈事多告請出為點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寂寥而諸先賢之

子孫亦復流落不振自幕府之西訪其書恤其人不遺餘力此亦一時節因緣耶校書極難共父刻程集於長沙欽夫為校比送得來乃無板不錯字方盡寫寄之不知今改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其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已來未也

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士大夫食君之祿不為不厚而臨事回護辭難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書轉託欽夫尋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可笑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某昨承面諭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徒感知遇之深不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游皆海內老成賢雋之士其間相處之久相知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尚多有之某之不才豈宜進越輒任此責若昆仲以

先公嘗一顧之不欲鄙棄它時草定行事本末因使得預討論而致之諸公則某雖愚不敢不勉竭駑頓以承命萬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筆行間自良過甚亦不敢當自此枉書幸刊正之

先公銘文已為題額并託上饒程丈書之字畫淳古可愛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為四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補劍沙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為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良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與林安撫

竊聞開府以來驅除逋負以大萬計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方地數千里吏畏民安近歲所未有也區區仰德為日固久而究觀規摹欽社心服則自今始乃蒙垂問見聞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智乃如此尤以歎仰苟有所懷安敢不盡櫛實未有以塞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知別紙具稟恨所識不多未足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登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屢然亦覺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寬便自舒肆况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贊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深督此意敬恭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昨日得王謙仲書亦如覆常所料蓋遠方未見近報耳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為法也

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集書想亦畏偽學污染也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晚粗親端緒亦不暇入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開歲即上計較平生已為優幸獨恨為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速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眷集均慶

答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若將擊而冥諸聖賢之域顧愚昧未知所以仰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為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備縱橫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昧誠不足以及語此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脩節序之緩急先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為天下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容有次序而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壓飲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特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又復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敢以為不同也姑論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為求教之目其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普疑當作著

提耳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為謝也

始者獻疑亦非敢以所示大旨為不然但疑精義入神一句文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日用方外之一箴似少功用耳及蒙垂喻再三每加精密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捏愚謂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某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其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夫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即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所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預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懸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坐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

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仁之義乎為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去字疑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為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 栗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兼公之為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儲宰既去為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為之先後臺評所指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於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衆欲遷之又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

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諭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餞會乃其鄰郡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宿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伯啓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逝親戚有為旁郡守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諭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庶官恩例故不自謙

今既不安不知且已止於未形尤為深慮係狀已納還仲

本印紙今并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曾發封但別用紙

護之也三衢已差替入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項年

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

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為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坡疏未見此其閑候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

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有勝

負也元善已如雪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養子之說愕然曰

大人到彼又頭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開及之世

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方得

旬日無事比又苦傷風證候雖淡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

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閣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為

苦耳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

歲前塗事亦可知若特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

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濫近蒙易以偽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李通子約山問脊來令人感愴不能為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惜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層說恨未得請餘誨廉節之學固非止於為曆然亦不專為知來如後世讖緯之言也幸深若之復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勿冒重疊已深愧及不意又蒙收召之恩顧念

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比不得已輒緣面

奏封事之請妄陳警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

誠當蒙矜允得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

舉却是以語為默差之處鑿則是及速其禍未知竟何以

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李路之除甚慰物

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一日服藥

略無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巧上告老之章而有司疑

之交舊亦多以為為不可未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

顧利害得失也友人游子蒙趨試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

買舟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定夫

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為可與晤語者計當自

識之也

記得景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

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脩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其竟不免更譏然已晚矣正使苟安亦何足爲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干時有人性來獲常兄弟且如此昨得其書具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促禍耳機仲元善各已爲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子書間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閩中文叔寓居不知爲况定何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漢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瑣之迹三復歎仰以得見爲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當已就空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之計亦已翼事其子弟樂人當能世其學也天雄鐵杖石刻之况荷意甚厚第顧衰憐有不能堪重以爲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聾目昏日以益甚舊書不復可讀而項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之人抄寫學徒又多在遠不能脫藁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聞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有鄂

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如有的便亦望得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見乃第疏中恐亦非又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悔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略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特深爲世道自愛耳某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從之之累亦可歎也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扣玄旨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尚有紕謬處今納一冊或因書煩爲扣之渠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也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稍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溫公書儀程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致區區適此甚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且夕專人候之當并拜狀也

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審整忠益來喻乃欲公聽指笏納劄
誦言殊不成舉措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已明
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况如此則必大
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為老兄憂之方
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
可指議乃為盡善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眾怒內致羣
議殊非策之得也况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
兄若更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
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
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
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為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 諱君房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行山侍郎公書未嘗
不把玩數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窺其詞意
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
君即弃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
賢次第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其陞伏窮山不得一
拜牀下以脩子弟之恭至今以為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
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
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與蔡權郡 南康

丐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憐必已俯從
所欲矣昨慮便郡虛有勞費亦已預戒即吏闕白想徹台
聽也近聞已除石寺簿為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第達

於從政真足以惠一方矣 使部恐當作

答盧提翰

承問及為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掌聞之人
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
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
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
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文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可以為干
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令兄
寺簿詞翰兩絕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
取惜越之譏回書幸為遣行李集并往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喻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須醞釀播
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
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
耐為佳聞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
日大槩幸已無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輪上戶
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不免為虛六况
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恫欵懽然一來千
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
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糶已
足上戶便謂事畢雖有米者亦不復糶最是崇化一鄉可
慮梁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下百

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攔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慮者竊
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劍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
來計矣且是目今便覺上下人情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適
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關諸司再煩左右一來權
領一職帶取印杖從間道直趨崇化麻沙往來監糶并措
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定而歸似亦無不可
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
意似亦可憐不應便忽然棄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
往境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創則左右皆不得
辭其責切幸察此若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已忘
物之說以誤遠圖恐異日思之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者或謂却是欠些
偽學其言雖可笑然恐有理不審於意云何也
閣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
人手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覓數日前已互遷象設
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
以爲意者惟曾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訴之
范仲宣深以爲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
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立子服獨爲
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
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善到營後一再得書
殊恨失計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斷耳季通在湖
南耳根却靜然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蛇驚

也人生由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
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附見

示及教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
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
僕困窮便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
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
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意耳兄雖壞坎於時
遇事有可導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
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爲詬
病也某皇恐則互字疑下必有誤後道字恐誤後愛愛字疑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
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賢者
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
何若非以鈞黨之故則不雖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
只是一墮此城却恐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選然亦須臺
參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須更審而後道告詞傳聞數
聽不會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拂略說過今乃鋪叙知行遣
禁從帥臣之體不知果是誰筆因便幸略批喻也某却至
今不曾受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
可曉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愛兩司對
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爲自此發之不知二公經年不

通問也時論率兩三月須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故條不知意果如何恐亦只為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張帥到未此公遷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惜之彼當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適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計亦非晚當至矣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為辨一互刻之亦佳但其詩頗有誤字見山臺詩中陶通明乃陶隱居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閑人事而使人想象變纂不能忘雖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蓋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為善哉

所喻批蒲今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為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為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挾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此巫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固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完未能自授今承喻及有問適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闕已為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自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益課入已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聞某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心是詭詆以媚用

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帥幕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為天下勝處公餘旡倚亦有足樂然亦更須釋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已乃為佳耳鄒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為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為扣之也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非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園來初欲令作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候一再通問亦依樣畫葫蘆蒼之不為難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梅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七

答黃子厚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示諭縷縷極感動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遶猶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落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所說賸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人戶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免并頌契勸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幸為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即報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發也老兄閑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閱此疲民不憚少勞也

昨晚又承簡為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承友之訛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送入戶登山臨水興如何閑味此句甚覺塊處之憤憤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裝了龕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簿少而率諸明舊共為之似亦不妨已畧說與通理所欲議定前及仍令匠氏畫圖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管媿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

揚子說月未望則載媿于西與此字義頗相似檢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葦草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禹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反不成說話而反譏孟子為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獨如來翁所指也

前晚聞春陵信不佳昨日亟走後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為之悼歎不但為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諭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諭昨在寶幢曾聞此說渠已嘗轉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拘時好也

前書問責沈時正擾擾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姓向來敬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項自判定比它本為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為人乞去俟他特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文書及陳賀二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黃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脩昆仲熟議居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緘授元獲

今見二公向道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某輩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七

一八四七

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此說真賊伯脩昆仲者也夫范文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况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續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丈為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旨不約而同幸持以示脩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賻金尚在胡丈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獲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况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脩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脩兄弟今日之計不慮於食之不足而慮乎身之不備為前人蓋辱而已平父至被便宜論此某月末至蘇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復有意啓口偶因胡丈之言復發其狂

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素餐之愧也

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他日相聚裁之也論語向看四篇似未決熱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歎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督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為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

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門戶深闊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為不可且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存幾何則亦可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王樞使

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諭于越之故悼歎閔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為力伸歸葬之請固已深數服風誥之高足厲頹俗矣及此重太息也浮議涵洶至今未息嘯傳命召日以益衆不知更欲何所為者清源既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纂述之書卒章頗有苦口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弼宿望中外所倚以開上心正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此間親舊有自于越會葬而歸者亦得其長子書聞其動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隕涕而已如某賤迹固不足言而終歲力辭謹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安而後答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頃一發旬月以來正此為苦加以目盲目甚重聽有加終日憤憤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意矣彼何見疑之過耶湘西扁勝饒宰寄示得以仰觀非惟健筆縱橫勢若飛動而心畫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竦甚大惠也某前此妄

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輒因饒幸言之不謂便蒙
開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樸
宜得趨幕下書來極感知遇之意禮陵亦說甚荷容答窮
以見門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窮字恐誤

自邇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頽此凋隕漸盡之常無足為
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祗役部下復此附稟其
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備繁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
增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

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
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虛下問至於如
此甚盛甚盛願其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
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庇民之
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
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
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
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植善人扶去陰邪
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
甚老生常談迂闊無取惜易塵瀆伏深愧懼

與方伯謨

閑中不能無為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過日間趕
越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揚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
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看題也

答俞壽翁

興國盜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
以為憂遂以其事屬之筆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
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如此區別極
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
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
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某衰晚不天長子
夫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
葬初被湖南之命即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
界議格不行不免自効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
為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人行計此
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復出
矣

示俞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慮方當相與同
謹佩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
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
環一望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
奉告且知條教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凶屏息此亦
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冀勉旃區區又將於其大者觀
之也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想所寄石刻某偶在山間為
大兒治葬兒輩留在家間未及快觀也武夷之會乃所深
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遂不暇
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為致謝屬此悲冗未能占
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冗若
未得舒放懷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

時得面扣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求嘉諸人說此甚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秘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示及先文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性時先文固嘗以見寄矣某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是時猶意其可一見而決也不謂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况今方以偽學獲罪聖朝杜門齟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為文字以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輒為悲愴不能為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久不得書為况如何因見致意便遷未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視何日過上鏡欲遣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一書煩為附的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為幸

答余景思

朱趙相繼淪沒深為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為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魯叔子第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斃而衆目茶也承諭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甚善但某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日前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事耶兼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嫌

也
聞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詎哀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莫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調知動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靈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育料亦誤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况味乃如此又益以悼嘆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龐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却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為懷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得勝痛也真文說盡事情已為宣白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

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鳴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奔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託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入就請也真禮有狀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賫到兩緡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某扣首再拜

答李繼善孝述

薰頰首便中辱書為慰信後初寒侍奉佳慶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于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難不容盡布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薰再拜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七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八

答折憲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得以仰窺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草莽鄉往之心甚大幸也顧又重動台諭必使次輯以記挺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敢僭易以承嘉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鐫戒益勤孝思愈切然在某私計利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憐天復前說而改圖之使得免於不韙之罪衆多之怨則某不勝千萬之幸

與黃知府

輒有不獲已之艱事涉鄉閭利病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已具公劄于冒公聽幸賜采覽斟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逆候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瘁疴疾痛之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為罪是以敢布其愚

撥米曲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况又使府自認脚費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宰行已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整藝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為如何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著銜頗有所礙幸厚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搗錄示為幸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懼恐

而不教自明竊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生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為不可及感歎亡已

答江清卿

蒙喻湖比書徑荷不外但年來臧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非書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麟之不欲為自衛鬻者此意皆甚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麟之之高不當共為煦濡之態以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詔後世而尊兄過聽誤以見屬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即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目疾之向平為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効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善甚善親聞慈念固當眷戀然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及復寬譬乃為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畫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之彖文王

象象文官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為十翼補說如此承問及之示喻為學有緒尤以為慰且只如此用功且夕相見却得面論也大學近脩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詩傳兩本頗為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越卅副在內恐要帖換也按特須兩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着旬日功夫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某陸陸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一二論說文字甚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邈然又無人抄得徒此磨磨想聞之亦不無歎恨也比來觀書進學誘掖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聞因書詳及之為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草葉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唐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脩之庶幾有緒易為力耳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近游誠之伯駒相過開爽可喜渠南此事甚熟或取過伯起者託渠料理也

某碌碌之况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脩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脩者已殊費功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計頭屢計今秋可了見到者餘者望早付及此間杜門山中尚不能免賓客書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齋記未成耳懇札不堪用不若別託善書者書之也周翰書詞傾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子禮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書肆狼狽日甚深用負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

所當爲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滿耳
揚州書已別付遞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辭也此事
長沙必能爲辨吾人徒自擾擾未必有益第好笑耳因書
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脩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
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今
承喻已寄少與處必是少與遺下不會送來也此亦不難
俟卒成之耳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脩得大字數卷來
尚未得點勘若得年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難了
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似亦送少與不知何故未到俟
別舉去近得曲江濂溪象比舊傳南安本殊丰厚精彩亦
當改正也讀易想有味有可論者便中語及爲幸

欽夫此數特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極解
蓋象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爲然不能深論也大抵近
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鄉特過高之失而寬縱
草率絕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
沙書來說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篤一書雖盜陌之言
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何意思使人都
理會不下因書蓋略諷之不知又以爲然否也書肆之敗
始謀不滅理必至此無可言者既敗之後紛紛口語互相
排擊更不可理會幸已自脫去不能復問晦伯必自報去

甚佳但以太高不着題大凡立言要因人變化而無包
含不盡處乃爲善言耳向見欽夫文字病癩正是如此也

近有文字數篇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
少懇欲煩爲尋訪龐安常難經說及聞別有論賢文字頗
多得并爲訪問傳得一本示及爲幸

答趙景昭

臧稅文字不知已遣行未今再遣此人去漕司取申省狀
恐未遣可就付也今日風色甚佳而情思益憤憤臨風未
歎不知所言

答毛朋壽

向見李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脩以世家學爲佳耳
大學文字李通者尚未爲定本且夕當取來更爲改正乃
可傳也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
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不識高
明以爲如何

就補遠行爲榮觀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
於外者爲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椅 獨至至字疑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
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湏更變滅不足置育中惟有致知
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
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
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之助也此間所
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
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
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家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

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既字南鄉

南北形象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料目前固非危機交急之時其為長慮卻顧亦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計方規素定其所區畫必有次第幸蒙見告乃荷不鄙也其今年公私之年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瘁滿腹足弱筋學不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閑廢之餘固無職事可劾但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不敢自通牒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此發去而聞臺評已及此事其間詞語不無深意矣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已志即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氣體從來清健今尚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何以為樂想見彎弓盤馬橫槊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此人趙聖相隨頗久今因其省觀江淮間附此間訊其人恐有可驅使處得隸賦下幸甚

與長子受之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可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佻肆惰慢言語須要

紳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

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輩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

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

交也其誦說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

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

恐志趣早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徒藉

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接自

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

借來執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恩與之齊而後已不物長少

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

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

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

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

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

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

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

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鄰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權飲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懷蒙以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即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惶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况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致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遠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晚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稟限以地遠不得瞻拜即中公几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今參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請門下令第宜教大人亦有書并俟來日請見面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如問此事即隨筆應答如將來商會次日將香再去仍具刺并刺謁其第有樂子第皆見之只問門下人可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知乞知也見其第時拜請靈燈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昨聞即中丈丈奄弃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

令某拜稟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越出就學宿食去處即說昨蒙諸丈教授許借安泊大入之意不敢以某久累其家恐兩不穩便已自有書與之厚意如何其家借一空開房舍或不穩便已自有書問其兄弟幾人并見之如何不問且去俟午間再去見問此事見諸丈亦如此說大抵禮數務要恭謹詳皇顯錯

何丈托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姜子方者是李中書之甥在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馬殿院伸辟為撫諭司屬官今

其家有何子弟

間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聞多有在婺州者其家記錄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借傳一本否某誌亦是曾侍中作呂家必有本也

常齋與祝公書跋

松奉孀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娠生男子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虜騎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携家上政和寓壘寺五月初間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携家下南劍入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聞賊兵破松溪隘駭駭東下已入建州攻南劍甚急又匆匆自間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早到縣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已搬家深遷是日即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所適處賊在延平為官軍所破倉皇自山路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此他人為尤幸也七月間方遠縣

而既寧土寇范汝為者出沒建劔之間其衆數千官軍
 過之輒潰諸司不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犒設將散其
 衆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進計昨日方報大兵冒昧
 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
 有一枕之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
 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潮其可憂當不啻此惟聚糧深
 遜勿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為上策此中雖城居但日夕
 為道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
 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邪來書謂某懶於從仕非
 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惰邪但
 未能赴行在閩閩中所有不過權局遠不過三五月道
 里有遠近便不便携家即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且此
 陰藏意亦欲俟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晉道師
 禍碎得一負屬官須京朝官大年又未曾參部一切差
 違皆礙是以皆參差也棗四父此頗忠懇可任既忤逢
 年當擾攘中遂不告而去情理不復可耐今此復來察
 其意色不復可制蓄每日米就食而夜宿客舍然地遠
 難得人力來往彼此資以通耗且羈縻不絕猶冀尚可
 鞭策耳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棗四亦在彼數使人呼
 之不至却妄云某在福唐未還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
 也婺源先廬所在興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
 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內弟祝康圖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
 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

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脩撰
 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為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喜問何以能若是為道梗
 槩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子瞻作此賦時方
 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 韋齋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 行朝來寓建陽登

高立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為說古今成敗興

亡大致慨然又之於今忽忽五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覽

蘇集追念疇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餘霜露未感為之

泫然流涕不能自己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

月朔旦

政陸務觀詩

漠漠炊煙村遠近 瑟瑟鼓吹西東三 又古路殘蕪裏一
 曲清江淡靄中 外物已忘如敝屣 此身無伴等羈鴻 天寒
 寂寞離門晚 又見浮生一歲窮

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怒而不傷者近世

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

有憂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

以處之矣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

真所藏為記其後

跋魏丞相使虜帖

內俯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
 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已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

春公之深謀壯節循幾不足以成之豈與事造功之果焉
不易耶公之子能夢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諱之後
捧玩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云

晦庵朱先生文公續集卷八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答劉韜仲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
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
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
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
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
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
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

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
之人多以姑息為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為州縣則不敢擊
豪彊為監司則不敢按職吏為臺諫則不敢排姦惡為宰
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為為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
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
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已心之所欲今乃欲
施於人又何以為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
柄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

成俗之具若為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己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為仁之意最為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為智下愚之所以為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性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語言無口匏亦此類

公山佛勝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揚氏解佛勝章為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勝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入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耶耶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為之也說得為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為循學也

今之愚者諫而已矣智則能諫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諫

如狂不直個不愿之類

子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循惠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夫恐其不

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又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間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炳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間也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拘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遭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數者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篠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繁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恠視之愚意未知是否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篠亦非中之士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觀黨特無失其爲

親而已豈有施報徃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
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
豈有施報來徃之意猶吉其豈望施報來徃也具說與經
文不通炳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
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
却不字未知是否 猶吉之詰疑
言字之詰疑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
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
雜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閩縣學訓導何露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補之疑

孝述嘗求夫心之為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
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
神明竊以為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察心
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為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為此兼言
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
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為是物者必
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為竊疑是人之一身神
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
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
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
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
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
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
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
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
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
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才尋
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為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
又嘗求所以為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為主敬而已
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
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
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靈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繼之充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決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脩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

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閒掌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氣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閒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是是但說太多了孝述謂健有爲順無爲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爲德義智之爲順竊疑仁之發即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即爲不仁禮之行即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恐爲動之始動辭遜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微禮恐爲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爲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斂之意雖略有所爲其

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為又所以為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為靜之始猶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為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為者有無為者故仁禮為健義智為順若論其所以為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為四合則為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為陽動金之為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為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為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為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

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及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為孝為弟為睦為悌之類恐如木之為棟梁榱桷火之為燈燭炬燎金之為刀斧盤盞水之為池沼江海土之為塹堦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為物有萬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十其為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為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為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為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為凡此雖未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韋土之稼穡皆待人為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為堦墻之類又說不上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為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曰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強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先生批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韋曲直稼穡是其本

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為也若曰人為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理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必不愛親而亦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書字疑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為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次仁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四肢百骸血氣皆相貫屬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方可裁制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知此心至靈至貴為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其心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而為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為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握不定之患反不得其所以為敬此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為復莊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可之而頑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以疑是四者

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棄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必相示無雜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墜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為冬藏仁為春生禮為夏長義為秋成端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為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不容遏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難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孝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為復是受得本不同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底物事難為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

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為堯舜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理玉子謂玉不能是不為與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身不該吾仁由義思皆畏於然不為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所以求為人之所為不得如慈烏父子螻蟻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烏螻蟻之為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為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為而未為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徹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梗槩方得隨所見寫呈乞賜

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先生批云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循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為形所拘耳亦可悲也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述竊謂陰陽五行揆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百骸九竅五藏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為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為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為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值以為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為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溼之為清其惡可易之為美既清既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槩然矣亦且弁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

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

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智愚美惡分賢不肖

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

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

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

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

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

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

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故其氣錯揉變而大要不過

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

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

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

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

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

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之

端也

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墮

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或

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誠論或索之

之文字而怡然有得了後其中將一兩句喜恭或索之

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子聞孟子論而受命凡此恐皆

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來以存

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

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

體迷溺於平汗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

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趣者

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

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下為得所

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為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

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

在意誠以下六事粹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

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慮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

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為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為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為審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宵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憂刮擦磨治其蔽鄙而反覆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遺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慮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又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為人心之明既有所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孝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

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為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恨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批云極是

或問云或者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竊謂事為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前處於此考察則心亦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為念慮之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為之形念慮之起自然默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間或真心見

前亦不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爲之而又以此心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孝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爲取舍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以下四段即是蓋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即是蓋備夫功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說遠近虛實大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乎

誠意

先生批云只是如此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爲逆之也誠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

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爲即屬之人既屬之人即是氣質爲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性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駭則其偏駭之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焉又每每爲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曩特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甚則窮人欲滅天理曩特之善盡反而絕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就下其可使爲不善猶水可使過額在山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繼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蕩而性鑿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 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入不善文見印行 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爲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只爲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惡而全好

必由學又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
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
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內不動則已才
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當有私
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
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
往天理流行更無攪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
意為要竊恐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先生批云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額有此而非為
人此中心建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為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為此等
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揚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
自負記問開明道玩物喪志之機遂汗流浹背面發赤
竊以為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
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為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
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
非為直竊以為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發每
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
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兄子嘗
病一夜十柱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
以為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已

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曾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
毫私欲為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為自無往而不與此
理相周旋所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
曾不改吾樂馬曾誓之志恐是其曾中脫洒略無繫累
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履其所陳之志似把這道理
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
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為
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
然順適不假作為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
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權券行時本不自在
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
天淵不侔若曾誓可謂真知其為天理但伊川則謂其
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為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
在此處着力過闊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
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
又自度此心了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闖處下
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
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若以存養
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特覺
得此心在此不會從他處去但依舊蕩漾淙湖塗蒙蒙然
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
聰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

然無入處昏情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便動時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觀前有愛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將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別時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臺明道先生所謂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未知道者如醉人忽可醒此雖知得是臺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贊昏之甚而難開汚染之深而難淋耶仰惟 先覺憐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願幸

先生批云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心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在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覺是氣法而志復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為要切

先生批云只此便是病根前說正應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 賜

贊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孫

樞之子為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嘗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為之後亦在樞樞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領 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 先生 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要而孝述為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為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為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樞樞之子即可主祭為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可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報議以為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即據

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

時所納之主即為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為

復只祔于祖而無祧

先生批云納主旁親之說未晚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辰轉掌制尚未成畢若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齋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

聞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與劉德華 克迪

某聞風甚久舛跡丘樊無由瞻奉茲焉假守密邇治封政化流聞益勤傾跂謹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辱深照

某衰病餘生不堪吏事故蒙 聖恩強界民社扶曳至此不敢為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猥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為申請已蒙蠲減之恩

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寸澤輒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為楷式諒仁人之心無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錄以歸實為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風夜憂勞不知所以為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略則又恐有不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

見教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會請見否已囑其歸塗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可不早為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允那合起官

錢遣人收糴將來糶畢還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井販鬻之家亦可勸諭使往糶也但陳法還自建昌

聞元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掾遍行

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將

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某數日爲江西紅粟不下憂窘不可言今聞始得少通然
財賦有經而饑民猥衆雖竭所有以糴不能爲旬月之備
今再遣陳掾走建昌更令請教陳謹實動懇同官中不多
得建昌諸人既難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
毋隱使鄰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其
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被以爲請當
辱垂念也

昨見三榜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不能自己
貴境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見教中間小報言者
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
謂平論聞 聖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誠字于上
下尤深喜慰

某示諭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鄰邦然情意
素不相通豈敢輒稱干預恐或徒爲紛紛而無益也向來
嘗爲錢漕借道賢德今一書禱之幸試達之然須更得民
戶自言乃相應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
歎可歎

某衰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米聽道塗竊知林荒之
政究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風也
某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遠可上奏與
之丐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僉適到此首談長
者披荒之意相與歎息錢漕前日通書已道區區然政不

須此也故郡兩邑月解千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
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闕前日猶恐將來爲縣道
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難若郡不恤縣則亦
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願上供給餉種種有不可闕者
未知 朝廷終何以惠綏之耳

某孤拙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隲尚賴聖明照
知本末假寵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者甚厚顧無消塵可
以伏伸報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某復蒙垂諭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語具道雅
意但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爲言故不復叙植桂
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八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
指意闊疎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
詳酌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教茲辱垂
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遽爾流播愧懼多矣記中第
十行周字下元有澹字今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
云寫時亦嘗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澹字不應遺忘恐
或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比上句少一
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然所叙契文二事皆可以爲世法
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庶有能勉某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 觀光 今爲浦城尉尉始來過
書院祠謁甚敬言乃祖參議公嘗受知 文公
先生出所藏帖數十皆集所不載幾欲讀之其
間格言至論真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因嘆

文公之筆流落世間不傳者凡幾又嘆前輩派
風遺韻日遠日亡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
祖風如耐者又寧有幾賢矣哉劉侯玉山人文
公嘗為之記義學云淳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
徐幾謹識

義學記載前集其間誤字觀此可證抑重
有感於聖人古史闕文之嘆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一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卷第一

書以下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王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文叔

程汝隨可父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元履弟

汪時法

向伯元

林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登

詹尚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彦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讓

劉平父

子服第

卷第六

書

黃商伯

楊伯起

乘求鄉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阜山

送單應之性閣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鸞鹿要須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次周師温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記

西原居士斲寄秋蘭小詩為謝

至樂齋記

怒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靖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栢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答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谷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糶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賸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木穀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遮停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早傷委官驗視

施行早傷住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早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載人從不許乞覓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兜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戒約上戶毋認本軍寬卸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良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入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批劄賑糶入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革住米船隱購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缸隱購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行下兩縣委官促入戶糶米減尅

卷第十

公核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樣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稱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行下米場入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批劄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跡訪場所合千人減尅等事

申監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入戶築陂塘

施行闕食未盡救割人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不係賑濟入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救割戶口并立支米數正數

都昌縣撤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入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來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糶米軀事

節次差公吏收糶并撥錢下賑糶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朱文公文集 別集序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為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為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為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為別集其標目則一做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 竊於君之長子譚一為同舍即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羨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詭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謂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黃 鑄 謹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序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替校

一八七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時舉出處

劉共甫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過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待以歸足矣二姦雖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為為是未有敢棄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為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聞讀陸宣公奏議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為上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歐馭繼續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為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字處更不吝脩改為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為別寫數字示及否此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駮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論論之及乃知僭率之為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

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逃聞明命贊喜壬涯某夫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耑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惻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承視度位甚失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入君子日益消縮不顧立於其朝而讒語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為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訂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採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晉妻擊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特曾參季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為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卿監即曾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患之慮然大根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佳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凡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

今日雖未為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以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夫人望墮墮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親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墮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甚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欽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考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為身亦以為親為二公為國計也千萬幸鑒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江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鳧鴈不足為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為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御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巧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未與諸人繼

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刊允夫家藏

職幸已如願而忘之者以為儲漬脾晚愈甚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且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眾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背而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于寃痛莫能為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揆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為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遠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之內其足食乎小謹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為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為如何成抑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衛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履起于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擊耳一笑逐湯相陳豈非賞觀無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揀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為文具所至驟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為可慮耳今歲之事

偶然無大敗關其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井
父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遂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澥
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關相見又如何也此事
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為喜聞邦人
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
非徐老之比也芮清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開處
說寫藤綾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開擾稍可近書
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為場屋計乎
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丙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
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
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
書云鈇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國論未
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
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
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為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
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為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開殿帥之除知為奪兵罷黜之
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統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
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
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

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
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
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資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
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
會官妓人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
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圍之顯忠惶
遽逃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寨而軍資器械盡沒幸
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
冒火暑奔馳赴掠人馬踏於道者相望也入蒲州後事
書亦云上意備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遺楊存中罷王龜
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
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揚舊部曲遣往招
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為他計者遂
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
險之說未為不然但不知所以為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
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為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
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施張點陟乃折衝制勝
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
經畧西事不知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為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為泉守殊不可
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北八日已行矣查元章
變漕馬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秘閣參
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即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

王慶長聞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耐書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肯示容檢辭論為若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即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祖儉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為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恭兄同為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為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實為幸仍須及早得之乘其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草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為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公來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歎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此及終更亦當察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抵益慙懼然緣此一草心跡形察精力全

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款三日而行誠越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羅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閃過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彼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為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為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踈果墮語筭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評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為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為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腳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為衰病復爾交攻齟齬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

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疾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若城中公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揚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與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李言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刑

餘千丈不得書日月愈速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弓道遠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羅逐而歸抵以自愧還家初亦粗遣至此夏初痢疾後動遽大狼損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瘳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餘于屢得書憂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火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為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為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

私義粗安若命懸危厨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末

其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决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甯陽方楷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此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擊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光祖 以下後漢之曾孫曾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送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邱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屢然為之汗下蓋又矣莫有以此警歎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撥之發近在旦暮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為同志一二君

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特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無居深念撫凡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敢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 思遺老耳不足為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裏言而解賢亦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為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幹方之任以蕃衛王室為心亦豈能怒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為大學論孟說近有為剝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假日一觀為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數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道義馳想亡已不啻比來為况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謐但前此特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所幸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狂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

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牽婦之戚長沙除目未之敢承其間益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恨恨

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謁坳之命矣正入得路琴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為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若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于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為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為誰亦

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比聞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備

忽聞去國深為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願乃為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李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梓宋彼將如何哉

東溪先生又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即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為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備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為慰但比來時大變殊駭聽聞流竄片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此日不審台候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初約機仲會於一山中為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澀候輕於住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熱未有効而傳聞愈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

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為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何如得李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為念文叔已別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為深道此意也

劉德備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中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遷塔手足而今女亦不起疾為之坦然此在德門固為不淑然前輩淪淪使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文去冬尚幸一見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溯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瘞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棗謁告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千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相恩禮一新李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為致鄙意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側有瘞丹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括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疑耳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屬正則寡數本奇又爲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後遲者是也或正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秀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爲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茲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以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亦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人尤足傷歎于越得書寄示涪刻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閣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旣

劉德脩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微王峽乃微廬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爲廣其聞耳文叔季章想特通問聞馮校書極佳士選爾俎殞深可惜也

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辭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穿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開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某弄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卹報幸復職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礪優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於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除中慮難曲折爲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爲已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某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之疏已行且夕必當次及矣餘于竟以樞還卜以此十日葬矣究哉痛哉聞有爲之賦詩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誓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遽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計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亦得書去

住無策甚可念也幸章得書每以巧外爲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與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文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特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鄧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外間洵洵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許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比諸人掇刺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矣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頽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接任之若禍害之求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李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鄧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爲况之適足以爲耐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按勿令頽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替校

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為誰氏此尤不
謹季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其季子沉字仲在
侍旁不知何故不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
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
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
落也

禁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
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章奏且
夕發行即束裝快譟矣黨錮傳何必續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
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俱亦遭章說移學切
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衾附火幸得火定
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
上諸書及樂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
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
委幸見喻既欲歸長似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苦口奉
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
亦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安帖矣一
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以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
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
欲扣者非速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

自愛為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
右當得託餘庇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
佳顏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
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
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社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
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
予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先生之孫王傳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
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
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鑄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
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先生之曾孫市轄潭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
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忽然於此世但恐陰盛
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諭蓋已慮之哀夫
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為群枉之助也以近
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
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
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間即報遲緩近亦殊無
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

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其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護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優游除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此內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之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癡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覽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為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十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經普率况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文尤

當同此情也此來物情事勢復如何入選千萬悉以所聞見告監叨藩守不能有以臣衛王室未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開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即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後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知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即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徒宮桃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強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關儀曹亦已為作季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

然殊不可曉。燕亨之世，蕭瑄自當處外，顧乃爲此，則其爲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若整頓者，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澣之遣人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又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父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換亦又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姓名入中，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按，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穴和，獲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竟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爲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文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爲如何。縱未必盡以爲然，亦須火滅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夫，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爲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眾，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爲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頗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婿書，乃皆有巧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合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由發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特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與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爲久遠計耳。諸公誰爲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被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爲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徙官計且逆選矣其中聞亦甚忼愾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揚項竟又不免于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揀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耳潭幕支使王蔡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開陞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預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嫌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督之勿以厥弟為累也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準為作相西精舍已成恐有合

求助與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扶別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鈞連隅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派職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鑄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說吳道佛入一掃可發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郵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慮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因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李通聲問殊惡令人傷但不能為懷聞彥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巧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且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李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餘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誠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綠官司勸諭糶米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不當求細民之譽歛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加上戶無不謂賢者亦為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李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椿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生無一人可取妄者可欺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勝謝絕詞訴便作閑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著如今眾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樂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兀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放汝可為稟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樸之

用中 文公之曾孫潘家藏錄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 平父歸說信州恐有剽掠者建陽江墩即武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發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

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婿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婿之家婿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婿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温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汝隨可父迪 以下汝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為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勁植園茂昧晰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麒麟之為極十之為謀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沈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文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欸盡其說耳幽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

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

日繆說得徹尊聽當為印證其可而培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教為望汀鹽之弊已極子直之策未為不然橫為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糜費便謂可革循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為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再初後掛即所謂再揲三揲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為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為四營者十八乃為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月橋條對亦乞願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為便亦錄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者無不以州郡窘乏為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別希垂諭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便為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文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為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於廣文教此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其備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况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夫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書問頗多未暇整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誤字且夕披單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自而起說者雖眾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州縣祈求旱政和新禮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故者唯鄉村所禱全無可據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簡

見甫陽所刊稽古錄後

勿勿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為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速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范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為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表御未竟而來又欲回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為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遞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

反致忘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蒸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一文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為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觀聖賢閭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為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為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開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

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為有以發於愚言夫桐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帙亦勿示人為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汪建龍刊允夫家藏帖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為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文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

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藁又為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為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為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語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麼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

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遇

心往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許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妄傳然已為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為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魯皆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劾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為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而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旦盡遺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愛可也帝尾之喻已悉然臯陶有之而堯曰殺之母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龜年

以下止堂之孫世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因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為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為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

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鳴吠啗
日甚一日其勢必頌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縉紳而已也
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其今夏一病幾死亟上
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
歲曾議散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
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閉中讀書却有味
但目已偏育其未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綠此閉坐
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
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
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
馳驚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
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正為此也濼溪諸書亦多是發此
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
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恭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
皆時可笑大率如此也鄉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
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否度
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囑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
又深為諸賢憂之憂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
復作人謀不可及矣奈何奈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沛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
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火休神觀益得玩
心率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

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道致得不
浮沈乃幸

孫季和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兕復出於押遼哥不得去
已申省且留此矣黃岩羅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
有定論然亦當不至踈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
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某已撥萬緡今使與食利人戶與
後矣諸人欲得賢者復求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攝其
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幸子細審度見
報若不穩當則當別為申奏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
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求幸為計度見性官中有何
請來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無飢饉之憂
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傳詢見論

孫季和

濁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
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
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此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
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
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
蕪集眾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
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
應接稍希可以具彙便并送崇禮處今轉致也但書石須
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
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為
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
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
意求經文本意而後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
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
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
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備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也如元
正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
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板行
不知曾見之否今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
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
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
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與材老胡明
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
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
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
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龐亂不若
今書之整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全是師法書序也漢
書遷書從孔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

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
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
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
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
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匣寄之頃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
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疎而
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烟家之故不能無
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立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
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為
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
又改告老今方及指不願自請而外則不為保奏只向承
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皆恐觸觸礙然不願也向承
諭及祠記碑文以例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
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為寫一
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
巨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
唐為吳侯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為吳公
益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
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
考之也希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
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
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
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適矣此當以為戒

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己略為草定數語謾錄去度未可刺以速涪城之禍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以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慘怛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入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服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棄壽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刊薛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況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比日伏惟于役有相今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章野倨侮之譏而匆匆畧刺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及復則是無故觸觸眾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

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閑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母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遲也

劉子澄

其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計告作書宛轉托子靜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某在家應接隨分擾擾偷閒脩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間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泮令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為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事本子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畧脩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未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為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荆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苟如

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聞問
且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為至今不見歸直卿
近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爲金
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計去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哭伯恭
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

已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
隨例沾誤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馱米人推賞
諸公不爲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迹中得
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螟
蟲民已荐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
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甚於

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春集中外俱安
諸郎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平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
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勿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兒未有親
不能不掛懷抱耳向丈得書却來說及薊林集要序甚恨
未得見也序文豈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

作又苦心力哀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
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
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岑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
交遊學生并爲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瀾東知
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

况然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又二小書護往幸
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文補入而渠已物故
旦夕更屬新將也第子職文戒本各爲冊而皆以雜儀附

之令人家小兒女各取今此冊爲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
本不讀誦爲便也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亦教化善
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兩處忘記問
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刺并廣之也

劉子澄

其選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卅家月餘幸未即死然
神氣表態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特滿方欲俟批書
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允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
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換却甚以爲恩意亦爲一
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
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爲憂也
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
云長沙中冬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
自効之章復又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
高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卿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
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
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此
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
薛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
知書到時朱轡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
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王泉之論矣年力頽
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
又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

去朝真年表易感不覺涕泗之橫事也

劉子澄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為慰比想經暑汝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以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已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遇

子合之姪孫鎔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曾祖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若祭又似不分尊卑况左昭右穆亦是異朝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男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蕃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幸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眾謂明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缺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為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覘有所竊議此為增崇望實填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密罄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寒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牽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釋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學問者極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為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文流放難復收拾額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

之數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慶恩恐可參部得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饒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曹識之否其人繁庶曉事再為甌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為程忝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解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為守侯所窘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欽煩優首勅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為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為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欽法而以官般為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為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為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在甯喻年蔡怡無廖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懷切不能自堪加以匆累前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開心者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為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于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數已下適此衰荒尚未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脩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喻及微縮文字不知曾為剡奏否更得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為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充有力也近時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為忠言自是士大夫願望當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况望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祠祀責沈二刺拜賜甚厚但記中默契於中者矣悞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緣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賢之意讀之既又愈覺此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報平父正為子高沈姪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也別紙

垂喻求隆葬事具悉尊旨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
 以集事但素不更事凡百過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
 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實日親讒惡日
 遠則久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間者其
 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借易皇恐余隱之事前日已嘗
 具稟二孫之未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
 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辭事來此
 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奸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
 已令陳具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
 以為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岡巒形勢目前無大
 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
 所以為病者但謂間曠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
 曠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彥集莫若更呼術人
 別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
 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
 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
 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
 問平父云履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為妄傳矣然事之可
 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
 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畧無變改之效不知又是何人陳

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校自為謀則
 巧矣而為國患日深奈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稟
 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卧中夜
 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
 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為王公集序若可
 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調奠子齊折作行狀甚詳故序
 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畧改入題處
 別作跋語為某之自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
 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諫
 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火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諸門
 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幸貧家又不能有以
 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貪倖日侵殊可念耳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予贖全數年質易稍有資聚
 今秋困索債毆人邂逅致死遂盡索所資又舉貸以繼之
 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謀
 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厲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
 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費之惠得賜
 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稿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
 修為之方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
 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
 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
 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

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
易可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專兄以一
事驗之儼然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急情願靡渙然
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
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德明 溫漢判於韶州州學

去冬嘗吾臂痛累月不能誦仲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
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
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
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子晦官爾不及刺耳朱舍人進用
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說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
見灑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
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
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鞞了鄰
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
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
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 元履第 胡德方家藏

病華時顧念君親處理事無一語謬其母視之不巾不
見也戒其子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所為文章若論議訓
說合數十卷卷數既未定不若只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
長於云云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在學者止周道
之餘此一條蓋前已有泣拜奉履君子敦之狀以銘文為
請

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夫愛君憂國已
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
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
興利除害關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
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
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生病不如為
汎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為富如此間大富藉留皆坂字
也向見荆南田官說管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為曹操
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為富南北通語要
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大度 發州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千里之
行意氣偉然不勝數服未及致書忽奉手示獲聞比日劇
暑客裏殊勝尤以為喜子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
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
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賞亦足以忘其
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承乏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然
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圖書
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
納一本敬夫為記灑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
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之尚
未到也得于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蹟甚奇輒欲就

請某刻以垂學者 去卒只一兩月可了即專人還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疎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垂忤責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顛隲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繡閣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為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廉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

向伯元

絕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蓋所開警為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為長蓋為賓主之禮則主人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容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予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

尊意以為如何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然猶復忝郡奇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更責免章番上諒必得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遺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為尤甚神思疲憊筋骸縱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殞每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鳴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每視新街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甚不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予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欽衽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標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像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王公皆人物標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念扶

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論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者觀之即宛轉歸已者似稍費力耳燕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為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無由面讀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覆隳深以自歎然間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劔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稅駕之所奈何奈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讎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且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彙本拜呈未蒙鑄改方此悚仄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變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為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速耳于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聞吾丈亦有甚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為書極懷想也景陽得時觀几杖甚幸真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以駐耶近方寄得一書聞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豈有無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多為有力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帑而膏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火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即熟聞庶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憤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尚及鑄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某去冬渡及之章正相先後但渠

在郡與閑居不同昨聞侯罪丐祠未許此恐當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也

向伯元

其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勿除命一辭不獲方欲春深闕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為計已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有决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廢遂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文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為恨恨耳

黃蟾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為今秋潛試計也後生輩未忘進取為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寵惠鏡鏡川墨拜領鏡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或李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素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頭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

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為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取吏變民者不妨更為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俞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陳昨釋之書來亦嘗及此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知讀其所著之書為有益也伊川先生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某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且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恩錄亦好看煩并為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俞諸賢肯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離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為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慮安文字此正以泉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它况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為風氣非脚氣必亦有理此數

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疎尚恐有礙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奈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帥書嘗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倚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口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為轉求也。千萬見亮為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申首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得為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疎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為無過矣。釋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予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幼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為三山之行可見番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霄宇韻險捏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為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真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卜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願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一作未及一已覺實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還事冗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守乃翁志銘略為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求嘉林復以墨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為可譽處幸畧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聞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為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久不得書今年為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飄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者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僅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為况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履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其今年頗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不見効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宵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閨中一歲而喪三雋皆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之亦為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為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紙外題只納左右處幸得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答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奏肅

友人林井伯文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于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為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君閉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希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無長恭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答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

肇歐王曾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晉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籠漢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社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殘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天復論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大率聞揆已字太多及失正意据題意則治已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重也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書

方耕道來

所示劄葉備見動態之意至誠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為已明白與未耳冠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為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養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它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從義必不以為怪也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為况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為文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不為文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反為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密之又不敢公言而發之盃酒之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既為辟客即非泛泛偽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為盡善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以為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此言

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與衰所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略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縷申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歲之者甚善聞渠亦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為容說煇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第書來甚佳大慰久別之懷欲別上狀雲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勸賢凡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無切偲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為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惺莫已旋向安矣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火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逐急那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管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為檢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遣書勿勿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客中或闕用今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 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至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閑之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為當路所知甚

善其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知矣

鄭景明

示諭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敗際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陵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寬厚想不至有阻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為可惜耳某懇詞除命俟畢喪葬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愆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揚生道夫鄉居托庇甚幸聞其懦弱頗為人侵侮或有不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美政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蕭陽方楷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胃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

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錄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

學古

某忽被鑄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交殊使人愧恨蔡季通經由治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免幸以某故少加照瞻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審喻之也

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緣政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例為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懇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二儀然此板樣為經子則不足為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幸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送至此為幸借請餘錢却還盡數為買吉貝并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鼎矣昨亦已懇高丈為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刻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求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印不辨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為幸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

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刺一書
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 方之泰家藏

木敬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木自此
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
復邇其亦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 未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脩己之
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也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某書

皇甫文仲 以下文仲之孫鶴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爲駟者所欺令一稟指揮幸與
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
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俞

皇甫文仲

辟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賁之初
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爲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日千
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九姪專去請見非有素約亦不
敢令輒往幸早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熱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鞍場甚闊亦未竟竟即
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爲國家立
功立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今付來介看畢幸示

又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之行果
在何日未即承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此不備言
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當有深趣所喻
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
夫某輩衰懶只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
一時賓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成書
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
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
惑況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
體不同但子細反覆看教程傳冷淡或更就上自節出緊
要處者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爲
然耳

皇甫文仲

入至辱書知選侍安穩即爲荆渚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
所爲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
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肩良勞千萬加愛爲禱
弓弩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稟太尉但斗力太強非羸卒
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
爲賢者之費甚以爲愧幸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 又恩
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

君皆有志者而禁君嘗欲講於刑名分數奇正之學幸為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為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甫帥 開

某頃者星江密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為恨年來奔走疾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瞻仰之勤茲辱惠書且承俞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為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居 筠陽極為得策但太尉文忠誠勇畧上所深知而公庶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浮誇自消亦不容久此間退矣某疎拙自信仇怨 朝幸上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戴此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念矣無由會面盡此心曲引頌齊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 辨 簡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感至慰但區區本欲一走前路謁見火憤風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布已從東路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以是所服脚氣之藥多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傳入勢不容進引領桂蠹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經濟華要而賤跡陞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未俗衰懦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席然後為相見也須惠茶藥極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

勿別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于方之孫友聞家藏

伏見大禮故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甫并為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至而安常務實不為傲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猶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特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為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廉選誠非小補東臺王文亦知其人語次扣之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願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勝文亦蒙留意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僅了今春荒政即欲弓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早告蓋去歲之灾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荐凶公私置竭尤未知所以為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榜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番馬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移并以勝文三百道仰累願指散下曉諭不勝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搬運方得至衢發正自不易為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備

光祖 以下後園之曾之曾元家藏

東漢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思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為尤甚項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入不為帶行今內一通幸為適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說一通并往所懸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孫應時項在湖東時所舉更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儻奪延納而教誨之幸也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入望中間違對陳說甚苦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為上下所安矣消長之决諒已非遠爰不恤緯之憂伏想同之也傳之為况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併

竊聞榮被除書進參講帝輔導得人善類同慶某幸得為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併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款承餘論而遲為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末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漢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答也小史汪致明頗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違前可否惟命它冀以時節宣說致格君定國之効千萬幸望

丁仲益

見臨津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優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更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

能為吾疾矣吾不求眾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慮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顧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溫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願覺省力但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交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懈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猶諒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

善尚賓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狃者有所不為不為之言則同不為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狃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為者而不為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狃者之所以不為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為耶

狷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闐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為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悅之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狷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質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為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為慰天台之勝風所願遊往處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為恨今又聞故人往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為念也新詩筆勢超措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辨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攙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為離校刊刻今字畫稍大便利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養精養氣紫葉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并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便幸視至

出師表未暇寫侯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崔嘉考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堂居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體佳勝為慰某前日出山至上海頭遇雨中履沾濕狼狽可矣喜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在顧獲賢得款餘論為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之兩城中不能飲壘高隱必多得之也米資少許別帑送求藥幸審其證報之當為修製服餌也

昨日裝回三峽奉僕久之既以日莫遠東走撈加折佳夫此一見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屋

承誨示并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斷尤珍感也臥龍亭子已下手否尚說裁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入還布謝草章復未有一物為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為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曾孫沂歲錄葉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云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

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陋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此年鼎山蔣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為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知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顧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為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有惠長牋副以割日情義周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端端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為賜大矣若復為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釋之此來得日夕聚首啓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敢頌奇聲以為異時承教之地為幸

林熙之

朱文公文集 別集卷五

去冬狂顧幸得數日以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疎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為慰第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為悲惋羨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聞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夫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開離之類為興鶴鳴之類為比嘗為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為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與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義精有取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果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晚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須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為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為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簡試即為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一九一五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答以趁時干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贈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五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椿校

贈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書

林澤之用中 以下文公之曾孫潘家藏錄藁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瘳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軀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數可數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細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相尋也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蓋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夫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為詳論之文定祠記知言序遺書二序并錄呈和章想書中自有更不寫夫祠記深令為看未穩處讀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頓須子細會出及注合作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廳令轉致此南軒甚欲速得之語張帥改定寫來尚漕處也三序并告參詳喻及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澤之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昏期在歲裏想耐老人之意又聞葺居奉祀并講盛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洞轍不能少奉助為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

身質之也問答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偶此
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書比亦附致尤川不知達否開
欲來延平別石文能與擴之垂與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
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擴之不及別書承書并寄
元禮耕老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過如前更不及別狀樓
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况稠乃木稠非雲稠也更
可得一見報當為擇其安者

林擇之

某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速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
以講習忽忽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極有益其
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昨
欲在臨安以資用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中輟今却
欲且歸而歲暮復未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意甚堅不免
聽之此間事渠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但元履適過此
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繞此極知其
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尚幸擴之之輟行也未書所論
數條有未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
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某近覺向來乖謬屢不可縷數
方揚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積積又已甚多
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為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
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
功夫亦為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好又

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拔低則自然
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接禮記作第七卷
而第一行下著二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生改正大
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尾論
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而後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
亂乃佳也更白鄭丈看如何向借劉子駒本改字多是胡
家改定者非先生本書今不必用然恐有合參考者偶此
本在家中今令此人去取納上更仔細商量為佳外書既
未備不欲遽出此事正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來有不如
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可信天下後世非所
以為久遠計也并白鄭丈看如何示及為幸孟子解此
亦見從頭看起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某竟不免為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矣但野性
危險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為此邦料理城稅事且夕刻奏
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夫必無好
出場蓋已有氣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為不足恤然亦
何若將身博彈射耶云云來此間非案牘即有賓客之
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倦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
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
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
為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為其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
得易傳却是得沿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從者有可
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然殊未有慰人意處

夫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又達利害也

林澤之

某所請竟未報元發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帑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為有進步處耳祭儀薰本約呈未可示人且煩仔細考究喻及日曆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異時要須別刊乃佳耳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諫多聞之盜甚善其善數詩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言語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睇之似亦曾相見來今不記仔細也伯山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鄉書乃附劍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檢薰本再錄去又思擇之所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迴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特試將許多說淫邪道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今只管狐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飾其說何不將它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為此張儀也又如前書所論馮道呂辭徒事此尤害理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渠家以此文字固自

有好處尚多向見汪書甚珍秘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游被則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拾此等以為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靜勝軒錄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為錄寄此近於蔡季通處見疑聞稟錄一篇乃楊昭遠記龜山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閱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說又如何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榮陽公家傳即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脩願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以為戒亦不可不使深鄉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說數詩幸早示及籍溪行狀更為促深鄉早寫寄來舜臣相見未向迺中亦附書矣項掾果如何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頹波之中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書說有一賢宗室從來復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出夫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畧勸之聞今年又往試可惜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軒久不得書不知為况復何如所論異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看得又如何也

深鄉詩市塵差可憐未暇泛滄洲此兩句便是箇因循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異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這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為悲歎其第已為了後事過此無以助之又此數時數窘不可言向未解中之獨自百事節省尚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就彼兌錢一千官省并已有狀及香黍在其弟處煩為於其靈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宰興舉之意如何尚可尚但聞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為主其事亦難為進退耳擇之已辭九川耶彼學中今復何人料理欽之寬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石宰久不得信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有幾何在彼擇之為帶得幾過古田千萬早示一數於建寧城下轉托晉叔寄來為幸或已去手能為收拾專在一穩當人送來尤便此中來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便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為妙頃知昨已修定送伯諫處未取大率事體亦只如所示但條目差分明耳欽夫屢得書有以反復議論未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以為如何某則絕不變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之迫切耶近又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間朋友亦無甚迷益不知擇之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去益

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也向來召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為不然却云別為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願恐益損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書問之擾不得少暇固無暇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新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及與朋友相聚講論而日月匆卒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為恨不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昏期既在後月度尚可一行也擴之寄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尤愧感也中庸因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蓋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於此必不可通闕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耳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解在九川未到所論大槩甚當鄙意正如此又言行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安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尤非便昨日得伯諫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遷去耳更能到彼火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遠過此小款旬月尤所望也某此如常所欲言者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未訪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橫之亦未得數日遊談火快幽靜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為天地間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為之奈何

林擇之

季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為慰是日偶與元復及諸朋友在鍾峰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須知甚精密但為得未有倫理方欲為畧整頓會火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立說只當以語解為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此牽合補綴也午節在近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魁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款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擇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善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為况又何如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陳別後令人常有

耿耿不備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之又自以為如何也二余在此日又占之警敏彛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適邑中須為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別書相見煩致意橫之亦然得婺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尤溪學記及克齋記近復改定及改去歲仁說答欽夫數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欽夫語解去看

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某哀苦之惊悚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李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為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夫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可歎初意其自上繞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還湖外又聞火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眾我寡難支撐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足以為慰所示文字皆甚佳深父理銘讀之使人惻然與於朋友之義荅問後便多寄使得友復為佳恐有建寧便只寄晉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尤川甚善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林宰

解官擇之辭職畫一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頃及此物色
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賢賢許多心力商量爲佳近看
中齋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
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因出已意去取諸家定爲一書與
向來大字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日畧抄出節目
今謾寄夫亦可見其梗槩矣論語未知焉得仁後來竟如
何說因來幸詳及然此須與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三
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爲衛君殺有三仁管仲
如其仁數章相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
何所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否晝寢之義執安凡皆望
恩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久視此凡陋
卑淺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細
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且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
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
講論頗詳然尤鶴突問答曲折謾錄去一觀遣入遂不能
盡錄其大槩是如此欽夫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爲
然也祇齋深鄉近有何議論某向答深鄉書渠以爲如何
前日方答此書了李伯問來訪劇論兩三日舊疑釋去遂
肯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
迷溺而不返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問

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釋之不在此耳適因舉滿腔子
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
有說更請釋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重得書云
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
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爲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此年氣體如
何前欲此來今極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
否墳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陸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求
一依託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爲託朋友宛轉問之
便中見報此兄近日爲况益牢落欲此甚急幸千萬留
意或託拙齋深鄉問之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觀之大耳比來
以得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爲
念也此間朋友亦無與薦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前日過
此耳李通伯謨皆苦貧極無慘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太
府賢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爲高而時俗已不相察况其大
者可歎可歎遊山開正即行承有借行之意甚善但恐來
已不相及然某過衢信到發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
耳欽夫書適有便已發去渠得疾之由說者多端似亦非
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安健勝前此必
病起過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
屢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冀實之入參時
事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功

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大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
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
畢力了之乃可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
貫故須如此耳

林擇之

某社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掩只得
弄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
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
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某區區粗遣無足言者但齒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
耳潘丈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
詳矣如此却得且從容家居區區疲務亦是一事但郡中
之約恐又不得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遠無悔吝乃佳耳必
不得已入學亦不妨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子細也趙
帥久不得書湖事想已畢自此宜且安靜勿興功役為佳
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渠昨許草堂之贊因話為扣之然不
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榻公為賦武夷詩押舞雩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
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迹迹欲作書煩附達
之恐已歸旦夕自別宅去也造屋事得帥且止之甚善昨
關自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
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黃商伯

以下見南康集

某俯仰塵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
久於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計論未備牽留至今此數
日來奏牘始具一二日遣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
方歸番陽木炭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
下車已父寧中規範計當一新所以為教之聞之諸生
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此中課程不敢然亦未大有
益為可懼耳門不遠計常通問恐於鄙繆中政或有所
聞入選馬批誨至懇至愜懇願見事極遲非面命提耳
反復諄悉不能論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某欲借盛府祭器祭服依倣製造有牒上幙府書幙府公
更望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為幸或恐有大不可携者得令
人畫圖詳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幸也
祭器尤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事力所未及
者且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
也

教也

木炭事申臬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為計幸復思其說以見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姦民亂政不
得不有所更革治似聞傳者以為不恕然亦只此數日
間決遣事竟亦當少息矣蓋大愿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
但木炭事臬司不從又以編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
遂臨行須臾上此奏以償風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然近日兩

邑得同官叶力詞訴却粗衰火但賦租之弊未能有以寬之殊不自安耳學中講說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廢幾有嚮風者做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儼至儼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內懼即已行下戒約及令住催下戶它負之可寬者矣又得鑄諭益信所聞之不妄更當申徹之自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誨直截譬曉今者來教似已未委曲矣切儼切儼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兵於隆興中間忽為被府押回公文申備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回牒復押去矣煩閱為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為所部不則別有他意也彼中懷府僉書滿紙此等事不能覺其繆甚可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捷若為強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免煩僉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以為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且夕遣冬書更當力請廢不為吏民患苦也

某襄病如昨綠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早且以後期申省自効勢須畧減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為百姓分別黑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將有不勝其弊者未知所以為計令人曉夕不皇都昌亦甚費力二十年無事之身心一旦至此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

警誨諄復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心誠疾

之故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某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効求去昨日人歸諸公又不將上勢當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徐究之果然雖已究治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如此索關防則無復閑泰之時矣其所論弊政非一已封呈廟堂冀必得去萬

一如欲此助為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丐利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請云諸公已有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明計至未敢將上度

不過旬日必可得矣建昌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况士大夫

下爭商賈之利無恥至此亦何足鄙近日曾編管建昌一捷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

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

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為疑幸為白錢丈一

言於帥座交管傳押為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不以為過也

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如此理會甚善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之侵官本軍今方欲

援例有請也然謙德之盛不敢不承幸語及之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牲釋乘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為

職事但渠為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
二後生欲往也

某請祠先遣入昨夕已歸後輩尚未到周子充曾厚伯極
為致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恐亦且悠悠也初來
不為又計近復動却歸心在此殊不知今既如此便再請
得之亦是一兩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謹
逐耳昨緣收江濟親戚紅稅幾為所論當時得此一章亦
是章章出場也

此間楊食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恨恨不可
言也奈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劉
子懸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
有數冊恐致重複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為
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
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為之也且久
遣人至金陵亦當備千本路諸使者也

某請祠不得比復任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罪
去已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知何
所向耳此間諸縣復徂稅務絕無南來舟楫勢亦不可復
為矣比復苦旱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
然意思不佳絕不得近書冊懶困即思睡耳白鹿洞記納
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煩遣致之不及作書也五賢祠
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

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
又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餒
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
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
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
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奇
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
是毛撮攷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
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在
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遺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未必
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
又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
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
耳

此邦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為甚數日來欲略為條整而不
得功夫又無人能為物色圖畫諸邑供來皆不可曉甚覺
費力也揚食之去甚失助新來兩掾似亦可使也少燒西
山有徐騎省篆書游帷觀大字及許真人并銘煩為致一
二本便中示及五賢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致也
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望垂諭它委勿外某鄉辱誨諭奉
報疎率既而思之殆無以答愛我之堂深以愧反自此有
聞不以虛實尚望不替前日之念乃幸之甚

早甚不雨禱祀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至此
否家貧願隣富若亦以此間則更無可仰矣奈何奈

何

此間為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盛秩黃省幹同措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貧皆不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賑南鄉為同邑官區處庶幾下情稍通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為重耳敢煩語次試為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缸濟此艱厄千萬千萬

某比日懷慄巧祠得知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救荒之備什已七八成矣旱苗約須放及八分勸諭發糜得盛秩倡率三縣共得穀十萬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鄉事不知曾為偵之否幸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疏恐得卿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涇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副其實也南鄉已到此相屢甚甚欲入浙不敢邀留之變其歸程正是急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關或為諸公所留耳告權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軍糧所須若照糶則已有備矣軍糧尤不可闕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二公喻意為無為阻節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為印寄更煩於太

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詳之六月以洞主明起為襄信主簿其下有以本未並告錄示此有之但不知是恐此人等候回文告只付前日送崔子虛人回尤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較二萬碩省賑濟可得兩名需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稅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已減八分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石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守矣慮得如期解去幸甚比益昏倦不堪支吾矣

某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及此自了也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多須預令知此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奈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早便無着手處矣

某無似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者度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回頭少款但恐文法有拘亦非細事更冀審度之也

示喻趙宗丞田極感留意已撰得四百千省半是糶米剩錢半是某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丈所惠亦在其中今即移文庫中令項橋管以俟其報告為發書扣之路運幹不

是亥豐否若是即某已識之并煩為致意早得一報為幸
雖某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為事
祖矣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帝懷蒙
蔽知憲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既得此物
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
入官昨得辛書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為已甚當給還之然
亦殊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中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又某未去間有定
論為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和事即略轉山北迤邐東歸
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愴恨
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授俟彼回文即可支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祿雖未必
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
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
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為盡善但恐
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
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黃南康之政如何渠向在昭武甚佳為人所擠而罷今能
不改其舊則三邑之幸也

求卿主簿老兄向留齋館否昨承惠書此便又速未能別
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
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己生以得

未生之卦也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
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離以稍
法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皆自未
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蓋與前逆數者相反自夏至冬至
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
同蓋從中而分自北至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其初若有
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冀詳之啓蒙改本未成後便寄
去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
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更同為訂之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
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為使畫以來幸
甚

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畧備亦嘗傳
得而為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為借抄錄一本校令
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趙守刺得一板流行亦佳此非
偽學想亦不至生事也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
某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傳下及朋友愧負憂惕如
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知云何今日惟
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爭是非較曲直也彼中諸書
板本聞幾有焚滅之禍又云下官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
果然否耶然許此恐終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為人取去
今欲復得一兩本不知能及未為煨燼之間印以見寄否
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鏤板甚不費力
况非偽學亦無嫌也新泉園子和成既為定業必已能盡

况非偽學亦無嫌也新泉園子和成既為定業必已能盡

寫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澠雷噴雪發夢寐也

添圖讀譜近方得之圖張至壁坐起對之恨不身到其下也

定更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蒼相繼物故皆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尤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素墨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說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其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頂破開肚腸洗却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多錯誤恐難會了無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備復歸廬阜耶劉婿得依餘花幸甚時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尚附學想蒙齋撫

某衰朽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它蓋無足言者劉婿幸得托此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聚或傳其闕已到未知然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則精粗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即且將其間言意分明屢反覆玩味亦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也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為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

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婿相見未豁然亦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為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禁求鄉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某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荐餓已有流移戶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為之時遂不克申奏對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若得罷遣且守東岡之陂即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家未被賞因此為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今日處置當倍費力也

探甫所喻減稅事不知後來如何某若得對當且乞減徐守所增中上等稅錢此數不多當必可得其它恐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狂駕臨之尤幸伯起廷彥為况如何聞求鄉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它處真未易得令人慨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盡某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為此向欲作李賓客李

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

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八丞為毀撤為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攷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號令州郡

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尤求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為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喻及禁

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其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張廣文別後遽至此深可悲悼某或得至浙東亦遣人視其家也

求卿所喻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者為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俟必定寫得別本即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已省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却讀求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為况如何書來不及言蒲平安之報何耶去歲災寒異常病既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無聊屢至危殆忽蒙除用醴祠未獲近乃見次又已有奏事之命不免遣人復申前請行一月矣至今未還不知事竟如何或不得已即頂到彼面懇力辭庶幾可脫江西決是不成行也向承錄示樂方極感留念今脚氣已漸輕秘結却變成

滑洩矣大率氣血漸衰自是如此也啓蒙近復修改一兩處未畢俟印得即奉寄易之象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遂詆以爲泄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馮儀之

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更變減不足置胷中惟有致知力行脩身俟死為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論獨志無助者誠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富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稍密誠可喜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早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梅庵先生朱公文別集卷第七

詩

興一雜那 以下見陳利用編大同集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人索詩
久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紹興癸酉九月

晦日紫陽朱仲晦書

當年事出討結交窮名山曾逢許斧子去抹王芝還歸來
坐空旁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見了肺肝探囊出刀
圭生死毫釐間相逢瘴海秋遺我黃金丹高堂得聽瑩瑩班
衣有餘歡謝師無言說古井生波瀾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樓居收拾家藏理盡餘尚有簡編充棟宇擬
陳車馬大門閣移床客去邀明月送酒人來海異書縱使
清貧無長物猶勝四壁似相如

考試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為身但令官事了從道黥兒噴

題米舍壁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
斗除衡付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火懋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無酒飲不
須空喚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輸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無鐘鼓只

有虛堂 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疾風吹雨滿征衫陸走川行雨不堪塵事繁人心事遠濯
纓何必在江潭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菜愧予慙慙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
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偏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
寒猶恐雪霜侵

寄陳講師

以下見別編臨江集

聞道山中客年來鬢欲皤靜便三徑小貧覺一身多且喜
詩無病從教曠作魔故人今領眾猶足慰蹉跎

別陳講師

幾年勞夢想今日慰登臨况入芝蘭室又聞金玉音與君
連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髮無因得重尋

登閣早山

疊疊層巒鎖闕宮我來舊地訪靈蹤為仙去後無丹竈第
子今成白髮翁

一泓冷冷臺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祖師成道冲天去只
有無窮受錄人

送單應之往閣山

杖頭挑月入煙蘿城郭塵埃奈爾何若到名山高着眼洞
天深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挹浮丘如今不及臺邊水長

向山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筍三首

偶隨雲去伴雲歸
笑指清都在翠微
為我中間留一榻
他年去著薜蘿衣

玉筍山連郡水坑
拂雲樓殿對崢嶸
君歸後夜無餘事
臥聽寒泉落澗聲

莫惜臨行酒一杯

看君上馬古城隈
相望兩地無多遠
頻寄音書與鴈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
冷冷古木亂蟬鳴
儂人一去鶴不返
劍客重來丹已成
靜對竹爐煙縷直
細看月窟桂華生
此身舊有蓬瀛約
玉簡歸來問姓名

尤溪縣學觀大閣

見尤川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尹絃歌不下堂
叱嗟層觀麗扶桑
朱甍碧瓦臨無地
散帙投壺樂未央
得意溪山供徙倚
忘情魚鳥共徜徉
應觀物我同根處
剖破藩籬即大方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至淵三峽用山谷驚鹿須要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按大全集但有鷗字韻得本有之或云先生命門人所作而後不用或又云得兩韻而兼賦之以下見南康

匡廬霜天後不見雲氣浮木葉紅已疎山顛轉清幽向聞

有絕壑乃在卧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煙景愁墜攀欲其

深泉石固所求况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岑自回抱直

下鳴青瑤便可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塵廓方物皆

悠悠所恨非獨往不能忘
猶仰歎雲間鶴俯羨谷中鷗
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
虛名付忠武城之暮業由是聞
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
椒橘崖窰易藏收西源有老
翁卷舌藏戈矛似學辟世士
乃欲邀聖立先生且無然但
作一月留俟我有决計它時卜從游

次周師温遊善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
依依唯認昔人居
新堂已幸經重構
舊事難追更特書
所願絃歌聞十室
休誇文字賦三都
同來况有瀛溪裔
心印相傳儘未疎

西源居士新寄秋蘭小詩為謝

知有幽芳近水開
故攀危磴斲蒼苔
却憐病客空齋冷
帶雨和煙遠寄來

至樂齋記

以下見大同集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
即其寓舍之西偏治一室達其南北
以為軒窗極爽塏左右圖書自六經而下
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
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譎詭詆諧小說種種植方藥
卜相博弈之數皆以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
於其間繡墨書而誦之蚤夜不厭人蓋莫窺其所用心
而公自以為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之詩以名其室
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為我記之某辭謝不敏不嫻於文字
且不敢為庸人誦說而况敢為是耶既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辭
乃承命而退惟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之所以神

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况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汝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為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闢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某惟歐陽子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畧如此因序次以為公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恕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曰恕齋而陳君有謂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真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為之記而問其作與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茲棟宇皆亡所改於其舊惟鑿認牖以俟明晦焉而為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願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矍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為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為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

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為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為記足以不沒乎為齋之實而亦可見強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為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實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祝文

鄉飲舍菜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政昭告于先師充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子俾莫不精白以抵承明詔某為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即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配

教後祭

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效祭澤于宇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索嚴報享惟王聖德神功類及萬世至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德也邦有彝典敢或不虔仰惟明靈尚其昭鑒

祭文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迪功即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茶酒果之真託友人林用中致祭于亡友林君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又不鄙某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

上蓋將從容講學以共進於斯道也顧以姻喪欲留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如師魯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徒二三子夫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吊而况高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耶某形疲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收拾遺文并以鴛之廢可無憾嗟嗟師魯尚克鑒此而享之耶嗚呼哀哉

祭文 先生之孫濬家藏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朱某敢以酒肴之奠告于太夫人氏靈筵曰我昔貧病掩關自休有來自東而辱與遊既往既來十年頗久義篤情親謂我昆友我相其流以必其源曰是世德抑母之賢惟母之賢聘名族媿德清門慈祥雍睦成其二子學古行脩左右致孝色恩其柔顏我者誰曰寔其季適焉以翔遷以憂躋我聞其憂驚歎失聲執勤斯誨弗俾其榮往吊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酌嗚呼哀哉

題跋

芸齋遺文跋 先生之曾孫沂藏刻

先君子志尚高潔不妄與人交蓋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且將溘沒無聞於世也及仕於朝為之延譽甚力然竟不及試用識者恨之某自幼侍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為人之大畧近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

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嗟絕不知所言既而先生之子魯山不遠數百里過某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泃然久之因謂某曰先人絕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予為我識之某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變俗由禮之大端耳若夫反躬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蓋祛千載習俗之陋而查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魯篤志好學其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一二友朋之願抑先君子實寵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某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先生之曾孫濬藏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以陽獵鼓引歐陽虞塔並稱墨妙為據三君體法為世楷式賞好為物軒輊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一日料檢行度得皮鼓及孔廟醴泉化慶孟師丹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散落為之驚喜過望書其事以示子孫建炎已酉夾鍾五日維人李處權巽伯余年十八九時邂逅李卿於衢守張紫微坐上二公皆一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竦今觀此卷恍然若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落殆盡而及見之者亦無幾人可為大息淳熙戊申五月既望朱某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先生之曾孫濬藏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固不足怪

跋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矣豈其後人有惜是書而不忍棄者託為是語以重之歟噫是書則傳而其為龜山之累也甚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已酉夏將樂鄧綸為寫寄來因得記其所疑於後且細讀跋語中用字下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文不類其偽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三日某書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仙遊洪震夫家藏

楊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恕先尸解而逝今觀此卷非斯人之仙而誰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題祈柱院行記 以下見兩東集

始予至祈柱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為予言此未足觀山上當益寺因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為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為今年春乃克為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考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圖法令客大洪山云淳熙八年辛丑歲朱某仲晦父題

題星子縣尉驛射亭

淳熙己亥季秋北日新安朱某仲晦父奉同高川蘇史君莆陽詹別駕零陵陳推官會稽方丞公盱江史版操末新潘丞公善化陳明府南康卜隱君邨鄆段議郎同寮揚子美元範王之才董恭父莫故屯田劉公墓退飲尉驛射亭

盡醉書此以志

題落星寺

朱公末仲晦蔡季通汪清卿程正恩鄧邦老陳彥忠萬正淳俞季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三月丁卯

題落星寺張子湖題字後

朱某奉處士叔父同王南卿俞子壽吳唐卿季秉文陳勝私趙南紀及表姪俞察已甥魏倫季子在俱來觀故張紫微安國題半為之太息淳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題尋真觀

新安朱某仲晦末嘉薛洪持志末嘉張揚卿清叟縉雲王仲傑之才會稽陳祖末慶長臨江劉清之子澄長樂林用中擇之樂陽趙希濟南紀宜春彭樓子應宜春彭鳳子儀溫陵許子春景陽廬陵郭植廷植長樂余隅占之臨淮張君先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莆田傅公弼慶良長樂陳士直彥忠先歸

題石乳寺

淳熙庚子重五日晦翁與程正恩陳彥忠俞季清來翁子在甥魏倫從

題樓賢磨崖

新安朱某奉陪高川蘇史君閩中錢別駕簽書揚子美博士楊元範星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邨鄆段仲衡瀛漢周師温因遊卧龍遠至玉淵三峽門人丁克王翰甥魏倫幼子在從淳熙己亥四月上休日

題疊石巷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倫侍行

題折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別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祈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某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燕廷彥得之吳唐卿以語晦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王太初所題

後十年朱仲晦甫賞識此詞後之人當勿毀也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張以道將之荆襄寫以送之慶元己未十一月十九日晦翁

題所書古栢行

右社子羨古栢行朱仲晦為王之才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七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楚安吳應熊家藏湯東潤跋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見性為本其道豈不亦有偶同者耶朱子曰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也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為體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者情也而心之所以為用也蓋所謂降衷于民有物有則者儒也故其所以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所已而不失其本則性正而可以應物餘矣是則情之所發亦無不性不見其分別給之

其指者實

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至其所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而其所謂見性者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為已累而盡絕之雖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然則儒術之所以異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之不得為見性則聞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存之而被曰識之何以不同而

又何以見其別立一心耶曰心也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而
統性情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
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
不照私有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體有所不存是以聖人
之教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所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
是其所以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
一者以應夫萬因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
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釋氏之云識
心則必收視反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
目以口說口雖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
間也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二而主
者客

分矣而又塊然

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若臣父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
夫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耶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徒蓋有
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者
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邪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
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勿
其機危而追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近世
所謂看之法又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
爛削錄之論而又加巧密焉爾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
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釋氏論下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爛削錄之論其有稽

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
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
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
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
入得窺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
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
可辨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
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綠業之論神通變見
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精
竊乖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
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
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負覺所謂四大各離今
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
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率於書首
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如結壇誦咒二十
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龕鄙俗
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
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
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術流俗而
已知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
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
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
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
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

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
巧僂淳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
靜默之說猶為披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
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烟削鍊之一言而已哉且又
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
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
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
則又頗愴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唐之稍點如惠
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
古號為士大夫如揚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
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
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
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見臨濟語錄

伏觀淳熙六年尚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
合行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
爵號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
氏本自東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又次東廊一至卅六
又次西廊一至卅五次西廊四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
孔伋遂連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賈逵又次西廊杜子春
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卷
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當以闕損為第一在東序

井耕為第二在西序井雍為第三在東序宰予為第四在
西序端木賜為第五在東序仲由為第六在西序冉求為
第七在東序言偃為第八在西序卜商為第九在東序曾
參為第十在西序今廼以井雍為第一闕損為第三冉求
為第六仲由為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號王氏本費公為
琅琊公鄭公為東平公薛公為下邳公齊公為臨淄公黎
公為黎陽公徐公為彭城公衛公為河內公吳公為丹陽
公魏公為河東公成侯為武成侯未知孰是又按國朝會
要政和間沂水侯與泗水侯俱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為
得之而此圖獨闕泗水侯委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
圖兩兩相對但左丘明當在西廊對孔伋而荀况以下當
在東廊公羊高以下當在西廊兩兩相對與此相反乃為
得之耳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並依蠡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
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
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為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
旨以其樣制開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
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蠡氏舊圖之陋恐未為得欲乞
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鑄板頒行令州縣依準製造其用銅
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行毀棄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檢準紹興乾道
淳熙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即無下丁之文
又嘗竊見五禮申明冊內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
丁為上丁訖其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薛弼任杭州教授

日折申今到本州檢尋頒降舊本却無此條恐是前後節
次頒降致有隔落將來如蒙別行鑿板即乞先於儀內改
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
以證元本之失仍下州郡有舊本處並行批鑿改正庶使
州縣奉行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儀寧四者當作儀當作象今來
頒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降舊本尚仍其舊州
縣奉行不無疑惑將來如蒙別行鑿板即乞附載後來改
正因依於篇後或只將某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
舊本批鑿庶幾明白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字今已刪去而不著
其所以然者亦與舊本牴牾將來如蒙別行鑿板即乞檢
會靖康年中罷王安石配享先聖章疏指揮並行附載仍
下州郡並將舊本批鑿

啓

回余衡州 秀實 衡州之孫師魯家藏

賦祿真祠方遂燕居之適承流巨弄莫回成命之頒顧修
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恭惟某官受材宏偉涵德粹溫
問學有原盡得傳家之奧要文詞甚蔚坐觀作者之典刑
蓋升臺閣之聯猶屈江湖之守方慕先賢之治益觀美化
之成鈴閣少留姑慰遠民之意璽書亟下遂還近侍之班
某久仰英猷未諸良覲同寅有望儻分南服之憂歸賦可
期即返東臯之樂

回王正臣

見大同集

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脩學不足以見古人之用心徒極
鑽研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第勞刀筆之間至於
典禮義文學之官首誦說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
指歸絕業尤明庶有開於來者過勤厚意既以華茂仰確
飾之過宜顧省循而何有謹奉啓上謝

回衆解元

以下見南唐集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
華茂披味以還感戴難喻解元先輩學推庠序行著州閭
出膺續食之求足爲勸駕之重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
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
俗不能無望於群公輒誦淺聞以酬盛禮惟窮理脩身之
要當有志於古人則尊主庇民之功庶無慚於當世

回待補生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槐市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
華茂披味以還感戴難喻然朝家建學養士之意正爲育
材而諸生辭家射策之心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
能無望於群公輒誦淺聞以酬盛禮惟古人爲己之志當
有餘師則大學新民之功庶無違教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見賜津語錄

契勤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今觀新汀州知錄黃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間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丞君州學正錄之任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施學正允書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泉所嚴憚林貢士易簡李進士唐次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又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高雖尚少學已知方末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脩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良友之益度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間里推專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紹熙三年正月初二日牒

南康軍請洞學堂長帖 以下見南康集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管幹說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望長名目今觀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右給帖付貢士楊日新準此充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帖

洞學榜

契勤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歷五代號為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又蒙真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簽界至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勅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輒有毀壞以至偷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有擾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右出榜白鹿洞書院張掛各請知悉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申諭耕桑榜

當職二月十五日依準近降指揮守令出郊勸農已印給勸農文榜并先來勸諭耕種田土勸課農桑及呈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文榜發下三縣貼掛曉諭民間通知去訖續據王文林中到勸諭種田方法尤為詳細竊慮都建昌縣人戶未能通知今分下兩縣曉示鄉村人戶仰速相勸諭依此方法及特耕種用力既勤必有豐年之報再此勸諭各宜知悉淳熙七年二月

辛丑勸農文

當職昨為本軍民間農事凋裂累曾出榜又復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之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陽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求

思厥咎愧負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為輕去墳墓之計而又穎天之靈宗社之福兩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可期猶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矣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祗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特別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鄰里救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為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特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并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八年二月

招學者入郡學榜

惟此邦江山奇秀如此俊茂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寥曠絕此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教請新臨江軍新淦縣尉就軍學傳道堂主盟文社教授總司教條每日講書次日覆三八出題四九日納課釋精勤者書考以示勸無籍者給食有籍者以次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則有規請賢父老勉其子弟努力從事於學尚庶幾以見其成焉

招舉人入白鹿客目

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

策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又文行彬彬識者益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閒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

兩水調勻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苗拔去草根多用土糞如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鄉點檢野田中有草無糞之人量行決罰的無輕恕六月六日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契勘秋來久旱晚田失收致幸得雨可種二麥今勸人戶趁此天時多耕開種接濟口食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當與判狀執照免料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求速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五年稅料即不得因而侵占他人見耕田地及廣行包占狀外官地項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子利充賞本人仍別科罪除已行下三縣照應施行外須至曉諭約束者

右榜勸諭人戶請詳此事理趁時多種二麥量力請佃官地務盡人力以相天功庶幾來年不至闕食淳熙六年九

月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照對自今天色亢陽見行禁止屠殺祈求雨澤未獲感應竊慮細民不易所有官私房廊白地錢自七月初二日寫頭五十文以上放五日五十文以下放十日

措置賑卹糶糶事件

竊見軍境火闕雨澤深慮細民將來艱食合預行招誘客販米缸就軍出糶并勸誘上戶停蓄以備饑急措置事件下項

如遇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出糶仰赴務陳牒看驗稅物訖令就石寨內捐泊出糶即與免在城稅錢三分或有糶不盡之數欲載往心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去度可關防欺隱透漏之弊今帖城下稅務遵依施行尋常客人糶米必經由牙人方敢糶常被邀阻多抽牙錢是致不肯住糶合嚴立榜賞止約許從民旅之便情願交易獲得牙人不敢替擾使軍今立賞錢一千貫文榜市曹張掛曉示如遇客旅與販米斛到軍聽從民旅之便自行糶糶如牙人不遵今來約束敢阻解落牙錢許被擾入畫時具狀經使軍陳訴切待勿收犯人重行勘斷追納賞錢入官施行

米缸到岸雖發出糶然貧民下戶不過斗糶卒難轉變錢物未免留滯須當勸諭上戶及時收糶不惟他時可濟荒歉於停蓄之家豈無宜利可謂兩便合帖委官教請上戶說諭

措置兩縣到岸米缸事

照對旱傷細民闕食合行出糶常平米斛應接細民食用切慮向去日久有誤不測賑濟况今鄰郡州縣收成正是客旅與販米斛之際本軍已行措置不行收稅仍放免本缸雜物稅錢招納米缸住岸出糶接濟民戶日食其兩縣務亦合依此措置招誘米缸俟有米缸到岸即將常平米斛住糶準備將來支用七月十一日帖都昌縣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照對本軍并管屬縣日近以來闕火雨澤見今祈禱未獲感應米價漸高本軍已行下城下稅務都建昌縣招誘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不得邀阻減趁牙錢之類外竊慮客人未能通知須至曉諭并帖縣依此施行七月十五日

再勸修築陂塘

契勘今歲旱傷蓋緣人戶不修築陂塘積水灌溉田未致令乾死使軍已節次行下三縣及散榜給印榜曉示人戶陂塘淺漏處亦合併力開掘修築如有欠闕工料支費并諸軍縣借米契用修築次年送納如陂塘廣闊費用工力數多亦當計料工食申軍切待具申提舉衙撥米借貸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照對管內田禾多有旱損切恐民間闕食已措置合稅務多方招誘客人米缸住岸出糶接濟民間收糶食用與免收納雜物稅錢今來漸有客旅與販米斛到來如有民戶收糶不盡之數許令牙人并有力之家收糶停頓準備接

齊合行出榜曉示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照對近城鄉民全藉將些小條稅之物入城貨賣辦糧口食若依近年收稅切慮無從所出合將客旅安塔與販絀帛藥草絲綿雜物依舊收稅外其餘鄉民應有些小土產物貨入城轉變並與減饒三分之一合行約束不得因而作弊

約束不許偷竊禾穀

照對三縣管下田禾雖是早損其間有水原及可車卒去處今來漸次成熟切慮有不守行止之人聚集偷竊禾穀合行下巡尉司嚴行禁約

約束諸縣巡催官物各給憑由

訪聞逐縣尋常文引勾追欠戶更不於引內批盤火欠是何年分官物名色若干數目泛稱積年拖欠及追人戶到官多是人吏作弊不問所欠多寡例行斷罪是致小民憂疑不能安迹合行下諸縣約束如有人戶欠欠官物各給憑由明言批盤所欠是何年分官物立限給付以欠之人依限赴官送納

免流移民船力勝

照對有流移之民舡至軍岸合行下稅務審實並與獨免力勝放行

禁旅店不許通傳單獨

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因病或流移之入到店多是慮其死亡更不容留遂行通傳驅逐出界因此喪命合行下

諸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束遇有過往單獨飢餓因病之人即仰所到店戶不得通傳扛擡送出外界許就便米場驗實量給口食臨安痊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即特報都保審實申縣行下如法埋塋以上七月十五日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關食之家

契勸管界久關兩澤田未早損使軍已行委官措置招誘客人與販米斛蠲免力勝雜物稅錢禁戒減冠牙錢之弊勸諭前來出糶目今日逐有米不關軍司亦已行帖都建昌縣及委官依使軍所行措置招誘客米赴縣住糶及勸諭上戶將所有米斛相各逐鄉村開倉依時價出糶應接民間食用去訖切慮向去富實戶將米斛停頓不行出糶便細民關食不便合行立式預先委官取會管下都分蓄積米穀上戶及關食之家如后七月十六日

某都共幾家

一富家有米可糶者幾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贍地客外有米幾石可糶即依例糶開客戶姓名米數併佃客也

一富家無餘米可糶者計幾家而僅能自給其地客佃客不關仍各開戶姓并佃客也

一中產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贍其佃客地客者計幾家姓名見佃客地客

一下戶合要糶米者幾家

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別經營

不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業次

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戶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

幾口兼經管

右件如前並是着實即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無詐冒重疊仍五家結一保如將來使軍委官審實挑覆却有不自實去處甘伏重罪不詞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處今據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佈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稿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又具奏聞申省部監司外須至出榜三縣官屬鄉村都保各仰通知以上七月十六日

施行旱傷住 官物一月

契勘本軍三縣遭此旱災早禾乾損已出榜曉諭人戶依按訴早狀將來檢踏奏減秋稅外有去年秋 零少多及今年夏稅全未納及分數緣其所欠並係起發上供及本軍軍糧之數雖是今年早田不熟在法無緣免放然而訪聞諸縣催 無術不免夾捷保長擾擾人戶當此關雨之 深慮重困民力除已行下各住追催一月色 保長人戶奔走期限例遭刑責費去車水工夫今仰人戶各體此意速相告報於住催一月限內自備所欠 各赴

倉送納上以應副官司起發網運供贍軍兵下亦使本戶不物不被追呼得以一意車水救田別作營求 將來關食之患公私兩便各仰知悉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契勘本軍管下今歲旱傷田禾切慮細民闕食使司已行下三縣推舉管下富實有米上戶并自能贍給地佃客富家姓名各家見蓄米穀數目或有田產而不多或無田產却有營運蓄積米穀錢物之家敦請赴官以禮勸諭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所委官并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碩五斗已檢準前項條令出給公據付入戶收糶米斛回軍賑糶

在城上戶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星子縣勸諭到上戶三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都昌縣勸諭到上戶五十九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千九百八碩五升每升價錢一十四文足

建昌縣勸諭到上戶九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百碩每升價錢一十二文足以上七月

約束鋪兵

本軍蓋緣旱傷遂置曆及黃旗綠匾急速前去兩縣追會早傷事件頂管遵依台判日限時刻仰鋪兵連夜走傳至縣仍仰本縣於曆內批鑿承受日時手分姓名即時依限回報亦仰批發離縣日時責付鋪兵連夜依限赴軍按

以憑稽考違滯去處根究重作施行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便軍照對管屬呈于都建昌縣人戶陳訴秋田旱傷使軍已立式出榜三縣曉示人戶赴縣投帳繳申使軍勿待依條差官檢視放苗米所有近水鄉分可以車舟注蔭得熟田段切慮人戶將旱傷田段套同得熟之田影帶被訴今檢準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勅戶部曾尚書劄子奏契勘州縣每遇災傷依法聽人戶經官陳訴差官檢視蠲放稅租訪聞近來往往多被豪戶計囑鄉司將豐熟去處一例減放其實被旱澇去處所委官憚於往來檢視則貧乏下戶不得蠲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露旨委諸路漕臣散出文榜於鄉村曉諭應有災傷去處仰民戶依條式於限內陳狀仍錄白本戶碇基田產數目四至投連狀前委自縣官將碇基熟對坐落鄉村四至畝步差官覈實檢放如輒敢妄稜豐熟鄉分在旱傷地分僥倖減免許諸色人陳告依條斷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沒入官以一半給告人充賞施行若州縣奉行減裂從漕臣按治重寔典憲取違止六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無照檢踏災傷在法差官同合佐詣田所先檢見存畝畝次檢災傷田畝合委官前去三縣鄉村究實得熟田段具帳申軍已行帖出榜星于都建昌縣約束人戶從實投帳以備差官檢放如有將得熟田段影帶被訴却致被人戶陳告定依條斷罪追賞施行七月二十四日

施行下諸縣躬親備詣田段相視

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旱傷間有邊臨山源溪澗或有得雨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全行輸納又有邊臨大港并有積水陂塘可以車舟接救田段皆是人戶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幼舉債辛勤用工車水救得其禾稻十中只有三五分熟者即行比做自熟之田究見其數計量輕重別作一等優卹兼有無水車舟全然旱死田段切慮人戶將米一槩投訴旱傷欲將各縣鄉分分委縣官赴此未曾收刈之際躬親下鄉遍詣田段地頭親自相視仍開叫耆保并人戶指證供結罪賞攢類開具供申

禁取人從不許乞覓

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切慮將帶合干等人因而生事乞覓撻擾事屬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隨行人不得撻擾保正寺觀等人仍立賞降給文榜付檢旱官隨行張掛約束

放免官私券廊白地

照對星子都建昌縣軍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火兩澤見不住據人戶經軍縣陳訴旱傷切慮細民不易理宜寬卹所有人戶承賃官私券廊白地錢自八月初一日為頭以十分為率權行減免二分俟至來年麥熟日仍舊以上七月二十九日

諭人戶種蕎麥大小麥

仰人戶趁此雨潤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施行人戶訴狀乙覓

據學生馮椅劄子述照對今歲旱荒民戶已是投詞星子見行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之弊名色非一不敢

不以告者凡押旱狀官中所收則謂之醋息錢直日司乞
覓則謂之接狀錢已下案察吏乞覓則謂之買紙錢及投
早帳則謂之投帳錢官負下鄉檢踏供帳民戶着押社司
乞覓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負隨從人吏於保正名下乞
覓則謂之依付錢官司行下鄉放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數
數乞覓則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
放本以裕民而民之糜費乃至於是人戶既已困窮坐受
其弊無力赴懇委實切害合行下呈于都建昌縣嚴行約
束及出榜各縣門并檢踏官隨行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
合千人依前乞覓前項逐色錢數仰人戶不以早晚具狀
經縣陳訴從本縣拘收犯人申解軍切特拏勒依條施行
各令知委 八月初一日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照對本軍近出榜於上江州軍曉諭客販米斛前來從便
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及約束不得邀減牙錢之類外
切慮牙人并稅務專欄不依先來約束仍前收納力勝等
稅錢及牙人妄有邀阻減越牙錢之類今立賞錢三十貫
文省榜市曹并稅務檢稅亭張掛曉示客人知委廣行與
販米斛前來出糶贏落利息如稅務專欄等人并米牙人
輒敢收納力勝等稅錢及邀阻減越牙錢之類仰各人不
以早晚具狀赴軍陳論切特追收犯人斷罪違賞施行人
月初四日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照對本軍管下今歲早傷訪聞目今外部客人與販米殺

到星子都建昌縣管下諸處口岸出糶多是豪強上戶拘
占盡數收糶以待來年較價騰踴之時尙收厚利更不容
細民收糶事屬未便如遇客人販到穀米仰上戶不得獨
行拘占盡數收糶許細民皆得從便食用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使軍契勘在法檢視災傷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段
蓋欲趁得人戶未及收刈之際略見荒熟大槩的實分數
然後豁出熟田細檢荒旱去處不致猾吏姦民通同作弊
本軍近緣荒旱檢坐上項條法行下諸縣遵依施行除星
子知縣王文林躬親下鄉兩日之內多歷都分見得荒熟
田段分明民間咸樂其來不以爲擾都昌權縣孫迪功亦
已申到躬親行視所見災傷等第人情苦樂皆有條理獨
有建昌一縣地理稍遠未據申到却訪聞得本縣官吏誤
認法意欲將熟田一坵一角逐一看視委是繁碎不惟重
擾災傷人戶亦恐在費日月不能了辦合行約束
且如一坵之田大約百坵內有三五十坵成熟即指定是
何人田段的計畝角秋入熟田數內不在將來檢放之限
如一坵百畝只有一二十畝稍稍成熟即不須逐畝秋割
留與人戶充以牛糞口食仍令人戶一百收刈犁翻種麥
量留根查聽候檢放

或有田面大槩黃熟而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青空者有
出而白死者並係荒蕪然其根查却與熟田無異切恐將
來收刈之後誤被批入熟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爲不便今
請便行貌約多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犁翻種麥

如今來所檢熟田數內將來續有死損即仰入戶量留總
糶供檢單官到別行陳訴續與檢放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與販米穀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早傷全籍江西豐熱州軍客
旅與販米斛出糶接濟細民本軍已行散出文榜招誘與
販前米與免附載雜物稅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
曉示米牙人不得喊兌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糶勿慮
向上州軍阻節不令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間有與
販米穀舟船州軍妄以雜物為各倚收稅錢是致商賈不
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糶細民失望為害非輕欲望鈞慈速
賜行下江西豐熱州軍許令商賈從便與販米穀向下以
來出糶應接民間食用仍乞嚴行禁戕務不得妄作各
色收納稅錢度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踴

約米米牙不得兜攬搬米入市等事

契勘諸縣鄉村入戶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人兜攬拘
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撞價直用小升斗出糶贏落厚利遂
致細民艱食情實切害合行約束

約東質庫不許開閉等事

契勘質庫戶平時開張庫店典質錢物利息所入不為不
多繞值早傷歲時難以關錢開閉邀阻遂致細民急切關
用無處質當無目今闕雨澤城市古井多被有錢之家拘
占夾欄不令眾人汲運情理切害合行告示約束施行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卹小民

契勘本軍并諸縣今歲早傷民間理宜寬卹今訪聞乾道

七年放債豪強之家為緣早傷人無以償多被強取去糶
半以至入其家搜奪種子豆麥之類及抑令將見住屋宇
并桑園田地抵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尚未
能歸業之人本軍雖行下三縣曉諭上戶體認本軍寬卹
之意量度欠債人戶如粗有收成有力可還之人隨宜取
索外其貧乏之人見闕口食委實無可償還仰上戶且與
寬容俟民力少蘇却行取索如將來人戶恃頑不還官司
即為理索外上戶乘此早傷細民開食之際強以此小錢
作合子文字借貸遂空頭年月價買立契字未及踰時即
行填控預先月日經官投印及有吞圖婦女顧克奴婢致
細民受苦不一理合禁約初八日

施行張廷諫訴早傷事

據學生張廷諫劄子述夫早曠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
具在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
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障於所費故皆不投帳
守今慮不及此則有帳者以築城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
食之儲既絕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
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
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
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里矣遂行下當縣取
會五斗以下米單各申軍不待檢視先放並與除放施行
八月十二日

施行邵良陳訴踏早利害

使軍今照近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入戶陳訴田禾

早傷已帖委縣官躬親下鄉先次檢視熟田具帳供申去後據進士邵良劄子竊見官吏下鄉檢視田畝略不問及人口早傷去處惟於每戶帳狀供具所熟田畝亦不問所熟分數但勒令供作全熟田畝鄉民不知官吏深意皆相顧駭惑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秋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安有五月中旬一雨至今而有全熟之理雖陂塘脚下及近容水去處間有熟者然類車庠之勤所得不償所費而又如此便利去處其實無幾且以所居一都言之惟麥坊劉坊大寧余千之早為尤慘雖或一二分熟者然大槩顆粒不收然則熟田實不能當早田二十分之一誠恐官司

它日以所供熟田多少而定通放秋亩分數則些少熟處適所以累及早傷之家有大不均之病聞之鄉老皆以為今歲之早酷於辛卯蓋彼時人家尚有歲備自夫一旱之後加以連年賠折入閭例無蓋藏自前月來鄉曲上戶小民流離已覺相踵且今此正收刈之際人家尚有一二分早禾可恃而已如此者雖亦糊口迫之誠以催科之窘且深為後日慮而畫此至無賴計耳比年以來都昌上戶多為小人誣賴故闕乏之際有力之家至不敢與交易由是貧乏下戶愈覺坐困而無告今鄉曲猶禾兩油麻粟豆並

鳥有赤地未耕二麥且有失時之慮嗣歲之計彼將何措此蠲租之惠尤鄉民之所深望也昔唐制旱七分租庸調皆免被三分之收非不知取捐之蓋有深望也本軍遂作訪聞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東八月十七日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

使軍累行勸諭入戶耕種二麥蓋為今年荒旱不比常年須是併力加工救濟性命今訪聞多有未施工處顯是頑

照得本軍管界久闕雨澤旱死田禾目今在市闕米出糶切慮細民闕食合行借撥官錢委官就軍置場措置循環收糶米斛出糶應接細民食用八月十九日

約東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契勘今歲早傷委官下鄉檢踏成熟田畝外有旱田入戶一面犁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別有官前來檢收切慮遊手脅持之人見入戶旱田已經犁翻耕種妄作鄉村虛聲首熟欺詐乞覓使善良入戶不敢犁翻以至種麥失時不能安業今仰入戶知委若實有旱田即依條量留根查以備檢放一面犁翻種麥免致失時如有似此脅持妄稱陳訴欺詐之人仰被擾入戶經官陳理切待追取送獄報勘斷罪施行

援例乞撥錢米

照對本軍今歲早傷細民闕食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委官抄劄合賑糶賑濟戶口人數申軍及照得乾道七年早傷係蒙提舉常平使司支撥到池州太平州蕪湖繁昌等縣常平米五萬碩差官管押前來本軍分撥下三縣賑糶賑濟逐具申常平提舉使司乞支撥米斛差官管押前來本軍賑糶賑濟續蒙提舉使司支撥信州貴溪縣常平米五千碩差人前去搬取及支撥池州常平錢五千貫省付軍收糶米斛賑糶以上八月十七日

再諭入戶種二麥

使軍累行勸諭入戶耕種二麥蓋為今年荒旱不比常年須是併力加工救濟性命今訪聞多有未施工處顯是頑

慢已帖檢早官并行催趣將頑慢惰農之人量行決罰先此曉諭各仰知悉

行下三縣抄割賑糶人戶

照對近委官抄割三縣管下賑糶人戶姓名大小口數甲單等將已申到帳拖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錄說見住地名夫處恐有漏落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場畫地圖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黃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管實

行下三縣置場

照對見委官抄割三縣賑糶賑濟人戶大小口數畫圖結甲務要實惠及民無致妄冒所有置場去處委官斟量地處遠近分定置場去處各縣水陸地處若干其勸諭到上戶賑糶米斛亦合撥隸近便赴場去處以憑施行續擬三縣甲置場共三十五處

星子縣置場七處 都昌縣置場十一處 建昌縣置場一十七處 九月十五日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契勘今歲旱傷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已節次行下三縣散榜曉諭人戶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廣種二麥接濟將來食用如有惰農耕種失時之人即請照已行榜示行遣其貧乏無種糧之家請諭上戶借貸如要官司文曆即印

給令上戶收執遇有下戶借貸麥種糧食即令就厝批領將來還足對行勾銷如有不還官為理索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契勘今年荒旱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多方救卹務使人戶不至飢餓流移及行勸諭人戶多種二麥接濟費用非不可啻當職近因出郊相視陂塘見得麥田多有未施工處蓋緣人戶打穀未了亦是官司勸諭未至其得熟處不關種糧可以佈種然其人既無飢餓之憂便乃懶惰其荒旱處合更勤苦又以難得糧種遂致因循今仰人戶速將所收未穀日下打持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其高田雙種麥處即仰一向種麥其水田不堪種麥處亦仰趁早耕翻多看遍數務要均熟庶得久遠耐旱宜禾其得熟入戶當念幸得收成常生慚愧不可便致惰怠趁此餘力多種二麥將來可以博得他處物貨其遭旱人戶當念既遭此難尤當勤力多種食物方可養贍老小不致飢餓流移其下戶無種糧者上戶當與憫惻之心廣加借貸目今施惠既可以結鄰里之驩將來收成亦自不失收息之利庶幾過此荒年各保安業今恐前來勸諭未明再此榜示仰人戶知委 九月十二日

華住米缸隱瞞情弊

契勘賑糶場收糶米斛如遇米缸到岸內過稅缸隻收糶三分住糶米缸止糶一分其住糶米缸法格並與免收稅錢外訪聞客旅多生奸猾動是數隻到岸於內却將一兩隻作住糶結計在市米才人令其虛解牙錢稱就市糶訖

却村在紅住糶米斛費夜獄傳往過稅缸內隱瞞官司合
行出榜約束九月二十日

行下場所幸住米缸隱瞞

照得賑糶場近緣住糶米缸客人結計牙人虛解牙錢黃
夜搬傳米斛往過稅米缸之內隱瞞官司有此欺弊速出
榜河岸約束今來尚慮住糶客人雖依曉示在市出糶勿
意關防不盡合行下本場自今後遇有住糶米缸即令城
下稅務看驗具數開報賑糶場本場權住出糶令客人搬
米赴場從本場差人監用本場升斗自行出糶接濟細民
日報糶過米數糶足為給關子放行庶幾杜絕隱瞞官司
之弊 月二十四日

申撥舉司特常平米出糶

契勘本軍今歲早傷細民關食逐行下三縣批劄到合賑
糶賑濟戶口人數已行措置賑糶賑濟所有本軍城下常
平倉見積管米八千八百九十三碩二斛六升五合
二勺除今年八月內盤量欠折米一十六十碩三斛二升
四合外實管見在米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斛四升四合
八勺係是乾道八年以後逐年收糶到數日價錢不一其
米經年在教內有結胃陳損燕照今年七月內管屬建昌
縣關山米斛出糶所支撥義倉米估價應接民間食用每
升計價錢一十文足已具報提舉使衙照會去訖所是
見管和糶米本軍今進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經年陳
損與受納到入戶義倉米陳損色樣一同依市價每一升
估計價錢一十文足本軍照得上件米係是當米委官和

糶到數目切慮虧損元價未敢擅便出糶具狀申提舉使
衙照會依目今所估價直賑糶應接民間食用庶幾飢民
不致流移 十月初五日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勘本軍今歲早傷細民關食雖移文江西州縣通放
客米舟舡又慮牙鋪解落及市民日糶數少阻滯客旅不
便遂行委官置場支撥官錢依市價兩平交量收糶客米
以備賑糶應接細民食用今訪聞得本場每遇客米到場
中糶更不即時交量及至交量又不即時支還價錢切慮
合千人因而作弊留滯乞覓錢物合行約束限當日交量
即時當官支給價錢如違將犯人勘斷 十月十九日

行下兩縣委官捉人戶糶米減尅

契勘管下今歲早傷細民關食使軍逐措置支撥官錢差
人前往外州縣收糶到米分撥兩縣出糶訪聞合千人將
人戶所糶米並不依實支量公然作弊減尅今委逐縣知
縣縣尉每日不測捉人戶所糶米三兩戶當官覆量如有
少數即根究解人赴軍 十月二十日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過糶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早傷最甚細民關食及無米
支遣軍糧遂多方借兌官錢差撥官吏前去江西得熱處
州縣收糶米數回軍賑支遣及檢準 淳熙令災傷官
司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 指揮州縣不許閉糶如有過
糶州軍許鄰州越訴及準今年八月十九日 聖旨節文
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

縣有過糶去處許行越新本軍遂節次備坐移文隆興府
照會收糶去後已承回報行下諸縣許令本軍所差人收
糶米穀放行今却據差去公吏呂棋狀申在本軍建昌縣
管下二陂山田等處四散收糶靖安新建縣鄉人米斛欲
裝上舡觀奉新縣尉司弓手五十餘人各持鎗棒沿江巡
緝不容裝糶米斛又據奉新縣差人越界釘斷建昌縣管
下三陂潭德交口陂水把截不放舡隻上下往來已申建
昌縣差保正隅官防護所糶米舡今於十月二十四日被
奉新縣差弓級徐成等部領弓手保正等於要路把截不
容鄉人搬糶米穀申乞施行本軍今照差去公吏呂棋係
在本軍建昌縣界收糶靖安新建縣管下米穀其奉新縣
官吏公然違矣見行 條法及不遵今年八月十九日專
降 聖旨指揮轉差弓手持鎗棒沿河巡緝不容收糶又
差人越界前來建昌縣管下三陂把截釘斷水口不惟本
軍所糶米穀百端攔遏不行通放有誤服糶支遣至於客
販米穀舟舡亦不得往來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興府并
江西轉運司照詳前項 條法指揮請將奉新官吏按劾
仍通放米舡并申諸司行下隆興府通放本軍所糶米舡
并申御史臺乞依近降指揮彈奏施行 十月初五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蕃校

朱文公文集 別集卷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本軍照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
陽關火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 御筆處分嚴禁屠宰
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後續據星子都建昌
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
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
稅戶陳德祥等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
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除放苗米本軍除已依條行
下諸縣令人戶供投土段文帳差官檢視及於七月十六
日具錄奉聞并申朝省及諸監司照會施行遂遣差委迪
功即司戶參軍毛大年前去星子縣及委迪功郎星子縣
主簿李如晦前去都昌縣及委從政郎司法參軍陳祖求
前去建昌縣同逐縣知縣躬親詣早傷田段地頭逐一對
帳檢視續據所委官具到已檢放過人戶災傷田段共放
過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斛二升三合一勺申軍本
軍今照星子都昌建昌三縣淳熙七年分管催人戶苗米
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碩六斛五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
數內除豁所委官檢放過米共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
斛二升三合一勺統均計放八分以上外實催米九千六
十九碩五斛三升一合四勺四抄七撮本軍已具奏聞乞
存留上件米支遣官兵外今開具諸縣檢放實催米數下
項合具狀申行在尚書倉部及申轉運司使銜照會

一九四九

星子縣管催米六千五百三十石七斗三升二合六勺已
委司戶毛迪功同知縣王文林下鄉檢視

檢放米五千三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合一勺檢放計八分
二釐二毫

先放五斗以下四百石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檢踏放四
千九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合四勺

實催米一千一百六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勺

都昌縣管催米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五石五升一合四勺
八抄七撮已委星子縣主簿李迪功同權縣孫迪功下鄉

檢視

檢放米一萬六千八十四石二斗七升一合放八分一厘
三毫四系先放五斗以下一千八百六十四石八斗七升

七合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九石三斗九升四合
實催米三千六百九十石七斗八升四勺八抄七撮

建昌縣管催米二萬二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四勺六抄
已委司法陳從政同知縣林宣毅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放七分九厘
一毫五系先放五斗以下米五百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一斗一升
實催米四千二百一十六石九升四勺四抄

糶場印式

入門訖監 押

交錢訖監 押

支米訖監 押 不到監 押像糶米人不到於
簿管上用此印

交錢若干訖監 押

依數支米訖監 押

號式用青緞印

某場監官隨行人吏某人斗子某人入門使押

交截糶場交錢量米處

交錢處 裏門 量米處

門

總簿式

使軍

今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糶

曆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曆對填米數給付人
戶今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訖印於本日案限內

其糶不足者實填所糶米數俟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天字牌某都某保某人逐次糶米若干訖姓名押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牌面印紙式

某縣某鄉第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都八戶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五日一次赴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場請賑濟米 閏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使押

牌背題字式

縣給付 都官 押用縣印

字號監押

限糶曆頭樣

使軍 所給曆頭即不得質當及借貸與不係今限糶之人如覺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並定行斷罪

今給曆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賚錢赴 收糶

如糶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 並五日并給閏三月終止

如糶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

右給曆頭照會淳熙八年正月 日給

使押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六日

正月十一日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照對管屬今歲旱傷尤甚細民闕食使司已措置委官抽

餉到關食戶口及勸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并支常平倉

見管米斛合自淳熙八年正月一日為頭賑糶賑濟至閏

月終住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一差寄居任指使添差酒稅監押監廟官三十五負前去各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

容令隨行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

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

人吏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若干訖依

數支米訖印子各六枚各三十五箇并合千人青綳號云

其處監官隨行人吏某斗子某人使押并置造并斗委官

較量及簿曆給下逐場交管行使

一印給賑濟戶曆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

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

曆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

總簿內十字文號批鑿牌曆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勸逐都保正

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

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外門

之側為一窻後夾截交錢位予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

示保正夾截

一見措置下場賑糶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擔脚仍鈐

束合千人不得減刻斛面

官司米穀並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令各家自

用客津般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三十里內二升十里

內一升其米就所糶內支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

里內即就各家見安頓監糶

官米陸路即仰保正輪差能擔擊糶米人戶般送每石依

上項計里數支雇米水路即本縣和雇人舡裝錢比陸路

減半支其人舡食米並於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
六次出糶常平米切慮內有去置場廳稍速般運艱辛即
令本場上戶一面兌米出糶即令監轄官具糶過賑濟米
發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錢依市價給還元兌糶米上戶
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即般運米斛前去置場賑糶濟
依已立定舡脚支破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東事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千人監轄外
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
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御先交錢後請米
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隔官入交錢位子不得入門保
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濟人赴場外門依
資次旗座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
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請憲前呈牌隔官以入門印印
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
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
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憲交錢交戶米錢自行
常平糶錢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曆內本日合糶米數下
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却付人戶以入門
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
糶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曆內交錢印之左仍用
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
人戶逐都各置銷旗一面止用各銷一幅銷字逐保各置
小旗一面或銷或旗保各書逐場都各異色保各如

其都之色 以上十一月二十九日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契勘先據星子等三縣官勸諭到管下有戶上戶承認賑
糶米穀接濟民間食用軍司已籍定姓名認糶數目及行
下各令椿管準備將來賑糶切慮其中有椿不及所認之
數有悞指準合行委官前去究見各戶見今的實椿管米
穀數目如有闕少即請嚴責近限計置椿管數足十二月

再措置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照對今歲早飭軍司已行措置賑濟賑糶事件立日式行
下三縣遵守一例施行自來年正月初一日為頭賑糶賑
濟去訖數內合賑糶事件切慮軍司有所未盡無賑濟孤
老殘疾等人若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寒越日分赴
場請米不及合行下三縣如所行賑糶事件未盡請畫條
具申軍所是賑濟孤老殘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
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庶幾不至失所十二
月十二日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使軍契勘先印給文榜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田土趁時
犁翻多種二麥今詢問得除種麥田地外尚有未犁田地
去處稍多及已耕翻田鄉民又不趁時墾事無相去交春
日逼切慮農事失時委自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
翻犁田土以備來春佈種如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
再有未翻犁去處必定勾追有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先
具已如何施行狀申十二月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契勘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都昌縣勸諭到上戶承
認賑濟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行下本縣將勸諭到上
戶米穀數目照應置場處戶口多寡分撥付逐場出糶務
要均平切慮其間上戶抵拒官司不即依從分撥有誤賑
糶不便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不遵從官司分撥即仰具
姓名申軍

行下米場入戶不到者於總簿用印

照對今歲本軍管屬旱傷已行關防約束行下三縣自來
年正月為頭賑賑賑濟去訖所是賑糶米日分入戶赴場
糶米不及仰監糶官即時用不到印子於總簿姓名下印
訖為照合行下仍關報逐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照對本軍管屬今歲旱傷已據星子都建昌縣勸諭到上
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措置關防置場差
官下縣監轄自今年正月為頭賑賑賑濟去訖所有各縣
合五日一次過糶米日分具糶過米數文帳二本申縣本
縣繳連一本申軍今立式下項

某處賑糶場

今具某月某日糶過米數下項

一本場本日合糶入戶計若干共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若干

一本日實到糶米入戶若干共糶過上戶某人米若干如

是糶官米即說官米

大人若干糶過米若干

小兒若干糶過米若干

一比合糶米數不到入戶若干少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米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米若干

右謹具申 聞 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

施行場所未盡抄剗戶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建昌縣旱傷已行下各縣委官
抄剗到關食戶口人數自今年正月為頭賑賑賑濟近據
入戶前來投陳係漏落抄剗不盡本軍未見着實難便施
行今出榜賑糶濟場曉示如有不濟戶當未漏落未曾抄
剗即仰具狀經本場巡察官陳理從本官見着實如委係
關食即仰一面賑糶具姓名保明申軍其間或有稅產得
過入戶以乞賑濟為名意在避免賦稅較敢妄冒煩紊官
司罪當追治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糶米

照對本軍早傷已行下三縣勸諭管下上戶承認米穀賑
糶軍司已行措置關防約束置場差官下縣監轄賑糶外
切慮其間有上戶却將濕惡糶米穀赴場出糶有誤民
間食用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津散到濕惡糶米穀米即
仰退回令上戶津散堪好米穀出糶不得容令作弊并印
榜曉示 以上正月初六日

續置層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照對本軍管屬早傷細民開食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數數目申軍使司已開防措置約束事件置場給曆下縣付入戶差官監轄自今年正月為頭每五日一次賑糶勿慮其間尚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糶合續添賑糶一本土式行下三縣開報逐場知有人戶額日起場收糶米斛者即仰資元立曆頭赴巡察官括連印押付入戶逐日收糶其有人戶願依前五日一次赴場收糶者即仰依已行事件施行仍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穀文帳供申 正月八日

行下晉作賑濟兩日

契勸本軍管屬早傷尤甚細民開食已行下三縣抄割到陶食戶口入數申軍及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四名依格承認賑濟米共一萬九千石及依條取撥常平義倉米自淳熙八年正月以後緣管屬寒雪本軍行下屬縣將賑糶入戶一例賑濟兩日 正月八日帖都建昌縣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契勸本軍管屬去歲早傷已行下星子等三縣勸諭上戶以所收米穀賑糶除認數外有餘剩米穀并不條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逐年多是春間將米穀等生放放下戶秋冬隨例收息今求上戶以早傷之故慮恐下戶將來負欠不還官司不為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為詞不肯生放使下戶用乏失業不便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指揮節文諸人戶賒糶米令欠戶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亦合一體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

為理索所貴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散榜勸諭約束施行 正月十九日

再委官体訪場所合千人喊寇等事

契勸本軍管下去歲早傷已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米穀使司遂措置差官下縣分場 監轄賑糶濟及帖縣官分定地頭巡察去訖勿慮各縣逐場監糶濟官容縱合干等人喊寇升斛及容上戶將砍土碎截濕惡空穀米穀赴場中糶濟及巡察官不即前去巡察事屬不便就委官前去体訪如有似此違戾去處即具狀供申 正月九日

申監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契勸本軍管屬諸縣去歲早傷至甚細民開食勿慮人戶逃移失業遂多方勸諭上戶賑糶米穀并將見管常平米數行下分定置場去處官吏監轄糶濟應接細民食用今有下項利害事件合申諸監司 正月九日

除本軍勸諭上戶椿管米數并於外州和糶及常平米糶濟應接管內細民食用外近來績據入戶陳訴當來抄割漏落姓名及隣路州軍流民前來逐食又不免行下管屬多方存卹相度賑濟所費米斛比之元來計度數目大改增添而向去小熟日子尚遠切慮所椿米穀不能周給無可接續糶濟却致民間缺食事屬不便乞即撥米二三萬石應副接續糶濟如蒙允許即乞早賜行下取撥去處以憑差撥人缸前去搬取 本軍昨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

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指揮立定勸諭上戶賑糶濟格目
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
頭補不著聽限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免文解一
附註即著聽限與免短如係進士與
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
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
補迪功郎如是賑糶依此減半推賞又準淳熙七年十月
八日指揮節文賑糶米於市價減半錢數即照已降指揮
推賞

本軍即已備坐行下管屬勸諭只據上戶張世亨張邦獻
劉師與黃澄四名承認依格賑濟本軍已行具奏及申諸
監司照會賑糶一項至今尚未有申到承認應格之人蓋
緣本軍地瘠民貧除上項四家賑濟之外未有出得上件
米穀減半出糶之人是到所認米穀數目不多有關賑糶
欲乞詳酌所申特賜敷奏乞將上戶承認賑糶米價止令
量減四分之一便與依格推賞却於所得官資比折錢數
量展磨勘之類早賜行下勸諭增認度使上戶樂於就賞
細民不致闕食

今照管屬近來不住有外州縣飢民流移入界本軍已行
下諸縣存卹及委自當職官勸諭上戶收充佃客借與空
閒屋宇許令請佃係官田土給與種糧趁春開耕如向去
豐熟外州縣稅戶前來識認官司不得受理如今來所招
佃客將來私搬走回鄉即許元贍養稅戶經所屬陳理
官為差人前去追取押回斷罪交還及散榜鄉村通行曉
示外欲乞詳酌更申朝省明降指揮行下庶幾州縣有所
遵守不惟安集流民免致失所亦使開闢曠土供納稅賦

實為利便 二月一日

申提舉司借米付入戶築陂塘

照對管屬星子等三縣去歲旱傷尤甚綠田段多是高仰
見管陂塘多是穿漏是致旱死不任據管屬星子都昌建
昌入戶經官陳乞借口糧脩築陂塘本軍行下逐縣委自
知縣躬親前去管下逐一驗視所管陂塘如有穿漏及開
掘即仰一面計度合用工數供報提舉司乞支撥米斛已
蒙提舉衙回牒指揮支撥保借常平司六百五十四石 正
月廿九日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照對本軍管下三縣諸鄉保正當來受情不行依公抄劄
闕食入戶多將得過應實之人抄作闕食其實是闕食人
戶却不抄劄未欲便行追究合行約束
仰隅官保正照應本縣巡察官所行事理須管從實隨門
再行審實抄劄闕食入戶若保正依前城裂不即同隅官
抄劄及將元冒濫入蓋庇或在鄉乞覓入戶分文錢物仰
隅官具狀陳訴切特追究重作施行

有當來不應抄劄隱實有營運物業之家及上戶自能贍
給地客見執使軍厝頭之人仰隅官保正追究繳納若類
情蓋庇不即追納別致入戶陳訴或覺察得知必定重作
行遣

有委是闕食入戶隅官保正不為抄劄或保正等乞覓檢
擾仰被擾入戶不拘早晚赴本軍陳告切特重作行遣
有得過入戶妄稱闕食陳乞給厝茶煩官司之人定當追

收赴軍重斷

有合追收元給文曆人戶輒敢倚恃猾健訟把持不伏追收仰隅官保正具狀陳訴切待重作行遣

仰屬縣逐鄉隅官保正從實再行審實批割到關食人戶切待委官躬親下鄉隨門審實如再有不實仍前泛濫去處必定追收犯人赴軍定送獄報勘情弊施行以上二月

審實糶濟約束

照對已行帖逐縣審實糶濟事件切慮各鄉隅官保正不依所行約束別致引惹詞訴事屬不便合帖屬縣再行約束開具供申

各鄉有營運店業興盛之家其元給曆頭合行追取若雖有些小店業買賣微細不能贖給已請曆頭不合追回如有似此未係批割之人亦請今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施行毋至泛濫

各鄉上戶地客如主家自能贖給其元給曆頭合行追收如主家見自關食不能贖給雖是地客亦合給曆如有似此之人即請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毋致泛濫

各鄉人戶如將戶名及第行重賚請去曆頭合行追回如是只用第行雖不用戶名實非重疊其已請曆不合追取人戶已請曆頭如有虛增口數今來覈實合行減退即請於曆頭并總簿內分明改正

縣市

一上等有店業日逐買賣營運興盛及自有稅產贖給不合請給曆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中等得過之家并公人等合赴縣倉糶米人若干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

一下等貧乏小經紀人及雖有些小店業買賣不多并極貧秀才合請曆頭人戶若干

開具坊巷逐戶姓名大小口數以上二月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本軍早傷遂支撥官錢委官在軍置場和糶客人米斛循環糶糶應接民間食用及本軍勸諭到上戶承認糶米斛并差公吏前去收糶到米斛樁管賑糶濟不闕所有元置和糶賑糶場合糶行住糶客人米斛及出榜曉示從便上下出糶

免糶客米三分

照對本軍去歲早傷細民關食遂行措置場和糶客旅米斛三分應接食用今來賑糶濟米數不闕已行住糶合行散榜上流州軍客旅通知

旅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照對管下三縣去歲早傷至重本軍已行措置賑糶賑濟近來節次據人戶經軍陳狀因早傷目今佈種是時關出種糧乞行借貸常平米斛佈田軍司已行下各縣相度依條施行去詔未據申到今檢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板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結保借貸米穀不堪充種子紐直以錢各二貫石給限半年隨稅納仍免息利據以應支數保明申

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故稅不及七分而本戶稅及七分者半此

今來除星子知縣一面究實相度依條借貸外所有都建

昌縣合委官同各縣知佐相度究見管下第四等以下戶

委實關之種食之人各令結保依條施行二月廿七日刊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契勘去歲旱傷細民開食使軍已行勸諭到上戶承認糶

濟米穀及有上戶自能贖給佃地客戶口外使軍已印牌

曆付開食人赴場賑糶濟除將見有牌曆合糶濟人戶普

行賑濟外其上戶贖給地佃等日前除豁不係賑糶之人

亦行抄劄一例賑濟一十三日自三月十一日為頭將張

世亨等所認米及取撥常平米普行賑濟務要實惠三月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數正數

契勘所支賑糶米緣三縣各鄉間有數戶抄劄口數太多

恐未盡實合委官與縣官評議豫將所支米數立定正數

賑濟施行

二十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五石

二十口以下十五口以上每戶支穀止於四石二十五口

以下計口計日支給如管穀四石以上所支亦止於四石

三月十六日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照對都昌縣止勸諭到黃蓋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湊

十文足今張劉二家差人搬擔就官請領額錢並經都昌

縣所管常平米錢內支破三月十日

諸縣得米人戶依府佈種等事

使軍近行下諸縣但係元給牌曆賑糶濟民戶並以勸

諭到張世亨黃隆劉將仕米及義倉米並行賑濟半月仰

得米人戶併力及時耕種田土如合干人喊尅不行盡實

給數即仰入戶徑赴使軍陳訴切待根究重作施行二月

二十三日

行下各場魯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照對使軍近將勸諭到上戶黃澄張世亨等賑濟米斛自

今年三月一日為頭普行賑濟通作一十五日今來相次

了畢所有元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合行依使軍先

來約束接續賑糶應接細民食用閏三月三日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照對去歲旱傷細民開食勸諭到都昌建昌縣上戶張世

亨等四名共賑濟米一萬九千石本軍進行措置相度地

里遠近分作三十五場委官監轄賑濟又委官巡察近準

尚書省劄子檢會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勅中書門下

省勘會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州軍去年間有旱傷去處

檢坐乾道七年內立定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米斛賞

格已降指揮行下逐路施行近來逐路州軍雖有開具已

勸諭到賑濟賑糶數目緣無逐司保明是致推賞未得切

賑濟賑糴之家如有見得數目應格合行推賞即日下縣
結罪保明申州州結罪保明申遂司仍仰遂司疾速連衙
保明申尚書省不得少有稽滯今有張世亨等所認賑濟
米斛已行晉濟管下關食入戶相次了畢未見逐縣知縣
結罪保明申軍施行今帖委司法前去建昌都昌縣覈實
的確賑濟米穀數目結罪保明供申切待再行稽考施行
閏三月三日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軋事

契勘本軍會屬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及無軍糧支遣本軍
節次借撥官錢五萬三百四十四貫三百七十九文差撥
公吏前去江西得熟州軍收糴到米共二萬三千五百二
石二斗四升五合回軍賑糴及支遣軍糧并檢準淳熙令
諸米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指揮州縣不
許閉糴如有過糴州軍許騰州越訴及準今年八月十九
日聖旨指揮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
措置通放米斛州縣過糴去處許入戶經本司越訴遂移
文江西轉運司安撫司并奉新縣等通放米斛回軍賑糴
支遣軍糧施行

節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糴場

軍資庫錢共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貫八百九十六文
四千貫文省差劉京手分盧文彬管押於去年七月十六
日前去隆興府管下常池市收糴到米二千三百一十六
石九斗六升於八月二十一日到建昌縣交卸賑糴
四千貫文省差衙前楊發手分朱浚於去年七月十八日

前去隆興府管下進賢縣收糴到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
八斗一升并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至十月初九日回軍
城下省倉交量米七百九十九石

都昌縣交量米八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

星子縣交量米二百一十石五斗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

一百七十一貫二百文省撥依折帛錢共四千貫差衙前

呂棋手分熊瑜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管押前去收

糴

二千貫省差衙前呂棋往隆興府管下奉新縣收糴到米

七百四十九石六斗於三月十一日回軍

九千八十二貫一百一十九文省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

已後節次支付在賑糴場收糴米係在後項數說

正支錢二千七百一十二貫文

轉支收到公吏糴米剩到錢共六千二百七十貫一百一

十九文

四百八十貫七十七文省係轉支糴米回納錢付楊發收

糴其米在後項數說

一千貫文省支付朱彥俊糴米其米在後項聲說

一千六百二十九貫五百文省撥折帛錢共四千貫付衙

前謝安道職級高宗選管押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往下

項去處收糴共一千八百二十六石一升五合於十一月

初八日回軍隆興府奉新縣糴到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
五斗六升五合淮南蘄州糴到米六百五十六石四斗五
升折帛錢共二萬八千九貫二百一十文省係淳熙五年

六年錢

一千三百七十貫五百文省條六年分支付謝安道高宗
選收糶米其共糶到米已在前項聲說

三千八百二十八貫八百文省條六年分錢付呂棋熊
收糶米其米已在前項聲說

四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一十文省付在軍賑糶場收糶
米條在後項聲說

五千貫條七年分錢差衙前孫壽職級江彥和管押於十
一月二十五日往隆興府擊湖收糶到米二千二百九十

七石一十六升於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回軍
五千貫文省差職級朱彥俊管押接前項共六千貫文省

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往江西吉州收糶共二千八百五十
石於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回軍

差撥乳香度糜糯米本錢共八千八百九十二貫二百七
三文省

四千貫差衙前五邦翰手分蔣安禮管押於八月十五日
往隆興府管下常湖收糶米一千九百三十二石八斗九

升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回軍
四千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七十三文省接作前項錢共四

千九百九貫三百五十五文省管押於十二月初一日往隆
興府奉新縣收糶二千三百

賑濟孤老殘疾不能自存
大人二百三十五口小兒一十

奏乞推賞賑濟上戶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開食
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
承認米數賑
符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
行勸諭到官屬上戶

勅中書門下省檢舉乾道七年
聞湖南九八日約東止月
官屬再行勸諭
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切待
審究

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
申數內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
與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各情
法賑濟內

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
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與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

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
奏施行本軍遵行下告示張
伺候

給曆付飢民及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官屬星子

都昌建昌三縣共批剗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
戶數內大人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二百七

十六口本軍各仰給曆頭牌面置簿層發送逐縣當職官
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

分見見任寄看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共
三十五員監轄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年戢減尅

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今批剗到闕食

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難得錢收糶米斛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胥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又照約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五十石漆所官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夫脚舟舡裝發

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與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連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連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素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等祇受謹錄奏聞

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督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據等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迪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委差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建昌縣覈實得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與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

將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之十終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蕃校

